梵蒂岡圖書館藏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文獻叢刊

（第一輯）

18

張西平　［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
主編

大象出版社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

18

張西平　［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主編

大象出版社

目錄

聖經直解十四卷目錄一卷（卷三至卷八）……〔葡〕陽瑪諾譯　一

聖經直解

十四卷目錄一卷
（卷三至卷八）

〔葡〕陽瑪諾譯

聖經直解

卷之三 之四

14. Volum:
Tom: 3. de. Evangel. Dominicis

III. 215
no. 3

耶穌會

後學陽瑪諾譯

郭居靜

同會傅汎際訂

伏若望

值會傅汎際准

BIBLIOTHECA APOSTOLICA

聖經直解第三卷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封齋前第三主日

世人恒遇難事。不知其故。如見善人。或苦。或貧。或害。多疑天主何爲不顧。吾主欲明此疑。立左經。以示天主理民顧事之勤。較家主治本產尤切。經言如左。

經 聖瑪竇第廿篇

維時耶穌語門徒喻曰天國指聖而公教會。擬家主晨出募傭。定每工一錢。令之營厥葡林。

已初復出覩市閑立幾人謂曰汝等亦之
寻蔔林寻蔔汝若值工承往午正申初更
出亦復如是時幾酉初又出覩立者幾人
曰汝曹爲終日閑立此曰無雇曰汝等
亦之寻蔔林乃訖王謂督司曰呼傭給貲
始末至迨至首至幾酉初至者至每獲一
錢首至者至默忖工貲益厚每亦獲一錢
受而訕王曰斯輩後至工半罷我等負整

日重整日烈王例彼於我等同王謂其一曰吾友予未有不義及爾爾詎不于予定一錢受爾貲去欲酌彼同酌爾曷弗可惟予欲行抑若目自惡緣予自善如言爾之工貲不短毫厘吾財任我給人爾何眼赤喻畢王儆宗徒此者先爲後後爲先請者多簡者寡

喻包二意其一葡萄林指聖教公會每科葡萄蔔幹指教中各友主人天主也傳教師也其業在修培衆善如傭人壓植然也卯巳傭者上古聖賢也午申傭者中古

聖賢也。暮時傭者。吾主宗徒也。彼雖未至。
墾切盡力。遠勝先至者。因主賞之特厚也
其二。家主。天主也。葡萄林。乃萬品之德。每
幹。各各德行也。行傭者。世人也。天主無不
雇之人。付之明司。能別可否。愛司能
趨避善惡。許之善報。如雇工之貲。
作工日時。其解有二。一指今世之限。卯時
者。自亞黨最初萬民之祖。至諾阨洪水也
此第一時。約一千五十六年。巳初。自諾阨
至亞巴浪。此第二時。約九百二十二年。依
中曆爲夏王槐十七年丁丑。午正。自亞巴
浪至每瑟。此第三時。約四百廿五年。依中
曆爲商王太戊三十九年壬午。申初。自每
瑟至吾主降生。此第四時。約一千五百九
十七年。依中曆爲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
酉初至暮。自天主降生以至今世之末。此

第五時之限長短。人不能知。主訓門徒曰。今世之末。天神猶不知。其時若盜賊。不期而至。

二。指人生世之期。卯時。巳時。午時。正。申。初。酉。初。酉。正。自沒。乃人之幼之壯之老。等分也。備值。乃天主預備之天福。以酬人德。一錢包含十分。以報十誡之守。閑立者。怠於善者也。嗚呼。人不務修巳。汲汲世事。虛度生命。如閑立之傭者然。主動人心。或幼。或壯。或艾。或老。或耄。如雇之于各時也。後至之值。與先至者均。爲人老時起修。勇過少壯之冷落者。緣天主厚報之也。日沒工盡。爲人工悉畢於死也。督司者。吾主也。吾主督司天地。悉備賞罰之權。死時。主呼世人。各聽審判。而受其善惡之酬。

先爲後。後爲先。解有二。一。先者。如德亞國人是也。天主自造萬有以來。恒惠斯民。賜之得認眞主。得敬聖禮。得受聖教。謂之先著。故後者。則吾輩後信從聖教者是也。迷哉。天主降世。彼國不屑從信。視之如人。如之如讐。殺之如賊。雖其從教在普國之先。天主必罰而使爲後。吾輩原不知眞主。迷于土神。惟主降後。幸從聖教。幸信主言。雖在彼國之後。天主必賞而使爲先。葆祿聖徒曰。爾輩久離天主遠。今倚吾主寶血。已居甚近。是也。

二。先者。爲性。書。二教之聖人。後者。爲吾主十二位宗徒。論時。彼在此先甚遠。論德。彼在此後甚遠也。

請者多。簡者寡。解有二。一。請者萬世人民也。天主無人不引之行善。不聽從者多。而聽從者少。

二。請者。爲人教者。其數雖多。敏于守誡。而昇天者。數少也。

箴

家主晨出募傭。至哉家主之勤理其葡萄林也。夜時寐不穩。黎明速起。往市雇人。恐人數不及。巳初再出而雇午初申初一然。傍暮又出而雇一然。

像天主也。天主自造人類。加以恩。勉以報。警以罰。扶以佑。使得遵善弭惡。世人漸衆。惡德漸煩。天主又默照聖賢命之正人。代代不絕。尚不足挽。親自降生爲

人作師亟訓作醫治靈嗚呼天主理世之勤如是而世猶如野林不結善菓惜哉經中天主一則甚怪一則重責一則深戒世人曰吾勤勤於吾葡萄林吾本分已盡可行之工已罄望結餘菓其菓生也酸也野也無味也無可食之菓也奈何將罷善工將拆其垣人獸憑入憑踏憑敗將不砍其餘不壅其根不潤其地蒺藜叢萌爲之廢葡萄林也良可戒哉

天主勤於吾善吾於本善必當孜孜經中聖人曰吾葡萄林恒在吾目蓋言吾常視吾行微惡速改微善快進吾靈所愛所惡一一明視若物在目前者然道利聖王又云吾靈恒在吾手猶云吾緊守吾靈若物在手內物在手易得保全

警守其心。禁肆於外。不致
大敗。嬋力如是。可謂善傭。
或問曰。修工者何。傭人者何。昔賢警友
數箴曰。經記家主早出雇人。吾友可師
其勤。早起出身入靈。暫罷世事。首務拜
主。安念早課。定守聖命。排列本日所宜
行。斯則如卯時之傭。家主巳初再出雇
傭。吾友可師其勤。遇主日。及諸瞻禮日
恭詣聖堂。與祭。聽道。求主顧爾。護國佑
皇。保官福民。斯則如巳初之傭。家主午
正再出雇傭。吾友可師其勤。設本業既
畢。日猶未暮。弗閑行空坐虛談。可玩聖
人行實。法其德。或味善書。受其益。或善
言以引家屬。斯則如午正之傭。家主申
初再出雇傭。吾友可師其勤。設或魔誘
迷於世俗。悞於肉身。偶溺於失。急痛猛

改。吐告本非。懇求主釋。斯則如申初之傭。家主酉初再出雇傭。吾友可師其勤。爾知本劣恒落。欲猛起。可領聖體。以扶不足。蓋飲食補加身力。聖體扶强神力。斯則如酉初之傭。右工俱備。吾友勤於乃善法家主。善師傭人。以修本靈。

又問曰。家主巨家人。業產豐盛。何勤於一葡萄之微乎。曰。家貲雖豐。僕役雖衆。葡萄林獨一而已。顧勤之故。吾葡萄林。吾靈也。若一而已。宜勤修哉。聖基所曰。主制吾身。賜目耳皆雙。手足亦然。失一留一。不致大損。惟靈獨一。不顧而致失。無法能救。可弗勤修。

定每工一錢。家主雇人。豫定工值。用勉其望。使手不輟。以至成工。天主

於吾人亦然。行工之錢。乃天堂之眞福天主預備爲善工之報。以激勵吾人之怠。凡人之情。望報則勉。無望則怠。客商慕利。涉歷險阻。不以爲難。七卒冀賞。敵寇致死。不以爲苦。行德之工。曷獨不然。

行德之向。約有三。爲天主一。爲德美二。爲德報三。第一者。極高最先。第二者。無礙於德。聖人亦不棄之。達末聖王目。天報之望。勉勵吾心。俾欣然得守吾主之誡。聖額我略曰。眞福之念。靈性之悅也。傭人務工出汗。以悅拭面。繼以後工。修德克己之苦。靈性之汗。念報。若悅拂拭苦汗。猛起繼工。噫。何獨吾輩圖報後行。葆祿聖徒常用此悅。拭己苦汗。其云。今世之苦。行德之勞。比將來報。不啻

萬一。聖與斯定謂怠人曰。爾云我恐德難。我云爾思德報。思則無恐。而愛其難。

汝曹曷爲終日閑立此。此深責怠人之詞。吾等悉天主所雇者。治修吾靈。吾工之值。已備久矣。詎可空閑。年月寶物也。主賜善用。吾反虛度。良不知其寶貴。經示寶時曰。毋虛費微頃。又曰。怠者視蟻。夏藏冬需。可法其智。吾夏生時。吾冬死後也。生時如蟻。可藏善行。死後可養其靈。

葆祿聖徒曰。世人在時。如人造宮。或造以金寶。或造以茅草。末日火降。試其工。金寶必全。茅草必燼。解曰。主賜生時立功。勤務行德。比之金宮。火降愈精。天主厚酬其工。閑度光陰。不務善工。比之茅舍。火降立燼。天主重罰其工。又見聖神

降臨後第十六主日。

閑爲衆惡之泉。諸罪之母。昔所多瑪名府。民居甚惡。天主指其故曰。此府之惡由於閑。閑害雖多。姑舉其畧。

常之。閑人第一害。經云。怠人畏冬。不理穫其田。夏弗得食。又云。人勤治其田。飽足。愛閑。饑之也。蓋思未幾窮乏倏至。其疾若飛。其勢若猛。勇武士也。

自降于讐。閑人第二害。士卒敵讐。敗走羞辱。剋未敵而走乎。他惡每有所托。盜托窮乏之。恪托無資。凡惡槩然。惟閑惡無容托辭。

近危不覺。閑人第三害。人病而不知已病。危矣。病而謂無病。愈危矣。閑不盜不

淫。自謂無罪。其惡無門得出。聖伯爾納云。麻木難醫。腐而不疼。休矣。昔賢曰。閑於心。猶蠹於木。漸敗其內。而人不覺。未幾全體悉敗。

魔鬼易誘易勝。閑人第四害。吾心若器。不得空虛。先充美液。惡汁不入。倘空而閑。邪魔乘機近投惡汁。聖賢恒云。閑人之心。正魔鬼之鵠。無城之府。無甲之卒。無舵之舟。惡鬼易射。易進。易傷。易沉之焉。聖熱蕩勸閑人曰。勿閑。宜勤乎善。魔近圖誘。視已勤。必驚退。蓋魔如蠅。水冷則近。水沸則離。

大開衆惡之門。閑人第五害。人心如水。或流動。或瀾壑。流動。活水也。勢淨色明味美。所生好魚也。瀾壑。死水也。勢濁色黑味惡。所生小蛙微虫而已。人勤。人閑。

彼此亦然。聖依納爵曰。一閑之惡。一進一心門。諸惡之流。奪門而入。但每入有次。

淫欲。戲言。浪笑。饕餮。佚遊。訕誹。多寐。惡謀等。俱先入。冷淡于善。無毅于德。强之行工。不念成工。惟務了工。俱中入。驕傲嫉妬。慳悋。忿怒。厭生。失望等。斯俱後入。謂之衆惡之泉。諸罪之母。故也。

無雇。 傭人托云。無人召雇。畧可寬恕其托。世人不務善工。無辭可托。天主命之行工。已定工值。已許準酌。無工而閑。可寬恕乎。

或疑曰。人多不聞天主之聲。不知其教。別知其雇。曰。天主賜人明悟。知善當適。知惡當避。此謂之雇。從者主賞。逆者則罰。噫。未進聖教者。不行善工。天主不容

其辭。豈容進教者之不行乎。天主付吾明悟。雇也。賜吾知之。雇也。引吾入教。雇也。親口訓吾。雇也。許吾眞福。雇也。嚇吾以永戮。雇也。恒加多恩。雇也。柰何雇之頻頻。而猶無工。豈容吾托。經所云。僕不識。不順主命。可罰之輕。識而不順。可罰之重。是也。

日乃訖。主謂督司曰。呼傭給貲。云畫可行也。生時得行。而加善工。死期既至。遲矣工善得賞。工惡得罰。天主已定。不可移之理。經云。畫時當行。夜時行竟。

或疑曰。人生一日之暫何。曰。詎獨一人生暫哉。今世自始至滅。即云萬萬年

之久。但較於天主無始無終之永。其短且促。雖一日之暫。猶不可比。聖與斯定曰。爾不信爾生之微。吾比之一日。爾猶疑之。而異吾比。請持天平。稱今世之年。置之一盤。又持天主無盡之永。置之他盤。此必不動不揚。再加今世一千年。此盤仍不動不揚。又加萬億兆年之久。仍必不動不揚。蓋有盡之時。於無聲之永。懸絕不得相比。爾問上中下往古之人。前時何在。答云。俱若電速飛。吾不知何在。俱若急流。吾不得强留。其過正如翌日。嗚呼萬世之久。短促如日。矧吾一人之生乎。

人生比日。另有故焉。蓋晝繫七辰而成。卯。辰。巳。午。未。申。酉。是也。人生繫七分而

成嬰孩。幼童。後生。成人。壯盛。老熟。耄耄是也。噫。晝偕辰。其勢俱流。不能停住。不能復轉也。卯既去。辰自入。柰何未久必讓於將入者也。竟不得少留也。不得復返也。吾生之勢。盡然。嬰過幼至。幼徃次分必入。以至逝。壯逝老。一一皆然也。正如江水也。如日月星辰也。江之水。或已過。或現流。或未至。已過。不能停住也。不能上源而逆未至者也。日月諸星。不能並現也。不能逆行也。彼沒於西。此生於東耳。吾生七分。皆如是焉。可知吾生之時。惟在瞬息之間。已過時。吾已無。未至時。吾未得。現在時。止呼吸之微而已。昔賢聞友曰。吾生今六旬矣。吹之云。已流之時。爾今實無。未至之時。爾今未有。現在之時。惟須臾爾。六旬何在乎。

訕主。早至之傭。心恨家主。訕謗以爲不公。家主深責之。以示謗謗之類。其宰。其重。其罰云。

其類。其有三。一。面觸惡言。欲恥其讐。快足心恨。聖額我畧曰。斯類比唾讐之面。比箭射身。猶甚也。唾箭傷外。咒語汚內。深傷人心。又唾汚易拭。箭傷易醫。咒汚咨傷。平生難洗難療也。

二。背毀人名。或發隱失。或詆明善。人長謂短。人是謂非。人實謂虛。德眞謂假。不能責行。則責其意。斯俱謂之惡樹。生于誹謗之惡根。聖巴西畧解謗夫之態曰。人喋喋於人惡。訥訥於人善。鷄鷹也。蒼蠅也。蟣蠓也。汚豕也。鷹視活人則過。視

屍則止。張爪揚吻撾啄焉。蠅遇全肢則飛。遇毒肢則下肆啄而噉焉。蠛蠓聞飴不嚙。聞醯則吸焉。豕不顧清泉。得泥則相焉。謗人正如此。甲哉。

三。利口辨佞使人心。是也。經云。撥雜謗言使人不合。天主甚惡。何謂撥雜。曰咨訕之類。邪神之種也。蓋魔如母。自產而播乎世。以亂世人。若翰宗徒神目見魔吐三穢神。形如水鷄。出口速散。廣走普地。以亂世人。解曰。水鷄醜虫。晨昏咄咄。誹謗之像也。出乎魔腹。如魔醜產。魔借其舌大亂普地。其害竟不能盡。經比之毒蛇曰。隱誹他人。如蛇嚙旅人。聖熱落解曰。謗人毒龍。其害相似。毒龍肆毒毒人。謗人肆舌辱人。

又比之利箭。或近。或中。或遠。俱受其害。誹謗之言。近則傷出謗之內。中則傷被謗之心。三者槩受傷。出謗心惡而得罪。納謗心喜而得罪。被謗心恨而得罪也。

經述其害曰。噫。謗舌惑多人心。使離本國而旅異地。夷蕩固城。傾頹巨室。名國之英。武士之猛。常受其害。使夫婦相離而失其安。噫。皮鞭傷肉。舌鞭靡骨。死利刃之下者。多矣。死利舌之下者。不竟其數也。得免謗舌之害。其軛其鍊。可謂福人。其軛。鐵軛也。其鍊。剛鍊也。謗舌比死其害猶虐。寧居乎地獄。不寧與謗夫偕也。斯俱聖經之言。可見其害。稱各伯宗徒又曰。微火入林。片時立燼。人舌微肢

遺害非微。正若巨火。正衆惡之肆也。肆毒之惡能也。惜哉。

其重。知其害。則知其重。聖賢俱云。欲知惡態。考其輕重。可知對德何德。誹謗之罪。正對愛德。愛德爲諸德之王。衆善之根。則可知其罪之重矣。經云。天主甚惡之罪有六。尤惡者第七。傲目一。僞舌二。妄證三。傷人四。惡謀五。敢然踐履惡道六。咨訕離間人心七。噫。先六罪皆重。比誹謗之惡猶謂之輕。甚哉其重也。

其罰。知其重。得揣其罰。天主至公至義罪罰必當。經述其罰。記每懲聖人女弟。誹謗每懲。癲瘋立醜乃躬。又惡黨誹謗地面大開立吞。惡人肆舌出謗。主命毒蛇鼻口噴火。噬螫而殺之。

聖伯爾納記曰。近時有聖人。名瑪臘加。府內惡人常咨其德。隨時隨人。觸刺無止。聖人含忍。天主重戮誹夫。口舌倏腫。醜爛發癰。多生毒虫。晝夜唾膿吐虫。連七日無間。謗夫受罰。愈迷不改。心恨口咒而死。又記曰。當時惡婦。心惡瑪臘加。詆毀其聖。嚴罰速至。未時發狂。親手毀容。狂呼厲聲曰。惜也。憐也。抹也。瑪臘加勒殺我。言罷而亡。今世之罰。甚嚴若是。後世之戮。非筆可述。耶提故實畧解之。史書記曰。昔毀人者既亡。復見於友。苦態雖衆。惟舌更苦。長至於地。以齒嚼磨。後從新復全。以受他刑。友問故。長何必問乎。吾苦也。雖百啄並鳴。不足聲其萬一焉。此刑正當吾罪耳。吾在世毀人聲聞。常發長短。緣吾舌。今受此刑。蓋

凡在世所行之惡。于死後所當之刑。正切相應也。詭竟。忽不見。戒哉。

或疑曰。使我有非。人知而責。易改也。今云發人之罪。天主嚴禁。豈非杜吾改之由乎。曰。否。謗人之惡。無時而可。正人之衰。無時不可。無故無益而發。謂之謗人有故有益。謂之愛人。今畧明可發之義。則知不可之理。

可發之故有二。公益一。私益一。設有人私圖叛逆。陰謀刼弑。等類公害。亟當首發。此有公益故也。又有人行非。我能正之。親當密正。或我莫能正之。當思有能排正。如其代父。神父。身父。善友等。當私往告。此有私益故也。二者之外。不可泄露人過。

斯輩後至工半晷我等負整日重整日烈

王例彼于我等同此妬詞也妬害雖多苦心勞慮而妬者先受罰是其第一害也夫妬者見人利善宜喜而憂宜愛而痛宜愛而讐異哉聖與斯定曰妬惡自心發而先罰心若銹生于鉄而先敗鉄若疽生于衣而先壞衣若蝮蛇生于母胎而先噬母胎也惜哉妬人之迷以人利爲鞭以鞭其心聖額我畧曰妬人有二地獄生時一及死後一今妬火燒心後魔火燒靈古賢示人妬態繪一老婦多蛇編首身絪面皺色黃貌愁腹楞剖腹嚙心俱切妬惡之像老以狀其古蓋妬同世并起一有生人魔嫉人福而敗人類婦以狀

其弱。人妬人福。視人如過。視已如不及而明顯其弱。經解其弱。比之幼童。曰。嫉視人之長。殺幼童。聖伯爾納解曰。妬人視人如大。視已如小。則顯其視已之短。視人如人。視已如孩也。多蛇編首。身細。臉皺。色容。短小如黃。貌愁。食心。以狀妬人內若心志。外不安身。食無味。寐弗寧。致容色變。腰枵以狀妬人常思他人所有。已所無。思人如飽。思已如餒。而欲吸吞他人所有也昔詩翁戲之曰。憐哉。妬思。以人膏爲已瘠以人健爲已羸。癡哉。

二。妬。魔鬼本罪也。蓋嫉人善而常謀害。魔鬼之常情。經云。魔鬼之妬。引死入世。聖奧斯定曰。妬惡惡鬼之惡也。妬人必法魔鬼也。王責其雙言曰。爾輩皆魔鬼子。

魔謀殺人。爾謀殺我。以滿爾父魔鬼之欲焉。意云。魔嫉人善。常謀殺靈。爾見吾德。常謀殺我。以繼魔業。則顯其爲惡父之惡子也。

又魔妬不止乎人。並妬天主。妬者。妬人善福。兼怪天主賜善賜福。昔賢示其徒曰。妬者人之主之公讐也。蓋妬人善。并責天主之寬以益他人。可知其心若魔鬼之心也。聖教所謂友曰。爾云妬惡于魔等均。吾云愈甚。魔鬼妬人。已聞矣。魔鬼相妬。未聞也。異哉。妬人者。無顧親疎無問同類。無分友讐。一槩人類皆敵焉魔鬼及乎。

三。他惡逆愛人美。畧可恕之。妬人逆惡人美。可恕乎。悲哉。妬之一情。吾有美善

善人視則愛。妬人視則惡。彼比蜜蜂。斯比毒蛇。蜜蜂以花爲飾。毒蛇以花爲毒。聖伯爾納曰。妬。諸德之毒也。他惡每對一德。妬一惡。爲衆善之公敵。一人人心。視人恐而嫉。謙而嫉。福而嫉。奚不謂之衆美之讐

古賢立譬曰。德。日光也。妬。從影也。人欲避影。先可避光也。不罷善工。而欲避妬得乎。噫。世上美珍。德善是也。醜物。嫉妬是也。而乃無時相離。寧入大海當大浪寧入戰場敵猛寇。不寧近妬人。舟師得勝大浪之險。武士得勝猛寇之勇。妬人之害。善人果不得免焉。

四。妬。衆罪之王也。入心。他惡隨從同入惟入有序。有先行。有後隨。偏愛自己。偏

傲惡情。先入而爲開路之臣官。惡人過已。自欲過人。裁剪人能。低微人善。明顯人惡。人患而喜。人福而憂。俱其後從之武士。而妬如王居其中。聖祭彼盎曰。妬惡衆惡之根。諸殺之由。萬罪之泉。是也。戲傷念人。望已。俱爲其流也。他惡有時而盡。嫉妬一惡。無時得窮。今世妬人善。後世妬主福。

五。罪在心。若病在身。惟他罪各有對藥。尚爲可救。妬病何藥得醫。妬病如疫毒瘴氣。必甚難醫。經曰。勿筵偕妬者。勿同行。意猶云。嫉妬。瘟疫也。離之無害。近之則染。瘟疫入身。幾喪病人。妬惡入心。幾喪妬人。何哉。曰。藥愈良以益妬病。妬愈深入。妬人愈危何哉。曰。妬者。妬人德善富貴等福。善人惟有一法可捄妬病。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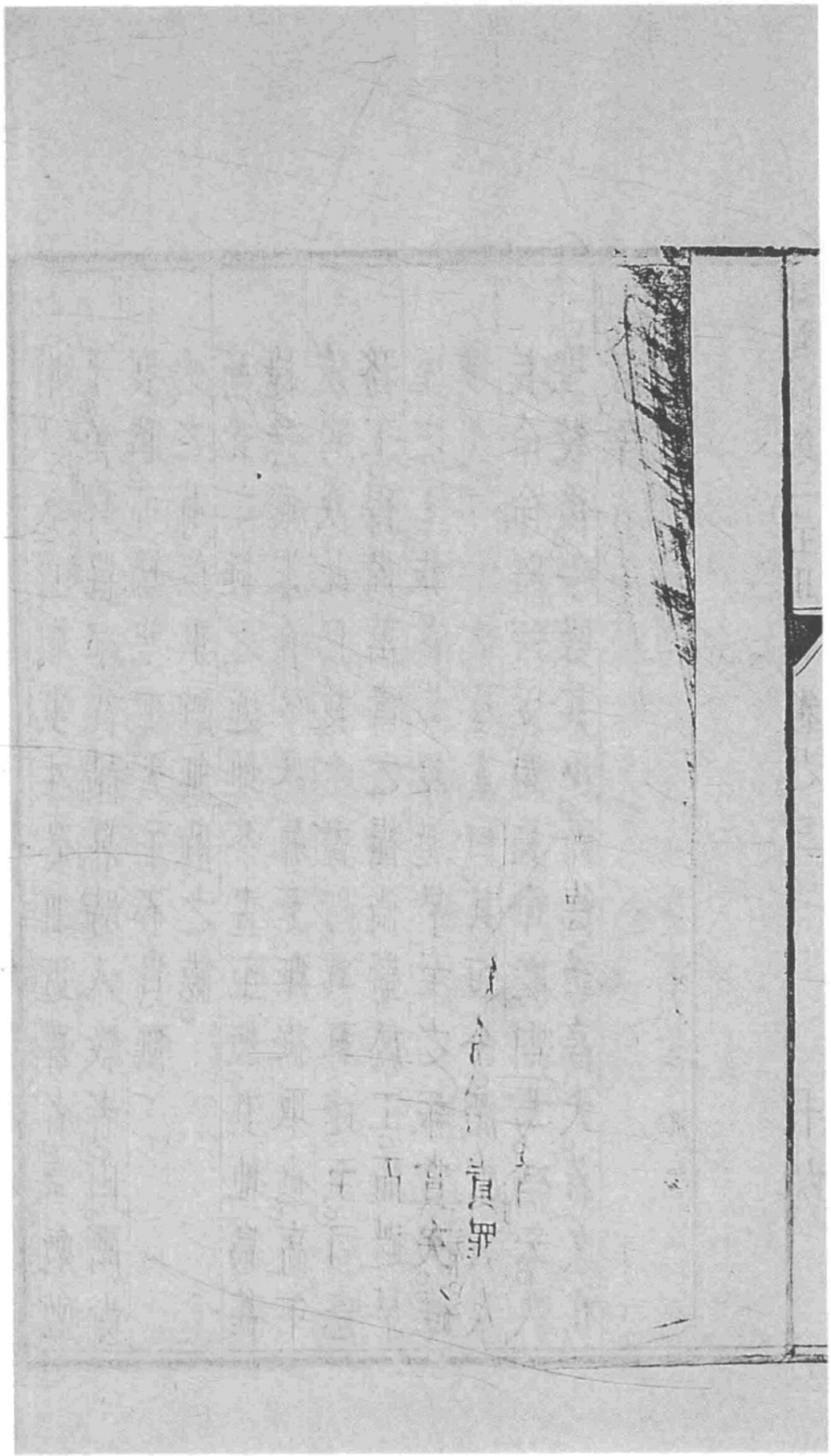
善爲惡。棄富爲貧。棄貴爲卑。棄爵爲民。乃妬病則瘥。柰何誰肯酖身。以免他人之毒。可知世上無方可療妬病。惟可求主憐妬人。而降善劑。

主例彼於我等同

或疑曰。傭人者。其來早遲有異。其工不均。其勞不等。一同其值。家主不公。非義哉。曰。否。早至作工。其工每緩每畧。至遲之傭。毅然勉勵。家主酌之同等。則公平之眞義也。天主一然。不酌人時。惟酌人工。時長。工短。酌必輕。時短工長。酌必重。上喻。一則深警。早入聖教之不可恃。不可輕視晚年後進。只孜孜行工而已。一則勉勵後來者。不可失望。不可疑已。謂不能受早至之報。可勤補往缺。因逝期已近。旅人覺日近暮。必急步矣。高年之友晚

時入教。可視其生。若日近暮者。盍勉勉乎。伯鐸羅宗徒。謂暮時入教者。曰。爾齒衰邁。可勤聖工。天主不貴無德之時。但重酌無時之德。

南北二極之近地。冬晝至短。其地鳥甚捷。急飛求食。不然。暮至。無從取也。高年友。可法此鳥。其生晝短。其暮速至。可急務工。得備萬壽之糧。倘勤於工。而過早至之工。報賞必厚。過早至之報賞矣。經嘆美幼干之聖童曰。其短命。深責罪人長命。命雖短促。滿長命之期焉。猶云。入聖教後。年數甚少。而德功高大。若久在教。幸哉。



封齋前第二主日

經 聖路加第八篇

維時人衆具集從耶穌。伊喻曰。出種厥種種時。或下道側。且踐。且鳥喙。或下磽礫。地勢無潤。旋生旋枯。或下叢棘。棘並生。覆萎惟下膏腴地。稼一穡百。時楊巨聲曰。第有能聞耳可聞。猶云。若人有超性之光。明達喻意。可近聽取神益也。門徒請喻意。耶穌曰。爾輩宜明天國奧旨。衆

聞喻足厥目似視實弗見厥耳似聞實弗聽。喻旨誠有若茲。夫種。天主厥詞。下道側爲來聽後。魔奪詞於乃心。使弗信弗昇天。下磽礫。爲來聽。亦欣納。茀無根。意不固。志不堅。遇順則信。遇逆則反。下叢棘。爲來聽。茀世務財賄佚樂覆善詞。弗臻成實。下膏腴地。爲來聽。茀聖詞於良至善心。且以含忍結實。

含忍結實。聖額我。解曰。人行善而不忍人惡。不耐世難。其善輕虛。人靈如樹。德行

如實惡人世難如冬。含忍如夏。有冬無何由結實。王言猶云。德路難行。內情。世俗邪鬼。惡人。俱務阻礙。以忍當勞不屈。乃得成其德。

箴

出種厥種。種種者。吾王也。其降爲人。猶農夫出門。入世交人。猶農夫入田。隨處敷教。猶農夫播種於田。王出天入世。示吾先該行善。踐履聖規。後得勸人。聖與斯定曰。爾欲勸人。先行後言。無行之言。如巧飾文。但喜人耳。不及動心。行言相應。謂善勸。而得化人。聖俾爾綱曰。人不務善已。而急善人。竹規也。水隨入此口。隨出彼口。潤地自乾。哀哉。狂哉。智人若盤。先自滿。後溢於外。吾友可法世

物。稚樹不急成實。不務生子。根幹固厚。乃供人也。急延其類也。

聖人恒云。人務善已。及務善人。厥務有序。厥級有三。務利人。無務益已。下級也。主云。人化萬民。自落地獄。何利哉。務利已。無務益人。次級也。主云。人務善已。不務迪人。必昇天。但弗高耳。利已。益人。至高級也。主云。人務自善。並務善人。昇天高位焉。

又。主比之農夫。示其居世苦勞如何。自工之間。惟農勞苦。冬苦寒。夏勞熱。手胼足胝。不斷其工。主之苦勞。於農何異。初入世時。天寒隆甚。無屋可避。無衣可遮。及長。無產無貲。到處敷教。晝夜不寧。因自指曰。吾甚貧苦之者。獸有巢穴。吾無

安首地。吾主之苦。農夫之勞。約畧相比。然不能比。邪遠矣。

種天主厥詞

天主聖訓。及聖經等詞。比之善種。其故有三。一。種。百穀之原也。地生惡草。無善種。不能生穀。人心如地。荒蕪羸磽。不生善德。如昔時主未降之前。世俗大敗。聖教入世。誠如善種。使世生成諸德之美實焉。

二。種雖甚善。田雖甚良。天無雨澤潤。皆無益。人心雖善。雖受善辭。主若不降神佑以助心善。終不能成德。聖徒謂弟曰。吾首敷教。迪爾信從。正若農植木。亞玻後嗣。若農灌溉。惟獨主使生長爾德也。又。主曾覬宗徒曰。葡萄枝連於根。則茂盛而結實。不連。則枯無益。吾。根也。汝。枝也。靠我生德。不靠。爾德何由至。聖

輿斯定示徒曰。吾恒規爾。所聽聖言。柰何吾言俱外言。能入爾耳。不能動爾心。吾勤如農。惟壅耕治理。不能自生麥于田。生各種之善。俱天主恩施。天主動心必動。吾勤始有益焉。不動必冷。而吾勤無益也。

三善種落地。農不鋤耘。惡草復叢。善種被壓而死。聖言落於工。聖言不生。胃受味不消。不養人生。靈聞經而罷善工。不養靈生。聖輿斯定曰。人入聖殿聽經。如人赴宴一句。如宴一膳。多句多膳。宴畢。口工亦已。胃工始起。煉味。消味。分味。味乃養人。吾友既聞經語耳工已已。心工可起可行所聞。可分神味於百體。月也。耳也。口也。心也。各須受利。各須守存其節也。

下道側道側者。近道而無籬籬之地也。受種或不得生。或生而被踐。不得至長或長而遭獸蹂躪。不得至熟。或熟而烏攫農夫稼穡。百不得穫一焉。人心若五司若藩籬。不緊守厥心。不急禁厥司。聖言善種。無由得生長熟焉。

聖經訓人守心曰。勤勤於心。心爲神生之由。異哉。人心藏以皮如屋。護以肋如城。近心之肋。利銳如刃。天主勤勤以避心害。保存軀命。示吾勤守吾靈心。得全神生。爾昔賢曰。敵寇圍城。首謀毒泉俾城人或死或降。緣城人首務晨昏守護其泉焉。心者。神生之泉也。魔寇首務惡欲毒心。守無勤乎。

經訓人守目曰。死矣將入吾牖。聖熟落解曰。死者。死罪也。魔鬼也。牖者。吾目也

吾閉目戶。罪與魔難進。難敗靈心。不然易入。易敗也。又比目於盜曰。吾目罄刼吾靈。蓋言人知盜伺人寐。將刼家貲。緊閉戶門。不敢穩眠。吾目吾靈心之盜也。蓋謹避其害乎

聖劄博制曰。吾目魔鬼兇器也。魔將攻我第最先之利鎗。吾目也。又嘆曰。柰何達木聖王猛勇特甚。無人能敵。搏碎獅熊。如破稚羊。魔用王目之鎗。刺殺其靈。惜哉。聖王不謹焉。若伯聖人曰。吾求約於吾目。求吾目於我平和。噫。若伯大聖人也。且不堪其目之虐。而吾安然不務謹守耶。

經訓人守耳曰。織荊爲籬。圍繞爾耳。蓋言。爾聽訾言淫詞不可傾耳引入。蹙額

皺眉。如有荆籬。可也。惡言至耳。恐被刺必不敢入。又云。北風散雲。蹙額止謗。是也。奥斯定聖人設箴于飯堂云。客進斯堂。勿出誹言。客偶犯。聖人怒視。指箴曰。或吾箴當削。或爾詛當止。或我當去席。客赧而噤口。

經訓人守口曰。持秤稱言也。猶云。秤稱物輕重。乃得無差。熟思未出之言。無益勿出。有利。出可也。

難哉嚴關口門也。經內聖人嘆其難曰。誰肯同力助我固守吾口。緊對吾唇。猶云。欲伏猛獸。需人助拔。乃得縛抑。吾舌。猛獸也。伏之甚難。無王聖佑。吾力不足。雅各伯宗徒曰。獸鳥皆得熟馴。舌之微無人能伏。舌者。活動害也。鴆汁也。難哉

伏其猛焉。

下磽瘠。磽瘠者。瘠硬無濕之地也。濕氣少。地勢硬。種不固。日出即枯。人聽善語。欣與善工。厭難速罷。如此地然。聖伯爾納曰。多矣。至矣。硬心之害。人求不動。嚇不懼。笞不覺。恩不謝。行惡而輕。忘德之報。不念惡罰。等。俱硬心之效也。此心如磽瘠地。收種而不受益。經云。哀哉硬心。末時必至受害。是也。

下叢棘。叢棘者。未經鋤芸之地也。地勢瘠薄。善種。惡草。不能並生。奈何此盛彼壓。不能成實。人心勤於世物。無異此地。世物敗心者雖多。右經舉其三。世務一。財賄一。佚樂一。三者在心。蔽壓德種。使不能生長也。

世務

世務。不免之務也。然可思其合理與否。務得其中。謂理務。理在可務。過中。謂惡務。惡在必止。

益皆壓德之務也。

或問。世務比之荊棘何。曰。荊棘在地。恒浚地膏。膏氣有限。善種欲抽。無可滋補必枯。又惡草易生。遮蔽善種。使不受上澤必枯。世務盡然。心力有限。勤此則畧彼。彼此不能偕全。比之人目。一時不能仰俯。人心何得騰上從善德。兼落下從世物耶。性理所云。司務於衆。則畧於一。是也。

又。世務窒塞心門。聖光上恩。無由進心。德必枯稿。心門者何。居靜。默道。玩味善書。等工。是也。此工得備。吾心漸開。于恩日進。惜哉人慕世福。恨日不足。嘆惜時

短務長。何暇務神工。聖佑何門入。瑪竇聖史記。王復活死女。先命大衆出外任聲。內外俱靜。自入近榻。命女活起。聖額我畧解曰。世務煩事。先不出心。吾靈不得活也。

聖賢立譬。廣述世務害。曰。世務。若亂動沸溢之海。若蒼蠅穢虫。若空中黑雲。若重任難背。若迷酒酣人。

比之沸海何。曰。海靜無濤。客易渡。風發亂動。客危險。吾人渡生。若客渡海。罷世務。則心靜。若平海然。靈性神工。俱便行也。務煩。內外善工。興日難。繼愈難。全尤難。色溺加曰。達士與庸人大異。達士若最上之天。庸人若空中之域。上天恒明

恒靜。時時不變如一。空中之境。無定。或雷。或風。或雲。一時百變。達士之心。謝冗喜靜。味德默道。恒明如天。庸人之心。招冗喜務。何由能靜。何暇得味善德之味。設納善種。未時滅沒。若沸海沉舟也。世務比沸海之故。

比之蒼蠅何。曰。蒼蠅。鄙臭小虫也。其性瀆煩。遇飴速至。逐不去。赶復來。百驅百至。終死味內。而敗美味。人習世務。寐寢無穩。飲食無味。至死乃休。而壞衆善之美。比蒼蠅者故。

比之黑雲何。曰。雲騰空中。遮蔽太陽。使其光不照。世務騰心。塞蔽神光。心必迷暗。又雲生於地。騰空以便潤地。設雨浸浸透地。則地受益。過度。地復受害。務由

於人。以養人生。減煩則益。無節則害。比之黑雲者故。

比之重任何。曰。重任屈身。使人低首俯視。不能舉目昂觀。世務屈心。使受世物。而忘仰天也。聖額我畧曰。急務世物。不直之人也。鴕人也。傴僂人也。聖詩深責之云。至何時。爾心重重。而垂於地耶。何愛幻世耶。何覓偽務耶。聖基所解曰。萬重之間。心急於務。甚重也。世務粘心於地。使不得登上。若黏鶲鳥。使不能上飛也。比之重任者故。

比之酬人何。曰。酬人不覺人事。人爲振起。而自倒。欲引步。而不得進。嚇之不懼。昏然忘已。癡然不知歸。如醜尸卧地。穩寐大鼾而已。聖額我畧深嘆曰。鄙哉酬

人之狀。今世鄙務之狀也。此輩如酣。專務於身。不覺靈事。聽聞寶訓。足醒其心。而心自落於地。引之行善。無暇進前。嚇之以罰。昵愛世利。且忘地獄。且忘天上本室。惜哉。此之酣人者故。

財賄。或問財賄之荆棘何。聖額我畧曰。難哉爾問。難哉吾答。設我解云。財賄爲心荆棘。何人欲信。何人不嗤。何人不異我解。且云。財賄悅心。荆棘刺身。何相比倫。然主親解。誰敢不信。誰敢嗤。誰敢異。爾不信。而嗤。而異。竟不知財貲之態耳。知之。必信。不嗤不異矣。

噫。財賄者。無必慕而貪。晨昏不寧。慕貪刺其心也。有必恐其失。懼其奪。晨昏不

寧。恐懼刺其心也。失必憂而討其復。晨昏不寧。憂討刺其心也。刺心如是。謂之荆棘。然否。聖基所曰。貪財心。若多蠹敝衣。蓋此貪念。爲其心之蛀。蛀壞衣。貪念刺嚙其心。比之荆棘。此第一故。

其二。茨地。無益之地也。不得哢治。不生五穀。生藏毒虫而已。財人心傲手恪。難謙巳心。難認巳罪。行非之時。誰肯對責反多阿諛。而增其惡。葆祿聖徒曰。貪人必被魔惑。必入魔套。必多無益之思。使沉没於永死之海。又曰。貪罪。衆罪之根。根敗。幹。枝。葉。實。并敗。貪入心。衆德之美悉敗。比之茨地者故。

其三。荆棘在手。合拳固握。必害。伸手輕持。無害也。人固藏其財而不捨。心必受

害。寬廣喜濟。斯有益焉。聖賢立喻曰。金銀等物。比之裳衣。用之則淨。不至蛀嚙藏之。多蠹易壞。雅各伯宗徒深責悭者曰。財主可痛泣。可號咷。爾無盡之苦幾至。爾財朽矣。爾衣蠹矣。爾金銹矣。其銹如火。廣延而熾爾肉。嗚呼。爾輩固藏金銀。同藏天主聖怒。其怒今雖不現。末日倏發。嚴討爾輩。良可戒。

其四。他草之根固深。他情之欲柔淺。有時而止。慕財之情無法可息。無時可止。財愈多。慕愈深。如火加薪。如燈加油。如蠱疾加水。如釁捏加汪。無子者取財不已。曰。欲備以林一時之需。壯者取財不已。曰。欲得老時之貲。老至取財不已。曰。欲護老身之弱。柰何自幼至老。貪情無止。死至乃止焉。晚矣。

佚樂

或問佚樂比之荆棘何。曰。爾問較上問更難。余答以較上答。更難也。蓋世務太多。心勞身倦。人厭其煩。信爲身苦易也。財貨未得。已得。既失。三時勞心燥慮。人不免苦。信爲心棘。易也。惟樂。未至望之而喜。已至享之而喜。何爲荆棘。嗚呼。茲問人止務目前形事之問也。止慕今世僞樂。無想德美。不望眞福。若禽獸然。禽獸之像俯向於地。止急飲啄。養身廣類而已。俗人不知昂首。不思後報。禽獸同羣。不信世樂如荆。無足怪耳。王立譬云。世樂爲心之苦。不勸禽獸。惟勉眞人。

又問。形之快樂何。曰。五司之資。是也。如喜閑遊縱覽。恒戀美景。如喜聞穢曲。邪

詩。淫樂。與誓言。謂詞。如喜嗅清香馥郁。如喜美味。饕食。貪飲。如喜肆邪慾。溫衣柔服。皆是也。

或問。五司快樂。比之荊棘何。曰。身雖暫樂。靈失德美。衆惡敗心。惡在。棘心如刃。謂之心茨故。聖經聖賢恒云。罪在心。如烟在目。如酸在齒。如龍鴆人。如蠹敗衣。如火燼薪。如熱達髓。如難背重任。其狀如是。謂之心茨。信否。

噫。世人衆肆五司之樂。蒙然無想後罰。故舉故事畧解焉。西史記曰。西土道會一友。德甚盛。偶病近亡。王差天神引靈使視地獄。見鍋盛沸油。氣皆硫黃。聽哀號喧鬧不絕。驚弗敢入。天神曰。勿畏。所見穩記。傳於世。倏聞門外喊聲大震。魔

多擁人入門。鼓掌狂呌。置之獄王前。獄王高座。大笑曰。此人在世貪戀逸樂。目耳心謀。無非穢行。即指火椅曰。此座待爾久。椅火甚烈。無柰而坐。又曰。此在世喜鮮衣。命取火裳而衣。又曰。此在世急佳肯飲食。今試吾酒奇味。言僅出口。一魔速近。捧鎔沸臭銅大盤。强之罄飲。沸銅透徹。渾身與紅銅無異。又曰。此在世甚愛音樂。可奏樂悅其心。侍立二魔。各執號筒。各向其耳。盡力以吹。聲氣一入。五竅火發。若焰箭。終日。此好居壯麗榻。可入火窟。窟中多蛇惡獸。一入。悉至搏裂。嚙哨。魔鬼大笑而散。會士復醒。詳述如是。可不猛思戒懼乎。

下膏腴地。爲來聽。蓄聖詞於良至善心。膏腴

地何曰有雜無石無荊種存生長成熟
農夫稼一穡百此謂膏腴之地人有良
善之心以謹爲柵心仁無硬內淨無汝
聽存聖言聞人善詞默思不忘正若膏
腴美地受一
而得百也

或問何云聽蓄聖言曰人聽善言未時
而忘若田受種不至生長若胃受味未
時復吐若器受液而疾傾倒何益哉聖
經憐人易聽易忘深嘆云哀哉爾輩稼
多穡少也食多而無飽也衣之而無
煖也爾則入二口之袋隨入隨出也

聖額我畧曰主言靈神之食也人勤於
聽而怠於存若胃受味而不能存留食
味食益並出脾胃仍虛不能養人危哉
人不存其食其害必甚其生命幾盡也

27

又王言如來燕心煖靈聽而不留心寒靈凍何由善行耶又王言吾靈神之財也聽而不存其心比二口之袋入雖多袋仍空也聖所訓友曰吾言比之金銀不恐白授爾竟勿自受之也可善用加多倍利穩存善行爲吾利也不然吾徒勞而爾無益

以含忍結實

忍如茂樹其實雖多今舉其畧益德厥一益人厥二勝已厥三勝讐厥四

何云益德曰忍德衆德之全也惡神見人行善八面來攻設無忍心弱不敵魔勝我負矣經憐若人深嘆云人失其忍良可憐也吾耐魔煩不休善工則以忍

成功。

聖賢曰。含忍。衆德之牌也。蓋言善人在世若武士在場。挽牌避害。無牌。不免身傷。含忍爲衆德之牌。有之德成。無之德敗。客渡海。倘遇暴風。拽篷對風任行。人則皆沉。解索落帆。人貨皆全。善人若客然。其心若舟。心德其眞貨也。讐怒其暴風也。讐人加害。我不忍謀復。神命心德俱全也。雅各俱敗。禁口謙退。神命心德俱全也。

倘宗徒曰。農夫以忍寬延其望。以忍至稼。以忍至穡。而收其早晚之麥。吾友。忍德全人工。忍在德不至虧也。

何云益人。曰。設人害我。我怒圖報。讐恨愈益。其惡愈增。如捄火而加薪。然。但用

合忍讐人敗心。惡謀自息。如林火而加水也。佛聖徒曰。爾讐儀渴。爾可飯飲。爾飯及飲。必若灼炭。熱燒其首。猶言愛德。熱炭也。爾讐之心。無愛而冷。惟見爾忍。以恩酧害。其心漸熱。始愛爾寧。不大益乎。神哀矜之第六端曰。忍恕煩數。是也。

何云勝已。曰。人之愛惡。忿懼四情。若讐四面攻心。若風鼓樹。若濤激舟。樹堅舟固。不至受損。樹柔舟薄。易至敗壞。人心無忍。若柔薄樹舟焉。惡情交攻。被牽而敗。但緊持忍。不順不屈。必得大勝。人哉勝已之勝。他勝不及也。經曰。忍人大勝。勇人。勇人勝人。恐人勝已。聖經我罰解曰。攻城伏人。小勝也。外勝也。攻已伏怒

含恐世患。大勝也。內勝也。聖基所嘆曰。奇哉恐人之高位。猛將猶不及其位。古教司祭之位也。古祭者。殺牲立臺。置之臺上而奉之。恐人以惡情爲牲。以心爲臺。以恐爲劍。天主必馨其祭。豈不謂司祭者乎。

古經錄記。敵寇謀奪如德亞國。寇內有一身巨猛異。達未出對。砍殺。寇軍大敗。又記國王嫉妒達未。無門可出。命在呼吸。國王偶出。士卒悉無。達未唾手可殺。但私竊近王。割衣後裔而已。以恐勝怒以恩復讐。王即改心休戈。不圖加害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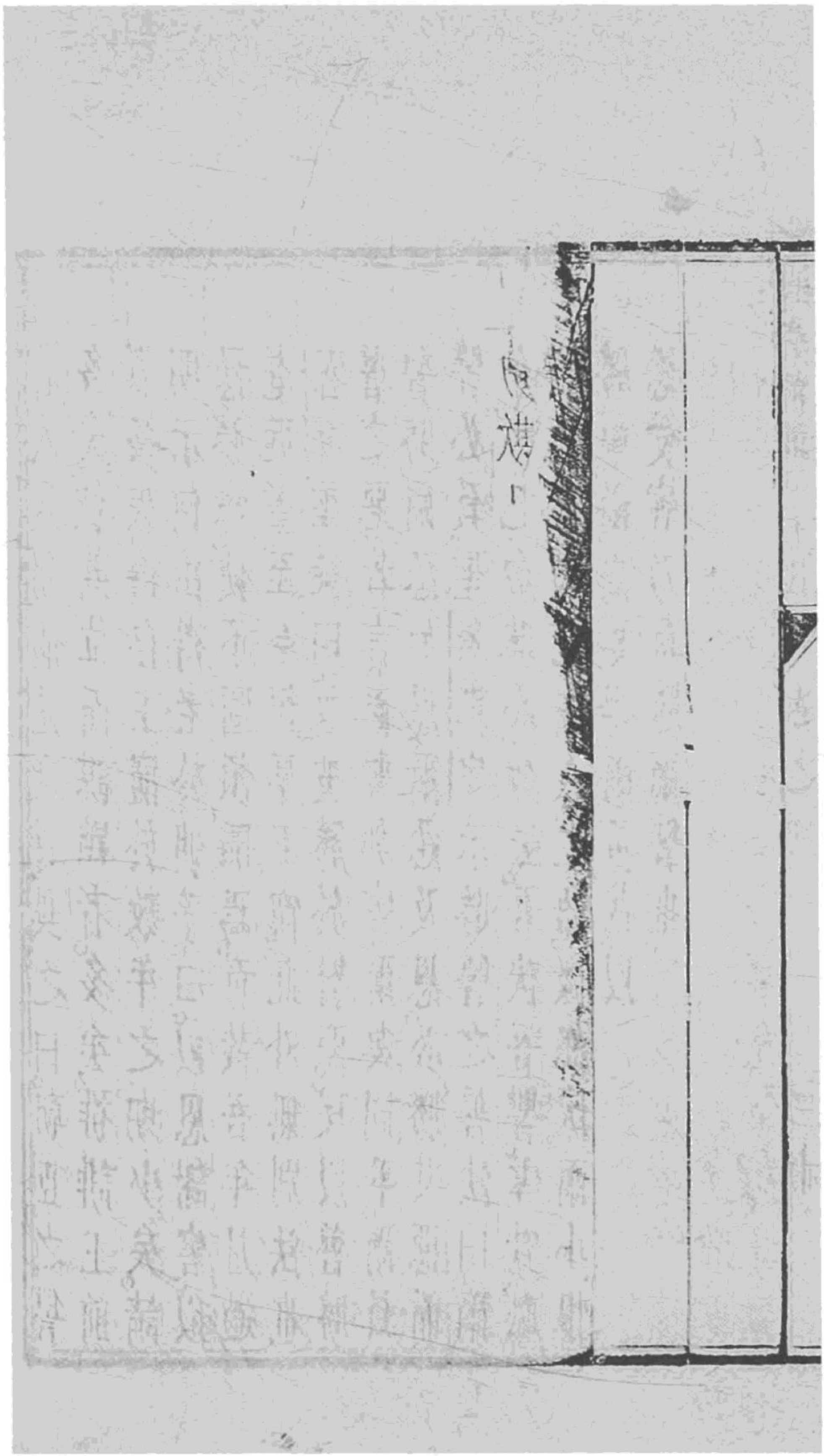
聖基所互較二勝。深嘆曰。奇哉後勝者比彼更異更奇。彼者特砍巨人之首。敗散寇卒。勇士之勝也。此者用恐劍而砍怒首。敗滅心恨。聖人之勝也。彼者喜樂

王心。寧息國人。令俱出城。齊聲美揚達利之勇也。此者大樂天王之心。大快天神。使出天戶。齊口嘆美其德也。彼此二勝何若乎。彼必小。此必大矣。

何云勝讐。聖基所曰。無物得伏讐心。如以忍受害。史記昔有大君。名斐理玻。庚人面罵。侍臣欲砍。王止之。呼人令近。善言安慰。多金厚贈。請後勿咒。庚人出朝。隨道隨人滿口嘆揚王德。時如是。踰日。王問侍臣曰。顧知某人咒我如何。對曰。否否。時揚王德。口不知止。王哂而云。我如善醫。汝以怒欲殺吾讐。吾以忍爲友。設馬踢我。我亦踢馬。何異於馬耶。前止一馬。後則兩也。小人怒我而咒。我亦怒彼。與小人同。前有一。後乃有二。勝之以怒。匹夫之勝。勝之以忍。豪傑之勝。

昔人入朝。偶見老臣。異之曰。朝臣之讐多矣。嫉其位而謀黜者。多矣。排誹王前者多矣。得存王寵於數年之期少矣。請明示何由得老於朝乎。曰。以恩謝害。以恐勝怨。使不圖傾陷焉。奇哉吾年月過耄近耄。至今恒享王寵。此外無別法也。

孫祿聖徒曰。勿被勝於讐惡。反以善勝讐之惡。若言。爾讐加害。爾與同爭。爾負讐勝。爾恐加恩。爾恐及恩。必勝其惡而讐必負。聖與斯定示勝讐之善法曰。爾勿欺已。勿昧心。勿云。吾伏吾讐。雪吾恥。吾乃勇人。此狂人之語。微怒伏爾。小恨勝爾。爾尚妄揚爾勇哉。以恐受害。乃眞勝爾讐也。



封齋前第一主日

主知受難之期已至。自迨省城。宗徒及衆從之。行時携聖徒出衆。私告以死狀。欲示其難非出于不知。亦非出于不能避。惟出于本欲本意。又欲預備門徒之心。恐其倏見師死。痛苦必極。使預知之其苦畧輕。聖額我畧所云。先視之矣。傷人必輕。是也。

經文如左。

經

聖路嘉第十八篇

維時耶穌謂十二門徒曰。適上日路撒冷。國都本名。城坐高山。人赴必上。主云適上故。先知者攸記云。人

子指已將付於異教人受辱受鞭受唾受死惟第三日復活斯語之驗期已迨門徒弗達或疑曰瑪竇聖徒兼聖史曰門徒聞言心悶何不明主言哉聖賢解曰明也不明也明主將受苦難因心焦容悴不明主言蘊意即其死之益其復活之光榮經云不知之故行迄日理各近京地名離京八十餘里瞽人時坐道畔乞食聞從者讙譁問爲何答曰耶穌納匝肋納匝肋吾主本府之名因以爲號行過大號曰耶穌達未子垂憐我達未國古大聖皇吾主宗派主謂

之其子者故。前行者。止勿喧。渠聲愈高曰。達未子垂憐我。王止。命引至。問何欲。曰。錫我獲見耶穌曰。見爾信捄爾。應命立見。乃從乃揚王恩。衆亦咸丕揚。

箴

瞽人時坐道畔乞食。聖賢解曰。斯瞽人。罪人像也。瞽有四患。可傷。罪人有四害。可避。瞽人目無光一。坐不能立二。坐道畔三。至穷乏之四。罪人內宽無光一。不得自立二。不入正道三。其靈至窮四。

何謂罪人內冥無光。曰。靈性之目。明司是也。罪人神目冥冥如瞽。謂之神瞽。經指罪人曰。彼常行黑中。又云。彼心癡黑神目無光而瞽。經又廣述地獄罪人之言曰。嗚呼。吾輩在世。寖向邪崎。天堂坦平正路。竟不知履。義光不照吾心。太陽神射不射吾內。又瞽人行時。或深坑在前。或讐人當面。而不知避矣。哀哉。地獄冥坑。讐魔謀害。罪人不顧。而不知任止。不謂之瞽乎。其瞽。其諸惡之由也。因瞽不視本非而不羞。不視天主嚴威而不畏。不視天主至慈而不愛。不視天主厚恩而不謝。不視天堂眞福而不望。不視地獄眞苦而不避。其害皆出於瞽。因魔之首務。在冥人神目焉。

經記。有人名三鄧。其力過象。其勇無比。雙眥衆竟不敢對。偶落讐計。前剜其目。後憑加害焉。魔之正計。先剜罪人神目。後聽意加害焉。魔之正計。先剜罪人神目。後不足以翼收塵。篩獸之目。目昏獸困。乃剜獸眼而殺。噫魔鬼狡計。用世輕物如塵。置之目前。肉目一視。心目頓昏。不視正路。魔任加害。使失聖籠。而致其神死。深哉罪人之替。

何謂罪人不得自立。曰。坐者弱而閑之狀也。罪人甚弱。無力能起。設主不振提。終不能立。嗚呼。匹夫自能燒敗珍宮。自不能補損也。自能大亂萬乘之國。自不能治亂也。自能沉沒于大海。自不能振已也。噫。罪人盡然。自能敗靈性珍德。自

不能歸于德也。自能亂滿心平。自不能平心也。自能沉沒于衆罪之海。自不能浮出也。必係天主神手而振之也。經云。爾惡。惟出于爾。爾善。惟出于我。是也。

又。罪人。閑人也。既失德味。多生怠心。不務善工。故也。又天主聖寵。爲神工之根死罪入心。盡敗聖寵。根敗。神功何由立哉。罪人之工無功。急改痛號。可也。聖與斯定謂罪人曰。爾不幸失謹而落于非不可失望。而罷善工。痛號求釋。天主慈耳亦聽也。

何謂罪人不入正道。曰。世人皆旅人也暫寓今世。本鄉。天堂也。坦道。天主十誡也。善人恒履。不至大錯。達聖王謂王曰。王賜聖佑。洛我心。飛走爾誠之道。罪

人行惡。而出誡道。比之安坐路傍者故。

或問惟十誡爲道。其外無他。何由證之。曰。吾主親口言也。經記。當時一人近主曰。請師示弟善道。得入常生之域。主曰。爾慕入常生域。十誡其道路也。

昔範濟聖人會中一友。專志尋覓天堂直路。天主賜之神目。見多天神。齊入聖殿。篩灰地上。後分班排立。吾主入門。徐步徑登臺上。履跡皆印灰上。聖母次入。全蹈主跡。毫厘不差。宗徒繼入。皆然。人衆亦入。不務全依印跡。且蹈且差。終衆齊入。縱步跳躍。無顧印跡焉。會士回心醒目。聖殿天神聖人等。皆不復見。解者曰。聖殿。聖而公會也。聖臺。天堂也。灰路。十誡也。吾主先蹈其全。立表爲師。聖母

法其全。而盡守之。宗徒繼後守。衆人後來者。善人之衆。是也。彼在世雖行多善。不免小非。且踐之且不踐之故也。後來之衆。罪人也。彼不理主跡。不顧正路。縱步亂行。惜哉。吾主先履十誡正道。聖母繼後依跡。聖徒聖人一然。罪人不入不行。哀哉。其怠之甚焉。

何謂罪人之靈至窮。曰。天主聖寵。信望愛。超性三德。諸德善功。俱吾靈天爵天祿也。有則富。無則乏。罪人既失聖寵善功之根甚貧也。經此之曰。爾佯誇已曰富。曰足。曰無所求。盍知爾心窮乏。爾靈裸跣乎。

主曾訓衆立喻曰。有巨家浪子。前貴無比。後卑于色。蕩財。未將窮乏。無法充饑

解曰。浪子。罪人像也。未離親側。榮貴富極。離即窮乏萬狀並起。罪人未獲罪之前。爲天主仁父之子。榮貴多福。善功發興。富矣。不幸得罪。榮福悉奪。富足盡喪。無善可養。神命傷哉。

聞從者讙譁。右箴解罪人四害。吾輩可避。左箴解瞽人四善。罪人可法。

得開神目焉。四善何。曰。聽先過之讙譁一。知主行過而求救二。大發高聲三。過者責之而不顧四。備此四善。致主止步。憐其瞽。諾其求。使復視焉。罪人法此。吾主乃近。而大發惻隱。命開神目。而宥夙失也。

先過之讙譁何。曰。已往聖人之行實。是也。已往之聖。其德其善。如鴻巨聲音。可

聒罪人神耳醒改。如太陽之光。射罪人心目。使視其汚。而求其淨。如高燈。引罪人。使尋正路。聖尼則諾曰。人過世。如過大海。聖人如海濱高臺。其德如燎燧。引人登岸。

聖額我略曰。行德之路。多茨難進。但有人先入。伐茨開路。平治粗澁。次入者易通。德路難進。惟已過聖人。先行親蹈。而平其難。吾視其跡。可策吾怠。可勵吾劣。望得隨之。又云。聖經記錄聖人之德。并書其非。錄其騰焉。書其落焉。吾視其德及騰。則愛慕效。視其非及落。則怵爲戒。視其德騰。羞矣。勉矣。羞爲不似。勉而起行。視其非落。望矣。法矣。望能得宥。法其改悔。

古書寓言曰。上古有謳翁名阿弗阿。其聲清亮。善撫樂器。禽獸聞樂。相率爭先。躍舞而從。解曰。謳翁。聖人也。樂器。其德也。禽獸。罪人也。感聖人盛德之和。魚貫而至。欣然從學其德也。聖人所曰。聖人良樂師也。言行相符。如調琴瑟。罪人聞之。心樂而效。

落瑪府自古至今。尚存一風。有勇士猛將。立異功。大益於國。既逝。官塑其像。置之都市。人視。思念其行。每爭先師法焉。嗚呼。勇者得激人心。矧聖人之德哉。

或曰。聖人之德極高。吾仰企不及。能法乎。曰。彼我性同。我何不能于彼同德耶。

與斯人聖人。未人聖人。教之前。沉沒於非。王動其心。使視已醜。而圖已改。柰何醜

習深錮。欲進旋退。一日天主賜之神目。見聖人聖童聖女甚衆。忽聞聲曰。斯者俱人也。斯能勝己。能勝德難。爾盍勝之乎。聖人回心。恥勉並作。毅然改非。而成大聖。可知聖人之聖。大開罪人神目。使去心瞽。

衆答曰。耶穌納匝肋行過。此瞽人第二善何。曰。緊乘善機是也。瞽人聞主現過。不恐失機。發聲懇求。待主既過。安得捄乎。罪人者。或人善引。或主默提。可急乘機。善機一去。或不復得。古時繪師畫機像。足踏毬上。如飛。而不能自任。前額長髮。腦後淨光。解曰。恒走不停。易至易飛。人不能暫留止之。因足踏毬也。前額有髮。示吾一至。必可持之也。後腦淨光。示吾

已過無法可追也。此像。戒惡人。幸得善機。改悔必不可怠。來時未必復得。乃悔而不及也。已有別論。

大號。此瞽人第三善。罪人可法。此善何。曰大痛深悔。誠心求釋。是也。蓋吾內口心也。心冷于求。天主不聽不諾。心熱。乃聽焉。每瑟古教聖人。有日求主。唇不動。口不言。惟誠心默默。天主語之曰。每瑟何厲聲如是求我乎。聖人云。罪人大痛。猶若大聲。通達天主之耳。

前行者止勿喧。渠聲愈高。此瞽人第四善。罪人可法。此善何曰。惡黨惡友。欲止吾善。我不顧。愈善是也。聖與斯定曰。哀哉謀改之人。其阻

必多。有本身之弱。有行善之難。有魔鬼之誘。有惡人之言。身弱。德難。魔誘。其害必深。惡人之害。必不淺也。彼遮路而曰。爾眞狂人。求王不可煩聒。不可褻瀆。行衆行。謂之公行。行獨行。謂之私行。公善私惡。嗟乎。遑耒聖王立意行善。惡輩見王自苦粗食。笑侮謀阻。聖王愈固曰。吾讐多語鼓耳。我若聾若瘖。訥訥不言。罪人可師聖王。可法瞽人焉。惡友愈禁。愈可激厲而進。奇哉。巴爾瑪樹。攀枝愈下。枝逆愈上。泰西諸國。立巴爾瑪枝爲得勝之表。故也。罪人如是。則勝惡黨。王乃必近聽其痛號。而諾其求焉。

聖經直解第四卷。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封齋後第一主日。

經。聖瑪竇第四篇

維時神即天主第三位。**携耶穌赴曠野。**即如德亞國內至高山。離都一百二十餘里。**欲魔**魔者。原無形體。亦非由天神甚衆。有犯傲者於是。天主降之下獄。以受苦罰。然亦有留在人間。一。爲試煉善人。堅其德行。一。爲刑罰惡人。如官司所用獄卒也。魔首謂之路祭弗爾。譯言待光。

其原天神。因名待光。既變爲魔。失其原美。則可謂之待暗也。魔間有高卑大小之異。有發命者。有聽從者。但或發或從。悉在害人。後每云魔鬼。惡鬼。邪鬼。邪神。惡鬼。放此。或問。斯魔誘試吾主。何魔曰。蹤祭弗爾是也。蓋世上有緊事。或大利。或大損於人。魔首親迨。或阻或助。因當初魔感亞黨萬民之祖。而敗人類。爲魔首也。

至試誘

或疑曰。魔鬼熟知古經。明知經上天主所定救世之期已至。又盡知主降孕時。竟無交感之工。皆天主神聖之能。又吾主聖誕本夜。明見萬萬天神降下揚美吾主。而拜之如主。又當夜天神飛報牧童眞主出世。引之來敬。魔聞其報。主領洗之際。天開聖神自降于吾主首上。天主聖父巨聲曰。爾眞我眞子。魔視及聞斯皆奇效。今若知

吾主果爲眞主。何必再試之乎。聖賢解疑曰。魔鬼依本性之虛。得知吾主。惟天主鈍其虛。使不覺吾主之奇。而覺其弱。其饑。其寒。其倦。等苦。因疑其爲誰耳。**主晝夜連四旬既齋後饑。**即四十日夙夜空腹。飲食盡廢。**乃誘感者近。**誘感者。魔鬼也。夫天神及魔鬼。本無容可視。無聲可聽。欲發見憑氣載靈。凝成身軀而見。以後凡言神見於人者。如此。此時魔鬼裝人。將石幾塊。近主**曰。爾倘爲天主子。命此石變爲餅。**或問。吾主降世信其爲眞主。至於魔鬼。則掩蒙之。使不識明顯於人。欲識之何。曰。使魔實知主乃天主。必令惡類無

讐無恨。無殺之意。不肯失其暴虐之權。而阻吾昇天之由。第魔見主行純粹。莫尚加。因恍惚生疑。其眞爲天主之子否。眞爲天主所許降生救世者否。欲辨心惑。誘主顯聖跡以試之。因舉此問。

主答曰。經云。人生匪獨繫於飲食。惟繫於天主口攸發諸命。

其解有三。猶云。無故而求聖跡不可。天主欲養存吾命。不拘麵餅。與何物。但嚴命出口。萬物隨備。其能如是。何必吾今變石成餅耶。寧係于天主聖口。祈求出言。憑意命物。養存吾生耳。

二。猶云。形神二分。合結成人。彼輕此重。彼貪形食。以存形命。此慕聖言。以養神命。形分若輕。何必行聖迹以存。寧默思聖言以養神命也。

二。猶云。人求聖迹。以救生命。不免偏愛其身之罪。寧急於天主聖言。以修靈性。天主必且併給其身。聖經所錄。義人守義。天主不顧而棄之。未見也。義人之子孫。苦于貧乏。市上求施。未見也。魔次携迨聖府。即國都。主久居此。訓人。此有天主聖殿。從來先知聖人接踵而出。有天主聖教。聖經。等妙。故稱之聖府。置之殿頂。曰。爾倘爲天主子。蹈空自隕。經云。伊即第一位天主聖父。命其天神。手捧扶爾。使脚勿踏石上。耶穌曰。經亦記云。勿妄試天主。妄試天主者何。曰。自能救己而不救。只望天主神佑。謂之妄試。人能行業職。而不行。曰。望天主

自降善法。斯則爲妄試天主之人。而必落於妄試天主之罪也。主答若云。斯殿有階可上可下。吾且得踏而下。何必踏空。妄望天主行奇。以拯吾命。又次携之高山絕巔。此山相離聖府九十里。令視四方諸國。暨厥榮光。或以幻術。使對目得見萬國。或向東西南北。指普地萬國。曰。東某國等。其廣如此。其大如此。其榮如此。又西。又南。又北。某國等。亦如此如此。曰。此皆我與爾。第屈躬伏地奉我。耶穌曰。娑殫魔鬼本名。譯言讐逆。去。經書曰。夫可奉可事。惟爾主天主。乃魔遂遁。天神遂進其具。天神知主腹饑。爭先

進膳也。或問。斯膳何來。曰。或吾主倚其全能自造。或聖母預備。而天神往取來進。

箴。

吾主年歲僅三旬。辭母等親。深入曠林。多日獨居。後出示人。聖賢解主意曰。其故有四。以便默道。持素若巳。一。以教人。當節世務。暫罷煩冗。而或默道。或誦聖經二。以示修士。先當修巳。後務修人三。以便魔試之四。

神携耶穌赴曠野。主將持素。典默道之工。乃迨曠野。示人行善。可避人目。不圖人譽。斯吾主第一意也。因曾勸衆曰。爾右手捨施。爾左手不可知之也。聖額我畧立譬曰。人德靈魂寶珍也。人譽其盜賊也。富客行路。必隱其富。

不欲賊知。若是善人行善。意猶人譽。其善則虛。其靈必空也。

或曰。人譽何傷吾德。曰。其傷不淺也。行善謀譽。惟勞于工。而不成其功。天主不報其工。人譽則爲其報。蓋其善空虛。不可得眞報。只得虛譽。以對其善。主所云。斯輩若得人報。不可望他報。是也。

或疑曰。主語宗徒云。爾德之光。可耀耀。可擊人目。可使人視。而揚聖父。主云可揚。師云可隱。何曰。揚隱俱可也。蓋吾揚善。意欲引人美主。策勉同行。則可。意欲人視。以譽美我。則否。但人行善于多人之前。而心不染。難矣。經云。爾善不必人視之故也。緣修士行善。或獨居而行。或入山林而行。或倚牆時而行。凡閣聖人。

本府有人甚貧。家三女。皆及笄而無貲得嫁。聖人暮携銀百金。至戶密擲潛身而去。如是再三。貧父知恩。不知恩主。陰伺得見聖人。跪謝厚恩云。何得報。答曰。不洩乎人。則所慕之報也。可知行善避目如賊。無貪虛名。則聖人首意也。主離母別親。私居默道。欲示教人。世務不可恒。宜畧停止。而習神務。斯吾主第二意也。聖賢常云。靈性如鏡。世務如氣。世務鞅靈性必蒙。人畧罷冗。私居默道。靈性復明也。又云。人習世務。猶旅人行程。使路迢遞。而旅人常行。道中乏力。不得及程。且行且歇。安然得至止也。惜哉。靈性之力。有窮際。形神二務。不能並興。人專乎彼。則力不及乎此。且彼且此。乃安行生路也。

主將顯世誨人。先入曠林。默道苦已。後出敷教。噫。主德奇粹。無以復加。何必私修士。修工必起乎已。以居自苦耶。欲示第三意也。聖額我畧曰。及他人。斯吾主修已。猶人自飽。而勸人人勸修人。而緩者乎。經責之云。爾勸人齋。焉有從其勸引人無淫。爾自無節。教勿盜。爾反爲賊。爲善第。必辱眞教眞主人如師。而自不修士不可如規如溝。寧也。聖伯爾納曰。受水。隨入隨出。潤物自如瓮如盆。規溝乾。必無益也。瓮盆先受後授。先漫後溢也。

獸羽。木草。俱是教人此理。蓋嫩稚之時惟務健體。根固身壯。乃務生類成實。以利益人也。無靈無覺如是。吾何不如。盍師之哉。人無德之時。若嫩稚木然。可務

加善固德善加德固乃務修人則可善寡德薄忘已念人則否主所云人引人爲善而自爲惡以至下地獄其工無益是也

主知魔心久疑時時揣模吾主爲誰而不及盡識入林獨居許魔至試斯吾主于第四意也或問曰何待私居而不試魔心恒反其意常偏謀衆人之前乎曰引誘人必恐衆目比人行惡忌光貴影比假客欲售僞物不欲明行其僞有賢拒惡神如柏板拒鳥離因聖至若高旗招人也離衆私居自引鬼之人篤毅之士可離衆人賢警云惟高德而私居凡人庸夫不可也聖熱羅曰人入山林私居如卒入場以敵猛讐未練習其兵卒則不能敵必退必負必受大

宦。猛勇精熟。久慣之將。能敵能勝也。私居之德。若生若弱。或怕曠地荒寂而退。或厭薄食粗衣等苦而罷。或恐魔鬼之嚴而伏。寧弗私居哉。有德之士。喜齋嫌飽。其言貌動靜凡可幾。斯私居。無礙也。

欲魔至試誘

有敎友問余曰。主領洗之後。惡神速至誘試。吾敎中人。或有如是。領洗之前。多有平安。享福無事。領洗之後。逆事並起。敢問。斯患出于魔耶。或天主與意在其中耶。余答曰。何念敎人之苦。而不思敎外之患。得病。遇乏。失嗣。被感。等世苦。不分善惡。誰能免之。吾虛心復察。敎外之人。其苦及害。且衆且重焉。蓋敎外有逆臣也。有叛賊也。有奸人偷盜也。有奸人也。斯輩平生俱苦。終至

死了！刑下。惟聖教之友。不做其惡。不罹其害。設使做而不爲其害之因。而犯教惟之。則聖教原不爲其實爲其因也。

又云。教中人受害。惡神狡計必在其中。狡計有三。欲心厭其感。背正歸邪一。欲教外之人。心嚇其誘。怕入聖教二。欲足其恨三。昔賢訓徒曰。爾領洗之時。背魔歸主。魔恨謀害何怪哉。比之弋人。禽落其罟。入其籠。則下餌而肥之。脫罟出籠。則多謀百計。引其復入也。

或嘆曰。柰何多有行惡。而常自適。如魔不敢近。不欲加害者然。余曰。魔猛極人小弱。何云不敢近。魔心恒凶。常務敗人。何云不欲害。寧云輕忽彼人耳。蓋誘感

雖微。彼人就順。何用盡力。猛感之乎。賢士示徒曰。敵至攻城。遇土壁。堆石墻。不欲費力而攻。蓋知自必近危。微風細雨。自敗自倒也。堅石固砌之城。乃盡力。百計以攻。俗人德微力弱。魔未攻而自降。[illegible]德教士。魔鬼百計以攻之故也。

聖[illegible]所比之海寇曰。海寇不謀空舟也。遇舟乘載寶物。殫力盡計以獲之。魔見義人。盡計百般。以刼其德。聖熱羅曾勸貞女曰。爾德若寶珍。爾德愈衆。爾富愈重。必宜謹慎。蓋魔如賊謀刼爾神。人在教外。其心無德。其靈貧乏。魔何謀焉。妖哉魔之狡意。謀羅善人。以羅多人。蓋一善人之落。槩多人之落也。聖基所曰。寡德之人。比人身居平地。他人無視。無效其非。彼感而落。獨受魔害。魔不勸謀

害之故。精德之士。比人身居高座他人俱視法焉。被感而落。其害廣流于衆。使人同落。魔勤感而陷之故。古賢曰。高人庶人之矩也。矩直工直。矩曲工曲。高人可戒。

又曰。魔鬼之感。雖出於魔。天主多意。亦在其中也。

一。欲試善人之德。或眞或假。魔感猶權衡然。試物重輕。猶鍊石然。試金眞僞。輕僞者之德。倘遇魔感。則輕若芥。則假若銅。易移易散。重眞之德。難動難消也。深根之木。風吹而不動。固板之舟。浪擊而不裂。德深且固。魔感之。而不動不敗也。

經曰。農夫等風發。乃簸揚其麦。稈輕而飛。粒重而下。解曰。農夫。天主也。稈穅。假

德也。牟麦。眞德也。吹風。魔感也。風吹而試芥麦之輕重。感至而試德之眞僞。輕則被焚。重則主收天堂之廩。因聖與斯定慰受感者云。被感。則被試也。無感。則被棄也。寧被感而試。不寧不被感而棄。

二。天主許魔感吾。以報吾德。葢魔鬼善人。互相結讐。魔戟。其感也。吾戈。吾德也。聖基所曰。善人領洗之時。幸受聖寵。超性之德。如卒受器。以敵其讐。可毅然對戰而勝。乃主必報其勝。否。必罰其負也。

經云。人被魔感而不屈。乃眞福之人。葢被試之後。必受常生之冠。聖盎博倒解曰。勝之冠久備。爾可入場。可敵可勝。無敵。則無勝也。無勝。則無冠也。無敵而欲

勝得乎。無勝而熟。得敵得勝。無感。其德欲得冠。可乎。

三。魔感使人精熟。武士有讐。其習日精。其漸弱。以致其敗。

勇日進。其力日增。無讐。習勇。力。日退日衰也。昔天主命古教人徙異土而入本地。讐人八面困攻。不許自寧。主憫其患滅寇大半。特留幾分。經記其故曰。主欲國人善熟武藝。益國久平。則人生惰心餒體弱。寇進而無敢敵也。正若不磨不用之鉄。易銹易壞。磨。用。則光明也。正若死水。不動自朽而臭。自生蛙蛇。活動。則淨明。生佳族也。

四。善人。世表也。被魔感時。其忍。其謙。其勇。等德。則躍然顯也。怠心之輩。仰其毅。

而法其德。昔有二聖人。一名若白。一名多彼。魔鬼力感。彼此心身多苦無聊。經示其苦之故曰。天主欲後代之人。俱備善法也。

聖額我畧曰。聲液不動。則不噴其馨。不焚。則不發其香。然矣。善人不動以誘。不燒以苦。其德馨何由發。無發。則人何由法之乎。

五。魔感令人謹慎。不敢自怠。以避其害也。比人有讐。晝夜謀害。則晝夜無寧。善人被感。則知其讐。猛而可戒。匪寐而可寤矣。伯鐸羅宗徒示人曰。吾兄。讐魔如獅厲吼。恒巡無停。常覓能吞之人。爾輩可寤。而避其害。主曾規聖徒曰。必寤必祈。以免魔感。聖伯爾納深嘆世人之迷曰。嗟噫。魔時時誘吾輩。其感無休。吾慎

烏可少休乎。

晝夜連四旬旣齋。高哉齋德之貴。新教起時。吾主躬親首立齋禮。付于吾人也。聖基所曰。世父逝時。遺產于子。以養子身。吾主去時。遺吾齋產。以養吾靈。可見其貴也。夏時花盛樹茂。而悅農心。夏時風止海平浪息。而悅海客。四旬封齋。進教之夏也。是時靈性若盛茂地。生長多善之花。多德之實。以娛主目。悅其心也。是時愛惡猛風。忿懼巨浪。槩爲恬息。靈性得平。安度生命。得上天堂之岸也。奇哉齋規。古新二經。古新聖賢。廣記其益。今依所記。聊舉萬一。

避魔惡計。敵鬼而勝。齋德第一益。今有二軍。其力不侔。弱者恐負。或編寨柵。或

入固城而避。斯上計也。吾敵。魔鬼也。彼强吾弱。寧進寨柵。寧入固城。以免其害。聖盎博削曰。持素。吾寨柵也。減飡。吾固城也。魔不能進入齋柵。不能攻打齋城。人齋而勝。常事也。齋而負。希事也。魔見齋色。面黃身瘦。力弱。則恐而不敢近攻。知其身弱。其靈强。葆祿聖徒所云。吾軀愈劣。吾神愈健。是也。

正惡情之偏。齋德第二益。哀哉。人讐多矣。內外夾攻謀勝。惡神於外。若外國之寇。困圍靈性之城。愛惡忿懼等情。于內逆臣。謀殺吾靈。吾豐養內讐。以便得勝。併豐養內不亦惑乎。

比之國王。往攻逆寇。困圍其城。絕其飲食。乃易勝服。城內糧草特盛。何望其降

乎。比之譬欲傷我。而手無器。不能傷矣。我與器。則害。愚哉。比之火炎。加薪則熾。去薪則熄。比之逆馬。任意齕飲。載則拋邦。跨則倒騎。御則鷙曼。簡其芻豆。不竢鞭箠。自柔馴也。

聖與斯定曰。吾軀。吾驢也。常欲跨上而行德路。柰何常逆以致吾失路乎。因我常簡其食。强之持素。乃順而歸入正道也。經云。豐育其僕。必當其逆。此之謂爾。奇哉齋奇。不惟正其往邪。尤預禁未至之偏也。有藥能攻現在之病。可謂良奇。能預固體。使病不至。尤謂神靈。齋德且補已往之過。且遮諸惡之道。奇哉。諸德之保。齋德第三益。聖益博制廣述齋美曰。齋德必爲貞德之師。羞恥之保。

謙遜之由。克偏之策。約後之法。哀矜之引。溫和之友。仁愛之母。齒碩之美。幼童之城也。聖基所又曰。懇求吾弟。勿棄勿輕。勿淺齋德。奇哉其榮福也。益靈性之淨念。合理之欲。無妄之言。中德之機。皆生于齋德。若子生于其母。若幹。枝。葉。花。實。生于木根也。

聖基所祿約齋德之美曰。齋德者。衆惡之死。衆善之生。是也。齋德者。身軀之安。百肢之和。平生之福。是也。齋德者。記司之助。明司之光。愛司之力。是也。齋德者。聖貞之城。寡貞之垣。偶貞之郭。是也。齋德者。善功之屏。諸德之師。諸善之由。是也。齋德者。過海之舟。起趕之車。天上之糧。是也。

引人易入默道之精。齋德第四益。霧騰空中。蔽遮日光。無霧天。日月星。皆可明視也。多飲厚食。自生濁氣。內竅必窒。性靈何由顯耶。烏能務默道乎。齋腹腔空氣清。內司通開。性靈透理必易。聖奧斯定曰。垢鏡不能照面。腹飽而心通達德微。何能哉。

聖尼祿又曰。食飲淡泊。靈心則明。過度則鈍。人勤伏饕。默道精工。即至也。蓋默道之時。腹空則寤。腹飽則寐。因聖基所舉譬曰。齋德。靈性之羽。靈性之帆。是也。

烏有翅。則能騰空。舟有帆。則能飄海。齋德若翅若帆。使靈性輕得騰。得明天上奇情。禽鳥愈薄食。身愈細。翅愈長。飛愈高。多食體肥。恒居于地。欲飛而身不

舉。靈性之羽。其念慮願欲。是也。養身豐腆。則體肥厚。念欲重。不能向上矣。食薄身輕。念慮精靜。易達奧理。願欲清潔。易登上天。豈不美哉。

平息天主聖怒。齋德第五益。世人誰無缺而激天主聖怒耶。大哉齋德之能。捍護罪人。使主止怒。寬宥其惡。經記昔有名府。曰尼尼物。府人惡甚。主欲降罰滅城與人。豫命先知往告之曰。四十日之期。府及府人未期也。先知如命。隨途高聲曰。僅過四旬。此城必沉。王聞大驚。急降令曰。不分男女老幼。盡皆披麻。嚴持齋素。絕食飲。蓋天主慈悲。見吾齋。更改威怒。而免吾罰。府人如命。天主果霽其威。府無損。人無患。皆安如故。

聖賢皆美斯人之齋。斯齋之能。聖盎博
制曰。聖經細錄右史。以激吾怠。以引法
彼人。以勸待素。而免王戮。聖巴西畧曰。
天王刑戮幾至。惡人苦。王怒息矣。刑戮
罷矣。
奇哉。

古經又記。有王名亞加。其惡貫盈。天王
厭之甚。將棄絕。遣先知告王曰。天王幾
盡滅王室。惜乎。王尸未久露地。犬吃鳥
啄。王驚深思往非。心痛身慄。卸棄袞衣。
衣麻結草。連日嚴齋。主視王齋。不怨加
害。語先知者曰。亞加齋苦。吾罰不及其
身。必待其王。後罰國罪也。大哉齋德大
能焉。因吾西諸國。或遇不虞之變。恐主
降罰以懲國罪。或旱求雨。或雨求
晴等。皆持素。損飾味。槩得效焉。

大利吾身齋德第六益醫家有曰齋素減食節飲精健之母也食飲過度如毒泉也筋瘋頭患心腹攪痛胃弱多吐蠱疾毒疹癰疽無罄之病俱其流因聖基所曰吾勸爾輩持素多齋以免多病爾笑不信請問醫家乃信吾言聖巴西畧曰脾之熱氣其力有限食飲得度內火易煮易分于體乃體平安過度火劣難煮難分則變而爲毒味多病自發以致人亡如徐加薪漸發漸燃薪多湮欝而滅也又曰舟載過度則重難行風雖微浪雖平常有沉沒舟輕風浪雖猛巨飄然至岸也飲食無節胃重生疾中道夭亡習齋持素腹輕氣清神爽病或無至或至而易醫如精修之士重視齋禮畢生無斷飲食糲粗聊以度生

壽常過耄至耄且期。

又有過期者也。

或曰。齋德之奇多矣。柰何吾年已高。體弱力衰。柰何。曰。不能持素。不必慮也。另有他齋可持。蓋有形神二品之齋。彼私此公。持此罷彼。何憂何慮。形軀之齋何。曰。簡飡。忌味。定時。是也。一日間。只得飡一。謂簡飡之故。雖然。暮時進微菓點心一枚。亦無妨爾。又齋禮切禁葷味。謂忌味之故。又齋時該有定晷。午初是也。謂定時之故。又齋素首意。在挫其銳。弱其力。使甘服于靈。不謀犯逆。謂之形軀之齋故。又教友之間。有年齒已衰。有禀氣脆弱。有稚年小童。有病人不耐饑。有勞苦于工。有婦乳其子。斯俱在齋程之外。謂之私齋者故。

靈性之齋何曰除罪去惡是也靈性不戒惡行此之身不戒毒味戒而不行此之身減飡忌味謂靈性之齋者故又人不分男女老幼病狀盡皆必須隨持嚴守斯齋謂之公齋者故聖與斯定曰改惡禁犯理之欲卸不仁之心好廉重義急務衆善斯眞大齋也

公齋也全然精齋也

聖人雖嘆身齋廣陳其益惟比之靈齋不能及也蓋靈禁罪身雖不減味靈之齋有益身減食味而靈不謹身之齋虛空也加四蓋勸神齋曰身齋而無善侶之神齋以助所不及空虛之齋也自泥于地不能上飛而近于天也正若鳥然無備兩翼不能起薄青冥噫身有多食可戒靈有多味可忌誹訾嗔怒嫉妬傲

氣、饕、餮、嗜、慵、惡、忿、吝、齋、等、惡、俱、其、毒、味、也、靈、性、盡、絕、乃、身、齋、有、益、聖、伯、爾、納、曰、腹、習、多、食、而、得、罪、可、減、味、而、齋、以、贖、其、罪、也、目、習、淫、視、而、得、罪、可、罕、視、而、齋、以、補、其、罪、也、耳、聞、訕、言、而、得、罪、可、緊、塞、勿、許、惡、聽、而、齋、以、折、其、罪、也、口、舌、手、足、皆、可、如、此、乃、知、靈、性、之、齋、第、一、緊、要、之、齋、也、

聖、尼、青、又、曰、車、板、雖、堅、固、輪、轅、雖、滑、轉、服、驂、雖、良、馴、設、御、人、風、狂、則、車、無、攸、利、也、形、身、若、車、靈、性、其、御、人、齋、而、修、外、形、靈、乃、爲、惡、且、若、狂、御、何、利、之、有、聖、人、常、云、且、持、齋、且、爲、惡、謂、魔、鬼、之、齋、也、蓋、魔、不、食、而、恒、謀、惡、戒、哉、

聖、人、又、示、人、曰、齋、時、所、簡、之、味、以、施、貧、人、方、可、謂、善、齋、也、矜、憐、之、齋、也、存、留、減

飡以備他日之需。可謂慳悋之齋。惜費之齋也。

魔知吾主腹枵而饑。急充腹餒。嗟主饑。乃誘感者近。豫備味以誘人情。

夫。斯必惡鬼。可防陰狡也。魔所偏。依偏投感。正如墨魚。身無定色。隨物隨變。物黑身黑。物白身白。他魚不覺而近。墨魚攫而食之。聖額我畧曰。弋人先備鳥禽所喜之餌。藏之罟內。鳥獸貪啄。便羅其網也。魔鬼之餌。及網。不一。欲羅世人。先窺人情。後依各人本性之情則張各當張之網也。聖良深戒吾輩曰。戒之戒之勿入惡鬼陷阱也。其靈甚虐也。盡知各人之偏。因盡知排備對感也。聖人常云魔鬼以我攻我是也。

誘感者近。天主剏造亞黨人祖之時。賜之冬恩。世福萬善。無一之虧。超性之德。一一全也。其義之美。其智之奇。其勇之極。筆不能罄。嗟。爲犯天主命。世福變而爲禍。善去惡雜。性即弱劣。不能敵魔。矧勝之乎。噫。亞黨弱劣。且已被伏。其子孫焉得强耶。焉得脫魔鬼重軛耶。主憐世人。親降敵魔而勝。乃世人始脫于虐也。主迨山野。許魔應對之故也。

經記曰。昔教人干外教之寇。互相結讐。出應戰。其容可驚。體質粗巨。高十尺。鐵盔鐵甲。鐵靴鐵牌。等戰器一一盡備。厲聲辱罵。教人挑戰。教人默默。無一敢對。軍中一童達未。詣王跪云。臣敢迎敵也。

王諾曰。披甲戴盔。持鎗而出。達利僅行數步。而不能進。對曰。盔甲武器。卒世無用。卻之更利。執棒拋索。卵石五枚。出迎持石輪巡拋索。直中其額。火飛近屍。抽彼之劍。斫其首。得大勝而歸。聖賢解曰。皆吾主干惡神相敵之眞像也。我理亞魔鬼也。其勇恨怒狡計。俱其武器也。達利。吾主也。其幼稚弱。則像吾主謙德也。無甲無戈而出敵讐。以像吾主在世。隱其天主之性。天主之能。天主之威。而接吾人之性。吾人之弱。吾人之窮。出敵其魔。達利未以棒以石五枚迎敵大勝。主乃以十字聖架。以寶體五傷。伏鬼大勝之也。聖良曰。主也。以棕普世。以贖衆罪。人世敵魔。奇異天主奧意。掩其全能。顯吾衰弱。不然。魔鬼焉敢迫近而敵之哉。

又曰人于達未相敵魔鬼于吾胥戰像也經曰世人之務戰敵而已戰場地界也戰時生時也對頭魔鬼也其酷戾嫉妒世俗吾身偏情俱其具也吾主聖架五傷寶勳神助默道誦經持素等俱吾戰戈也勝之報魔伏于吾是也負之罰吾伏于魔是也奇哉戒哉彼此相戰之時天堂地獄二軍齊出而視吾勝天神大喜慶賀吾負鬼軍大喝而喜勝負未分天主必佑天神申挫盍發奮哉

昔諭當聖人偕魔同戰魔感利甚聖人甚苦魔終敗而退時主發現安慰聖人諭當曰主也到今何在而不伸挫耶曰戰時我不離爾側安視何敵靜視何勝自今至于將來我使爾名大流于普天下也

或曰。魔力吾力。不能較甚。吾智彼智若癡童之癡。睿士之睿也。其謀攻至深。吾計禦至淺。其自遠始。恒務感業而熟。吾不慣而生。何敢對乎。曰。否。蓋其力智謀熟等。雖大且深。吾得勝猶易也。其故有五。

一天主羈繫魔力。限定其能。不許如意肆毒。而加害于人也。葆祿聖徒慰吾曰。天主至公至義。不許魔感勝爾之力。聖額我畧解曰。魔意恒邪。惟其能常正也。蓋意出于本性之邪。能繫于天主也。聖與斯定又曰。魔常欲害人。而不能害。其能屬天主之能。故也。不然。世上無一善人久矣。因聖賢常云。天主特天平。一盤稱人之力。一盤稱魔鬼之感。彼輕此重或減損魔感。或增加人力。彼此得平。乃

許魔近。而誘善人。比之家主之智者。先較家僕之力。後分僕工。或輕或重也。比之陶之明者。置瓦器窑內。各有當時之期。時暫。器不固易破。時久。器裂不堪用。

天主于善人亦然。

二。我將敵魔。天主用力。而助吾所不及。則得勝無難。葆祿聖徒曰。天主欲護我。則無物得害我也。經語善人。勉厲恐感曰。魔謀感爾。如獵人謀羅鳥獸也。惟天主廕爾於其羽之下。其佑如牌。八面護爾也。註解曰。鷄翼護子。使脫鷹爪。搪牌護身。使讐器不至傷害。天主庇廕善人。護其靈性。使魔感不至加害也。

三。天神亦同力助佑吾戰也。經錄昔有惡王謀害先知聖人。命軍圍城。聖人小

僕心懍告之曰四面圍住無道可脫奈何聖人慰之曰來害雖衆來護更衆何必懼耶時求天主豁僕之目僕仰突見空中百萬天神不許讐近解曰噫斯俱天神降護善人而遠魔害之正像也

史書又記昔有修士大會中有一士常被魔感一日咒魔叱巳願逝世而免感苦時造會師云難矣難矣魔引至極無法得避神父甚憐其苦好言安慰携之出戶命之西望弟子愕然厲呼曰噯西方魔鬼大羣也命之東望欣然高聲曰東方天神大羣也神父曰魔鬼多上以誘感爾天神多降以佑啟爾細瞻之人何怕乎

經曰。主命天神。手托善人。使之安行。使能蹈虺蛇。毒獸。猛獅。惡龍之首。而不受其害也。解曰。虺蛇毒獸。猛獅。惡龍。俱魔鬼之名也。蹈首。輕忽之意也。蓋善人望主聖佑。倚天神之力。必輕魔猛。忽其引感。謂之蹈魔首者故。

四。誘感至時。不必留宿。而懷于心。乃勝魔甚易。遲則甚難也。家主不許盜賊入戶。家人財物皆無患。入後俱受賊害。聖額。我畧曰。魔感初起。始生于心。急急可拔。若惡草始生于美田。留之。未時生長。而敗年麥。若惡木始生于菓園。根嫩幹柔。拔之則易。根深幹固。搖動則難。知拔之乎。

經責惡人。曰。到何時惡念安住于爾心。聖額。我畧解曰。惡念來否。必不在我。留

否在我也。因人不謹于初。留之安住於心。則可責之人也。雅各伯宗徒。亞譬云、人受魔感。如胎受孕。孕在生子。感在生罪。罪在必生靈死也。昔詩人作詩。以戒世人曰。可戒可窒神害于始。遲。極難矣神害若病。早則易醫。遲。透骨髓。必難療之。

五。魔力雖大。其感雖重。其逼雖緊。果不能强我也。我不自降受縛。魔亦安能勝我。試之右經。魔鬼近主。張網曰。爾倘爲天主之子。命此石變餅也。蹈空自隕也。屈躬奉我也。可知魔能竟在勸吾。不在强吾。盍易勝哉。聖教所曰。魔試吾主。惟云。欲行可行。乃知人聽從魔命。不能託于魔之强。本性

之劣爲辭。魔比之獵戶。能舉圈套。引烏入機。不能强入也。能吼如獅。能嚇能勸。竟不能害吾。吼嚇勸在彼。諾否在我。大哉至哉吾人主意之强。衆魔之力。固不能轉也。已見三王來朝後第五主日。

誘感者近。魔鬼攻人。其急利器。有三矣。慕饕一。自俱一。貪財一。三者。衆惡之原也。蓋講置。淫慾。偷盜。懈怠。多寐等。皆饕惡母之子也。輕人。重己。獵名。多爭。不讓。好勝。過侈等。皆俱毒泉之派也。心暗。不憐。多聚。握固。不施等。皆貪腐木之枝也。聖基所曰。饕腹傲意。貪心。諸感之首。諸惡之根。是也。若翰宗徒所云。物迷世人。盡在于三。身覓無理之樂一。心慕分外之榮二。目貪財而無節三。是也。

當初魔首。以饕餮。以傲。以貪。敵攻亞黨萬民之祖。蓋獻美菓。以迪饕餮情。許天王之位。以激傲意。許目必開。得視萬物之美。以動其貪心也。惜哉。不待相戰久。一合而亞黨大敗。魔取大勝。至哉魔鬼之迷。妄倚斯勝。妄希斯三戈之利。亦謀敵攻吾主也。云。命此石變餅。欲主自落于饕國。皆我與爾。欲主自生貪心也。二者。也。云。蹈空而下。欲主發傲也。云。四方諸既俱爲魔。恒用凶器。今畧陳其害。

命此石變爲餅。饕餮嗜。魔鬼第一利戰戈也。聖盎博削比之暴王。曰。人伏饕嗜。如民屬暴王。暴王不憐民苦。不惜其勞。剝民浚脂。常欲自奉而已。饕嗜。夙夜躭味。恒思烹餅。使人蕩費。傾喪家貲。猶不知自已也。經解其狀曰。蜱蜋成

姙而生二子。子者腹恒食。腹恒樗空。古同叫曰。饑矣饑矣。又加飡焉。又加飡焉。

賢解曰。馬蝗。人欲也。其二子。貪財。貪味。是也。財欲笈櫃雖盈。視之如空。饕欲。席筵雖盛。視之如虛也。

色搨加深。嘆曰。異哉。饕人之量。其量可謂無量之量也。象。巨身之獸也。人腹。尺寸之膚也。異哉。數里之山。足養百象之巨。大地之廣。四海之容。三空之域。僅敷飽一腹之微。異哉。俗喻所云。他情有時而息。饕情至死乃息。是也。

昔隱士論道。設喻示客曰。吾幼年喪父。父債衆多。吾柰何代父而負之也。債主七人。日緊。趣還。當時吾雖甚貧。惟欲免債主之偪。發奮勉勵。倚主聖佑。僅匝幾

年。盡償于其六人也。嗟矣。日日勉厲。時時發奮。而不能盡償于其第七人也。客未達蘊意。求解。答曰。亞黨世父。吾父也。其違主命。而負重罪。如負重債。彼亡已久。而遺我傲也。吝也。慾也。怠也。饕也。妬也。怠也。七情若七債主也。斯者日時迫我至甚。各要入心而壞心德。噫。吾欲免其繁。心生良計。脫身深入斯林。倚主神助。傲吝慾怠妬怠六情。庶幾已伏。惟饕情之債。大矣重矣。日償而不能盡償。因常恨吾腹。視之如槖。物隨入隨出。何能至滿耶。

葆禄聖徒責饕嗜者曰。其腹。其天主也。解曰。饕人愛敬其腹。若善人愛敬天主也。其腹慕味。不論貴賤難易。勿敢方命。腹。其主也。腫。其殿也。肝。其臺也。烹飪之

膟氣。其香也。夫殺牲。其司祭者也。愚哉卑哉。

或問賢者曰。饕人何。答曰。無舵之舟。無底之袋。無靈之獸。是也。葢舟無舵。任風走行。不能正路。不能避險。饕情。猛風也。明理。靈性之舵也。饕人飽後。心蔽靈蒙。理失善用。容貌動靜。並失其威。大笑戲言。咒語。紊然速發。正若無舵之舟也。又食飲過節。心中所藏密事。若裂瓦具。四方漏洩。不能自禁。經戒王者云。國王不可飲酒。飲之則吐心內隱計。饕人比無底之袋者故。又。禽獸無食。常覓恒走。無有停住。得之不知自禁。滿口動顧。腹充醜嘔。復食而又復吐。饕人盡然。卑哉命順從其欲。禽獸之類也。

又問。饕餮腹何答曰。臭穢也。藏毒殃獸之山林也。過重朽舟也。蓋腹忒滿。味不不能化。未時腐壞。人不勝其臭。比之臭穢者故。又。腹過度。心藏怠惰。傲倨。淫慾。穢夢。不淨之念。爭訟之語。等。比之藏毒獸山林者故。又。朽重之舟。雖遇天氣晴霽。風恬海靜。舟師精智。駕人明熟。俱無益。柰何沉沒。莫或能救之也。惜矣。腹果。疾百端並起。若腐木多蠹。精醫神藥。亦不能救。必早致其亡也。人問色欲加曰。饕餮人壽期槩短促何。曰。饕餮人之腹。死禽獸之塚也。死物之勢。未久則腐而敗。人腹。饕餮人促亡。何異之乎。比之重載朽舟者故。

又問。勝饕餮之益何。答曰。易勝靈性諸敵者。是也。修上之急務。必在攻情而勝。惟

其攻有序。首于近。及于遠。蓋勝外境之寇。而遺國內逆臣。何益哉。饕餮。極近敵也。諸惡之媒也。先攻而勝。他情自降。自伏。聖額我。畧曰。人嚴惡情之神攻。而不嚴於在近之饕。其攻必空。蓋伏城外之寇無伏城內之雙。不謂全勝也。又饕情如武庫然。分武器於他情。以敵吾靈。先攻而勝之。他情無具。不能傷已也。其餘饕害。其餘節利。另有論。

魔次携迫聖府。置之殿頂。聖殿高頂。傲情之像也。斯情魔鬼第二利戰戈也。傲情惡忌平地。愛慕鬼嵬之處。比之高頂故也。經語天王二天爾雙之傲時上而不能自已。

傲情入心如油如火如氣如烟也四者之勢常上自不能下焉油也參合于自液必上而隱其德使馨氣不馥郁不溢于外也傲人者然揚已挫人置已人上見人之功固掩埋之使不能自達也火也本勢常騰物近則燒遠則冷加薪增力謀撲害手也傲人者然人近則被輕忽遠則被讒訾加美則增其傲謀伏則被其害也氣也在上不安在下不寧終不知息也在上纔發於此未時倏變而發於彼人物多被其害也偶下而入于地衝東突西地且震裂氣出騰上木得其安也傲人者然在位慢人閒居醜已務不知安分也

烟也。愈高愈散也。烟也。生于明火。而此昏黑。烟也。一發于木。即蒙人目也。傲人者然。其榮滋高。滋促散盡。聖基所舉譬曰。傲人之氣。如衃也。燃之發光。而光發明。未時衃盡光滅。烟騰空而散。聖人解譬而深嘆曰。異矣。傲人之光。速發速滅。僅遺微燼微迹。異矣。傲人之榮。如烟倏上。如烟倏散焉。達未聖王編詩曰。惡人嵬嵬。其嵬嵬傲傲。其傲高高。其高如高木生長于高山之上。嗟嗟。我僅過數步。回視其嵬。其傲。其高。盡散無迹也。蓋主之讐。一得光榮。一至于高。促促盡散。如烟微氣也。

又。火光物也。而生烏烟。惜哉。德行之光常生傲氣。如火生烟。如美母生怪也。聖

輿斯定曰。心聚多善。傲氣易進。使失所聚。因他情必可兢兢於惡。傲情必且沾于善。益蛭生於美衣。而敗其衣。傲生于美德。而敗其德。因吾王曾勸衆勿傲于善曰。戒之勿行善而傲。勿妄慕人知以激爾傲。若慕則爾善俱空虛也。聖墓所解曰。傲情如毒龍也。藏身道側。人過突出肆毒而殺。旅人可戒其害也。傲情藏伏于善而敗善功。戒之可乎。

聖巴西畧訓徒曰。小子。行善之時。可戒傲情。其勢如山中惡賊。如海中惡寇。寇賊不謀單身之人。空虛之舟。只謀富於載舡。傲情有善則起。無善則已。戒之。烟也。蒙翳身眼。頭目昏眩。傲人高騰。神目昏翳。不及識已。何異哉。因內虛空。而

視已如實多惡。而矜已如善。迷哉。傲情比之烟。故也。

傲人。天主及衆人之公敵也。則天主恒逆及衆人。偕公讐公惡之焉。經云。天主責深高傲人之意。常遏其欲。拒絕其傲。因棲高之曰。汝若鳳凰。騰空飛天。壘巢而棲邪神之間。我將推汝。使落於地也。昔謀主傲心大發。夸擅其美。不歸於主。反同座位曰。我必可上也。必可于天主同座等也。天主憎惡其傲。投之地獄焉。聖爾納曰。厥初首天神之傲。大敗多天之性。使同傲同敗。天主何許傲情再入天門乎。噫。傲人可戒甚矣。蓋天主不忿傲神之傲。寧得寬于傲人之傲乎。經中所云。人自坐于高。天主必黜。使自落于下。是也。

傲人讐他人者何。曰。世人或過傲人。或同等。或不及。妬過者。爲其不及。恨等者。爲其不過。怒下者。爲其不能伏之也。又。他惡人俱喜得伴侶。以助其惡。傲人偏忌傲人也。試之盜賊。獨一無力。不敢行刼。有儕。乃敢。博人得博者。乃賭。謗夫得謗者。乃謗。他惡槩然。傲人獨不然也。設傲遇傲。彼此常爭尊位。恒辨能功。終不得互合也。經諷之曰。傲人無人也。山野獨居者猶也。獨居者。指其讐他人而嫌同居也。

他人讐傲人者何。曰。傲人尊已輕人。自揚卑人。自誇貶人。衆人公讐之故。經記昔傲人入聖殿對主曰。主。我謝爾。爲吾與衆甚異。他者或盜賊。或奸淫。或犯義

俱不似吾吾亦不與衆似也聖與斯定解曰至極斯人之傲使云多人比我比不能及猶畧可恕其傲惟云世人俱不及則其傲無比也蓋置之衆上傲梯之高登也

責撒肋大西大傲大將軍也其勇權爵富時備極都邑內僅有二二得比之其傲猶未滿也有日出城行至茅舍小村村內數人至蠢而已侍友笑曰頑哉斯人責撒肋深嘆曰吾寧居斯蠢之中而爲第一不寧居都邑內而爲第二史諭之曰噫責撒肋也本享大權重任京中億人俱在其下傲猶不足焉只一人尚在其上深嘆焉因色搦加曰無人在其先已不在人後傲人急務也衆人何不

譬之乎。

費祿賢士也。善繪傲人之狀。曰。傲人實虛而思實實。視已若遠于人。而近于神。形容首目手足諸肢。俱發傲氣。行時企足直頸。若不調服之馬。視僕如禽。庶人如僕。親者如疎。同府者如外國人。視已如富如尊如美如勇如智。視人如乏如卑如醜如劣如癡。衆盡惡盡譬之哉。噫可憐傲人之迷。可醜魔鬼之詭。引誘傲人使之常登。不慕其高。只謀其隕。試之右經。魔携吾主置之高頂。云。投身而下。嗟。其登難也。漸也。其下易也。疾也。經指其疾曰。正若霹靂然。因聖伯爾納語傲者曰。逐階而登。必不逐階而下。爾下速速。若霹靂也。

又次携之高山絕巔。魔鬼負而不退。再三礪戈。試探吾主。可知我雖幸得一勝。不宜放心。必勤勤而備于來攻者也。聖嶽博削曰。邪魔陰網不一。使人或脫于彼。復絓于此。其鎗不擲此而差擲彼望中。攻吾以樂而不傷。謀傷以憂。不害以吝。不跌以傲。謀跌以伏傲之傲也。其計若葱。多層多皮。剝去外一。內又有一。百剝百有也。

昔諸嶽聖人。身藏山林。名甚重于當世。魔恨謀攻。投之傲念。聖人自謙。傲感愈甚。謙意愈深。魔即改攻。狀黑人。伏脚大哭。曰。負矣負矣。爾勝吾矣。爾必聖人也。有德不傲。有善不擄。爾謙大矣。魔謀深哉。攻之以傲。聖人不應。攻之以伏傲之

傲。惟聖人其德其善。皆歸于主。而愈謙也。

古儒記有巫人。妖術精備。多變外形。以魘魅人。或獅或熊或虎等狀。獅象不利變如熊如虎。乃多人終被其害。魔鬼正像焉。聖人恒云。魔或如獅。或如龍。或如蛇。或如狸。百貌百計。以害吾人。可百防百策。以免其害焉。

此皆我與爾 魔知人心。卒貪財富。以財試主。蓋世財。魔鬼第三利戰戈也。今畧舉其態。免其傷。世財者何。曰。假僞也。危險也。卑淺也。帶苦也。速飛者財。是也。

其假僞。主曾勸衆輕財曰。假財。心茨也聖額我畧解曰。使有味。獨娛人目。不充

人饑謂之假味。財娛人目。不充人心謂之假財者故。經明其僞。比之人夢曰。富人既畢其夢。其手空虛。猶云。人財若夢。財人若人夜夢多金。夢時固特而喜。寤時手空而憂。聖奧斯定曰。金銀娛目怡心。如人夢挖銀窖。寤時則貧。異哉夢爲之足。醒爲之乏。富人之生若短夜。其富若幻夢。過生之夢。其手空虛也。

其險危。經明解財危。富人之險。曰。昔富人近主曰。請師示弟。當行何如。以享常生。主云。守誡便是天堂直路。曰。弟子率蹈十誡大路。另有他徑可踐。請師引指。答曰。若慕騰精修高位。輕富棄賄。周濟貧乏。後來從我。斯則精修正道也。嗟。其人戀富。聽畢。蹙額而退。主向門徒深嘆

曰。嗟。富人上天甚難。吾却曰。駱駝入細針細眼。難矣。惟富人入天窄戶。更難矣聖盎博削解曰。駱駝背躭。質曲。體醜。必難鑽身而入小針小眼。富人因負金銀重任。致曲靈性。愈難得入天門。信矣。

聖基所樂曰。物每向于本所。火輕。本所在上。常向于下。土重。本所在下。常向于下。金銀。重物也。其本所。地心是也。常向于地獄。因人捨財。則善。輕財。又善。棄財。更善。人捨人輕人棄。則免身心多險也。

昔富賢恐財引落于非。負金多斤。近海擲之波上。曰。寧我沉爾。不寧爾沉我也。賢事雖太甚。然可謂明達財富之狀。財富之險者也。

昔古教人多背眞主而向土神經解故曰。國人肥甚飽飫。因至踢跑。猶云。吾國人如肥馬然。可負家人而倒。可認本主而踢。嗟矣。天主豐養斯人。厚肥斯國。國人可謝可敬。而反大背。以至拜土神。其害盡由于富也。又深嘆曰。其庫充塞金銀。人人皆務藏積財賄。其貪無止。因悉背正從邪。大哉富人之險。徠祿聖徒曰。人欲得富。必被魔感。必入魔罟。心必多萌惡欲。使靈性自沉於永死。又聖賢廣錄其險曰。貪財惡情。多亂之根。犯法之母。失信之倡。害人之師。惡心之旗。偏意之御。行刼之引。殺人之由。諸德之死。諸惡之生。是也。可見其卑淺。世財。其實不過穢泥浮灰。可見其卑。聖伯爾納曰。金銀。黃白土塵而已

也。土雖黃雖白。不移定性也。聖基所又曰。金及土。無二物也。其名雖異。其體同一。因吾視人勤勤藏金。如人堆土以築墻。且其卑其穢。猶不及也。蓋泥土汚染人身。金銀穢人心。卑哉。

其帶苦。財賄誠若酷烈國王。殘賊細民。而不知寬仁也。貪財之苦。不止于一。百罹。百憂。百慮。投心。晨昏不許少休。聖基所廣解曰。吾友可憐富人醜狀。設見困人。足桎。手梏。頸校。首俯。身鞠。不能直行。則憐其苦。富人何異。其財。其鍊也。其桎梏也。其縲絏也。其心。其囹圄也。其貪其司獄也。噫。富人之心。如衣多蛀。多爛。多敗。多壞。萬念。其蛀也。萬罪。其爛也。萬殺其敗也。萬欲。其壞也。良可憐哉。聖人言

罷。長嘆曰。吾友可憐。富人眞苦。不可慕富人僞榮。其苦常致其死。其榮不免其死也。

敝鄉有一平民。幸得銀窖。其心窄狹。多財過量。不寢不食。形容漸瘦。未幾而死。嗟。斯人貧時平安。富時多慮。貧延其生。富致其亡。吾癡心又貪求而無厭。癡哉其速飛。經借多譬警戒富人曰。有富人逝世。下地獄。在彼自語曰。在世世財何利于吾耶。皆若幻影。無體可持。若矢若鳥。若驛遞之馹。若順風。且隨流者之舡也。痛哉。幻影矢鳥等。俱疾過速飛。無遺微迹。吾財疾過。無留微迹。而留于心永永無泯之疾。痛哉。

聖巴西畧比之小溪曰溪澗。速長速消水也。雨下速滿。雨止速流。自涸而洽於他處。富人倏倏自盈。未幾死至。自空而盈子孫之笑子孫柰何亦然爾。

雅各伯宗徒曰。富人之榮。如稚嫩花蕋日出根枯。未時花萎。其美即退也。財榮僅顯。速速彫謝。可見其速。蓋博削聖人曰。頃刻之微。財賄促飛之像也。俱若玻璃脆也。僅入手而滑。僅至而去。僅到目前。背身疾飛而負其主人之望也。經所云。勿愛世財。蓋末時挿翼而飛是也。

嗟。財賄。假僞者。危險者。卑淺者。帶苦者。速飛者。吾世人戀愛。無所不爲以藏以積。不知止足。以免多害。實不識眞富何在焉。聖額我畧示人眞富之處曰。吾兄

吾弟欲得真富。務聚真財。真財者何。真德真善也。德善。真爲天祿也。有之。身雖至貧。其心至富。無之。身雖至富。其心至貧。此真德不及甚遠也。

經書曰。魔鬼再三來攻吾主。吾主再三援經抵拒其攻。蓋聖經聖言。俱如干楯。抵當魔感。使不得傷靈也。葆祿聖徒謂教友曰。魔感猶火箭。爾可挽信德之牌。以滅其火。可持經詞之劍。以免其害。達未聖王。造成敵臺。武器全備。寇至攻城。視臺。心驚速退。聖賢解曰。敵樓。聖經正像也。一一經句。一一武具也。魔感一萌于心。可執經句而逆。不許肆延其毒也。試魔感以慾。經云。好色淫人。竟不得

享天國清樂也。又云。天主甚惡淫人也。又云。愛心之清。望慾於本萌。必近於天主之人也。斯等言。如牌抵當淫感。又感以傲念。經云。天主恒逆傲人。又云。一傲之罪。衆惡之由也。又云。天主必滅傲人之位。拔傲人之根。削傲人之名。斯等言。如牌抵當傲感。但是各感。各有對言。以免其害也。

聖教所勸教人曰。柰何魔感。不拘定時。不係定所。在家至。在市至。務煩至。空閒至。各處各時有感。吾輩各處各時要備。吾友細思記念經語。斯吾備也。黑夜行路。難矣危矣。手雖模。足不免蹶。可執火炬。可燃燈燭。乃免難危也。魔誘如霧。迷惑人心。經語。燈燭也。引照德路。使足穩定。不至跌倒。達未聖王對主曰。吾主之

同。必引吾足如燈。必照吾路如光。聖俱臘畧解曰。旅人起程。必持燈籠。燈籠在前在近。乃暗時無礙也。德行正路也。魔感。昏時也。經言。燈光也。可持經言。以知魔感。可前。以思感能。可近。以體於心。而玩其味。乃步步穩當。魔感無害。又加利也。

聖基所述聖言之急。以避魔感。以修心德。曰。國工貴尚。磨礪。條器。以便精巧其工。不然。工拙始作其器乃出。罷工。寶守家雖乏。不敢輕售。蓋一家生命。皆係於其具也。吾教友。皆天上匠人也。吾工。修德而已。吾器。天主聖詞也。魔近投感。可出用。以避其害。以修吾工。無感。可心。寶守。如只。竟不可輕廢易忘也。藏于

封齋後第二主日

經　聖瑪竇第十七篇

維時耶穌攜伯鐸羅。暨雅各伯。暨若翰厥弟。三位宗徒名號。伯鐸羅。衆宗徒之首。雅各伯。衆宗徒之間。第一致命爲主者。若翰卒世童身者。因主異寵。甚愛斯三位。賜得視其光榮。**引上峻山。**此山在加理勒亞國。離納匝勒府三十里。名大玻爾。譯言明光。高有一十里。其頂有平場。寬十三里。**變貌伊前。面發光如日。衣皓白如雪**主面與衣。超越日光雪自。但宇宙內。無光無白可比月雪。因借爲比。主之靈性。恒見

天主。享眞福。聖容自當恒露。巨光。惟主以便于接人。以便受苦拯世。恒自隱身光。此時姑弗隱。即發。比之屋中有巨火。略開窓戶小隙。光必大出。

是時倏現借耶穌談。每瑟氏暨阨理亞氏。兩位聖人名號。每瑟。乃古教預知聖人。統率教衆者也。天主以板二方。勒聖誡十端于上。授之。命其警示民人。使皆遵守。迨天主降生時。已去世幾一千五百年。是日。天主命之回世。其靈或合于本身。或憑氣凝軀。而侍吾主。阨里亞。亦古教逆知聖人。其德隆厚。天主留之于世。不許其亡。命天神以火車火馬乘之。騰空而去。置于樂土。約世幾滅時。再出導人。卒至殺死。三日後復活。靈性并肉軀升天。然從昔至今。人莫知其何在。天主降生時。

已先離人羣。幾有一千年。是日。天主命之出。而侍吾主。伯鐸羅告耶穌曰。主。我等在此樂甚。倘許我等肯構三居。主一。每瑟一。阨理亞一。伯鐸羅實欲久享此處之樂。不恐離山。因發此言。言未已。光雲蔭彼。即吾主。及古聖。及聖徒。又聲自雲間出。第一位聖父之聲。是也。曰。斯乃我攸親。攸樂我心者子。爾者聽之。猶二五。聽其命如爾本主。從其教如爾天主。遵其誨如爾眞師。徒聞偃仆甚怖。耶穌近挈之曰。起。勿怯。徒仰祇見耶穌。下時。耶穌

命之曰。茲所見。勿露。俟人子指已而爲言。復活。或問。吾主少露本身之光何。曰。聖徒親見天上永福之萬一。則甘心能當今世之苦。又。彼時吾主將受多般凌辱苦楚。以至于死。聖徒或者輕主。謂若無能無知者。因於被難之前。少露榮光。使明知其自樂受苦。以拯世人。而非不得已也。又問。吾主命來一位多年已死者。一位多年活存者。何。曰。欲顯其爲生死之主也。又舛翅。受古教。而授之于人。阿里亞。先知聖人也。主命之來。以證古教。及先知者所云。即天主將命救世者。斯眞爲吾主也。

箴

耶穌攜伯鐸羅。大玻爾峻山。天堂像也。或問曰。天堂。後世之報也。三位聖徒在世。而主引之。得見天堂形像。何。曰。欲勉勵其望。固堅其意。增倍其力。使之欣迎將來之難。故也。蓋人無應報之望。膽落手墮。引避勞苦。若逆知其工之報。必黽黽自强。益懋懦心。以全其功也。聖大瑪責曰。人思工報。不惜工苦。蓋工苦之利。使人挺身。而迓工苦之難。

聖奧斯定曰。勿獨視道路之苦也。勿獨視其難也。可同視道路所至所止也。猶云。聖教道路。十誡也。克已也。齋素也。伏欲也。衆德之脩也。道勢難行。正若人登高而倦。若舟逆流難上。惟思守誡之報。克已之酌。齋素之飫。伏欲之樂。脩德之

福。則忻然毅然。舟然
與程而行也。
聖賢立譬曰。望後世之報。如鉄碇然。舟
無碇。隨浪隨流動行。而不能自住。下碇。
乃停安。人無望來酌。時時移動。應
物自遷。望之。善意安帖。世難不移。
卑鄉自古迄今。尚存激厲妙方。國內有
俊德之人。大勇之將。廣博學儒。諸豪傑
出衆之士。既亡。國官彫其像。立之市上。
視者必慕其榮。相率而法之也。史又記。
昔有名國。名鼠責。國人立試勇之刑。每
年定日。苦笞巨家幼子。以試其勇其劣。
孩童毅然當刑。不變外貌。不發哀聲。題
名于冊。衆人喝稱其勇。相與重之。謂來
時當得國家重任。若不能忍刑。不耐笞
苦。或出痛聲。微變形容。笞刑即罷。相與

棄之。謂其不能任事于將來。因父笞子之時。侍立多言。勉勵子志。勿致本氏之辱。勿使府人譏笑于萬代焉。噫。世上空虛光榮。暫時之譽。令人赴湯蹈火。欣欣動色于若刑之下。況天堂眞實榮福。無盡之譽。胡不策怠。而飾心行德之難哉。

昔古教人。依天主聖命。往如德亞國。地勢美奇。膏腴茂盛。惟地人猛戾。教人心性。不敢前行。謀退。天主語每瑟曰。選邏伺十二人。陰探其勢。其茂盛如何。豐飫如何。菓實如何。府城如何。後回報汝。每瑟及邏伺。皆如命。過四十日。歸目。奇哉美哉。地之奇美。普地。無其可比。正可謂福地也。即出帶菓多品。以爲實證。于是人心勉勵。進前典

攻。大勝而享福地。

聖賢解曰。福地。天堂像也。天主命吾行善。以享天堂。奈何魔鬼也。世樂也。本軀也。若猛寇當路。不許安進。人多失心。謀上攻工。以免攻苦。先命邏伺。探識地實。斯乃上法也。吾邏伺。信德也。天主聖經也。倚信德之光。依聖經之言。則略得識天堂奇美。而黽勉吾息焉。

或疑曰。天堂何在。何人騰飛進入。親見而回報乎。曰。天主親口自說也。聖經書錄。天神常降而報也。聖人書記。聖人常下而報也。歷世聖賢。共心一口語之也。必可實信其證。不可以不視生疑。而云無也。人信所視。不信肉目之不擊。非理人也。中史記上古有洪水。堯舜禹三帝。今人無一而視。乃無一而不信。倘有人

人必比其愚矣。嗟嗟。中人不視。惟據外人書以爲眞是。安不據聖書聖言。以爲眞信。而信天堂不視之眞實乎。清哉樸哉超性信德之神目。達天通地。透已過現在。未至秘密事情。而視人目人識所不能及也。達未聖王曾論天堂美奇。人駁之曰。常生之境居住何方。人誰往視之乎。答曰。吾信之目已視之也。信在不必他證。其證天主之證也。人小慧安得得所闢其證者哉。已見封齋前第三主日。

引上峻山。

或問。天堂一示吾天堂美好。高高如山。而越世上諸美好者甚。一示吾上必難甚。高哉天堂美奇。世物至美極奇。不能比億分之一。如黑影較太陽大光。得比之

乎。世樂如苦比彼之樂。世富如貧比彼之富。世貴如卑比彼之貴。世寶如芥比彼之寶。世光如暗比彼之光。諸等美奇一一皆然。苟祿聖徒嘆美之日。天主所備于愛己之聖人。世人之目未視也。世人之耳未聞也。世人之心未測也。噫。世上無物得比。無物得似。世目。世耳。世心。烏繇忖之乎。

難哉登天高山。道勢巉巖。守誡。克己。伏欲。嚴禁五司。不至稍肆。緊戒念。言。行。不至犯理。皆天堂道路。可見其難也。主曾規衆。嘆其難曰。窄矣狹矣大堂之徑。稀務進而行之矣。低矣矮矣天堂之戶。稀務俛而入之矣。

倦現借耶穌談每瑟氏暨阨理亞氏

或問二位

聖人。同吾主互相何論。曰。經云。討論吾主所將受苦受難事情也。或異曰。斯山。天堂形像也。吾主。二聖。三徒。心俱甚滿大喜之時。何討論苦難之事乎。曰。其故有三。一。主欲示人。天堂至樂。盡繇于主之寶死。其外無他路也。註解曰。吾主聖架。比之高樹。其根在地。其枝至天。其實天堂眞福。吾主寶血。如水灌漑其根。使能萌發。生長。天堂眞福美實也。比之高梯。其脚在地。其高至天。其階吾主之聖死也。

雅各上古性敎時聖人也。天主賜之神目。得見高梯。自地至天。天主安凭于其上。天神多衆上下于其中。雅各大樂。大聲曰。斯地。聖地也。斯處。天主之宮也。斯

所。天堂門也。聖奧斯定解曰。梯者。聖架像也。自地至天。可見其高。主安其上。可見其聖。其高通天。可見其正爲天堂門。其中上下多天神。可見正爲天堂直路。智哉吾主大智。以其聖架爲梯。以其寶死爲級。令人能登上也。能入天堂也。能享眞福也。

二。主欲示人。世若世難。必爲眞福正路。主先親踏。聖人後繼而踐也。徠禄聖徒曰。世之苦楚。天堂之門。無若苦楚之戶。不能進入。奧斯定聖人曰。奈何。天堂惟一而已。人在世有。逝世無。在世無。逝世有。余何。今也。後也。竟不能同有之也。

三。主欲示人。世上喜樂不能純粹。恒有苦楚渣滓。噫。天堂眞福至純至粹。其外

不可得也。若翰宗徒。天主賜之神目。得見天堂眞福。忽聞大聲曰。斯爲天主及聖人同住之所。諸苦之惡。俱不能入也。蓋天主親拭聖人之淚。使不能再哭。不能再死。不能再痛也。今世之福。大不如矣。得之以勞。存之以苦。失之以痛。不可謂福。夠謂眞福乎。

我等在此樂甚。倘許我等肯構三居。俱伯鐸羅宗徒言也。經責之云。果不知者之言也。其不知之故有四。

一。在世而欲享眞福。不知者之欲也。現世謂之戰世。後世晃旒之世。一世之勢。天主已定。竟不可移。戰敵也。榮寵也。果不能同處也。喻云。猛將入場而戰。入朝

而享榮寵。是也。

二。伯鐸羅宗徒。當時未曾致命爲教。而欲自享眞福。可謂無知之欲。主售眞福。若客售寶。市者必出議定價值。未出而欲自得。可謂不知人。天堂准值。世若功勞德善。是也。無出斯值。而欲眞福之寶。癡矣。

聖額我略曰。世若眞福之質當也。人市物。先出當頭。至期必得斯物。人爲主受苦于世。必得後世之福。昔賢訓徒曰。榮福之美。如美童女。勞若乃其母也。無功而欲榮福。正如人欲女生。

而無生于其母。何人焉。

三。伯鐸羅宗徒。其欲不共于世。謀自利。而不圖衆人之利。謂之不知者之欲故

倘吾主諾其語。福其心恒居斯山。不受死。人不脫魔權。不得昇天矣。聖良曰。伯鐸羅宗徒之欲。無罪之欲也。無功之欲也。不知之欲也。蓋不知吾主之寶死。正爲普世價值。可贖萬民之罪。可市天主聖寵。可買天堂眞福也。

四。伯鐸羅宗徒欲剏構屋房于地。不務造之于天。經責之故。常住之處。天堂也。僑寓之所。斯世也。聖基所日。人出本地。暫遊外方。在彼造室市田。人笑其癡。人勤勤圖營大業于世暫時之居。而不孜孜立功。不務自造寶室于天常享之處。癡矣。

葆禮聖徒曰。吾輩今世之室。土室也。奈何未久。則敗而隕。惟天上另有他屋。其

堅不能壞。其久無終焉。斯室也。無爲今世匠人所造。惟天主親手自造之室也。聖徒又明解其意曰。世人不拘善惡。每各造觔房屋。惟料甚異。一。聚金銀寶珍而造。一。聚朽木草茅而造。噫。審判之日。巨火自空而降。必試各室之料。各室之工。室存不燬。天主則報巧工。室倒而燼。天主則罰拙工也。猶云。凝人。智士。俱經營居住之所。癡者只謀得安住于今世。無慮後世。惜哉。其住之料。如朽木芥草焉。得久乎。智者只圖得安住于後世。無慮今世。忻哉。其住之料。如金銀寶珍。久可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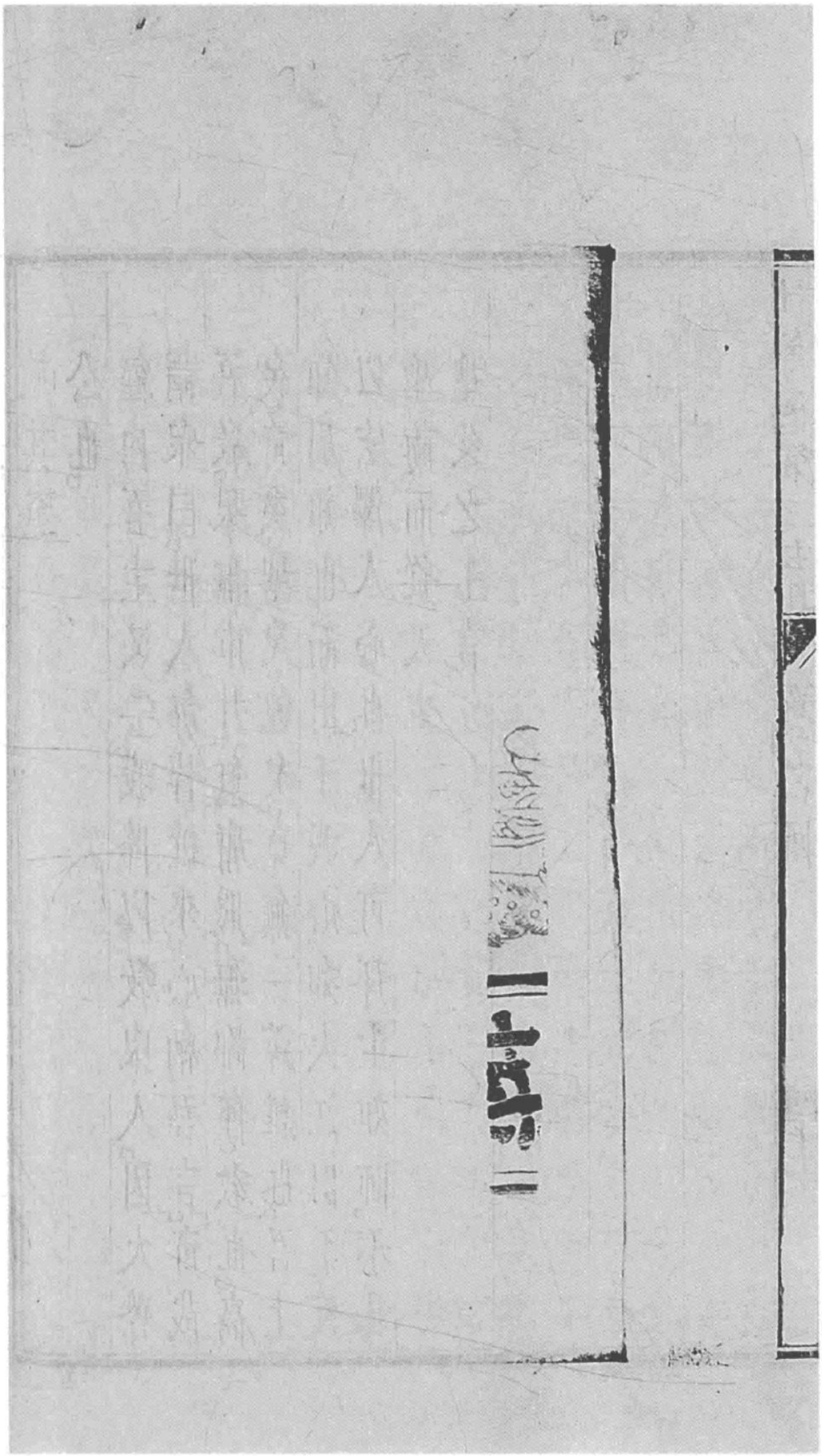
爾者聽之。第一位天主聖父之詞也。意欲世人聽從主言。受納其誨。遵守

其教。若萬民善師也。毋懇先知聖人神
目得見吾主。並知過千五百年之期。必
自下示人。謂本國人曰。將來天主降逆
知大聖。爾輩可聽可從。可心納其言也。
或問。善師如何。曰。一心明于道。而不自
欺。二教人善道。而不欺人。三不吝教人。
不分貴賤。備此三者。乃始稱善師也。主
也。至知。至善。至公。知則無自欺。善則無
欺人。公則無人而不許入其教也。吾主
身雖居于地。其靈恒覩天主美體。恒享
眞福。萬物常在其目。無一能逃之也。禦
禦聖徒曰。吾主。天主聖父之寶庫也。蓋
聖父無窮之上知。悉藏積于其靈性也。
可知其知至矣。吾主之善。精粹純一。而
無可尚。經常云。主者獨一。統包衆聖之
聖。又云。主聖如海。他聖之聖。各如細流

出于大海也。可知其善至矣。吾主。其教清明。其訓大公。正若太陽也。經云。太陽出地。大布其光。令人醒寤。始興百業也。噫。吾主出世如日。其教如光之射。蓋未降之前。世俗至醜。日下而加其醜。惟降之後。大布聖教。大啓羣蒙。世俗且美。日上而加其美。因主規衆曰。吾乃普地之光。從吾者之心。必無暗冥。必得享長生之光。夫太陽。其光公共。高山麗宮必受。深谷茅屋亦受也。共哉吾主之教。貴尊能入。卑賤能進。無一而不容也。主曾設喻曰。昔有國主。將配上嗣。大擺盛筵。先請都邑富貴。後呼市上貧人。解曰。國主。天主聖父也。上嗣。天主聖子也。聖子取親。降世爲人也。盛筵。吾主聖教也。請呼尊卑。蓋欲萬民進入其教。偕爲門弟。可

見其至公也。

經內吾主又云。我降以教衆人。因大聲謂衆曰。世人每皆近來。心納吾言。奇哉吾教。果無市井。無庸賤。無鄙俚。教也。高矣。奇矣。聖矣。純矣。竟無一滓雜也。吾上知周知也。而出于我心。如大江出于天。以宏澤人心也。世人可拜主如師。承其聖誨。而從天主聖父之玉言。



封齋後第三主日

經 聖路加第十一篇

維時耶穌命魔出人。渠即魔鬼。瘖啞者。其解一。魔本不啞。無口無舌。然杜負魔之口。使不能言。因謂之瘖啞者也。二。斯人本自瘖啞。其病不係于魔。魔入人身。不能解舌。而不能言。謂之瘖啞之鬼故。出。瘖啞者言。衆愕。惟若而人。即主佛見異迹。乃衆之美言。嫉妬吾主。謀抑主名。曰。倚白爾責布。諸魔魁。驅魔當時近國不知眞傳。不知眞主。士神甚多。其間有一。稱爲白爾責布。譯言。蠅神。或云。

神堂內。常殺多犧。以奉斯神。蒼蠅多至啄犧。謂之蠅神故。或云。當時國患于蒼蠅。國人立社。祝禳蠅災。謂之蠅神故。後人借名以名魔鬼之首。今所名露祭弗爾。是也。

又有欲試主能。請自空命降異事。此欺藐之言也。如言驅魔。未奇事也。倘欲顯本能。可命天大變。倏下暴雨。雷震電掣。倘天應命。吾即揚能信教。頌稱聖跡也。

耶穌目厥意。語之曰。國內倘交殘。必滅。屋且頹壓比屋。猶言。國人不相和。互相攻殺。國不能久。

娑殫魔鬼共名。其解已見第一主日。若互迕。其國曷克立。爾何言予倚白爾責布驅魔者。主設四理。

以闢佛誣。上文第一理也。猶二云。魔鬼有國有上下。有發命。有受命。皆相和以存本國我驅魔使之出人。則吾能不繇于魔也。不然。魔相爭相鬬。其國豈能久乎。若予倚魔驅魔。爾輩子繇賴誰驅。斯第二理也。

子字有二解。一。指其門弟而言。猶云。吾徒常到處敷教。念吾名吾。能得驅惡神。可知他能吾能。必一而已。地人皆曰。其能爲天主之能。則吾能並繇于天主。無繇于魔也。二。指吾主伽者之子弟。蓋當時聖教內有位。謂驅魔之品級。人登斯位。倚天主大能。常驅魔于人身。而人俱歸天主之能。主言猶二云。爾輩之弟。仗恃天主聖力除魔。吾亦然。魔懼之而出。魔懼吾亦然。爾弟之行。于吾行。亦然。何二云彼我之能。不繇于一所以然者乎。因

伊異日必將判汝。其解亦有二。一。吾主聖嚴緊審判此黨。因其目見吾主奇行異迹。而歸之于魔。二。伏主之弟。日後亦審判其師之罪。蓋弟子歸主驅魔之能。師者歸于魔也。若予倚天主之指驅魔。天主之指。他經曰。天主第三位聖神之能德。是也。經借指。以比天主第三位。有故。第一位。比體。第二位。比臂。第三位。比指。夫體無所始而自立。臂出于體。指出于體及臂也。三位亦然。第一如體。自已恒有。無他原繇。第二如臂。生于第一。第三如指。發于第一第二。蓋二位。即聖父。及聖子。相合協。相顧相愛。而發聖神聖愛也。稱之天主之指故。則天主上國格爾。猶二云。爾輩倘揚吾能。而歸之于

天主。爾信。實信也。而能引爾昇天。勇士守其宮。宮中攸藏財賄皆安。倘有更勇者。來而勝。必奪厥攸恃兇器。必將分厥攸藏財賄。斯第三理也。勇士。魔鬼也。其宮。普天下也。宮中所藏財賄。普世萬民也。兇器。其恨暴心惡謀也。更勇。吾主也。主降世前。魔若悍將。踰分篡權。安享數千年之久。吾主降世。若更勇英君。征伐攻勝。削其權。剪其能。破其謀。引人背彼。而向眞主也。

偕予積則廢失。斯第四理也。猶言。吾意魔以上天堂。彼欲引人行惡以下地獄。吾欲藏積衆人于天上庫廩。彼欲衆人廢散其

心。而不得昇天。意欲彼此相悖。則彼此之能。亦大相悖也。汚魔出人。必遊燥地覓逸。弗得曰。歸再入從出我舊舍。歸時。視舍淨飾。乃攜七鬼。比已最者。偕入居。伊人之終。比厥始。愈劇。右喻有二解。一。當時人。槩不啻不信主訓。反毀侮其行。主立此喻。以深責其不信之罪。猶言。爾輩宗祖。原居日多國惡人之地。在彼習于惡。而不信我將來。因爲魔舍。吾隣其迷。命無瑟教訓。乃魔出。而歸不信之國。如乾燥之地也。國人後信而領聖水。其寃潤澤。魔失其安逸之處。必慕舊舍。即爾輩之寃。爾急開戶而迎之。嗚呼。爾宗祖之罪雖大。猶可比于負一魔之人。

吾親來親誨爾輩。爾猶不信。反猶欺忤。猶訾刺我聖跡。爾罪更大更深。可比于負七魔之人也。二人魔有失。魔宿其內。改失魔去。而入無德之魔。如入乾燥之曠。惟魔如人善。設計百千。力使陷之。則其前善盡退。後惡推進。比前更醜。曰。其終比前。愈惡愈劇。可不深戒哉

時有婦。於衆間興聲。向主曰。孕懷爾胎者。乃眞福。哺養爾乳者。亦然。答曰。聽守天主辭訓。更有眞福。猶言。吾母因孕懷我。哺養。實有眞福。然人行善。信從吾教。此必更有眞福也。設吾母無善。母位何益。非母而善。其善有利也。噫。獨舉聖母之位。而較于聖人之位。寧聖人之位乎。

箴

耶穌命魔出人

驅魔于世。使出人心。則爲吾主大務也。若翰宗徒曰。天主之子。顯于世。以毀魔工。經指吾主曰。入世若鹿麑。註解云。麑甚仇毒蛇。蛇藏于窩。麑扯而殺之。蛇毒人。麑氣解毒使不至害人。魔鬼如龍如蛇。藏于人心。廣肆其毒。主命出人。禁其毒害。比之麑者。故。聖額我略曰。惡神。毒龍也。其窩人心也。主降而繫。入世而魔卽出也。

或疑曰。世間負魔者多。受其害者多。何云主逐之出世。繫縛其方乎。曰。出繫皆是。不必心疑。被逐者。魔首也。被繫者。他鬼也。

論魔首若翰宗徒曰。天主賜吾神曰。得見天神。一手攜地獄鍵。一手拖鐵鍊。縛毒龍。投之地獄。穩闔其門。印封其戶。命到末世。竟不敢再出。聖窗我畧解曰。毒龍。魔首是也。吾主降世。以解其毒。受死之時。繫縛。使入于地獄。至于世末。無出害人。乃許再出。且誘世人。且煉善人。且罰惡人。

論他鬼。聖賢常云。鬼雖憑意居世。惟主時限其力。時局其能。禁大害吾人也。聖奧斯定曰。囿限魔力。謂之縛魔。蓋今如繫犬。得吠而不得嚙。吠在彼。被咬在吾。感誘。其吠也。從聽。吾被咬也。

國內倘交殘。必滅。蓋示。人心互相乖戾。國和睦。

國難動搖。世物一一示吾弗戾之害。試城屋雖厚。設石不合。必頹塌。舟舶雖固。使板不湊。必裂沉。四波在身而不調。必致身死。四行相戰相克。或天大變。或地大震。或海大翻。致天地大亂。古賢恒云。世物雖微。互合。漸長漸潤。物雖巨。而不合。徐消徐滅。是也。

昔賢王幾逝。令三子近榻。緊數枝。命子分析。每盡力。竟不能。命釋而分。乃易易不費力也。王規之云。三子心同志合。國乃久存。志不合。心不同。則國毀敗。蓋合。則爲存國正母。不合。則爲敗國繼母。合德在心。若灰在石。石墻無灰。雖無風雨。而自傾倒。不能久也。灰在風雨飄搖而墻不動焉。合德。爾國之灰也。吾子。其

心納吾遺言。

聖基所廣演合利。曰。合德于國。如地氣于水。水吸土氣。則長。則厚。則固。國人相合。國勢日長日厚。其力日固也。合德于國。如長老于冊。如善官于民。如太陽于地。無長老。冊敗。無善官。民亂。無太陽。地黑也。無合德。國必敗亂黑。正可謂黑人之國。葆禄聖徒曰。吾弟可相合。勿相嚙。不然。爾滅竟邇也。

經記新教始起。日日大行。各品之人。時時接踵而進。經舉其故口。衆信之心。一心也。衆信之靈。一靈也。

心靈甚合。而教甚廣也。

或問曰。合德最急。請示可得之道。曰。思有天主之命。思衆人之要。思吾一人之

利。思教友人之本分。思此四者。易得合道也。

天主之命。主勸人和睦曰。吾不爲乖戾而爲和睦天主也。爾輩可同口同心。蓋見兄弟相合。世人相愛。夫婦相諧。吾心必樂。

經曰。和睦者乃眞福。爲其將謂天主之子。則不合。必爲魔鬼之子。主將去世。語門弟云。合德。吾本德也。今留之。安居于爾輩之間。而常在爾心之內。聖祭彼盎解曰。世父將逝。把家資分遺于子。吾主去時。留一合德于人。蓋合德。吾主之產吾輩之業。吾友若俱吾主之子。必可心善。言順。容溫。互相和睦。實切親愛之也。

衆人之要。葢世人皆親戚也。兄弟也。相合。則要也。世人論身。共出于一衆民之宗。而俱爲同族之派。論神。共出于天主。至大且公萬民之父。因彼此實皆兄弟可勿親睦乎。聖基所曰。天主令人合居于天地大宮內。命一天覆吾。一地載吾一日照吾。地穀如一豐筵養吾。意欲世人相合相愛。如一家親人。葢同住而不同合。醜之中甚醜也。色嗜加曰。不合于上者狂。不合于等者危。不合于下者鄙。可識世人每都宜合也。

吾一人之利。葢獨一成事則難。合人同力成事則易。便可知合德之利。經云。爾我相合。爾我之利也。仇謀害我。爾合伸拯。我力增倍。我勇如城。仇不能害我。仇

謀害爾。我合伸拔。爾力爾勇一然也。又云。良可憐獨人。偶滑而倒。無人振起。合人者一倒。衆必伸手提拔。不至受害。美哉合德之利。

教友本分。凡世人皆當協合。教人更當相合也。蓋入教後。吾主。吾父也。聖而公會。吾母也。吾主聖體。吾神味也。聖洗。吾天門也。信德。吾昇天真道也。噫。吾主一而已。吾主聖體。亦一而會。亦一而已。聖洗。亦一而已。信德。亦一而已。因教友其身雖衆。其心其靈。必當合一。主語聖徒曰。爾儕皆兄弟也。在天聖父。爾父也。

聖奧斯定曰。世人每兄弟也。矧吾教人乎。其親若緜于世祖。而關係于肉身。謂

卑且賤。吾親若繇于吾主。而關係靈性。謂尊且貴也。嘻。吾主。遠勝世祖。靈性。遠勝肉身。吾親。自遠勝彼親者矣。

聖基所曰。世人。雖切合如父子。如兄弟。如朋友等。教人。可相合更切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也。其軀兩也。其靈兩也。因其合。如合兩物。終不得全切也。教人。共成一聖會大體。斯體之首惟一。其心其靈惟一。因教友必當互視之如一物。如一體之肢。其合。焉不更全切乎。

或問曰。人不合。何物耶。答曰。無名可爾之也。非人也。非禽也。亦非魔鬼也。蓋鷙鳥猛禽俱合同類。同羣。同飛。同走。惟人一類之中。多有相害。殺伐不已。魔鬼合

協以害世人。吾不合以相利。不可深報甚羞哉。

彼人之終。比厥始愈劇。可驚斯言。葢人幸得宥赦先罪之罪。而再復犯。猶病人得療。未時復病。其命危矣。先病雖瘥。人內必虛。體弱力薄。設疾再發再攻。弱體必難當抵。疾勢日篤。而難愈也。罪于靈亦如是。罪入神。神味則鈍。行則厭。力則乏。雖得罪赦。及主聖寵。奈何宿非往習猶在。神鈍神厭神弱猶存。魔近投感。敵之則難。而負則易也。

聖賢戒人先改往惡。而不謹于後。長嘆其危曰。嗚呼。敗酒成醯也。酒愈旨。醯愈酸。人也。先善後惡。其惡更甚。戒之。

封齋後第四主日

經一 聖若翰第六篇

維時耶穌渡加理勒亞吾主本國本名海名弟白里亞府名也府在海濱緣海或取國名而名之加理勒亞海或取府名而名之弟白里亞海此海甚小僅寬二十五里長六十里因或稱之海或稱之湖人覩厥奇行能治各病緣皆從耶穌登山偕徒安坐時近巴斯卦即如德亞國瞻禮巴斯卦譯言過去即每年第一大瞻禮日以記昔時日多虐王欲滅茲人乃天主命天神過去

國府縣鄉。而罰殺其人及獸之長子。天神依命過去罰殺之。因如德亞國人。欲謝主恩。每年立瞻禮。稱巴斯卦。猶言過去之瞻禮也。又。當日如德義。出日多而過去惡人之地。因斯瞻禮。亦謂之巴斯卦。見第六主日。

耶穌仰視從衆。主知衆餓。空手無粮。又地曠市遠。心憫圖救。

對斐理伯一位宗徒之名。曰。何往市餅。可食茲衆。斯試彼言。渠豫知何處。斐理伯答曰。茲二十金市餅散衆。每猶弗克獲一餅小分。徒之一。名諳德肋。即西滿伯鐸羅兄云。茲有小厮。携大麥餅五。魚

二。此些微。烏給此衆。耶穌曰。令人席地地面蒙茸多草。時男所席。幾五千人。耶穌將餅及魚。祝謝天主。後隨衆欲分散。或疑小餅五枚。何得飽飫五千之衆。曰。飽之數。猶不止於五千也。葢經惟記男人。其外有多婦人。有多孩童。其給飽之數。不可勝計也。主之能無罄。欲行斯聖跡。或命于全無中。倏發餅魚。如當初倚其全能。不假一毫他需。造成天地萬物。或命氣變而成餅魚。如昔下降飴味。以給古教衆人。無所不可。人既充飫。主謂徒曰。徹餘勿失。徒斂餘零。盛十有二籃。衆見耶穌奇

行。曰。眞爲將降先知者聖。耶穌知衆欲强爲王。獨身急步。再登于山。

箴

耶穌將餅分散。主救衆飢。不待其求。吾可則傚。見人之乏。可救可早。遲則不體主心也。經云。乏人必苦。乏爾知其苦。勿遲其救。勿延其捨。若仁聖人示吾曰。吾不忍寡婦之目。久望吾手。哀矜之德。同我並出于我母胎。而同我生長也。若翰宗徒曰。人視人乏。硬心無愛天主之心也。蓋人實愛天救。斯心無愛天主。不待貧人大聲苦求。視乏識患。急依力周濟也。

耶穌仰吾主仰目視天。蓋示恩人捨時。可視天主。只望其眞報也。若捨以得人譽。則低徊覷地耳。

主云。爾右濟貧。爾左勿識。右手。正意也左手。邪意也。猶云。布捨之法。必正其意可務娛天主之目。悅天主之心。乃天主厚酬爾濟。捨施而意或偏。希冀人美。人美則爲爾報。安望天主他報耶。且夫人報。微矣。虛矣。假矣。主報。厚矣。實矣。眞矣試之右經。大麥五餅。一入主手。速長速加。足給衆人。施財爲主。似散其財。而實置財于天主手裏。則長則加。得致天堂厚報。蓋吾主之手。如飫美地。農夫稼一而穡百矣。

耶穌將餅及魚祝謝天主

主必先謝天主聖父。乃分惠以養世人。柰夫多人。不知眞主。則不知其養從出。知飽而不知謝也。比之鳥獸。養主餧飽。而不知謝養主也。教人不可蒙蒙如獸。若知食飲。悉自天主而給。每餐先後。必謝洪恩。則當然之理矣。經謂天主云。主者衆生之目望爾。爾隨時降食。隨時伸手。廣布恩施。而充衆生之需也。

聖基所日。主將飽衆。先謝聖父。規吾飯前飯後。可法而謝也。葢席以謝而始。以謝而終。必如湧泉。天主之賜。恒溢而不至于涸也。爾僕受爾席之餘。心感卩謝。爾受天主之飫。受而不謝。則不如爾僕。則輕天主弘恩。悖其於

隨衆欲分散。奇哉天主寬惠。國主雖統萬國。使欲大筵國人。以顯其富。未滿數日。其庫必乏。天主之富。如海無底。恒汲恒盈也。

或問。天主筵何。曰。飛走之賸。百穀之豐。衆菓之箭。普地諸物。俱其筵之味也。今世。亦設席耳。世樂。世富。世爵。其味也。從樂。貪富。慕爵。其客希淡。不足飽客。客纔一嘗。即已收殺撤席。衆客腹枵而去。蓋得富。賊謀而奪。得位。衆忌而傾。得樂。自溺而亡。可謂其筵未中。旋收其味。而席闌客罷也。

徹餘勿失。或疑曰。主命宗徒收拾餘零。無乃忒惜細物。而不免吝嗇之譏。曰。否。世主浚下自封。秋毫必析。雖刀教爭。是乃病於纖嗇。主也。收存餘味。以給

貧人。以教節德。以深責世人之侈也。三者正爲美意。

其一。益人愛惜枉費意欲周濟。可揚其意。可嘆其欲。有問賢曰。人或悉棄其財。而爲神貧。或留存以漸濟貧。兩者孰愈。答曰。棄財第一美好。留存以救乏人。其次。惟人緊有妻子等屬。不能悉棄家業。存之以養家。以濟貧人。其功必大。其報必厚也。因主在時。有時棄財。有時留存。以爲彼此之表也。

其二。古新二經。聖賢常美節德之奇。廣述其益。蓋節人安然度生。不貶家產。無慮虧乏也。節人安然行善。形軀少逆。世俗少牽。惡神少誘也。

節德。固人身而溢人靈。空腹充心。捐食招德。靜平人內。規節人外。聖博爾伯曰

節德不孤。必有隣。多德之聚。其隣也。節人。口舌訥訥。氣象嚴肅。臉色愧赧。惡欲自退。偶有萌發。速速撲滅。德欲自進。偶有怠心。速速奮激也。色搦加曰。節德諸情之王也。惡情欲發。則禁而伏。有情過度。則局而規。剪其餘。使安于中也。其三。奢侈之害。屈指難罄。蓋始于外。透達人內。喪財。汚名。壞身。敗靈。俱侈之害也。此其害恒擊人目。不必廣述。

衆欲强爲王。衆受主恩。公約立之爲王。以効感戴。主雖卻辭。自申錫之。

蓋人受恩。必心感口謝。乃得再受新恩也。

聖奧斯定曰。時時所所。可學謝主二字也。心念謝主。口發謝主。是爲吾輩急務。

念。則心至樂。發。則口甚喜。而內外全受利。奇哉。人受細恩而謝。可大開門路。以受將來厚恩也。

古賢訓徒。勸其時刻感謝主恩。曰。主降施恩。如雲下雨。雨落石上。一至速流。石乾如舊。落下谷中。則止則存。谷時滿盈。受恩而忘。其心如石。舊恩速失。新恩再不繼。受恩而記。其心如谷。舊恩安住。新恩時時不斷。益感恩之德。爲往恩之價。並爲來恩之值也。

聖奧斯定又云。天主之澤。如湧泉。不能自止。人受以謝。恒流不涸。惜哉。負恩之恩。如燥風。且涸恩泉。且塞其流。

聖伯爾納述其宮曰負恩之惡必爲靈性之仇往功之罄萬德之敗已得恩之失未得之棄也

聖巴西略甚愧負恩者云安不視犬乎受粗食殘骨于主而恒不忘主行犬隨主住犬住不忍離步爾恒沐天主豐恩而不知心感尸謝盍可愧赧甚哉經中天主謂忘恩者曰牛也驢也俱知本主之槽而吾民猶不知我乎

昔賢曰負恩者如尸也衣之而不覺傅之香液而不知弔之而不謝負恩者然且猶不及蓋尸無應爲不能人不應爲不肯也異哉謝恩世人之本德也人人莫相告諭自知當謝恩主緣此聖賢云負恩之惡蓋人常沐天主多

恩可常感謝常遵聖命犯之以傲吝淫等皆負恩也因繼日人欲咒人欲深羞之但稱負恩者不必再加咒辱蓋負恩之稱包諸咒辱之稱其外無得加焉

封齋後第五主日

經　聖若翰第八篇

維時耶穌謂如德義及司教之衆曰。爾誰能誣予以罪。予言眞實。曷弗信予。天主人納天主詞。爾等不納。固非天主人。答曰。吾儕常言。爾實爲撒瑪理大諾。即撒瑪理亞國人。此國乃如德亞隣國。原同奉聖教。敵人攻之得勝。掌教者。解經者。等撒責被虜。徙本土而散。國人漸忘眞教。內雜多謬。如德義不同交。惡之如異端。因欲重辱國人。稱之撒瑪

理大諾。今欲甚恥吾主。乃稱如是。及屬魔人。此我言。詎非當理。耶鮮曰。予非負魔人。惟揚予父。汝抑予。予弗求予聲榮。有攸求。有攸判。如言。我降此世。不爲獵世人空譽。吾父天主必務榮吾。因見爾輩貶我至甚。將嚴判辱我者罪也。予確於爾云。或有人懷予言。永生弗死。猶言。人聽吾言。懷存守遵。自必昇天。常生延于無窮也。此主之詞。愈激仇怨。賣唾罵詈。曰。今適知汝爲負魔人。亞巴浪上古聖人。祖。死亡。先知者亦然。汝猶曰。懷予言。永弗

能死。亞巴浪我等父已亡。爾其高出其上。預知者悉已亡。爾以爾爲誰。耶穌答曰。若予自揚。予揚空虛。予父揚予。爾等稱爾等之主。而猶弗知之。予知之。若云不知。必爲誕人。與爾等同。或疑曰。當國之人。皆有古教聖經。眞心信知眞主。主云爾實不知何。曰。其解有四。

一。猶云。爾輩蒙蒙信知吾父。識其名。未視其面。吾也不然。論吾天主之性。于無始之始。受生于彼。呼吸不離。論吾人性。吾靈恒享眞福。恒知其名。恒覩其面也。

二。葆祿聖徒曰。以口向主。以行背主。若不知眞主也。若翰宗徒又云。人不守主誡。而云。吾知天主。爲僞誕人也。主言猶曰。爾知我父。是也。奈何爾知。可謂不知焉。眞知者必遵其命。爾犯不從。不必妄矜爾知。吾也。常聽其命。常從其教。因吾眞知之也。三。猶云。爾輩便知吾父天主。爾知不可謂全知。獨知其有。未知其榮。其福。其高。其善。其義。等情。吾也。明知其體。竟罄其諸情之妙也。四。猶云。吾天主眞子也。爾倘不知我如子。焉得知之如父。知之如天主也。知之如聖父否也。吾也。知之如主。知之如父。且予知因爾我彼此二知。宵壤懸絕爾。之而懷厥言焉。亞巴浪爾曹父。顧視予。視

且喜。亞巴浪在時。先知吾主有時降來。有時受死。深願見之。天主賜以神目。得見吾主。其心大樂也。如德義曰。齡未艾。何得見亞巴浪。吾主降世時。亞巴浪已去世。幾有二千年。伏者聽主言。不達。譏之若虛誕。耶穌曰。予確于爾云。予實在亞巴浪前遠。指自己天主無始之性。如言。吾天主之性。實在亞巴浪前之前。何異吾云。彼見我哉。衆聞將石謀擊。古教制曰。凡或謀僭天主之位。或吁慢侮之言。當用石擊殺。彼聞主語。以爲謀僭天主高位。故急持石。欲擊殺之。耶穌廻身出殿。或問。主既有全能。則憑意令伏死即死。何必避之。曰。欲吾師其忍也

聖與凡定云。主避如人。人怕
仇欲避。或走或匿。主依其全能。在仇之中。
不許其視。安步出殿。
此避謂天主之避。

箴

誰能誣予以罪。穢水不能洗穢物也。吾主
焉能滌世非者乎。主也。純粹無尚。無論
輕重巨細多寡之非。悉無。吾主之純聖
其仇也。萬民也。惡神也。善
神也。竟不能誣之以罪也。
或問。主聖何由。曰。其由有三。一。主身雖
居于世。其靈恒見天主。恒享真福。恒定
于善。萬不能移
而落于惡也。

二。吾主。天主也。惡惡至甚。判行之乎。三。吾主人性。恒靠天主之性。瞬息不離。自不能得罪者故。

達未聖王曰。主置其座于太陽之內。解曰。主座。其人性也。太陽。其天主之性也。設有人恒居太陽內。必恒光無影。吾主人性。恒靠其天主之性。緣恒有諸德之光。而竟無邪惡之影。

或疑曰。他聖人在時。俱靠天主。就無大非。猶不免常落于小失。主焉不然。曰。主于他聖人異甚也。他聖之靠。比人近火只受火熱。隨近隨遠。熱冷更迭。主也。比人投身火內。火熱透身。不能復冷。經所云。主取人之苦難。不取人之失非。是也

予言眞實曷弗信乎。美哉眞實之美。欲識其美。可先識矯僞之醜。蓋對較相反之物。美醜之醜。愈顯也。

經舉僞誑之醜云。醜魔爲其父。父醜子必並醜。天主必惡其醜。經常責諸人曰主棄誑人。爾弗習僞誕。其害致靈亦也。

或異曰。言或謀害。出謊犯理。而得罪。則不可。若以救人命。以利他人。何傷乎。曰。諺云。以利人。不可違理。以致善不可爲惡。試使家主爲可爲賊以養家人耶。聖與斯定曰。謊詞害靈。爾發僞言以棄形命。必先亾本神之命。理乎。又。人害。私害也。誑害。公害也。公私不能偕興。必私讓公焉。

聖賢解誑言曰。世人胥通互交。則爲世人大益公利。惟人心深蘊。人目所不及。緣天主賜人口舌言。如心之門以明其蘊意。可見口舌言心。皆可相應。不然。世人不能相信相通相交也。故言誑而世人大益公利。大敗。大負天主之聖意。

真實者。天主之子。而天主。其父也。可見其美。蓋父美子必並美。天主必愛其美也。

真實者何。曰。心口之合。是也。古賢曾繪真實之像。画桃子而繫桃葉于帶。解曰。桃子。心像也。桃葉。舌形也。猶云。人之心人之舌。相繫互結。心隨有蘊。舌隨有發。

則眞實之人也。

昔王問賢曰。朕欲得眞實之名。請示善道。曰。可想其貴其美。蓋天主其父。而愛之如小女。又思眞實。乃爲國君本德。若卑哉。醜哉。又可思誑詞之弱。眞實之勇。武器雖利。人計雖巧。弗克勝其誑僞自不能久。眞實自不能朽大哉其勇。雖被誣告無人保護。必得勝也。

經記昔有三賢。對國王論世上勇物誰爲更勇。一曰。國王更勇。其嚴威若雷。鈞旨出口。兆衆速行。命人蹈火赴湯。疾應不逆。豈非更勇者哉。

一曰。酒更勇。人雖弱劣。既醉。按劍張目。疾視作色。無人敢對。既醉。其心必樂。盡

忘往苦。既酬。入危地而不驚。遇火敢前。既酬。不理君命。不顧君嚇。豈不更勇者哉。

一曰。君勇是也。酒勇是也。惟眞實。更大過也。葢眞實常存而不朽。常生而不滅。其天平至均。無畏高。無嫌[redacted]視功而公斷焉。世人也。天神也。俱嘆其美。齊舉其勇也。乃更勇者哉。國王侍臣聽寵。齊聲唱贊。深諾其言。王厚賞其至論焉。

古賢曰。眞實如美母。生產二女。一名愛。一名信。葢人人皆愛信實人。王言皆眞實。人聞必可愛信。而反目瞋心怨。口吐厲呪何。曰。眞實如鹽。如飲食。如太陽。三者有以爲利。有以爲損。鹽也。入味愈加味。入火火爆不容而棄。飲食也。人體無

恙。內氣平和。飲食雖淡。受之如飴。內敗失和。餚味雖珍。吐之如餵。太陽也。目眶安然受光。目衰。受光而昏。主仇之心。如火爆姊怒。其內敗損。吐嘔咒罵。神目迷惑。不能正視眞實之光。柰何主愈釋其惑。其惑滋深。焉能受存吾主眞實之言乎。

若予自揚。予揚空虛。迷哉世人。殫心勞力視巳若在人上。人譽何。聖基所答曰。儺人戲臉。是也。其形似人。而實無人。其美似眞。而實僞也。人譽。似實而虛。似眞而假。見封齋後第一主日。

耶穌廻身出殿。惡仇咒主。主恐不報。吾輩可法其恐。聖輿斯定日。主

欲罰仇。易矣。欲命地裂而翕。易矣。奇哉王怒。隱其大能。示吾恐德。至妙至貴也。

遂未聖王曰。吾仇肆口罵詈刺我。吾鎖舌封口。如弱而無能對。如聾而無能聽。如瘖而無能發聲也。色搦加曰。獅聽狗吠。安走不理。小狗則吠吠已也。人訾我。我怒而訾。必如狗人訾我。我恐而怨。必如獅也。

又主彖避以息仇怒。蓋怒勢如火。加薪則燃。去薪則滅。雷霆擊物。物硬而逆。雷愈增力。愈加害。物柔而讓。受害必輕。仇怒如雷霆。然仇怒我。我對。必增其怒。我退讓。其怒必息也。

經勸吾人曰。開路開路。令怒過去。猶云怒若猛獸。必可縶繫。禁之以柵。使不出

害人。設絕繫毀柵而出。可開路避身。憑其奔走。以免其害也。又怒灘水。欲湮本路。水泛溢。又壅激之。其流愈盛。大開其路。憑其流。則平而無傷也。仇怒。如猛獸如急灘水也。彼怒吾謀害。我怒彼謀害。則益其怒。彼此有害。我避而退。彼此俱利。經勸開路使怒過去故也。吾主亦然。避身開路。使仇怒過去焉。

主日聖經直解卷四終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101

聖經直解

卷之五
卷之六

14'. Volum:
Tom: 4. Ed. Euangel:
Dominicis

III. 215
inv. 4

耶穌會

後學陽瑪諾譯訂

費奇規

同會郭居靜

孟儒望

值會傅汎際

准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聖經直解第五卷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封齋後第六主日

斯瞻禮七日。謂之大及聖瞻禮。葢上主所行聖迹奇妙。俱大且聖也。聖教斯日。所行聖迹奇妙矣。其大爲至。其所日。斯一瞻禮。奇矣妙矣。其大爲至。其聖爲極。言不能解。筆不能寫也。葢自天主生民至今。人魔互相結讐。彼此戰攻無休。惟斯七日之內。主務攻勝邪神。使世太平。斯七日之內。神死出世。神生復入。斯七日之內。魔失暴權。吾輩掠人受贖。脫免魔軛。斯七日之內。天主和睦世人。大啓天門。許人得進焉。聖伯爾納又

曰。斯七日之工。大越天主諸工也。葢造成天地萬物。擬以贖世之工。若無工然。當時造物主生物。今時造物主者死也。繼曰。斯七日之工若大。奇妙若大。恩澤若大。吾功。吾德。吾謝。皆可同大。則吾於此。手當捨施。足當造殿。口當誦經。舌當揚美吾主。有惡可痛。有傲可伏。有讐可恕。可廢美味。而嚴持素。毅然克己敵魔以顯斯時之貴。

今日兼包瞻禮主日二經。第一爲聖枝之經。第二爲受難之經。各依其例解之。

聖枝瞻禮之經。

聖瑪竇第二十篇

維時耶穌幾近日路撒冷。至白法熱。城外郊內小村之名。離京五里。斯爲守養犧牲之所。又爲撒責之庄。蓋撒責不常在殿。輪次理事。定期既滿。逆此居靜。不交常人。於阿理瓦山。阿里瓦取油樹名。斯山廣生。謂之阿里瓦山故。乃命二徒。聖伯鐸羅聖若翰一。曰。前有村。之彼遇羈韁老牝。小牡二驢。解送予。如或禁。曰。主有用。人即許。皆爲驗先知之詞。云。謂西碗女者。西碗京內名山本名。女者。京人也。主稱其城人女。以示愛之如父母愛其女然。曰。慈善爾王。乘牝驢。暨厥

小駒。而來視汝。二徒如命。牽母子二驢。將表衣置驢上。請主乘行。同行者。或解披衣鋪地。或上樹折枝墊路。先行後隨甚多。咸舉聲曰。天主降榮。下福於達未之子。（子。吾主也。）（達未乃吾主降世後之宗。因稱主爲其子。）天主居極高。自彼庇廕。自彼廣榮其國。

箴。

或問。都衆懽迎吾主者何。曰。近京於白大倪亞衛。有一名家長者。名辣匝落病

故。巴壁有四日。主命之復活。時多人用
觀。而傳於城人。人知主來。不約齊出。塡
塞通衢。心樂口讚
吾主。斯逆之故。
又問。主素持謙退。每避榮譽。今人伏地。
敬恭讚頌。而主不禁者何。曰。義有四。
其一。欲古教之象。於新教之實。相稱也。
蓋古教制。定每年一大瞻禮。名巴斯卦也。
以一羊羔獻主報恩。緣昔人被虜于
日多國。主救之出。國人以謝主恩。祭于
羊羔於巴斯卦瞻禮。而六日之先。阨一
枝粧飾羊羔。送之府內。以表其樂。此樹
吾主。如至淨之羔。而自獻於聖父。以此
世人。故於受難六日之先。即今日。人民
大樂。各執樹枝迎之也。

其二。主欲人知。其被釘十字架期已至而忻然就之也。其三。欲顯其受難而死。非人强之。若不得免者也。其合府人懽迎。便知人心皆憑意能轉。是日既有此能。在吾主掌握。迨被釘日。豈不能轉。使不加難乎。其四。世間元戎。勝敵後。國人懽唱。彰美勝功。然先期未敢。因未知其必成功也。若吾主先知必勝。故先使人懽忻歌舞迎之也。由此而觀。何碍於謙退之素心乎。況是日不用車馬。只用二蹇。則其謙退亦見矣。

又問。今日教友皆領聖枝。斯何樹何枝。曰。巴耳瑪樹枝也。阿里襪樹枝也。茲二枝。一。表吾主之德。一。指吾輩所當效法。蓋巴爾瑪枝。嘗直恒立。人力等各蘊美意。

愈攀。則愈勁而上。主德亦然。受難時。其仇愈謀誣以罪。辱以詞。苦以刑。詆毀其教。而主之純粹。精德。忍耐。堅毅。愈顯其教愈光。愈布四方。尊之愈多也。人持巴尔瑪枝而迓之故。

阿里襪。美膏美油之樹也。緣經上常謂哀矜之像。主也。雖降世時。居人間。恒教誨。而顯其哀矜之情。但受難時。愈發其慈。人執阿里襪枝而迓故。

所謂效法何。曰。吾輩在世。如軍在場。邪神。世俗。肉軀三仇。旦夕來攻。吾志不屈。毅然戰敵而勝。乃持巴尔瑪枝。以迓吾主也。又或有人心苦。體裸腹餒。我慰之。衣之。食之。乃持阿里襪枝。以迓吾主者也。

慈善爾王。云云。世王出征逆臣。黠起騎步負馬。從來世人大軍。廣備甲戈等器。猶多乃主之逆臣也。主降征正。無甲無戈。其武器。慈善而已。古教聖人。常祈聖父曰。請主命聖羔救世。以歸屬世人也。聖羔。吾主是也。其心慈甚。其性善甚。謂之羔者故。猶云。嚴戾遠人。使恐而叛。慈善近人。使愛而歸。主來救世。慈善若羊羔然。乃人相率而來。盡皆傾心歸向。達未聖王詩曰。救世者將來攻世。榮哉福哉其來。其慈善榮福其來。以慈善攻敵人心。使吐膽投服也。聖奧斯定曰。主降攻魔。其戰。其慈善也。魔戈。其暴虐也。奇矣。以慈攻暴。以善攻虐。慈善取勝。暴虐被負焉。宗徒師主良善。而勝普地惡君之能。伏

爲民之心。主命宗徒敷教。示世。謂之云世人皆若猛虎。吾子者該若羊。聖基所解曰。世人如虎。設宗徒亦如虎。必互相齒螫。互相爭勝。亦且互相敗滅。蓋世人猛戾之心。必愈加矣。烏得更化之乎。世人人猛戾。宗徒良善。猛戾漸更爲善。漸從此聖教也。正若二物。彼此硬而相擊。彼破碎。彼硬此柔。彼此無傷。彼此受益。蓋聖人言畢。嘆美善良大能。曰。讐人雖猛。器雖利。能攻良善。不能取勝也。衆勢

先行後隨甚多。咸舉聲。今日舉府主。揚其能。誦出其德。吾稱其貴。奈何。今日之榮。倏變而爲至辱。僅踰五日。城人大敗。良心。大結深讐。以至虐殺之焉。可知今世之僞也。假不可妄恃其諂諛也。昔賢繪世狀同也。竟僞

哉暫哉世狀。如無根之枝也。今時茂盛。未幾枯槁。如冬小溪也。速溢速涸。如脆玻璃也。落地而碎。如輕風也。今發于東。忽發于西。如水車也。或上或下。或滿或東。空。如海潮也。倏來倏去。倏長倏消。噫。世榮無恒。僅至而飛。僅到而流。試之多國。昔殷富甚極。今無踪迹。其光如舟。順風飄海。常流而不知自住也。經示世人當輕世榮曰。自天主造物以來。世久之久。如暫之暫也。其人之大。如微塵之微也。朝上至天夕其停之停。如易動之動也。朝上至天夕下落地。如人夢握實珍。夢時似實。醒時知幻。實無可持。可重乎。可輕乎。

吾主耶穌受難主日之經。 解經前須知吾主耶穌降生三

十年後。遊巡如德亞國。諭化甚衆。行迹最多。如此三年。自知已所預定受難之期已至。與十二徒同適日落撒冷都。先告其期。後慰之曰。吾二三子心勿哀慟。我今雖亡。亡後三日復活。而現尔於加理勒亞地也。都外有囿。主于日暮携十一聖徒至彼。即受難之工如左。起

經。

聖瑪竇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篇。聖瑪爾各第十四。第十五篇。聖路嘉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篇。聖若翰第十八。第十九篇。

耶穌同厥門徒。出往責多亂溪後。責多亂小溪本名。離城五里。行際語之曰。爾曹今夜皆背予。背。逃

散也。奔走也。猶云。今夜仇至擒我。爾輩小瞻。怕死避凶而走。經紀曰。我卽天主聖父。擊牧者。吾主羣羊。宗徒悉走散。予復活後。便現爾於加理勒亞。伯鐸羅。第一宗徒。答曰。雖皆背。我竟弗背。耶穌謂之曰。予眞語爾。今夜雞鳴二番前。爾卻背予三番。曰。使偕師致命。了弗背師。衆徒說一然。耶穌偕徒迨囿。名熱色瑪倪。語徒者曰。坐茲。待予之彼禱。爾等亦宜禱。免陷於誘感。卽攜伯鐸

羅。暨雅各伯。暨若翰。少離徒等。心始怖怯憂鬱。曰吾靈憂甚至死。爾輩偕予在茲。偕予寤惺。乃前行離擲石之地。跪伏曰。父。爾能全。倘可免予飲斯爵。爵者。受難而死是也。請諸弟請勿如予願。禱畢還視三徒。皆甚憂寐。乃謂伯鐸羅曰。西滿伯鐸羅宗徒別名。堰。弗克同予寤半晷。寤禱。免陷於誘感。爾心毅。爾軀綿。次往禱曰。吾父。倘必予飲斯爵。惟若爾意。

又起來視三徒。時再寐。厥目紅瞀。無言對。再離彼。又次往禱如初。時天神降勉。惟厥憂鬱愈深。禱愈長。乃徧體汗血流地。復來視徒。謂之曰。爾輩寐歇。定期人子指自己當被付於罪人手。已矣。付予者近。付予者。茹茹惡徒也。起偕予出迓。茹答十二徒之一。引兵卒。暨司教使者。皆持燈炬兵器來。茹答謂兵預告之曰。我攸禮即是。急捕押送。茹茹答。第十二徒名也。

其性甚貪。知都城尊位巨室。槩妬主德。常圖害殺。因賣主以饜其貪。佋者甚喜。約與三十銀錢。是晚知吾主同十一宗徒出城。乘隙急告其佋。選精兵千餘。入囿以捕。

耶穌言畢。妬答適至。近耶穌行禮曰。亞物臘彼亞物。禮拜詞也。臘彼。譯言師。通經。講教者。誨民者。俱稱臘彼。耶穌謂之曰。友至此爲何。妬答以禮付人子。指已人性。葢吾主本具天主及人性。論彼實爲天主聖父之子。論此實爲世人之子。耶穌知將來諸難已至。前行迓衆曰。覓誰。曰耶穌納匝勒諾納匝勒。吾主降生後本府之名。猶言。尋覓某府之人。

耶穌曰。是予。是時茹荅及武士等人。皆立圍主。是予二字。甫出主口。悉却仰倒。少頃主許復醒復起。再問曰。覓誰。曰。耶穌。納匝勒諸。耶穌荅曰。已曰是予。倘覓予。斯從予者。勿禁任去。以驗經云。爾天主聖父付予數人。予罔一遺。時衆縶耶穌。徒者見事勢急。謂主曰。主容下手。伯鐸羅抽劍。斫司教首僕之右耳。耶穌諭徒曰。休。乃輕捫厥耳愈之。語伯鐸羅曰。收劍。入以

劍傷。以劍被傷。父錫予斯爵。爾無欲予飲。盍知予能祈父。立命八萬餘天神來拯。經所以言曷驗。猶言。聖經前錄。我降來。被捕被死爲人。或今不然。則聖經何驗。緣不必爾傷此人。亦不必我求吾父之救也。又向衆曰。爾輩操劍持干出捕予。如捕賊然。予日日於爾輩前。講教聖殿。而不擒執。斯時定屬爾輩時。併屬魔顯能時。時徒皆奔。衆將耶穌。押送亞納。即葢法當年衆司教首者之外父。

亞納送之葢法。時講經者。司教者。等一城老長者。俱已聚厥堂。伯鐸羅及他徒若翰宗徒遠跡隨耶穌。掌教者熟識是徒。因同耶穌得進。在掌教之堰。弟伯鐸羅立堰門外。惟他徒出門。謂守門婢。使伯鐸羅能入。時尚寒。掌教令人設火堰間。伯鐸羅雜僕。偕坐。偕烘。欲視事終。撒責者首。及會集者衆。皆推究。希獲妄證。陷以死刑。然誑證者出百

般。竟無實據。卒二証出曰。是人昔云。予敢毁敗天主聖殿。又能三日間自新再造。斯言吾輩親聞。司教首起立。問曰。爾被面訐重多於此。爾無一言以白。耶穌默然不答。司教首又問。爾所從徒若何。傳教若何。耶穌答曰。予明講於世。予時恒示人於聖殿。衆集之所。私地無出片言。奚爲詢予。詢聞予訓。渠知予出辭。言竟侍一一僕掌耶穌面

曰。應教首如是。耶穌曰。予答如有未善。爾証厥未善。如善奚爲傷予。教首者又問曰汝果天主子。當明語吾等。耶穌謂之曰。爾言是我。又與爾說。異日爾目將見人子坐天主右。乘雲降來。教首聆言嗔甚。裂裳。此乃古時之風。凡人聞辱慢天主之語。即破裂其衣。以顯其痛。曰。此人今出深辱天主辭。寧須更問証人者。勃然大怒嗔目。徧視左右坐者曰。辱天主辭。爾輩明聞。判當如何。僉

曰。決可死。乃或唾厥面。或捫厥目。披頰多掌。曰。測披汝者誰。武卒僕役等。相與欺侮戲誚。伯鐸羅時坐下墀向火。守門婢視之曰。爾爲斯人徒否。曰否。我不識斯人。言即出墀。雞初鳴。適出他婢見之曰。斯人果從耶穌。矢曰。不識是人。近火武卒及僕役。俱曰。爾果是斯人徒。爾音明露誠是。吾主本勒亞人。其宗徒亦然。此地聲音。與京都畧異。緣衆人聽伯鐸羅語音。就知是耶穌鄉

里。而并僕。即伯鐸羅所斫耳者舅。爲其徒。衙內一僕。即伯鐸羅所斫耳者舅。謂伯鐸羅曰。或我不見汝偕彼於圃。伯鐸羅又發矢曰。我實不識斯人。言未畢雞再鳴。主回目顧伯鐸羅。乃憶主云。雞二番鳴之先。爾三番必背予。即出門。慘哭苦泣。主深入衙內。伯鐸羅偕武卒。偕僕役。等衙人。俱住於外。主之形目雖不見宗徒。其神目明視之。以神目視其內。以聖佑動其心。使深痛苦泣背非。斯謂回顧而視之矣。或曰。主初在衙內。惟佑既察其罪。既悔戲唾撾其面。携之出外。過時見伯鐸羅。形目視身。神

目視靈。使能痛改也。天旣黎明。老長者。及撒責首者。俱再集。共議共約殺耶穌。乃縛入公堂。曰爾倘爲救世者。可明語我。對曰。若語。爾輩弗信。若問。爾輩弗對弗釋。予確語爾。來日爾曹親目將視人子。安坐天主右。乘空中雲降世。悉齊出曰。若然爾則爲天主子。曰。爾輩自說予是。衆云。奚必他証。証今出厥口。吾等親聞。急起乃縛耶穌。送付般雀

比辣多都院。時茹答見主既決死案。惡厭
已非。將三十銀錢。還撒責首。及老長者。曰。
我大犯罪人。無辜付義血。彼拒云。爾罪我
何與。爾宜預籌。茹荅委錢聖殿內。疾出自
縊死。或問。此人甚痛至悔其罪。天主不宥
之何。聖熱落曰。其痛不眞。其悔不實。
厭其非。不悔其非。不求主宥。止怕人羞。厭
命而自縊。或又云。不求天主之救。求魔鬼
之救。其求不減其非。
反加其非。烏得有赦撒責首者曰。斯銀血
價。弗可投各爾波納。各爾波納。譯言呈物
者。獻物者。蓋聖殿有

大篋。以收人所奉天主金銀等物。物與篋俱謂之名爾波納。乃公議貿陶地。作旅人義塚。斯地自當日迄今。稱血地故。日勒米亞預知者云。將三十銀錢售價。即吾主被售之價。市陶地。是言是時驗。比辣多出曰。爾輩訟何辭於斯人。答曰。斯人若不辜。必不付汝。比辣多曰。依本國律。爾輩處斷。曰。吾等萬無可殺人用成驗耶。穌預所云。當被死如何。耶穌先已說。當被釘十字架而死。乃如德亞國無此

刑法。人犯死罪。庶民會集。鄭石而殺之。釘十字架。乃落瑪國。即比辣多國刑。主仇付主於比辣多。求釘殺之。吾主之言則驗矣。次曰。是煽惑本國人心。又禁納稅於責撒肋。落瑪國帝國王三者訟辭。顯露主仇之兇心。即國人明知此三言俱僞。蓋主三年首務。勸人一心事敬天主。守其聖誡。從順掌教之命訓。有何煽惑。又。仇欲得誣隙。問納稅于帝皇可否。主答。帝皇之物。當與帝皇。有何禁納。又。國之衆庶。慕仰其德。公議立主爲王。主知而遁跡。不從衆意。有何謀國。掌教誣時。主嘿不辯。比辣多謂之曰。爾不聞訟汝事情者衆。竟弗

置對官大異引入公堂問之曰爾爲本國王否耶穌曰爾自發斯問或預聞於人今詢於予比辣多曰或以我爲斯國人爾同地人暨掌教者付爾於我爾出說素行何如耶穌荅曰予國非爲今世國若是予臣予民俱出力使不被付於若人予國允匪在茲主本爲天地眞主握操萬有之權今云其國不在今世何曰世物無一不屬主權憑意可用但爲贖人罪寧居貧賤不欲立臣庶治世事反勸人棄世俗惟

慕天主。今此云故。比辣多曰則爾信國王曰爾自說予爲王。予降成人。因爲眞實証。眞實人聽納予言。比辣多曰。眞實者何。旣問（不等主答）再出。謂衆曰。詳察斯人。果無可罰辜。衆呶呶不絕。亂呼曰。昬亂衆心。縱橫其教於如德亞國。其毒始流於加理勒亞地。廣延以至茲國。比辣多問其爲加理勒亞人否。乃知屬額落德權（額落德時主加理勒亞地）送額落德。葢

當時居京。渠以夙問耶穌奇異諸蹟。得見
懽甚。望吾主當面行異。妥舉多問。主惟默
無出言。撒責首等衆。偕亂証。閧閧喧天。額
落德。暨護臂武士兵卒。僉欺藐。又衣以白
衣。還送於比辣多。是日額落德暨比辣多。
彼此平合。葢宿日互結讐。比辣多集撒責
首。理事士。民衆。謂之曰。汝輩皆送斯人於
我。謂有犯教。亂衆之辜。爾今所訟伊罪。訊

鞫汝當面弗克獲一。且額落德一然。難加可死刑。我茲殆罰。罰竟乃釋。是日遇當巴斯卦瞻禮。依國例隨民願釋一獄犯。當時獄中有一。稔惡無類。名把拉把。一乃宿盜。一乃近日興亂殺人。比辣多謂衆曰。今有把拉把有耶穌。二者爾欲釋誰。撒責首及老長者之衆。勸民請放把拉把。問死罪耶穌。因皆大呼曰。殺此釋彼。官意欲釋耶穌

次問衆曰。爾輩之王。當如之何。衆再大聲曰。當釘當殺。釘刑甚酷至辱。惟名盜者受之。比辣多曰。我果不見釘殺之辜。罰後且釋。衆愈高聲大呼釘殺。比辣多乃命釋把拉巴。鞭耶穌。官卒將耶穌入公堂。集衆武卒。解其衣裳。披以紅袍。織棘圈。戴之首上。使右手持竹竿。而跽其前。戲嗤曰。亞物禮拜之詞。如德惡隆王。後唾其面。以竹撾其首。戲僞禮畢。比辣多

攜耶穌出外。謂衆曰。我今攜此人。欲爾便知我不知其辜。耶穌出時戴棘刺圈及披紅袍。比辣多對衆。指吾主曰。人乃在茲。掌教等人。更大喧譁曰。釘之釘之。曰。爾者接釘。曰。吾國有法。依法應死。以自謂。我實天主子。比辣多聞語大驚。再入公堂。問耶穌曰。爾何方人。耶穌不對。曰。不對我。盍知我有釘汝權。并有釋汝權。耶穌荅曰。倘允命不

降自上。爾萬億弗克屬予於爾權下。吾主天主聖父眞子也。聖父不許其死。今世之權何屬之乎。姑比國嗣。法司無權以屬之。倘有王旨。乃敢尊旨而問之。緣付予於爾。厥罪愈重。繇斯比辣多盡力圖釋。如德義大呼亂喧曰。爾或釋斯人。明著弗愛帝皇。人謀篡王位。斯必帝皇之仇。比辣多聞是語。偕耶穌出。上座。時幾午正。對衆云。爾王在是。衆狂呼曰。舉之舉之。猶言舉此人而釘之十字架上。比辣多曰。爾王

奚可釘哉。曰吾王惟責撒肋。落瑪府天子位名。比辣多坐座際。伊婦遣使戒之曰。爾於彼義人無與。我今日爲彼夢閒被見多異。斯婦之夢。其繇難定。或云。繇天主而得。天主欲官妻亦證吾主之聖德。故也。或云。繇魔而發。夫魔昔日視主若平常義人。引誘惡人妬誣謀殺。迨受難期。見其毅。忍。謙。等德之精。即疑是天主否。若是而死。便知能贖萬民之罪。而開天上之門。緣當時急欲阻吾主之苦。投夢於官妻。故也。比辣多既設多計。盡無益。又衆洶洶羣噪。將水對衆盥手。曰。斯無辜人之

血。與我無與。爾輩自顧。諸衆齊聲荅曰。吾輩并吾輩子。俱任受之。比辣多氣怯。姑狗衆情任憑戮殺。武士解耶穌所披紅袍。衣之本衣。將木十字架。使負之。行詣加爾尾畧所。譯言。骷髏之所。高山惡人受刑之地。城中人民羣隨并有婦女哀號甚慟。耶穌回顧語之曰。京都之女。勿哭予。當哭爾。當哭爾子。定期定至。乃人曰。石女者。不產子者胎者。不哺兒者

乳者。斯俱眞福者女。其時人對山嶽。山丘陵言。山嶽崩塌吾上。丘陵壓瘞吾等。以茂樹受罰如茲。朽木將何如。猶言。我如茂樹開花結實。而吾父爲人罪。罰我至嚴如此。斯城之人。如枯木朽枝。更當屬吾父之罰。偕行盜賊二人。同赴受刑。釘于十字架。以賊左右耶穌。民衆及民首。爭笑詈譏之。曰。能救他人。不能救己。爾倘天主子。可下。吾見卽信。比辣多書一橫板。置之十字架楣上。曰。耶

蘇納匪肋諾如德惡隆王。佋者請比辣多曰。勿書如德惡隆王。寧書其云。我爲如德惡隆王。比辣多曰。所書既書。猶言。已書之板。萬不可刪改。耶蘇忘其苦極。憐佋之慾。仰視謂聖父曰。父寬宥彼罪。彼實弗識所爲。又被釘十字架左盜。譏之曰。爾倘爲救世者。救爾兼救吾輩。右盜責之曰。爾者並屬罰例。猶不畏天主之威。爾我受刑。乃理乃義。斯刑正當吾愆。斯人實

無辜。即向耶穌云。主至本國時。請記我一念。耶穌謂之曰。我確語汝。汝偕予今日並享天堂眞福。吾主受難之日未昇天。復生四旬後纔昇。主云。爾與我今月同享天上之福何。曰。享天堂眞福。今繫於見天主。人見之遂爲眞福之人。右賊之靈神。旣離本身疾降古聖人之所。乃見天主。而眞福與在天堂無異。主言。今日爾享天堂眞福者故。

聖母近立耶穌架旁。及其妹瑪利亞客阿拂。聖母之母。止生聖母。另無子女。聖母何有妹。曰。當國之人。若有兄弟。女稱之姊妹。聖若瑟爲聖母之淨夫。而瑪利亞客阿拂爲其

侄女。稱之聖母之妹故也。客阿拂。乃及瑪
父之名。猶言。瑪利亞家富族之女。原主村。
利亞瑪達勒納即名謂之瑪達勒
納故。其旁亦站若翰宗徒。耶穌視母。併視所愛之徒。即若
翰聖徒謂母曰。女人。主稱聖母女人。不稱之母何。曰。母稱切親。母聞
必感必動。當時聖母心。既深痛。主必增其痛。稱之女人故也。彼爲爾
稱之母。彼即聖母從茲以
子。彼即若翰。次謂徒曰。彼爲爾母。
後。徒盡孝事。爾時正午。至申初初刻日全
失光。普地暗瞑。幾及申初。耶穌大聲曰。吾

天主。吾天主。何捨去我。耶穌知降世之故已全。欲成聖經之言。曰。渴。達未先知聖王。於吾主受苦一千一百餘年之前。廣述主受苦之狀。主所發苦斟之言。其中主深責其伅虐。曰。吾渴而彼獻醯以解吾渴。主已將亡。曰。渴。伅者送醯。乃經言有驗。近有醋銚侍卒乃持斯盤壤。木耳之類。易濕易透水。浸以醋。包裹義索剝。苦草名。擎之高竿。送厥口。耶穌吮醯後曰。終。即大聲曰。父我神付於爾手。言畢俯首。斷息而崩。于時聖殿帷帳從上至

下自裂。地球震動。石自碎。塚墓自闢。已亡多聖人之屍。再活出墓。於耶穌復活後。入聖府。見於衆。聖府。國都是也。解見封齋後第一主日。百夫長及守耶穌等卒。見地震等異。驚愕曰。此人眞天主子。是日正當巴斯卦大瞻禮日。如德義不欲屍懸架上。因請比辣多命拆斷其脛下之。武卒拆斷二賊脛。後詣耶穌。見已亡。不斷厥脛。但一卒持矛刺胸。血水併

流。此吾主受難之櫫。聖史四位紀錄于冊。以傳于世。俱必爲眞實之證。

箴

耶穌偕厥門徒出。世人預知死地。必心懼。莫甚於死。所慕莫甚于生。惡死愛生。世人之常情也。吾主甘心迨死。不待伐近。自至受苦之地。吾儕可師之焉。若遇人害爲主。不必躲避。可甘心迓之。以畧報主之苦。

始怖怯憂鬱曰。予靈憂甚至于死。主憂至矣極矣。

因解其至極云。吾靈憂甚。至于死矣。猶云。吾靈之憂。能致吾死。哀哉。汗血滿身。

滴流濕地。可識主憂。聖賢常云。自天主造物至今。自今以後。合世人之憂。不能比吾主之憂焉。余今將列其故。

一。吾人之罪。是也。蓋主明視人罪之衆。各罪之重。視其衆重。必憂痛以雪聖父之義怒。比之人父。慈愛其子。若子患愈重。父憂愈至。主萬民之仁父也。人父之愛。比主之愛。不較萬一。又。罪人之患。乃累世相積之患。罪愈多愈重。其患愈深。吾倘得知主愛之極。亦可知其憂之至矣。經所云。主以萬民之罪總聚其身。其心多憂多痛是也。

二。本身幾至暴死。是也。玉工有寶珍。愈美貴。愈重愛。愈勤藏。偶或敗失。其哀痛

益深也。吾主生命。爲天主生命。大踰諸天神諸人之生命。主知其貴。因貴重愛。知已將失。至憂至痛。

三。本國背恩之罪。是也。天主從古重愛顧理國人。恒洽以澤。訓之以經。教之如師。治之如醫。國人當愛重敬。惜哉其迷。惡主如讐。輕之如卑。殺之如賊。可知負恩之甚。罪莫大焉。主視其負恩之罪。必憂痛也。

四。本國之滅。是也。蓋天主聖父。欲罰殺主之罪。過年四旬之期。致敵突進國境。被殺者。餓殍者。不止百萬。其餘被虜。國盡敗滅。主知其敗。必憂痛也。

五。門徒之背。是也。蓋主選之爲徒。陟之於聖徒之高位。主至受難窘急。遂背而

奔。主視其薄情。必憂痛也。

六。茹答惡徒之叛。其固于惡。至死不悛是也。蓋茹答背主而向主仇。以微價售焉。主先百般驚戒。彼終執迷。以至隕命。而下地獄。主心憐甚。必憂痛也。

七。聖母之大苦深痛。是也。吾主也。聖母也。其親之切。比仁母仁子尤更切也。聖母視吾主之難。暴死之苦。痛傷疼之甚。必憂痛也。

八。世人多負寶死之恩。是也。蓋世人之間。三分之一。不知主難之至。其功之極。不肯受益。一分聞知。奈何蒙蒙不務受益。哀哉。僅有一分。幸得聞知。務謝寶重取益也。主知彼衆之迷。多負多輕其績之重。必憂痛也。

細想主憂多故。畧知其憂之至。蓋一一圍住主靈。利刺其心。如樹在山。爲八面之風所鼓。無何應風而偃也。如舶在海。爲八面浪擊。無奈橈動裂淪也。

日聖經恒云。吾主甚喜受苦。甘心自至于死。今云。心怖而憂。二者相反。曰相合也。主死之錄衆矣。右八故自生憂痛。主之寶死另有多利。自生甚喜。蓋補人債。全贖人罪。大敗魔計。大開天堂之門。使人得入。得享眞福。主知斯益之衆。心必大喜。以是而觀。受難之時。憂喜交興于主內也。

曰。憂喜何能並居于心耶。曰。爲斯心憂。爲彼有喜。何礙乎。聊揭四端以明徵示。

一。病人愛生惡藥。服藥之際。口嫌藥苦而憂。望療身病而喜。二。學士夙夜攻書

劇神殫思而憂。並望爵祿而喜。三。脩道特素。鞭身棄俗。獨居默道。克慾。形軀自厭修工而憂。靈性望報。忻然當苦而喜。四。商人過海。偶遇風浪。財命難存。丟貨存命。失財而憂。存命憂。存命而喜。吾主何不然乎。

又疑曰。眞福者靈魂。憂懼等苦悉無。蓋人入眞福之境。其靈上分時常樂甚。若湧泉大溢廣流。灌溉下分。世苦無隙得進。吾主靈魂。恒享眞福。焉得憂懼等苦者哉。曰。論眞福者聖人。其福如是。是也。噫矣至矣。極矣。吾主愛世人之愛。以便於受苦。緊塞內路。不許二分相通。因上分甚樂。下分甚憂。主之上分。若眞福之天也。下分若地也。彼者恒光。斯者有時而暗。何必異吾主如是。吾人多有亦然。

善人在時。偶罹病患。其靈上分。合主聖意。心平而喜。下分慕痓。奈何同有痛愁也。

又問曰。人逢患難。毅然致命。人嘆其毅。但心怖恐露。何人哉。主能。全也。其毅。至也。寧或無憂怖。或蓄藏于心。烏必露哉。曰。主憂且懼。或有或無。或蓄或露。竟繫于已欲。惟欲有欲露。其故有二。一。欲明徵其人性之實。蓋或無或有而蓄。則取人疑而不識實有人性之眞。或獨有人性之幻像也。二。欲有欲露。使人知其苦之甚。其愛之極。設有而藏。人不知而輕其苦。今知其內之怖。其外之憂。可重其難。可哀其苦。可感其恩。可謝其惻。可愛其愛之極也。

徒皆甚憂寐。解經云。宗徒之寐罪人像也。主常勸惡人醒寤。徒反以審寐。彼若聾不聽。嚇判之嚴。彼若瞽弗顧。驚以地獄之苦。彼若臥病者寐焉。經責其寐曰。睡到何時耶。爾寐何時可已耶。

若寐狂不理。其寐若臥病者寐焉。經責其寐曰。睡到何時耶。爾寐何時可已耶。

時醒而起耶。

經記有先知者。名若納。下舟過海。天倏大變。風濤掀湧。舟幾沉。客驚急競棄貨輕舟。若納深入舟內。穩寐大鼾。愚哉。命在呼吸。彼安若無事焉。罪人正態也。生若客度險危海。邪魔。世俗惡情。若風大浪。靈性幾沉。猶蒙然安寐。不狂也。害。鄙鄉詩翁作詩。欺怠人之寐曰。賊避靈盜爾竟夜不寐。伺隙可進。欲殺爾身。欲奪爾

財。爾怠而穩寐耶。何不寤以保爾命耶。以全爾財耶。異矣。魔鬼。吾靈性盜賊也。吾德及善。吾財也。魔不寐也。恒寐謀刼。吾可寐耶。

曾有修道者。多言誨徒。僅至半晷。門弟心厭。垂首而寐。師高聲繼之。徒寐愈深。師暫罷善論。揭戲言。徒皆若甦。抬首拭目。傾耳忻聽。師乃心痛。長嘆責之云。先設善論。爾則寐。今舉笑言。爾則寐。惜哉爾怠于修心之務焉。嗟哉爾勤于無益之工焉。世人皆然。專心世務。晝不足夜繼之。而目不寐。心不厭。力不倦。僅起善工。寐也。厭也。倦也。惜矣羞矣。

寐祈免陷於誘感。寐祈皆繫務怠工也。一者少一。人不免陷于魔

誘也。有竊。則便得視魔感。有祈。則便受神力。得免其感也。人靈如鳥。弋戶張網設機。鳥看而無翼。不能脫其罟。有翼而負無看。不能脫其罟。目翼俱備。乃脫弋戶之望也。魔鬼若弋。勤勤設誘。引吾進入。吾怠不顧。厭而不祈。則若鳥無目無羽。何能脫魔罟者乎。竊而不祈。若鳥看網無翼。不能騰空而脫。祈而不竊。若鳥能飛無目。不知何往。得免落于罟耶。吾竊。則神目加明。吾祈。則天主加力。俾能脫魔之機械焉。

茹荅 茹荅原爲主徒。三年之期。恒受其業。行多聖迹。乃猶漸流于下。而終落于衆惡之甚。可歲善人。不可妄恃風高而怠前進。蓋人不務常進。則必退也。因保

禦聖徒勉已曰。不念已行往善。惟念未至之功。急勤而致之也。奈何。人性于爲善。如舟游流。不能停住。舟人勤挽則上。怠緩則下。

或問。茹苔之惡。何由而起。曰。其由有二。貪財之惡情。有時人送銀錢。以資吾主。及宗徒之需。茹苔隨便隨偷。枉費侈用。銀錢有盡。其貪無限。謀售其師。以克心貪。斯其害之第一由也。人每當爲警戒以免其害。蓋貪情一入人心。不已于貪。不已于偷。正若毒泉。時時泛溢。廣發衆惡之毒流。引入于心也。聖經示吾貪情之害曰。惜哉貪人之迷。重財輕靈。爲財售其靈焉。哀哉貪人之癡心。爲微價值售無價值之寶焉。禦禦聖徒又深戒門弟曰。貪財之心。易陷于魔誘。易入于魔

套。易流于世欲。易被沉于地獄。招靈性諸惡根之彼之根于實自長勤漸許

永死也。貪財之欲。致人背教。而爲之根也。聖與斯定解曰。愛德。衆德之根是也。貪惡衆惡之根是也。天主執靈性善人靈。魔鬼恒此于惡人心。二根生長。以得結實。若貪。可驚。可務速拔。勿得許

懸絕。愛根自萌衆善。無微惡渣。貪根發衆惡。無微善影。人皆可思。何根于本心之地。或愛或貪。若愛。可喜。可生長。可培壅。可急于灌溉。以免其枯。以生長。而結毒實。

第二。無恒于善是也。噫。如苔惡徒。勤始怠終。不堅持執往志。前善徐亾。新惡愈貴往進。聖賢常云。善人行善。雖貴善始。善終。蓋善始不祿惡終。而善終大補善

失。王云。世人持善。始終如一。真福之人也。又云。人持耜而回顧。不能入天國也。意若云。夫人急工。必在修理本心之地。如農夫犂田。設使嫌勞罷工。田荒蕪。不能生穀。人始修靈。而嫌修苦。中道罷工。不成靈修。靈性空虛不能昇天也。又云。人欲造宮。築基而已。過人互笑其癡。人始終其工。天神魔鬼。世人。亦皆嗤笑其癡。

吾德無恒。不可稱德。可稱德者而已。有恒。乃稱真德。而爲諸德之備也。聖伯爾納曰。恒德爲人之真福。諸德之旒。衆善之全也。人工無恒。其工無功。其勞無報。其先善俱爲虛空焉。可法逵利聖王之恒。王謂天主曰。吾心定守天主誡。以

至于無終之終也。解曰。俗人及善人之意甚異。彼者。服事天主如役。售身顧力于一年之期。期竟急出。不念往主。斯服事天主如子。平生輕身。罄力以事其父。不念年時也。

第三。輕忽小失。是也。如苔本識在。資。但心多貪。陸續染指。漸輕斯失。因至落于售師大罪也。聖經所云。守微失。漸落于重。是也。可知空急于公之損。以免大過之害。蓋人屢落于輕微之失。漸落于重甚之易。漸輕。小人之味漸薄。主畏漸弛。心迷漸深。靈目漸昏。德非輕微。比喻。神力漸弱。魔感漸厲。漸落于重甚之微滴。時淋而不修。必敗大宮。比人之星。人輕其微。而不滅。必燼大室。比人之虫。藏于笈。必敗寶裳。比之舟隙。舟不蠹

塞。必致舟淪。比之輕疾。人忽不醫。漸透骨髓。病人必亾。敝鄉有諺曰。大軍常致大敗。于微由也。于小釘也。于一馬鉄鞡也。蓋釘落。鉄鞡同落。馬蹄無鈒。難行而倒。馬跌。乘者同跌。奈何伍什則亂。隊失行列。而軍被敗也。可識不可輕。輕非之害。

司教首又問。爾所從徒若何。所傳教者若何。司教首。其同有二。主荅有一。蓋主舉其教之聖。而掩門徒之劣。欲示世人。于他人之罪。不可輕洩也。門徒失忠。背主。怕懼而散。設主正荅。則露其不忠。背逆之非。寧不荅而蔽之也。已見第三卷。封齋前第三主曰。

侍一僕掌耶穌面被撾大辱也其辱有等罪人而被撾或爲庶人而被撾或爲輕被撾者或貴人弗視而被撾其辱差前辱爲重極焉王也其貴無等其聖無比又當時司教之首及司教者衆講經者多武士兵卒俱滿于堂也噫多人之前賤僕慢然舉手敢撾王面可知其辱之極聖與斯定勸教人法王之忍曰吾王眞造世之王也欲罰此人何難乎能命降火而滅至而燼能命地開而翕能發一聲而減至哉其忍罷能顯忍欲引吾輩慕法其忍而甘心免辱吾者也

伯鐸羅矢曰我不識斯人伯鐸羅宗徒背吾王之詞也或

問。伯鐸羅宗徒。其德高峻。其愛至甚。其志堅毅。烏溺于背主之罪。日。其背之由有三。其心之傲一。蓋當晚主戒之云。爾今晚必背我。彼忘本性之劣。而妄恃愛師之情。罔然置己等徒之上。曰。倘我衆友至背。吾果不背師也。倘必至于死地。同師致命。了不背師也。倘要同師受擒。同入囹圄。竟不至背師也。俱自恃自誇之語。主許其落。以伏其傲。以致識其弱也。

寐寢忘祈二。蓋是晚主告之云。可寤可祈。以免陷于誘感。彼輕主言。無寤無祈。至背主者故也。

近交惡人三。蓋捕主之卒。入堂烘火。彼同入同坐同談。斯亦背主者故。惡黨之害。已見三王來朝。

後第三主日。又問。主能自持宗徒。使勿至陷落。乃持之何。曰。其故亦多。一。欲固門徒。及人之謙。令知本性劣弱。而無天主。不能自立。必陷落也。二。主以伯鐸羅落也。二。主以伯鐸羅加之衆教友之上。許先陷落。先識不以憐他人之弱。不過于苛斷他人也。聖巴西畧曰。伯鐸羅之罪。必爲教之可寬。若主寬于巳也。三。許宗佑之巳。宗佑之徒。不落。後佑之起。因勵罪人之望。雖陷落。其徒非望能起。四。欲立痛悔往非之表。伯鐸羅先師。聖徒一時之罪。平生痛悔。史記曰。聖鐸羅可夜時。每聽雞鳴。記背之罪。大哭深痛禁巳。以至流淚面成深槽。嗚呼。吾輩若不如其惡盡。如其善。若不

予國不在今世

或疑曰。吾主萬物之王。是也。經指之云。彼則爲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又云。天主聖父與之以萬物之權。而萬有悉屬于手之下。主今云。吾國不在今世者何。曰。主國較擬世王之國大異。蓋世王之國。難穩易移。難得易失。其存其亡。俱繫于臣庶之忠叛。無食無糧。民必背散。而王孤立。無武士兵卒。敵寇侵突。國必大敗也。主者治理萬物。而無物能遏治理世人。而無人能奪其權也。謂不在今世之故。猶云。吾國不若世國。故其穩其恒。不繫于人也。又欲示吾輩。吾國不在今世。必在天上也。是以世俗之物。可割于心。而當視自已若旅人然。恒慕疾迫本地。伯鐸羅宗徒。示弟所云。吾弟當度此世。若旅人遊于

異地其就居地。心遊于天。是也。

衣以白衣。陀祿德國王。見主嘿嘿不辨佞聖盎博削曰。白衣。純德之像也。主意欺誣。視之如狂。命侍人。衣之白衣主。天主聖父意示主德。至潔純白也。又主意必是教人可法其忍。有人輕侮。謀害謀辱。不必生恨。不必爭競。可含忍而法主忍也。

命鞭耶穌。當時鞭撻之刑至辱極鄙。獨奴賤僕可受。又。官鞫犯人。而有應死之罪。將殺之前。加之笞刑。此外官欲正人。罰之可。笞之不可。又。國律嚴禁。笞下不過四十。惟卒欲快主讐之怒。不顧定法。解主裳衣。繫之石柱。各執荊條。馬

策。鐵索。笞王之數。不止五千。痛哉。肌膚盡裂。肢體俱損。血流滿地。昔義撒義亞先知聖人。天主賜以神目得見吾主受笞之時。深嘆曰。吾視其容。實非人像也。其美色鮮妍。盡退盡無。欲指其名。痛苦之人。知疾之人。其名也。噫。萬民之罪。其傷其急。其笞。其苦之故。是也。其實血。正若靈藥。得療普地神疾也。聖與斯定戒人曰。人當細思其靈之貴。其價之重。蓋主修出寶體聖血。如無值之值。以市。吾靈誠貴。吾主誠市。焉可賤其貴。爲之魔婢。焉可以罪之微價。售之于魔。而癡然修費吾主無值之值耶。

或問。吾主受擊之時。聖母何在。聖賢解經云。聖母當時近主。無須史離側。昔仃

聖婦。名俾理西達。多受天主默啟。潛心默思吾主受笞與十目。聖母倏見之日。吾子受笞之時。其讐慢持。引入堂。繫石柱。子也。不待讐解裝衣。自私自至石柱。自獻手肱受縛。吾目擊苦。吾心受苦痛甚。吾身力乏。無奈昏絕于地。過時復醒。痛哉。背骨皆露。膚體皆剝。盡無遺之處。當時有人入堂。怒聲責卒可者安敢罰戮斯人如是乎。官未斷其死。爾曰。容猶先殺之乎。乃急割繫索。笞刑纔止。聖母言畢不見。聖婦聽畢痛哭。吾輩讀畢。可痛可哭。可謝可感也。

織棘圈戴首上。

極一。示吾主苦。或問。主欲當刺箍之苦目。主意有二。顯其愛人心受苦一。主也當時渾身之何。盡皆剝裂。無容刑罰之處。獨首全無傷。

心不忍百肢之間有一無苦。欲戴若冕。而顯其愛者故。又。美花常萌于荆棘之中。無茨。玫瑰無由所生。世若如茨。能生後世真福之花也。吾主曾見于聖女。手持二冕。荆棘一。美花一。謂之云。二者。二世之冕也。人今世戴茨。後世戴花。生前戴花。死後戴茨。爾今任欲可選二冕之一。聖女曰。主在世。時戴茨冕。吾烏可戴花冕乎。寧戴茨而效吾主之苦。急伸手執茨冕。緊插首上。主美其智曰。今世之苦。若茨生花。今世之樂。若花生茨。吾女可記。勿忘斯言焉。

付耶穌於仇。任戮殺。此辣刻知主無辜。惟膽小忘劣。不敢逆衆。

因付王于伐。任意罰殺。嗚呼。理事之分。賞罰善惡是也。不可畏威。不可爲人曲法。善官之權。如天平之針。其高其下。隨物輕重也。又。可如鐵枝。不動不偏也。惡官之權如箭。微風一起。應風偃仆。經嘆驚之曰。爾志脆弱。不敢毅然斷正衆非。勿持權柄也。免負高位。免曲國法也。

將本十字架。使負之。行詣加爾瓦略所。官既以十字架刑判王。卒急製大木十字架。使王自負。而行於加爾瓦略山。王極難行。蓋晝夜無寧。受笞而流多血。身乏力。又。十字架直木。有十尺。橫木六尺。至重也。又。途遠約有一千三百十七步。後行自官衙。至于十字架所。二十六步遠。

八十步。力乏而遇聖母。後行七十一步。不能進前。因仆。後行六十步。而遇聖命之代負。後行一百九十一步。至一聖婦之門。婦視王困。力乏氣喘。面上汗血交流。甚憐其苦。執布謹至以拭聖面。王欲酬情。印留聖容布上。至今存收於禮瑪都。西人慕視。時時詣都敬拜之。後行三百四十五步。至城門。傷哉。途愈遐。王力愈乏。至門再仆。出城道勢漸高路滑。乃聽隨愈難進步。強行三百四十八步。從之婦女號哭。同視戒之曰。

京都之女勿哭予。云云

言罷復行一百六十一步。乃至山脚。氣力盡乏又仆。勉起又行二十步。至此暫仆。卒褫卸王衣。參苦酒于膽。送之飲。後行十五步纔止。卒急備大鐵釘。釘王左

右二手于架橫木。兩足于架直木。乃背而行十四步至山頂。鑿深眼于石。而豎聖架也。讀者可知吾主行斯路之苦何苦。因自當時至今稱斯道。俱稱苦楚之道

架上七言。

主上聖架。以示世人。猶師上座。以教門弟。吾輩可聽主訓。心納穩守。勿忘而行。主訓約有七。謂之七言。其解如左。

第一言。

耶穌曰。父。請寬宥彼罪。彼實不知所爲。斯第

一主言。大發其愛其憐。蓋忘其苦之極。而憐其仇之罪。主在世時。訓徒曰。有人惡心加害。惡口肆觸爾輩。爾可喜心加恩。仁口求天主恩惠斯人。乃始謂在天爾父肖子也。蓋爾父天主。日命太陽廣布其光。並照善惡人也。又。時命膏雨。降潤下地。並養好反也。主先親口教吾如是。後親求聖父如是。不圖仇戮。而圖其宥。吾須聽從其教。須師其行。須愛吾仇。須求天主賜赦之也。斯德望聖人。彼仇加害。持石擊殺。聖人忘已念仇。將亡跽倒伏地。求主寬恕其仇。而赦殺已之罪。後來善人。多法吾主。多法先聖。吾輩可不法之乎。

或疑。天主聖父。不赦殺主之罪。蓋過年四旬敵人臨境。圍困都城。夷平垣郭。盡

殺百餘萬人。存者。至今無國無君。恒徙異土。若流鼠人。無容脚之地。斯俱殺主罪之戮也。主求聖父。赦宥彼人之罪曰。吾主崩時。高聲多淚。祈求聖父。而聖父看主之尊。許諾其求也。聖賢曰。主求有二。一。非專爲仇之衆。但包衆間定數。主復活後。本府之人。多有改非。聽從聖教。而得其罪之赦。斯則天主聖父。諾許吾主之求。明驗也。二。殺主之罪。其醜甚極。無言可罄。必當地面速開。翕吞彼人。聖父看主之求。無盡之勲。寬延仇罰。待年四旬之久。心欲仇改。奈何。怙終不悛。不認其非。聖父乃降顯戮。以懲其罪也。

第二言。

予確語汝。汝同予今日並享天堂眞福。斯第二主言。大發其寬裕之心。布惠之德。又示痛悔大能也。蓋右賊信望吾主。至本國賜發一念。而不忘其靈。主不待昇天。不延其望。當日即賜享天堂眞福也。又右賊一時之痛。即能洗潔平生之汚。可見吾主之大寬。可見痛悔之大能也。聖良曰。大哉右賊之信。當時不見主行奇迹。不見命病者瘉。命瞽者視。命死者活。而信其實爲眞主。大哉其信者焉。當時止見主受刑如賊。受辱如畢。受羞如辜。而稱之主。稱之王。大哉其信者焉。

斯主之寬。示主聖架。如鑰大開天堂門。使世人得進也。若常生之木。能發萌眞

福之實也。又。布賊示人。可明認。不可羞。以被釘十字架上。實爲吾真主也。實爲天主也。主曾誨衆曰。布人尊我于人之前。我尊之于聖父之前。皆是也。

第三言。

謂母曰。女人彼爲爾子。次謂徒曰。彼爲爾母。斯第三主言。大發其孝之至。其愛母之極。其報忠之心也。主在世親愛聖母。聽從服事。至死忘已。而念聖母。欲示人于於親何如。生時可親可事。至死猶不可忘。可致其孝也。聖基所曰。吾主將亡。托母于徒。示吾終身。當養當事當親吾親。死至吾孝必不可止也。

又。可思若輸聖徒之忠吾主欲報其忠。托母于彼。而爲之聖母之子蓋吾主有苦。彼必不離。彼身愈近。其苦愈深。斯必善友之驗。有問賢日。眞假之友難別。何試之乎。曰。試之如金。磨之于石。則顯其眞假也。難時患地。友之試石也。眞者則近。僞者則離。可比之燕。夏時近人。入室嘹唳。冬時則飛。了忘其主也。

又。可深思聖母之應其愛。其愛大踰衆人之愛。其苦大踰衆人之苦。聖徒爾納云。嗚呼童身天主聖母。聖子苦時。深苦利劒利刺爾心。爲致致命者之苦。雖大且重。比爾心之苦。則小且輕也。聖玻納文。又謂之云。爾子受苦于身。爾受之于心。其傷之苦。分于其身。而統約于爾心。

第四言。

予天主。予天主。何捨去予。斯第四王言。大發其若之至。其憂之極。或曰。天王聖父。不能不念吾王。矧捨之乎。王謂若是何也。曰。捨去二字非無管。無理。無顧。無愛之意。惟無番安慰。無免其死者意。王言如此。其故有多。

一。欲吾識其若其憂之至。蓋其若憂。漸長漸深。當時俱至其至。

二。欲顯其實有人實性。設受虐死。而無發痛聲。人多致疑。或有人之性耶。或獨有人之幻像也。

三。欲人知識其德之精。而其若無由于本身之辜也。罪人遇難。不必問王。棄捨之故。其罪其故也。王原無辜。而受多苦。問苦之故故也。四。欲引吾常問聖父。棄

去親愛之子何。聖父必荅曰。捨去吾子。因不捨去世人。不免吾子暫刑。因免世人無限之刑。吾輩聞故。宜深謝聖子之恩。宜深感聖父之愛。

第五言。

渴。斯第五主言。大發遍體之苦。蓋主日夜不安。汗血交流。甚乾而渴。請水潤口。卒乃備醯。嗚呼。人在刑下。雖爲盜賊。人尚憐悲其苦。而安慰之焉。惟主之佞。反人本情。如獸之像。而加吾主之苦。

第六言。

終。斯第六主言。大發其聽命之德。猶云。聖父命我降世成人。受苦以贖衆罪。以償

人債。聖父所命。聖經所記。逆知聖人所書。滿矣全矣。聖伯爾納曰。吾主救世之功。不丟于半道。未至于終不已。至終乃止。吾輩可法。蓋德不貴于始。惟貴于終。有終。則有厚報也。

第七言。

父予神付於爾手。斯第七主言。大發其望人。逝世之際。必當勤急于靈。以得善終。示吾善所也。余人多勤急乎身。先備堅木。難朽壽板棺槨。擇吉山陵。猶無念其靈也。逃哉。又。示吾人。凡死後。其靈常存不滅。設散而滅。主靈必無。必無可托于聖父者之手也

代疑論。

葆祿聖徒曰。吾輩主徒。敷教于世。示人可信。吾主受凌。受侮。受苦。終被釘于十字架而死焉。異教之人。聽聞吾言。多疑曰。斯狂人之言也。斯無理之論也。必不可信也。何有天主聖子。卑賤其尊。降屈其貴。如是之甚乎。余將解斯端。以解多人之疑。

疑一。

吾主。眞天主。其知無窮。盍識伽之兇謀。以得預備。而全其身乎。曰。吾主在時。恒與宗徒說。其難狀其死期。又。一日上山變容時。古教聖人二位。同主互講其苦

之勢。又受難前一晚。再三告徒其死之期已至。是晚入圓。令伊得便能擒。此皆實爲知其死之效也。

疑二。

耶穌既爲天主。其能必全。何被伊之害而不能勝乎。曰。吾主之能無量。初欲盡滅之。誰能拒乎。況物。以無爲有。今欲盡滅之。誰能拒乎。況避其伊數人之禍乎。且伊來捕之時。一言之間。若死。夫吾主以一言宗徒。欲禁救主。砍一卒之耳。主摩使再復接。乃禁徒曰。收劍入鞘。若我欲避伊害。而求父。不刻遣天神數萬來救。觀是則知。主受難。竟非無力。而不克勝伊者也。

疑三

吾主既爲天主之子。同父一體。萬有罪。爲何若負辜之人。被死于嚴下。曰。斯故與矣。吾主人性。自幽矣。粹至精。不麗邪情。不雜私欲。善德而安行。何由有罪。且其仇。雖時時密伺。卒無能得其小過。主灼見仇心。嘗問之曰。爾曹誰能責我因罪仇竟無言可對。只惡口厲聲詈毀其受難之日。比辣多細密詢察。求而不可得。將立案。其妻命价曰。此之人。不當陷之死刑。即其悖徒。如嫉吾主。而鬻于仇。鬻後甚厭其非。罪甚矣重矣。無故而付義人之血。觀。吾主雖當死刑。其死不由於本身。以日。咎無其而者之潛不然刑不能之純勉窺惡。乎。已。辜。辜。忌。我。此之此

答。惟其心受枉責而死也。

疑四。

爲何罪受刑受死也。曰。當知天主天地萬物之時。遂造男女二人。爲造人類始祖。身心粹美。吉福滿備。燠寒。艱難。等苦悉無。不病不死。壽考之後。貧苦活騰升天。其子孫皆然。奈何。背主犯命。恩澤悉隳。病患競至。邪情穢欲。叢出。萬端之罪。肇興於是。蓋吾人若孤。吾原祖若根若源。彼既蠹汚。吾若羣其後聖萌枝無各不然。經指此罪。稱之原罪故也。此外惡人又自增親作之孽。而爲天主所負債。能復得升天乎。廣哉大哉天主仁慈。由能息主怒。能贖已之重罪。能酌天主

其悲憫博厚無限。其矜恤宏深無涯。哀憐吾人。而不忍遽絕。見其不能償所負之債。乃親降生成人。忻然膺罰。以償吾債。贖吾罪。吾債既償。吾罪既贖。吾人與天主協合。天門始開。而人方能入之焉。此爲吾主受苦難之故也。

疑五。

天主若要償吾負之債。何必親降受苦。命天神償之亦可。曰否。吾無窮之債。獨無窮之功。始得全償也。天神雖高且貴。不越受造之類。其績有限。何由而能全償。此惟屬天主之能。天主降世。兼天主及吾人兩性。因此能受苦受死。因彼其若死有無窮之功。故能全償。吾人無窮之債也。

又。雖天神有能全償。天主萬不許。其有三。一。天主親造人性。人落而壞本美。故天主親救。使得復新理也。如巧工。親繪美像。偶敗。肯託拙工代新耶。抑親手自新耶。二。贖世之恩。永世之恩也。獨世之主之本分也。三。贖人罪之恩。此之恩。更大更遠。此者。本性。彼者。超性之恩也。今吾受造于天主。愛之。敬之。事之。理也。設天神降來。被死而贖吾罪。則事之。敬之。事之。比天主尤切。亦理也。天主愛之之愛之。愛人至切。而欲人愛之亦然。何容人分其心。而愛天神如此之切耶。

疑六。

然也。天主自貰人罪。免已受苦。不更乎。曰。否也。天主自貰人罪。其便有一。不便

便有多。天主。全仁也。又全義也。自赦惟顯其仁。不顯其義。若代人全贖。仁義兩全。便之便也。又。白釋。不顯其所惡罪之愈甚。又。白釋。引人輕惡。益主赦之易。人愈行易肆。又。親訓我輩若親之師。親善立表。引人易學。易得踐天上之路。又人平居無權。白恕人辱。可也善也。國君彼人理民。白宥屬民之罪。不可也不善也。反月肆不惡人。因此不覺已非。不懼國法。天主總督萬國之權。可自赦之微。不於萬惡。而國俗愈敗矣。理一國可白赦。天主總督萬國之權。可自赦之微。不於平。因此觀而論。莫便於降生也。莫切於受難也。

疑七。

或曰。人性因罪屬苦屬死。若死罪罰也。吾主人性無罪。聖父屬之苦死何義。曰。至義也。聖子見人類大敗。負罪重債。無力可償。大發慈心。甘爲保債。降世成人。總萃萬民之罪于一身。聖父屬之以苦。屬之以死。故也。

或曰。吾主若兼天主。其微行之價。即屬無窮。一動一息。一呼一吸。皆無窮之價。以微功得償。何多功爲。曰。斯故多且大矣。一。欲人知其愛之至。二。欲人知其罪之醜。三。欲人知其聖父之義。四。欲示人苦難之奇。五。吾主降世。其職有三。保債一。神醫一。神師一。論保債之職。一吸一呼。足也。餘也。論神醫之職。未餘未足。奈何。靈之罪。靈之病也。主一呼一吸贖人之罪。靈病必痊。惟病根在心。未時復萌

復病。精醫深究病根。急務攻拔。乃瘥。靈病之根何。曰。自愛者之私。是也。傲。奢。淫。忿。饕。等。皆如毒枝。發生于偏愛之毒根。吾主若善醫。自受多難。以贖人罪。而拔罪根。以謙醫傲。以主之醫奢。以苦醫婬。以忍醫忿。以茹醫饕。等德如神方。人效而服。靈病皆瘥。病根盡拔。主若之一故。又善醫對病發藥。病由于熱。攻之以冷。由于冷。攻之以熱。靈罪槩由于樂。必攻以苦。主苦之二故。論神師之職。主降廸人升天真道。道阻有三。財一。樂二。傲一。主若善師。必當勸人。神貧身潔。心遜。如勸貧自富。勸淨自汚。勸遜自傲。可謂善師善勸乎。取苦之故。其理自明。

疑八。

武曰。天王入世成人受死。吾聞有多賤可輕。未聞有何妙可重。倘有請示。以解心疑。曰。勿云賤可輕。當云賤可重。蓋主之謙卑。其辱其死之賤。俱爲可仰可重焉。人死也。不係于有辱與否。以爲輕重。獨係于其死之故耳。故醜可輕。故美可重。試如盜賊。其死雖無大辱。必可輕賤。蓋其死之故。其罪也。猛將忠臣。或爲勤王。或爲護國。或爲保城而死。其卽有大辱。必可仰重。蓋其死之故。其忠也。噫。忠臣爲國受死。可重其死。設國主受死。爲國保民。何當重其死者乎。史記。唐太宗割髮以療其臣李世勣之病。人皆大美其情。設有甚焉。又何如美之哉。爾今可先明。主死之故。後便可知。可賤可貴也。其故。無本身之罪也。乃救世患也。贖人

罪也。開天門也。免人永
苦也。可賤乎。可重乎。
今爾欲聞其妙。余謂屈指難數。異哉天
主之工。其工雖小微。一一奇妙。剖成人
及受死之工乎。蓋其諸大工之間。成人
受死。尤爲至大之工也。造天地萬物之
工。比受難之工。猶無工然。生存養吾之
恩。比贖吾之恩。猶無恩然。今揭受難奇
妙之畧。使得重其大之
大。得感其恩之恩也。
第一奇妙。爲其遠久也。器具愈古。其價
愈重。人愈久懷恩我。我愈當謝其恩也。
天主于無始之始。存意降世。受難贖我。
斯意之古。于天主之古。互相並行。可不
謝之乎。伯鐸羅宗徒。謂教友曰。爾輩原
虜人也。主不出易壞易朽金銀以贖之

惟出其無盡價之血。主也。雖見于造世之後。定意降世于造世之前也。

第二奇妙。爲上中二古。多先知聖人。數千年之前。細列受難始末。百年之前。數而載之經上。後其言皆驗。較之于事。無一不對也。達利聖王。記主受苦之時。巨家侊人。同心並力。而皆叛主也。又記惡徒之背。武卒之欺。五傷之苦。膽醯之飲。酷死之態。等。義撒義亞聖人。記吾主雖無辜。飾心自至于死地。以贖衆罪。又云。主不開口。以觸伉人。以自其義。以求其命。若善羔然。匝加利亞聖人。記受難之時。門徒怕懼。諸皆奔散。若羊無牧者然。又云。鐵釘鑿主手足。如是之多也。

不啻在教預知之聖人有錄主苦。惟教外童身多女。又有錄焉。蓋天主欲酌童

身之潔。賜之神目。能視吾主受難之列。因記吾主受難之際。武卒撾其面。飲之膽醯。殷帷自裂。太陽失光。普地晦瞑。吾主聖屍被瘞。三日後自復活。等。斯童身之豫言也。

第三奇妙。爲自天主造物以來。時時立多聖人。爲主受難之像。

其一。亞黨原祖是也。彼得奇寐。寐時天主拔其肋一骨。創一女。命之合配。以成夫婦之禮。主也。其寶死若安寐然。死時武士挺戰刺肋通心。寶血出流。以洗衆汚。而立聖教公會也。

其二。亞白爾。即亞黨次子是也。蓋加因其兄。嫉妬弟德。携之出遊而殺之。天主

欲罰其惡。命之徙土。出裔遍流。王也。其仇也。同國同族。謂之兄弟。但仇嫉姊王德。攜之出城。而殺之矣。天王聖父。明懲仇罪。引敵進域攻城。被殺者。被殍者。百萬餘人。幸有得避。俱散遍流。無國無王。無定處可停焉。

其三。義撒客。即亞巴浪之子是也。蓋天王欲彰父子之德于世。命父殺子以祭。父順王命。而子不逆。父持利劍。子負柴綑。同出上山。至頂父繫其子。置之柴上。子跪引頸待刃。異哉。父起手。刀幾下。忽天神厲聲。大呼父名。命止曰。勿下手。勿傷子。今已知爾畏天王。愛之爾子之上。因將厚酹爾德。將福吉爾裔。爾苗森森。叢叢。若天上星者然。若海濱之沙者然。又看爾子之面。將福吉普世焉。時父同

顧。叢茨之間。視羊。執之以祭。乃父子偕下山。亞巴浪。天主聖父像也。義撒客。吾主像也。聖父欲彰其善之至。其愛之極。命子入世爲人。受苦救世。亞巴浪執劍以獻其子。聖父自秉義德之鈞。欲主受苦。以贖世罪。義撒客自負柴把上山。惟義撒客不死。蓋其死無益于世。善羊代彼行祭。而吾主若善羊受苦。多茨編織羊首。多茨編織苦主之首。又。天主聖父看主寶勳。大廣其神子之數。大降超性之恩。大福大吉吾主之神子也。

其四若瑟聖人是也。若瑟因得父寵。其兄十人。恨妬謀殺。幾乎下手。偶遇商人。出價而市。携之異國。在彼誣辱疊疊。踰時國君且視其德。且試其智。寵之甚異

賜以重任。使亞巴位。命大臣百官庶民皆聽其命。若瑟吾主王正像也。若瑟之兄恨妬其德。因謀害殺。主仇亦然。若瑟被誣如微價被售。吾主亦然。若瑟被誣如有罪以瑟吾主亦然。若瑟之兄。下之如奴。而君使涉巨臣之上。吾主亦然。蓀祿聖徒曰。吾主耶穌雖于天主聖父同等。猶飴心自屈如僕。其聽命之德大矣。其謙遜之德深矣。以聽命聽從父命。以謙遜被釘架而死。奇哉。爲其聽命。爲其謙遜。天主聖父。上其位萬位之上。上其名萬名之上。蓋耶穌聖名之前。在上天神。在中世人。在下魔鬼。盡皆屈膝。而敬之也。

其五。達未聖王是也。聖王幼時。無甲無戈。手持小挺。囊藏五石。入場攻敵。殺斫

巨人。而敗寇軍。得勝凱回。吾主以人性之劣。聖架之辱。五傷之苦。攻敵魔鬼。大剪其能。得勝歸天也。斯等之像。經載多矣。不及煩述。

第四奇妙。爲吾主之苦。天主之苦也。蓋主兼包。吾人天主二性。二性既結。贖罪之工。乃全備也。蓋其人之性。能死。其天主之性。能加無盡之功。使能償無盡之債也。比之金鐲。得價數十兩。安能償百萬之債乎。若加寶珍。而加其貴。則價乃應其債。而能償全也。吾主人性。金鐲也。其純雖至。猶不能償萬民之債。寶珍。天主之性也。二性締結。乃吾主之功。無盡一無窮。得償世債。而有餘矣。聖良曰。天主之性。能赦人罪。惟不能當苦。人性能當。惟無能自赦。奇哉天主深計。湊合天主

吾人二性。依此能苦。依彼能救。而救人之功全矣。

或曰。天主。吾人二性。若結于吾主人性受難時。天主之性。曰否。蓋天主之性。自不能受苦。雖合于人性。不得失所自有。此之靈性于肉軀。二體雖締甚切。人能傷身。不能傷神。主曾勸聖徒曰。勿懼殺身之人。彼能傷身。竟不能傷靈。聖大瑪責又曰。吾主二性。如光照木。斧能砍木。不能砍光。吾主天主之性。如光。其人之性如木也。

又曰。天主之性。若不能受苦。何謂天主受苦。天主受死耶。曰。天主之性。及人之性。雖隔霄壤。締結之後。二性之稱。公相通也。因指吾主。曰。斯無所不知。無所不

能。又指其天主之性。曰天主爲人也。天主受難也。天主被死也。譬有人。文武二才俱備。以文牧民。理事斷訟。以武統兵。引軍出戰。二才之具並統于已。二才之稱並相公通。人指之可謂斯武士。文官也。牧民也。理事斷訟也。又可謂斯文士。統兵也。引軍也。出戰也。推此便知。天主之性。雖不受苦。指吾主之苦。可謂天主受苦。受難。受死。而無可疑也。因聖良深嘆曰。大哉二性之妙。合調之後。眞實可謂無始者有始也。造物者被造也。純神有形也。無際者有限也。萬民。令得第五奇妙。爲吾主之死。能救罪赦。令得今世後世之諸恩也。蓋人在吾主之先。或得赦。或受恩。其得其受俱爲吾主之將來之功也。吾輩在吾主之後。

所得之赦。所受之恩。俱爲吾主之績也。奇哉。吾主之功無窮。則無時無人。而不在其內也。因吾主一死。足矣。餘矣。天主造死。其死而死。爲衆人能得其

經指吾主曰。其若羊羔。被祭自天來時降來而來時降來而世之時。猶云。主雖人。如當時降來而實救上古中古之人。又云。天主聖父。命主入世。以死爲衆人也。又云。天主聖父。命主入世。以死爲衆人之中保。以消聖怒。以已過之罪。能得其宥也。

或曰。吾主之死。能行罪赦。如所以以行其效。所以然不在。其德何在。其效然何由能得乎。太陽未由之前。焉能出光乎。吾主未降世之前。何有功德。得赦上古中古之罪乎。曰。所以然之類不一。依各類其能有異。其德有殊。作者不在。不能

行也。因無太陽。無有其光也。模者不在。不能行也。因無靈性。無有人也。質者不在。不能行也。因無木料。無宮室也。爲者不在。異矣殊矣。不在而猶能行。試之修士。未來之眞福。能動其心。使苦其身。使往忌世人所不所爲宥者彼者不樂。今云。聖父爲主將來之功。赦宥古人目然也。上必視古之罪。王罪之罪。何足怪乎。儒士慕擔厚爵。爲

未實有之前。報酬其功。必然之理也。

第六奇妙。爲吾主之死。大開天堂之戶。引人得享眞福。受苦之先。天門穩闖。上古中古之時。雖大聖人。必不能進。受苦之後。雖小童微德之人。猶可入焉。

聖人指主聖架。常謂之天鑰。故也。葆祿聖徒。立譬曰。父者。先書遺書。使子能承家產。惟父在時。子不能承受。必待父斃。乃得受業也。吾主。吾父也。天堂眞福。其產也。吾主在時。未死之先。人不能得昇。死之後必得也。

第七奇妙。爲吾主之死。大勝衆魔。大剪其能。大破其謀。聖納西盎嘆主之能。謂魔之劣。謂魔曰。惡神者也。聖架已敗汝軍。汝銳已墮。汝氣已衰。汝手受桎。汝足

受梏。百肢受縛。不能動若死者然。聖良曰。三之釘。雖刺尊體。更如利劒刺魔之心。魔傷已了。無法可救。無藥可醫。聖與斯定又曰。主當死時。大發其謙。自伏仇下。大發其忍。而被多傷。奇矣。其伏大伏魔傲。其傷大傷魔心。

經解此妙。曰。當日天主執劒。出刺海龍。解曰。當日。主受十字聖難之日也。其劒架也。海龍。魔鬼也。大海。今世也。斯海內。吾人若小魚。魔鬼若龍。任意噬吞。橫肆暴虐。無人能脫。主憐世人。入世之海。以聖架之劒。大敗魔羣。徒又云。吾主親入戰場。躬敵魔鬼。抄檢所得器械。自乘御輦。縛魔之羣。曳之其後也。俱譬言也。蓋國君親征敵寇。得勝之後。而回本朝。手輦。十字取寇貲。縛之駕後。

聖架也。前勝魔鬼。而顯其光。後歸天堂本國。但主之勝。與世王之勝。相異遠甚。此出征寇。先募武士兵卒。先備戈甲等。以贍軍需。猶難得勝。主出敵魔。身無甲。無戈無兵。猶敗衆魔。大得勝捷。斯則大異矣。

第八奇妙。爲吾主之死。自爲極貴之祭。能息聖父義怒。葆禮聖徒曰。至獻已于聖父。若極馨祭也。古教祭品吾主重矣。其間至貴有三。一謂恭敬之祭。在宰焚一牲。奉獻天主。恭敬其無際多禮尊。第二謂息怒之祭。蓋人得罪。携牲自賜殿。司教殺焚其半以奉。其半留以迨用。第三謂謝求之祭。蓋當時天主恩所人。因人奉牲。或謝已受之恩。或求望之恩。司教殺殺牲。分作三分。一焚奉。一

用。一送牲者受。吾主一祭兼包三祭之禮。尤大過之也。

何謂兼包。曰。主寶死之祭。一則大敬聖父也。一則得息聖怒。使衆人易得衆罪之赦也。一則能謝世人已得之恩。又能求未得之恩也。

何謂太過。曰。古教之祭。俱爲像爲影。吾主之祭眞實也。眞光也。日出而廣布其光。諸影自散。主祭一至。古教諸祭自止。今竟不可行也。吾主之祭。常在恒存。未世而止也。又。古時人携犢羊羔等類而祭。吾主持其無值之體而祭。又。古時祭物。并爲奉祭者也。又。古時之祭。自爲祭物。多矣衆矣。各得各妙而已。主祭獨一。而包括衆祭之妙也。又。古時之祭。無能洗

去人汚。無能致天王聖寵。吾主之祭。無不能矣。

第九奇妙。受難一工。衆德之聚也。天主爲工。愈發本性之德。其工愈奇。受難之工。約統天王諸德之聚。可見其奇。噫哉。受難之工。明發天王義德之嚴。親愛之命。甚矜憐之心。無盡之知。無比之強。聽之純。謙遜之深。良善之性。緘默之德。等等奇妙。噫。無德而無在斯工之內也。

何謂義德之嚴。曰。雖有衆天神之苦。民之難。聖父義怒。必不息也。預定聖子降來受死。乃其義足矣。聖怒息矣。可則顯見其義之嚴焉。比之國工。設討庸人。則其義。設刑大臣。則更顯矣。設戮上嗣。則盡其義之嚴也。

天主自造物以來。常罰惡輩。亞黨世祖逆命。天主速罰。逐出地堂。屬之萬苦。吾輩子孫。偕彼連累。偕屬其罰。後人又肆。乃洪水漫天。淹死萬民。又降火燼滅淫肆。人斯輩之刑。比之國王刑罰匹夫。以顯其義。又至高天神心傲背主。牽引多神。使之同背。主罰之重。置之地獄。無止之苦所也。斯比之國王刑罰大臣。以顯其義。噫斯罪之罰。斯義之嚴。比吾主之死。至輕至微。世人也。天神也。俱被造者物也。其貴有限。其尊有際。吾主尊貴。無際無限也。因統萃世人之罪于一身。聖父重義。重哉聖父之義。命受死以償之。嚴哉聖父之人之罪焉。因聖伯爾納深嘆曰。吾心之傷大矣重矣。蓋天主被傷。以寶血爲劑。以療吾傷焉。

何謂親愛之甚。曰。愛懷于心。必發于外。比之火。藏灰內。其熱其烟必不能藏也。必出于外也。火隨大小。熱烟一然。愛隨多寡。其驗厚薄焉。聖額我畧曰。試石試金。而外行試心內愛也。天主受苦爲人。斯工至極。其愛人必至極也。主謂門徒曰。人致命爲其友。則盡其愛。而無可加也。因聖而公教會。謂聖父嘆美其愛。曰。大哉聖父之愛。屬酷刑所愛之子。因贖卑僕之罪。大哉聖父之愛。何謂憐悲之心。曰。人好施捨。忻然救濟。謂之慈悲者之人。吾主寶體。若寶庫然。藏蓄珍寶。其價無比。雖天地萬物合集以市。必不對。主寶之珍。其寶血是也。其一滴足贖兆民。猶有多餘。其值雖重如是。受難之時。大開渾體。盡罄寶血。以贖

世人。謂之大發其悲憐之心。故也。葆祿聖徒揚聖父之大寬。大聲曰。天主富盛于悲憐也。猶云。人有財貨。有田房。謂之富足。天主之富。其悲憐也。其憐愈深。其悲愈切。愈發其富。達未聖王所云。天主之矜憐。大矣寬矣。因攸出價值以贖人罪。大矣厚矣。是也。

何謂無盡之知。曰。義憐二德。難于相合。義甚惡人惡。恒求懲罰。憐甚惜人罪。恒求赦恕。天主至知處斷斯難。萃集人債于主一身。命之受難。代人賠償。乃義德滿足也。乃憐德顯發也。謂主之死。人彰其無比之知。故也。又。亞黨一人。犯命而敗人類。吾主一人。受死而贖衆罪。葆祿聖徒所云。諸人之死。由于一人。諸人之

生。由于一人。是也。斯謂大知也。又。王死大負魔計。蓋魔見王屬刑。不能定知。或爲眞王。或爲純人。王受死。而韜匿眞王光榮。魔不得預備將至之害。斯至知之驗也。聖良曰。王也。以便贖人。隱其天王之勇。而陽其人之劣。設魔能達天王奧意。則必不引王伐殺王。反務柔軟其心。使勿加害。以得固存衆人虐權也。知負魔計。知虛其謀。實天王之知也。何謂無比之強。曰。斯奇妙之畧。已具吾王降生前第三王日。又。封齋後第三王日

何謂聽命之純。曰。吾主論其人性。聖父必爲其王。命之降生成人。受死爲人之罪。王也。其心受命。純哉吾主聽命之德。徠徠聖徒所云。王聽從聖父之命。以至

致命十字架上。是也。

何謂謙遜之深。善良之性。緘默之德。等等奇妙。曰。主受難時。廣顯心德之衆。以已爲表世人可法。其德之聚。便在受難經內。今不必重出

第十奇妙。爲主死時。天大變。地有多異。以證其果爲眞主也。異哉。萬物之主。受難之際。無靈無覺之物。痛哭其難。若含靈含覺也。

第一奇異。太陽若不忍直視其主之死。斂光大蝕。斯異約包多異。葢當日正遇正月望日。太陽不能被蝕。又。太陽輪大。太陰輪小。不能遮掩日光十二刻之久也。又。日蝕不能一時黑暗普地。葢某國某城隨對隨無對于日。隨有蝕無蝕也。

又。日蝕自西而起。而終于東。是蝕反然起于東而終于西。蓋月回東。乃速追日。而遮其光。史記。時有他國外教大儒。名第阿尼削。見斯日蝕驚嘆曰。或萬物之眞王。受難而死。或萬物將終滅也。後聞聖教。聞知日蝕之故。心伏聽從。致成大聖。第二。聖殿大帳。吾主崩時。突自開裂也。第三。今地大震也。第四。石山小石。自破自碎也。第五。已往聖人之塚。多自闢開。聖人復活。明見于人也。因斯奇異。人視主苦。多痛撫胸。深嘆曰。斯人實義人也。又。百夫長等卒。大驚云。斯人必天主眞子也。

或曰。右蹟儻實如是。耶穌實爲天主。但皆獨恃其門徒之證。欲榮光其師。何當

據其言。而信之乎。曰。善哉斯疑。其解並解多疑。蓋不止于主受難之時所行聖迹。乃並包平生所行之奇妙也。聖史並記。吾主初降人世。天神下報聖母曰。將投爾胎之子。實爲極高之子。爾無男工而娠。爾身童貞仍舊。又記。生時天神飛報牧童。引之拜敬。又記。新星倏出。引他國三王來朝。又記。吾主在時。所行聖迹。難罄其數。今爾疑曰。皆門徒之言。恐未足憑信。斯疑必出于未曾入教之人。而未知聖典眞實者也。吾教中人。一知有聖經之言。並知有天主眞實。因屈意確信也。聖教外人。因無斯信。有彼猜疑。今揭五端。以解其疑。

其一。設四聖史所錄。不出于天主默啟。而獨出于私臆。猶可無疑而信。不然併

不可信萬國諸史之所記。使吾初入華境。而聞古時有堯舜等帝。有洪水等事。而云難信。華人皆嗤。曰。某經記之。某史錄之。某儒書之。安用猜疑。而不信乎。今右述之聖迹。聖經有記。聖史有錄。聖人有書。何不信乎。

聖與斯定。未入聖教前。曾讀聖經。見內意與幽難通。心疑眞否。乃謂自己曰。世上多物未擊吾目。而吾或倚人傳而信。或憑書籍而信。聖經者。聖人所傳其實。難悉其衆。書籍所錄其實。難數其數。其理雖深。其意雖幽。必可罷疑而信。以是而觀。奚可輕視四位聖史所記之言。

其二。吾問汝曰。汝信吾王爲人否。信受若而死否。必應信也。蓋常欺吾輩如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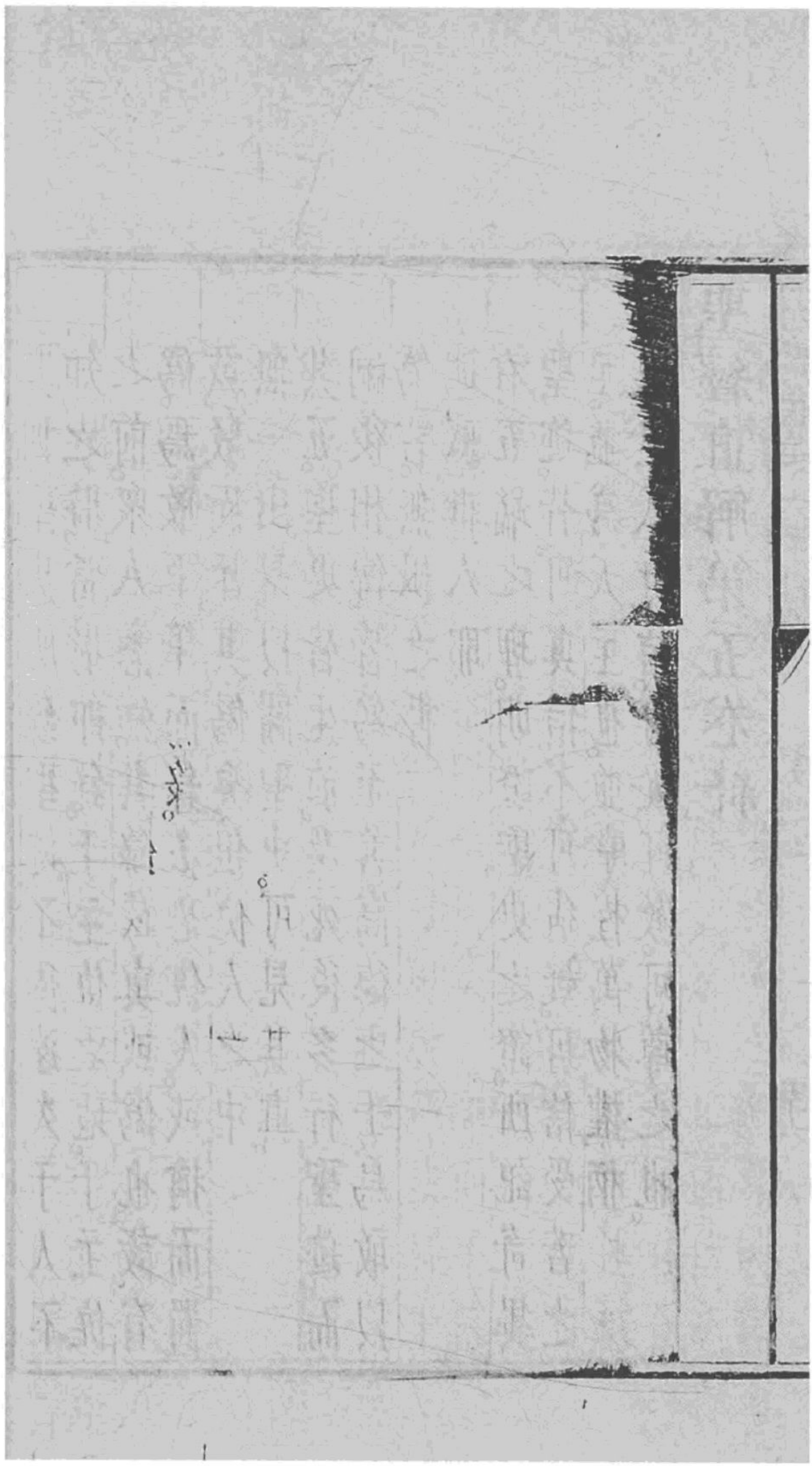
爲從人教。恒叱吾輩如愚。爲敬尊被釘架上之人也。次又問曰。汝何由而信。必曰。四史悉記也。教人親口自說也。吾荅曰。聖經四史皆述吾主爲人。是也。述被釘聖架而死。是也。吾輩明認之。是也。惟聖經。偕四史。偕我等。並云。其實同爲天主。爾何取一半而信。何棄一半而不信。昔惡王謂童身聖女。曰。爾敬拜被釘十字架人。何不羞乎。對曰。是也。經上有是言也。惟經並云。其爲天主也。死後倚其全能復活。自書歸天。王信其辱。盍信其榮哉。王緘口無言可對。其三。倘聖史獨述王受難時所行奇異。或人可疑。今且細列其若辱焉。設僞述彼聖迹。以陽其死之辱。寧免述此。以免述彼。而免誑人之醜名也。

其四。聖史所錄聖迹。不待遠久。于人不知之時。當時即錄。于主伪之地。于主伪之前。衆人悉知。其錄或眞或僞也。設有僞。焉敢下筆而錄。必恐伪人。或擒而罰。或駁而斥其僞矣。但伪人之中。無一出身。以闢聖史。可見其眞。

其五。聖史皆生前。及死後。多行聖迹。而嗣後相傳。皆爲至善高德之士。烏敢以僞言。無根之書。迷惑世人耶。

右五端之理。明證聖史之證。所記奇異聖迹。皆可眞信。不可猜疑。可信受苦之主。並爲天主也。並掌握萬物權柄也。世人可信。可從。可敬。可尊之也。

聖經直解第五卷終。



聖經直解第六卷。

遠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耶穌復活本主日。

諸主日之間。此乃第一主日。吾等可忻慶吾主。經曰。天主造成此日。世上每可怡怡。傾心而喜。吾主死時。萬物哀痛。太陽全食。地皆震動。石山相觸。悉明其苦。今日萬幸應迓吾主。此之太陽。沒于西。黑影羅地。飛禽罷聲。若變其沒。復生于東。地面復光。羽重熙熙。若慶復生。聖賢恒云。世物于主死活悉然也。

或問。復活始末如何。曰。主亡時。靈魂離尸。降古聖所。慰福古教聖人。第三日携

出之塚入其本軀復活。但前能受苦難。既復活後。諸苦俱不能受也。葆祿聖徒曰。主復活于死者中。再不能屬死。死再不能王。彼焉。蓋言。天主初造人祖。爲不死之恩。戒曰。勿方吾命。一方爾也。爾子孫也。必死也。人祖頑然方命。自招其死。其裔并累死刑。皆屬於死。若庶民屬其王然。惟吾主之靈性。既享眞福。能保其身。使之不死。但因贖世之罪。甘心屬死。死後復活。盡脫死權。不能又死。經云。死再不能王彼。故也。

又問。古聖之所何。曰。地中有四重大窮。最下者。最深最冥。惡鬼及惡人永苦之牢也。第二稍上者。煉罪之所也。教友生時。雖眞心痛悔。而得往罪之赦。然未全

謝暫罰之功。其靈魂離身之後。姑置之是處。當暫楚苦。煉淨必昇天。享真福焉。第三稍上者。爲天殤之所。是處無天堂之樂。無地獄之苦。蓋孩提本身未行善惡。不必樂苦。惟生時無領聖水之恩。洗除原罪。死後不能昇天。而享真福也。第四最高者。古聖之寄所也。蓋天主未降世之前。天門窒閉。古聖人不能通入。其靈魂姑置是處。待天主降來救拔。聖經云。吾主死後降臨古聖寄所。舉此處而言也。

又問。主亦降永苦等所否。曰。經不言。惟聖賢解疑槩曰。主不降孩童及魔鬼之所。蓋此等之罰。本無窮際。無容恕赦。亦近或降煉所。慰其靈魂。拔之同出。似亦

理。比之國王。或生子嗣。或勝敵。恒降大赦。恤刑官周流通國。大開囹圄。縱釋可宥罪人也。吾主。乃天主眞子也。死而復活。如始受生。又。大敗魔軍。則降煉所。而慰煉靈。賜之大赦。扳之同出。當然之理也。

又問。主何必復活。曰。立吾望。其故也。吾見吾主聖軀。先受苦難。後復活。而受隆福。則勉吾怠。飴心當苦。而望將來必受苦報焉。徠徠。吾卒世苦甚。使無望身後復活。以受苦報。吾若虛空。經曰。望德。靈性之貓也。蓋舟無柯石。風濤亂動。下柯則安。人軀亦然。望報起工。失望罷工。

又問。吾輩必待何不待而沒世復活。主聖父速偕復活。曰。吾主寶績無比。天

酹之理也。又。主之聖軀。不宜久于塚。以至腐朽。因主謂聖父曰。父。不許吾神居于地內。不許吾身朽于墓。惟賜我知復活之路焉。知復活之路何。曰。第一復活。始開復活之路。是也。或疑曰。經記。古時已有復活之人。主在世時。令多人復活。此俱先行復活之路。何云。首行之哉。曰。倚其本能復活。又。復活而再不死。惟吾主也。其他復活之人。皆不知倚本能復活而再不死之路也。

惟吾主俱知之。謂之第一者故。

終問。吾主救世大功既全。速速復活自便。待三日者何。曰。方死遽生。其死難明。疑者則多。待三日之期。其死之真。復活之實。明矣。主欲堅吾信。故也。主既復活。

速現於聖母。安其心。慰其憂。三位聖女。不知主已復活。偕迨聖塚。以視聖尸。聖經如左。

經。聖瑪爾詞第十六篇。

維時瑪利亞瑪達肋納及瑪利亞雅各伯及撒落默三位聖女名號。主在凡感主德訓恒從。市香料。欲往抹傅耶穌。時瞻禮日間一日。即復活本日。今日主日。是也。天色微明往墓。日出纔至。墳前樹有石板。屏蔽其門。緣行際互議。疇代予展墓前石天神先來。已展開墓。

聖女乃至。至則石已展。進見衣白少年。即天神。安坐塚右。視之大驚。神曰。勿驚。爾覓被釘耶穌匝肋訥納匝肋吾主本府之名。因以爲號。已復活。不在茲。此乃攸置之所。爾今往告厥徒。偕告伯鐸羅曰。主前爾。迨加理勒亞地名。在彼便得見主。若彼先說於爾。主受難前一晚。聖徒甚憂。主慰之云。今我雖死。後三日必復活。而現於爾于加理勒亞地。因天神命三女告聖徒如此。

歲。

60

市香料。欲往抹傅耶穌。可師聖女。而勤于哀矜第七端所云。葬死先人之屍也。蓋形者。此聖教之嚴規也。

或疑。天主聖教。嚴戒喪葬諸儀。則葬死如何。曰。禮有實有虛。聖教棄虛尊實。蓋殮屍。救死。安棺。送殯。等等斯禮。俱實實。聖教所遵。至于楮錢。冥金。堪輿。擇日。等法。俱虛禮。聖教所棄。楮錢。冥金。等。釋道以爲先人之鬼所需。惜哉。其謬不一。畧設數端。以辨其妄。其一。死後無田無桑。鬼何有得市食味幣帛以養之。況楮錢銀錠。皆錫箔而已。其價至輕。既歸灰燼。又輕之輕。何得市重物乎。或云。在此雖偽。到彼變眞。口。無稽之談。不必辨也。使到彼得眞。亦僅有沉救幾時之需。靈性

不滅常存。其資既罄。靈性何食何衣。必云。不食不衣。余曰。不食不衣。猶不滅。何必楮錢冥金。以救之哉。

其二。食飲。以養形體。是也。衣服。以蔽形體。是也。靈性之體。本類乎神。不用形資釋道不達靈性情狀。自立臆說耳。蓋或善而昇天國。在彼常享天王神福。安須茲塵世之資。或惡而下地獄。在彼恒當極至苦楚。永無窮期。今世之貨寶。雖廣布目前。亦何益之有。矧楮錢紙錠之灰乎。

堪輿之術。其謬更甚。謂云。子孫之禍福吉凶。智愚。富貧。皆係于塋地善否。于龍穴吉否。彼竟不識吉凶何在何由。蓋一則。盡係于天王之權。一則。人人自招。善

則天主吉之。惡。則天主懲之。所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也。

又堪輿之家。滿口售福于人。而自己卒世恒貧。問其龍穴安在。何不自致富。而免流浪之勞乎。

又。恒見一室同胞。兄智弟愚。賢否。壽夭等情不一。龍穴同而所得之效。何不同乎。

又。普天下各國。不知龍名。不明其穴。國人富豐。貴顯賢哲。猶多子孫相承。累世不絕。則必明知。佳龍福穴。俱爲術家謬妄之言也。人子欲致其孝。須擇高淨乾燥之處。無水蟻之憂。謀棺不朽。親尸不腐乃可。謀得吉福。謀免凶禍。謬矣。

至于擇日。其謬同等。蓋術數之家云。日有吉凶之別。其吉凶關于吉凶星。設吉

星。某月。某日。某時。到山。諸邪兆退避。諸祥瑞自至。蓋乃得吉。設凶星到山。而人強行葬禮。咎兆叠出。無力可逃也。後繼日。天道秘玄。庸衆之知。不及萬一。術數家幸得其精。問之何傷。曰。傷理也。傷靈也。傷財也。汝猶云何傷。傷理。蓋天王最初造日月星政。皆有利于人。有利。則皆自吉。惟或享其吉。或否。關係于人。蓋人某日行善。天王降祥。即謂之吉日。某日行惡。天王降殃。即謂之凶日。此外實無吉凶日也。又。日月諸星。無生。無覺。無靈者物也。誰引之直降。以福擇日之家。而不福他人之室乎。又。余問。以養身修靈須必擇日。而待福星乎。必曰。不待。蓋養身修靈。急事必擇日。緩事必擇。豈理也哉。急事尚不必擇日。

又。兩軍同日行師。孰不必選日。以取其吉。而一勝一負。兩家同日造葬婚娶。恒見彼得吉祥。此得凶患。彼此之殊。果係於吉凶日乎。又。術數之法果精。其言當往往可驗。乃驗者十一。不驗者十九。設常其有驗。則國人皆貴。無賤。皆饒無乏皆壽無夭。而反種種不齊。便識其驗者。亦偶矣。非真驗矣。傷靈。人信斯法。必倚日月星政。以興萬作。而忘祈真主。若無操人事之權。其罪之甚。可勝言乎。是以多有術數之人。幸聞聖教。深恨往術。自燼術書。明認惑人之罪焉。至於傷財。其之害至明。不必解也。

市香料。

香料。諸德之像也。其故有二。一。醫家以香補益精神。有如諸德補益

靈性。二。香藏于器。雖封固。其氣馥郁。自溢于外。令人慕近。奇哉。人善克積于中。光著于外。引人親就取法焉。謀獲野鴛者。將家餵。以芳液塗羽。野鴛聞馨而從之。類然。教友得善廣播德芬。外教之人亦慕其善。而入聖教矣。葆祿聖徒。化導世人。不能悉數。聖徒指其故。曰。吾。天主奇馨也。吾。到處噴發其馨也。夫善德爲香。導人進教。可識惡德爲臭。令人漸離。毀聖教之清名。戒哉。昔達未聖王。偶溺于非。忠臣諫之曰。王不謹。自啟主仇之口。令凌天主顯名。與斯定聖人所云。善人揚天主聖名。惡徒抑天主聖名。是也。

或問。香料爲德像。是矣。市香何像哉。曰。苦勞勤黽之像也。蓋斯俱爲德之價。註

曰。惜夫。聖教內。有二等狂人。不務苦勤。不出德價。欲天主自賜者。第一狂也。芒苦世務。無暇神工。欲賴教友之工。爲之代市者。第二狂也。比之人病欲痊。惟嫌藥苦。請人代服。不亦愚哉。聖熱祿曰。審判之日。各受本行之價。行善。價美。行惡價醜。是日善人之善。不救惡人之惡。吾今不善。而後欲賴其善。狂哉。葆祿聖徒曰。人後世特稽。在世所稼。是也。

主喻衆曰。有童身十女。知智者五。狂妄者五。皆守夜待其主來。智者市油。其燈明光。狂者不市。其燈速滅。深夜主至。擁呼啟門。皆急起執燈。狂者謂智者曰。奈何吾油已罄。吾燈已滅。乞少與。荅曰。吾油不多僅穀。寧到售肆而市。出時主至

入宮門閉狂女始至。擊戶請啟。王曰。不識爾何人。門已封。狂者負慚而退。解曰。智狂者女。教友像也。油。善德像也。智勤善工。以備主來。狂友緩緩無工。直至主來而燈滅。是乃死候急像。到此無計。惶惶請友代祈。惜夫。狂女出戶市油。雖大呼大擊。王不許入。靈魂離軀。雖深痛懇求。遲矣。聖基所解喻畢。長嘆曰。王示吾人。死後聖人之善。不能補惡人之缺。因吾在世。禱聖人可也。望善友之功可也。求神父之救可也。自不圖改。不務立功。而賴其禱。其功。其救。不可也。

昔有俗人。求修士代祈。士允之。時不怠。惟俗人仍惡。不務稍改。再來謁。曰。何不祈哉。何負允哉。吾惡仍矣。猶盛矣。士不對。指大石曰。斯者太重。欲搬而力不

勝。請同助一移。其人盡力以上。士盡力以下。其人怒曰。吾掙上。爾掙下。石者何動。士曰。我竭力提爾。爾仍爲惡。曰曰加重。時時落下。爾欲吾求。必當改改于善。以助吾求。不圖改。而妄望吾求何益乎。至言哉。可思而不可忘。

天色微明。美哉聖女勤。速起。可師其勤。經戒怠人曰。得便行善。速行。生時一去。不復留也。又勸人黽善曰。世人生時。各若傭人。解曰。吾人皆天主傭人。彼市吾力。天堂其值也。使有傭人天曉貪眠。自謂曰。早矣。暮至乃起。赴田興工。家主賞工。罰怠耶。吾輩少壯。不務善工。待老方興。彼痴何異哉。蓋今有時而不肯。焉知將來之肯。昔賢設喻。規其弟。曰。有二人。一駕舟。自巳謂曰。吾且

不必勞。聽舟隨流而下。等舟入海。波濤既急。乃盡力滂湃。一理田。曰。夏天且遊聽田生茨。冬至乃耨乃鋤。吾弟勿肖兩人之痴。得便行善可速。待入死海晚矣。待死冬至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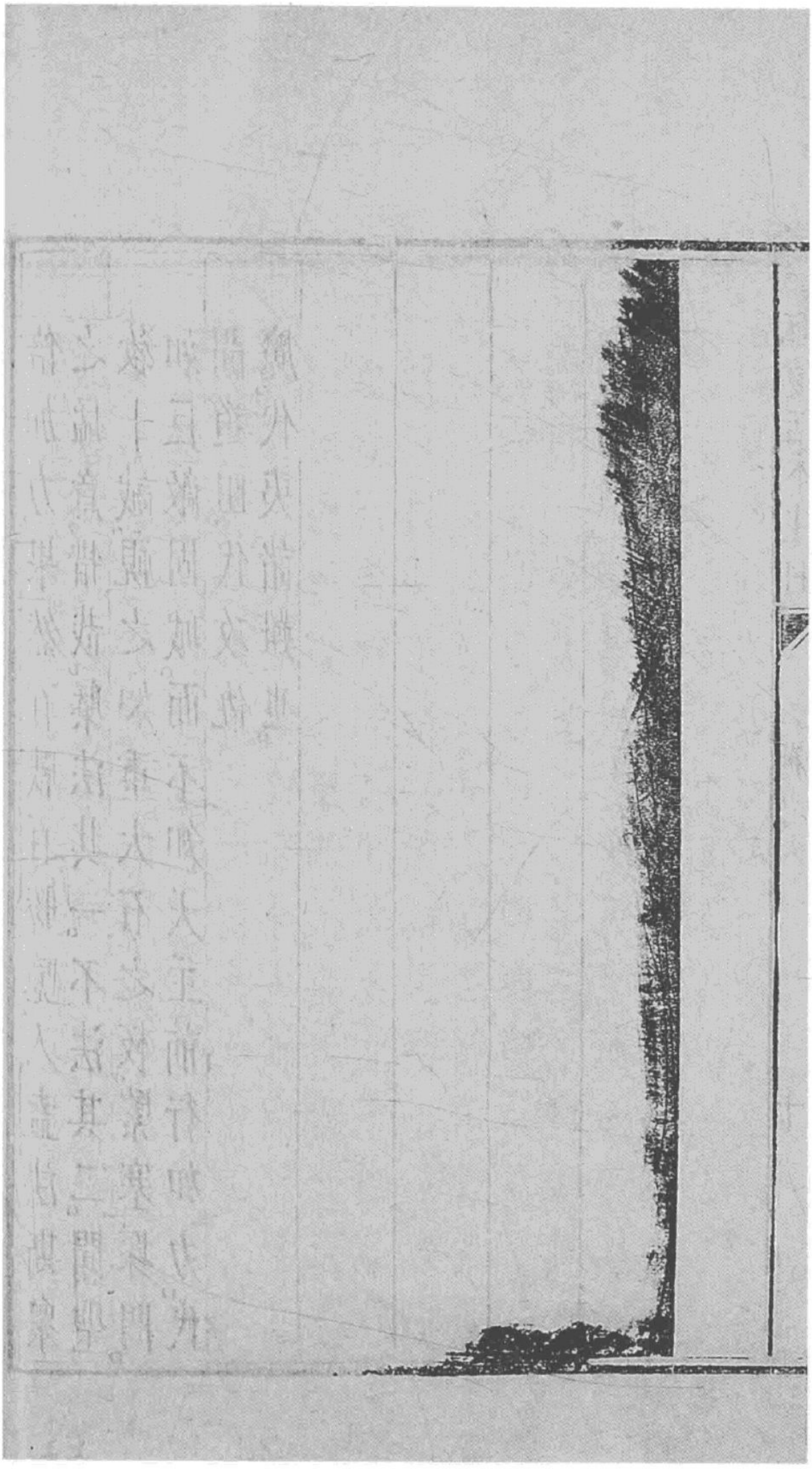
疇代予展墓前石。至則石已展。右板固塞塚門。聖女毅然進前。至近見塚門大開。蓋天神先來移石。以便聖女之進也。可知吾人行善之時。遭難不屈。天主默祐。使易行善道焉。奧斯定聖人。未入聖教前。視其聖欲進。視其難。欲退。意久躊躇。一日天主賜之神日。突見男女甚衆。忻然守誡。快然速步。俱行聖教道路。主謂之云。斯衆之力。何能如是。惟倚吾力而能。奧斯定

猛醒。解往惑。求洗。未幾而登大聖高位也。

聖祭徒撒又曰。吾領聖洗之前。心生多疑。明司、寘。欲司劣聖教聖道如窒。而無門可入。奇哉。聖洗之後。天主釋疑。照寘強弱。開窒。昨日之難。盡變爲易焉。

經記。昔古教人。居日多國。國主酷烈。殘賊教民。天主憐其苦。命之徙土。途多險難。僅行幾程。衆鬧鬧閧大起。軍皆謀潰。曰。難進難進。不敢敵。不能攻。人皆巨也。城皆固也。難進難進。寧立帥而歸。衆聽。心膽皆碎。喊號之聲震天。幸出二人。善言禁鬧。曰。何辭。吾依天主聖命出來。倚天主聖祐至此。有命有祐。可進耶。可歸耶。奮然可進。毅然可敵。百戰百勝。不必稍疑。言罷。衆心如一。激勵。而進。天主百

倍加力。果然百戰百勝。噫。人盍法斯衆之猛意。惜哉。槩法其一。不法其二。聞聖教十誡。視之如重大石之板。槩塞塚門。如巨敵固城。而不知天主前行加力。代開道凹。代攻仇魔。代夷諸難也。



耶穌復活後第一副瞻禮。

聖路加第二十四篇。

維時當日即吾主復活本日。耶穌二徒即吾主七十二聖徒之一聞二徒。其一名格勒阿法。其名。因不知何徒。往村名阨瑪烏。離京幾四十里。互談近日之情即吾主受苦諸狀。

談時耶穌忽近同行。徒目不認。主真容貌雖在對眼。但畧變容識之。相。徒不能真識。主謂曰。行際相論何言。爾色何憂虞。其一名格勒阿法曰。獨爾在

京爲旅。曾不知近日事乎。怪異之詞。猶云城內旅人有多。居城人又衆。多衆之間無一不知。近日之事。惟爾尚不知之哉。主曰。何事。荅曰。耶穌納匝肋諸事。其實瞭然預達來事。其行其言。俱甚顯。而揚天主。及衆人目。葢言。天主聽視其言行。至重極愛。國人聽視至駭極奇。亦不知如何吾掌教士。及巨家顯人。心同鳴官。使斷案殺。吾皆甚望彼果捄贖本國。當時如德亞國屬落瑪帝。國人企望天主憫憐。降人救拔。此徒視主盛德奇行。竊意其實爲斯人。但見已死。不

見復活。心生疑惑。因發斯小信之詞。其意若云。吾望彼能救吾國。彼已死。而不復活。大負吾望。可痛二徒之迷。主降世以救萬民。以脫魔虐。二徒獨望一國之安。獨謀脫暫時之患。隘哉鄙哉。矧此事後已經三日。意若言。彼在時屢說吾死後第三日必復活。今日已滿定期。猶不見復活。惟有同教女。即瑪利亞瑪達肋納。及瑪利亞雅各伯。及撒落默。驚吾蓋天未明迨墓。不見屍乃回。又云。天神明現。証其復活。又。同道友若干。即聖伯鐸羅。及聖若翰。迨塚。覓屍而不見。其所視一一盡符女言。主謂云。實狂

人。實怠心人。盡信諸逆知之言。詎勿須契利斯督先受苦。後入其上國。即從每瑟以至多先知聖人。所預發論。因解主情。乃主咸明的。時至村。主繕步若欲遠行。或疑曰。主無他路。而差欲行。意欲調徒。必不可矣。曰。主預定不宿于村。欲回京現宗徒。因共狀若欲去誠實也。二徒視主欲走。不知是誰。不知何往。自料其欲前行。不可謂吾主哄徒。可謂二徒者自哄。徒强留曰。請偕宿茲。天暮日幾沒于西。主諾。殮時持餅。上畫十字。剖析付彼。

徒目方開明認主隱聖容。忽不見。徒互謂曰詎吾行際聆彼談。及解經言。吾心莫不熱耶。時起回京。遇十一宗徒（是時宗徒止十一。蓋茹苔自縊死。聖瑪弟亞未即宗徒之位。）偕他門弟。皆言。主眞復活。而現于西滿（聖伯鐸羅宗徒他名）乃彼亦述行際之情。及若何析餅時認之焉。

箴。

互談近日之情。（二徒示吾教友。其論其言何如。二徒之言。皆吾主受

難之言。吾主仁愛之言。吾主恐耐之言。謙遜之言也。其心愛主。因口念主。人愛財。常言利。愛名。常言功。昔畫工繪桃子。結葉于蒂。問故曰。世人常情。是也。桃子心狀。桃葉似舌。桃葉相繼。心舌然也。主示衆曰。善人之心。若富寶庫。恒發善言。惡人之心。若汚惡庫。恒發惡詞。蓋心所貯。必發于口。此之器具。貯美液必噴美馨。貯惡汁必發穢臭。聖輿斯定曰。人言靈性之味也。人不選所食。不拘好反。不論毒否。便手速吞。狂人也。近危也。智人先選益生則食。傷生則棄。聖人深嘆。繼曰。狂人之數無數。奈何。皆智于選腹食。皆狂于選心味也。

古賢責弟曰。醜哉爾曰。念天主聖名。未時嘔吐反理之言。醜哉。意。賢欲弟可謹

于曰。因念天王聖名。今吾常念天王聖名。常領天王聖體。何弗兢兢謹之乎。聖基所戒吾曰。天王遐爾舌以領聖體。爾當必靈。爾怒乎人執利。審于罰甚。蓋天王安彼若輦御。以入爾心。可輕發惡言。爲之魔器。罪勢不可恕宥。必當爾心。可輕發惡詞爲魔之車。以入爾心。可輕怒乎人執利。審于可重罰乎。經曰。先該細思爾言。若人無利。嚴于稱。稱物重輕。言重有益。則發輕而言。蓋王親口曰。嚴于則訟。解曰。不可輕輕言。蓋王親口曰。嚴于判之時。天王嚴判各人妄言。天王嚴于妄言。于惡言何如哉。惡言定有罰。善言必有報。王曾言。倘有二三善人同會同言。講善言。吾則近而同居。試如二徒路上相論王難之狀。吾王疾近。慰樂其心。輕減其苦。解經開蒙。可見善言之報。

其行其言俱甚顯。主在世恒務善行以爲世表。恒務善言以爲世師。惟行先言後也。經云。耶穌興行典誨。是也。吾可視表而法之。經比善人於茂樹。曰。善人若植近流水之木。終年不落葉。當時結實。善人善行若實。以養靈性。善言若葉。以蔭他人。行言俱備。益已益人。

實狂人。實怠心。俱深責。而甚愛之詞。蓋主一以便識本惡。回心更改。其責正出于愛也。善人偶失。天主顯其愛惡人背犯。天主緩責。大顯義怒。被責則改。不責則安。而愈加犯。經曰。惡人踐履惡道。天主不責。則聽慾安走。愈離正道。比之病人。病勢可療。醫士頓進苦藥。嚴命

忌口。不許少寬。病勢已劇。深入膏肓。無藥可醫。病人憑食而不禁。憑寬而不責也。二者孰愈乎。彼且日瘥。斯且日亡矣。

聖基所曰。罪。靈性病疾。靈性毒疽也。天主神醫也。醫之以責。炙之以罰。愛哉。因天主慰善人曰。吾責罰所愛者也。吾憐所惡者也。聖伯爾納謂天主曰。王不責惡人。而謂之憐。僕萬不欲斯憐。僕有過。請王加責。求無憐也。另有別論。

詎勿須契利斯督先受苦。後入其上國。天堂。

吾主本國。猶必先受多苦。以上以享。矧吾輩哉。蓋先苦後福。天主已定之道也。古賢勸弟甘心忍患。曰。主售福于人。苦難其價也。福離人甚遠。道遥狹隘。難滋

難通。惟人善走不倦。到時福出而迓之。

撒落滿國王。依天主聖命。乃勅造聖殿。內安二臺。其一在前。名祭臺。其上宰犢羔羊以祭。其一在後。名香臺。其上恒燒各品奇香。臺近有天主御座。有天神像。有貯飴味之瓶。有赤金冕旒。等寶器珍物。聖賢解曰。祭臺。世苦之像也。香臺。天福之像也。彼者在前。斯者在後。示人在世。必克己忍患。乃逝後得享真福也。

聖巴西畧曰。古賢書記。上古有名賢。幼時始思。該從何路。或邪樂。或德苦。思際倏見二女。一外貌美觀。衣裳艷麗。一貌色愈美。衣裳縞素。幼童心忻。問爲誰。第一曰。吾有二名。愛從者。稱我世福。惡棄者。稱我真惡。汝欲愛從。在世富福。惟終

後。不保富福。第二曰。吾名亦二。稱之若勞。稱之眞德。汝欲愛從。在世雖若。逝世必福。言畢不見。幼童回醒私言。世福暫短。所招若患永長。世若暫短。所招榮福永長。寧以暫苦市永福。如言遇難不避。毅然出身。竟成大賢。

徒强留曰。請偕宿茲。衆矜十四端內。第五云。舍旅者。蓋旅人無舍無資。賴慈人之慈而旅。吾不可負望而棄之。昔天主勸人舍旅者。曰。勿膜目視旅人。旅亦人也。同類也。人舍旅眞福人也。其報厚腆也。遭患呼我。我俯耳而聽。矜憐而諾。吾光照彼。使見常生正道。其矜之行。先行開路。其靈出世。我應而迓。俱舍旅之報也。吾主又曰。審判之日。嚴判世人。無舍者重罰。舍者厚報。

奇哉。人哀矜旅人而舍之。似舍人。而實舍主。及天神也。聖基所曰。正若漁戶張網謀魚。而漁珍寶。試之亞巴郎。上古聖人。立屋前。企望旅人以舍。天主甚愛其舍。命天神三位。狀旅人過戶。亞巴郎跪叩。請宿曰。請主勿過僕戶如是之疾。賜僕進泉淨足。進膳補力。暫歇蔭地。言畢入舍。呼妻曰。速速和麵燒餅。速宰嫩犢命僕烹調。又出乳酥等。俱進而侍立服事。飲後天主厚報。賜之嗣子。預告將來多情。乃天神忽然不見。聖基所曰。亞巴郎若弋人。舉目窺鳥。視下落套。緊持不許再出。可美亞巴郎。可美其家諸人。彼者勤勤。妻子汲汲。僕役孜孜。一家斂斂于舍旅。汝慕其報。可效其矜。

耶穌復活後第二副瞻禮。

經。聖路加第二十四篇。

維時耶穌倏現立徒中。是時門戶緊閉主入。解見復活後第一日。主語曰。予平安居與爾偕焉。解見復活後第一日。乃予。爾輩勿懼。徒心混淆惶駭。意視必神。門徒視門戶皆閉。而主投身。臆不是吾主。而必是神。因主欲壓驚解疑曰。何紛何猜。安視予手予足。模也視也。爾目明觀予身有肉骨。神俱無。言畢且露手足。

73

徒猶未信。但驚喜集。主謂云。汝其有食。徒獻炮魚一分。蜜窩一方。主食其前。餕分與。謂予同汝居時已云。每瑟及先知聖人指予所記。必當一一悉符。時開彼明悟。使達經言。繼曰。經記如是。必宜予如是。先死後三日自死者中復活。後傳于萬民。賴予名能得罪痛。能得罪赦。

箴。

耶穌現立徒中。解曰。主現于宗徒之中。非偶也。示吾必愛人中以居。弗喜他處。人中人心是也。有心主入安居。無心則去。因經內天主曰。吾子與我爾心。葆祿聖徒又曰。敎友勤裝其心。幸天主聖堂。天主聖臺。天主心。幸天主哉。其心實爲天主聖堂。天主聖臺。若聖堂。若聖臺。若御座。若御座也。聖與斯定曰。善人之心。幸心也。天主所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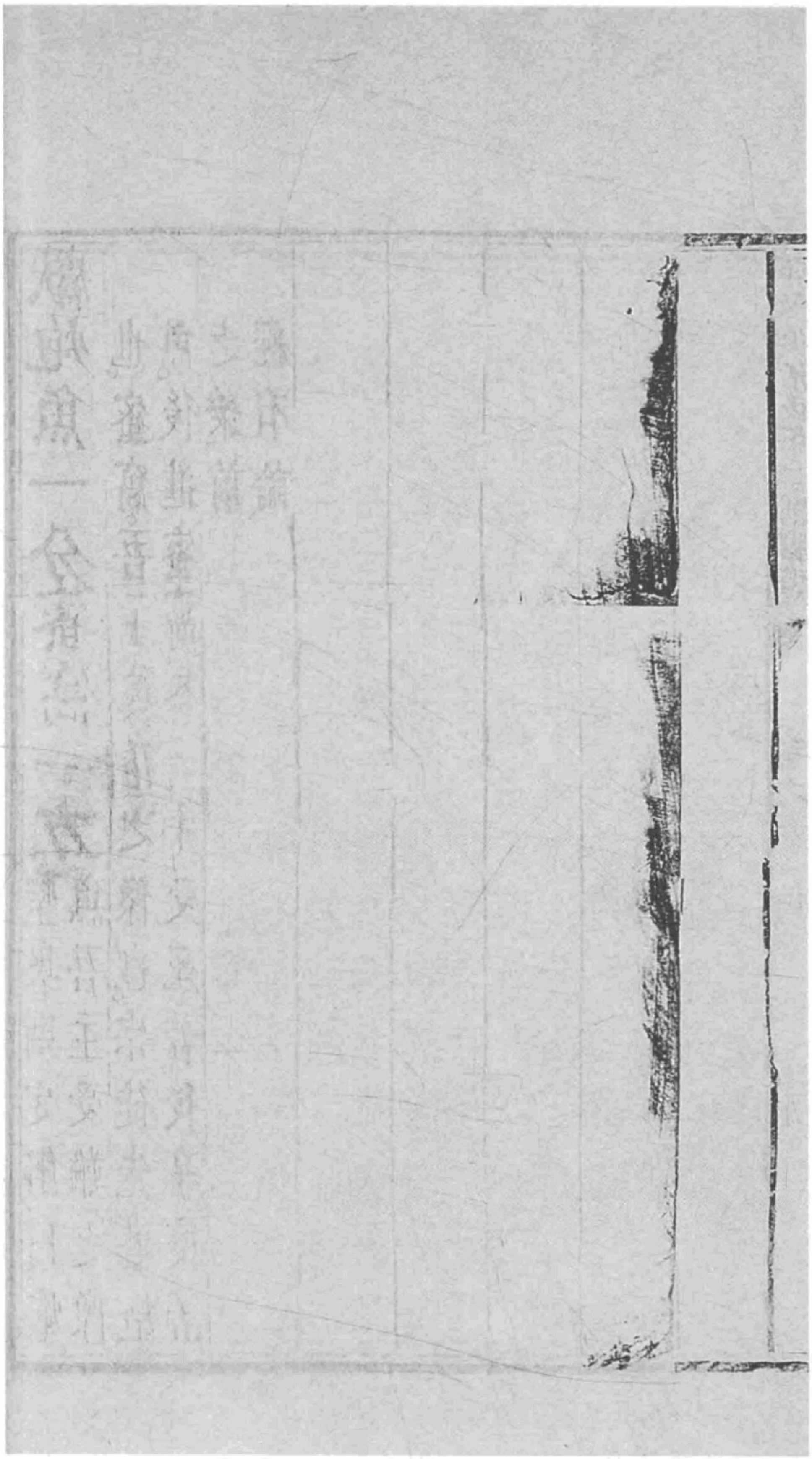
天堂。宜何如丰華乾淨耶。

又曰。善人之行。必不可過。不可不及。必當貴中。乃主愛中。而貴其行也。試之儉德。富人緊鍵財賄。不用不施。謂之不及。而落于吝。太用無節。謂之過度。而落于侈。善用樂賑。以節規財。謂之中中。而得儉士之稱。主愛其中。而與彼偕焉。試之

謙德。人志狹隘。自信不能。懼難不進。謂之不及。而落于懦。志氣高廣。重已輕人。謂之過分。而落于傲。人知其勤難至於善。惟賴聖祐。不懼德難。勇然進前。謂之中中。而得謙士之稱。王愛其中。而與彼偕焉。他德槩然。

古賢勸人貴中。設寓曰。曾有愚子。貪飛于空。謂父曰。欲飛。求父揷翼。父擬子更愚。不忍子憂。將鳥翎。粘以黃蠟。織翼揷之曰。子若欲飛。必不可高。必不可低。必可于中。高則日化蠟。翎散。子落。低則觸山林。而挂叢樹。翎敗。子危。中。則安。不慮落危也。解曰。人行有過。不謂之德。有不及。不謂之德。得中乃眞德也。吾德有眞。王愛其眞。而居其中也。

獻炮魚一分。蜜窩一方。聖奧斯定解曰。炮魚吾主受難之像也。蜜窩。吾主復活之像也。宗徒先進炮魚。後進蜜窩。蓋主先受死苦。後享復活之榮。前經有論。



耶穌復活後第三副瞻禮。

經。聖若翰第二十一篇

維時于地白利亞海。解見封齋後第四主日。耶穌再現于徒。其現如是。西滿伯鐸羅。及多默。別名第末。及納達納阨爾加納加理勒亞人。解見三王來朝後第二主日。及則伯德義子者二。及他徒二。俱住。西滿伯鐸羅曰。我欲往漁。僉曰。偕往。疾出下舟。竟夜無魚入網。次早耶

蘇忽現立岸。惟徒弗識。耶蘇謂云。小輩（當時傭人家屬。以至子女。不論少壯。以小輩爲名。主依俗稱。）或有助飯味。若云。曾獲魚否。荅曰。無。語之曰。張網舟右即得。如命。魚爭入。徒力不足起網。時耶蘇所愛徒（若翰宗徒）語伯鐸羅曰。是主。西滿伯鐸羅聞是主。披裳下水。（心熱愛主。不忍徐行。下海浮水。而先上岸。）餘徒挈網棹舟來。蓋離岸惟一里四分一。登岸見炭火。上有魚一尾。併有饅首。耶蘇語之曰。

出今獲者魚。西滿伯鐸羅疾下舟。攜巨魚盈網。魚數約一百五十三。如此賾動。網猶莫裂。耶穌呼來食席間無一敢問。爾爲誰。蓋俱知爲主。耶穌親執饅首付彼。併分魚。

耶穌復活後。現于其徒。斯第三現。或疑曰。復活本日。其現有五。又。過八日。再現于宗徒。右經之現。當爲第七。何謂第三。曰。解有三。其一。論數。斯現爲第七。惟論日爲第三。復活本日。第一。過八日第二。右經所記第三。聖史舉現日。不舉現數也。其二。論廣現于衆。果爲第三現。其他。或現于一。于二。于三。俱謂

私現。廣現有五。第一。在復活本日晚。現于衆徒。獨多默。一徒不在。第二。八日後再現于衆。多默同在。第三。現于地白利亞海。第四。現衆徒于加理勒亞地。第五。將歸天現于衆徒于阿理瓦山。聖史惟舉廣現。斯爲第三也。又。若翰宗徒。於衆現之中。惟述其三。若言。吾所述之現。斯則第三也。

箴。

我欲往漁。僉曰。偕往。斯往必爲宗徒敷教化世人之像。主選聖伯鐸羅爲之宗徒。語之曰。到今爾漁魚。今後則漁人也。聖奧斯定解曰。經書伯鐸羅宗徒往漁二次。以示聖而公會今後二時之別。第一。主命張網。不論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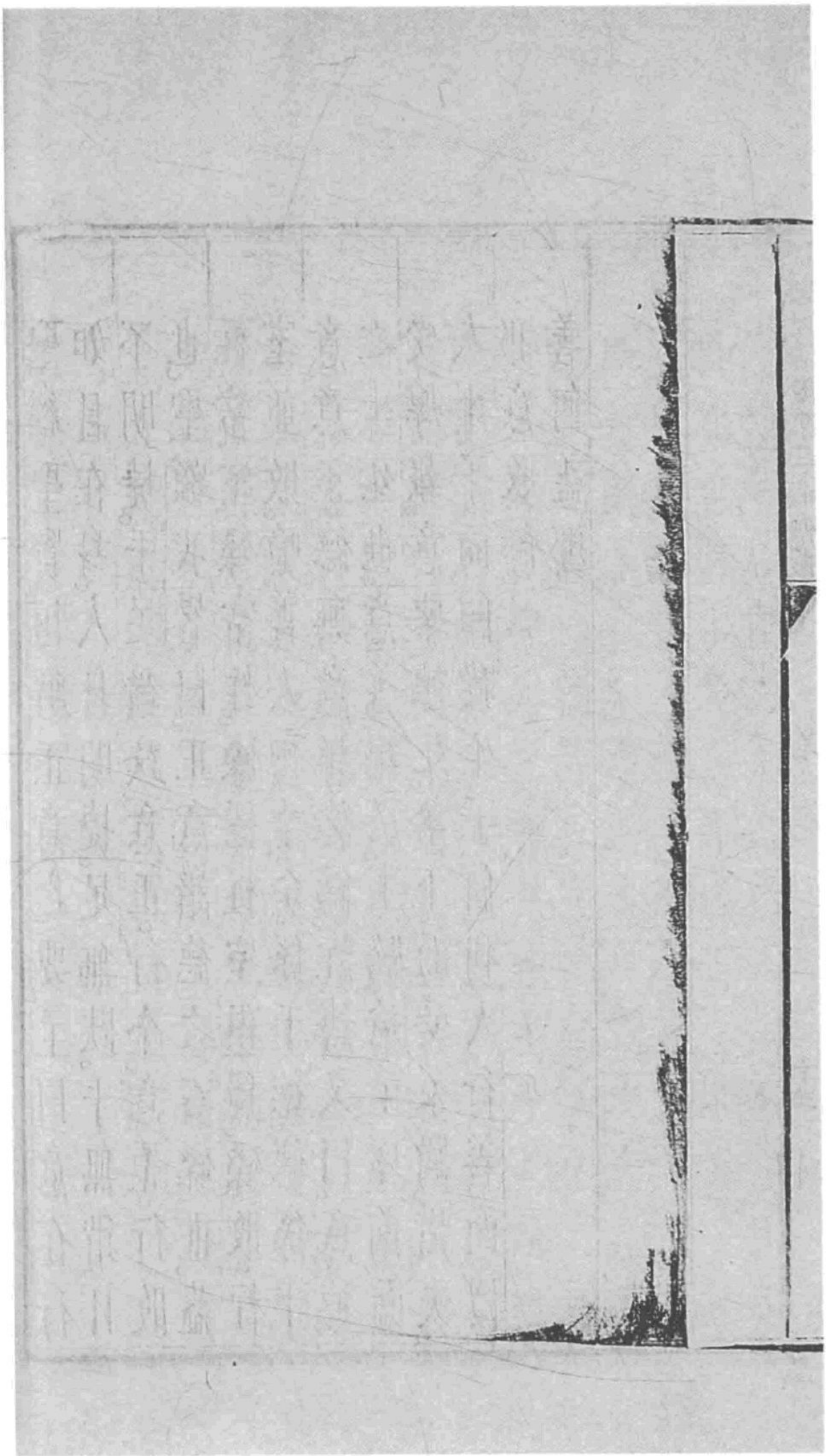
蓋今時。或宗徒。或教之士。不分善惡引入聖會。第二。王命張網其右。蓋末時天神分別善人于惡人中。置之王右。而同昇天。第一。經不指獲魚之數。蓋人在時。不知天王或選或棄。經云。人不知屬愛屬惡。今皆莫定。末時纔定。不能再移第二。經記魚數。蓋末時選之數。定矣滿矣。不能增減。王慰門徒曰。爾輩可喜。爾名俱定。俱錄于天上也。

張網舟右即得。聖伯爾納解曰。王命徒張網于右。示吾行善。行以右則得善酬。行以左。則不報也。右左。人意是也。意正。善則眞善。而得善報。意歪。善則爲惡。而得惡罰矣。

正歪者何。曰。行善爲揚王名。爲謝其恩。爲贖本罪。爲得眞福。爲激厲人。俱爲正

意。行善爲獵人譽。爲得人賄。等世虛報。俱爲歪意。聖與斯定曰。善惡槩由于左右。濟貧爲譽。左手之濟也。可罰之濟也。濟貧爲主。右手之濟也。可報之濟也。主責歪意者。曰。惜哉。行善而無天主眞報。視人之目。視人之譽。其報也。聖基所解曰。愚哉。行善必苦。人目虛視。何能報苦。吾報。惟係于天主而已。吾苦以悅人目。而不務悅主心。愚哉。色溺加曰。主不顧吾善何善。惟顧吾意何意。以褒以貶也。如人子。設父病危。子恒侍立。旦夕勤勤。意欲報恩。欲盡孝。則孝子之勤也。意待父逝。以承遺業。不謂之子。可謂之鷹。鷹待人死。以飽腹肌。子待父逝。以飽心餒。可識褒貶盡係于意。

聖經聖賢。恒解正意之要。王曰。意在行如目在身。人月明捷。足無跌。手無錯。月不明捷。手足錯跌。意正。行全。意歪。行敗也。聖額我畧曰。正意。諸德之石。磉也。蓋柱當室。磉當柱。磉穩。柱室俱穩。磉敗。柱室並敗。噫。善人神生。全係于德。德係于意。意正。德真。意邪。德偽。註傳又曰。意。德之生死也。意善。德活。上騰迨王座前。而受厚報。意惡。德死。落下而受永罰。惜夫。人生子而即殺。生于何利。人行善。而以邪意敗行。善何益耶。



耶穌復活後第一主日

聖若翰第二十篇。

維時瞻禮日間一日。即第一日。五日主復活本日。天暮。宗徒因懼主仇。同聚一堂。堂戶俱閉。蓋恐主仇入害。備之如是。耶穌進立其中。或疑曰。主軀復活後入堂。曰。豈獨吾主一身乎。聖人之身。凡至復活。俱然。蓋靈性即見天主。其美廣達於形。美之一。名神透。自能透達堅物無滯。禦聖徒云。吾尸入塚。則禽獸之類。復活後幾乎天神。是也。聖人之身美。具第十四卷。曰。予平者。安居與偕

平者。內心安。外相和。是也。言畢。伸手顯肋令視。視者。視五傷之迹也。或問。主復活後。留五傷迹何。曰。欲聖徒及吾等。深信其軀眞實。非虛幻也。又。欲感天主聖父。寬宥人罪也。蓋吾主五傷。眞爲吾罪債之價。聖父看之。而義怒霽息也。又。聖傷。爲主愛之記。存之欲人恒見其愛之至也。又。欲末日。審判之時。深責惡人。負主死之恩。輕聖傷之價也。此傷極光美。日光猶不足比。在吾主之身。若星在天。珠在冕。而加其美焉。聖徒見主至忻。耶穌又曰。予平者安居與偕。聖父遣予。予然遣爾言。吾父遣人。今將去世昇天。因我亦差爾巡行普地。敷教諭人言訖。噓之曰。領

受聖神。聖神。天主第三位名號 爾赦人罪。則赦。留。則留。此主授聖徒以赦罪之權。相傳而至今之撒責也。或問。曰。解罪之禮。痛悔涕泣之禮也。待復活大喜之日。以立之何哉。曰。靈魂得死罪。謂之死魂。痛而解。謂之復活。復活之日。立復活之禮。理也。又。赦罪之禮。猶病劇立痊。猶負債自釋。猶甚乏得富。猶放流得寵。俱大喜之情。主立之復活大喜之日。故也。

十二宗徒之一。別名弟弟末。不在堂。五日主即去。耶穌來時。多默多默始來。衆徒與語。曰。我等見主。答曰。非見其手釘迹。非我指入釘穴。非我手探其肋孔。

必不信爾。噫。聖徒衆見主容。目擊其傷。耳聽其言。多默迷而猶弗信。其迷梗在心八日。八日後即復活後第一主日。宗徒仍聚一堂。多默俱。堂戶亦閉。耶穌進立其中。曰。予平若安居與偕。即手指厥傷乃謂多默曰。親指入斯穴。親視予手。親手探予肋孔。勿爲不信葷。可爲忠徒。多默豁曰。我眞主。我天主耶穌曰。多默以見我信我。乃有不見而信。斯果乃眞福人。言。先試後信。小信也。後必有人。雖未見我。但聽吾教。其心

信服。是信爲大。其酌眞福者也。

或問。俗喻曰。視者。信之。今主謂多默曰。以見我信我。何也。聖額我畧答曰。吾人。及天主二性。多默視主之人性。而信天主之性。

或曰。主云。有人不見而信。斯眞福者。則教中人。皆不見而信。皆必昇天矣。聖額我畧曰。信德有活死之別。無善行之信。死信也。不能引人昇天。信行相顧。其信乃活。足致天堂眞福。主言之信。此信也。教友可戒哉。斯乃若翰宗徒兼聖史末篇。既述吾主在時。攸行奇異。又繼曰。斯外猶有多異。耶穌行於徒前。不錄於斯冊。惟書此。令人篤信耶穌爲基

利斯督天主子。仗其名名。指吾主之至德。聖寵。鴻勳。斯信之報。必享常生也。即能昇天。受無窮之生

箴。

平者安居與偕。性平。心安。善人皆有。惡人皆無。善人之內若天堂然。無運動。無風雨。常靜而光。無時之變。惡人之心。若虛空界。無時少停。猛風。雲雨。電雷。一晷之頃。倏忽不同。奇哉善人之平。有天主聖命。常順而寧。經曰。義德在心。自生寧靜。言。諸德之聚。若母若樹。心之安寧。其子其實也。

哀哉惡人之不平。逆天主聖命。其心何安。經曰。惡人之心。悉無安寧。又曰惡人

靈性。若亂沸海。晝夜不息。聖盎博削解曰。今世爲海。人靈爲舟。惡情爲風。猛風大作。舟客亂動。不能自住。又聖經及聖人恒云。惡德在心。若疾在身。若烟傷目。若蛇毒身。若蠹嚙木。若酸敗齒。若刃刺心。若霧迷天。皆喻惡人之心。不能寧靜也。

噓之曰。領受聖神。主噓而聖徒各受聖神。可知聖神充滿主內。因發諸外。皆聖神之氣也。世人常情。蓄于內。必露于外。善人蘊善。言行俱善。引人行善。經比之香液。在器內。其馨常噴于外。比之寶庫。自富富人。比之清流。自滿而溢。比之嘉樹。多實而飽人也。

經舉惡人曰。惡人之咽。若開墳塚。言。墳塚藏腐尸蛆毒。開必毒人也。惡人啟目。穢欲槩出。而隨其目。啟口。厲言咒語並吐。而隨其口。于開墳塚何異

聖徒見主至忻。

忻。或眞或偽。係于由。由眞其由天主也。行德而樂。銘實樂俱眞實也。達未聖王曰。我念天主而樂。行德而樂。德也。天主自眞。德行自刻主命于心而樂。

惡人之樂。其由賄財也。譽名也。財名偽虛。其樂亦然也。經狀其樂。曰。惡人之樂。盜刼窮人之樂。同樂也。意云。窮人無產無貨。盜賊就罄刼。利樂俱微。未幾被擒案罪而加重刑。可悲其樂。惡人之過時主判其罪。而加永苦。可憐其樂。

耶穌來時。多默不在堂。主入堂時。多默在外。不見吾主。歸堂而見。註曰。彼堂。原乃聖母。宗徒。聖人。聖女之所。因爲聖教之像。人在其內。得見眞主。得享眞福。在外。果不能也。經記。上世風俗甚醜。天主降洪水滅之。單命諾阿聖人。刱構大舟。免罹公患。夫婦。三子。三媳。入舟存命。其餘皆淪死。聖賢解曰。大舟。聖教像也。領洗而入。得存靈生。得享眞福。弗領弗入。無救也。

我非見云云必不信爾。或問。天主何許多默宗徒落于不信之罪。曰。吾主復活。最緊極要之端也。聖教多端。緊繫于此。信主復活。必先信其降世成人。其受死以救萬民。其復活後必昇天。其靈魂常存不滅。又信吾人死

後。亦得復活。得善惡之報。當時若無人心疑。而明審細究。今時疑者必多。聖額我畧曰。多默不信之罪。豈偶然哉。爲吾將來之人。王許其落也。彼之疑。吾心病之藥也。彼疑且摩王體。療吾不信之傷也。聖與斯定又曰。多默不信之害。衆人之益也。其心不穩。而穩吾心。其目親容。其手摩體。其指入孔。多驗之後。何必再疑。

耶穌復活後第二主日。

左經約包五喻。善牧一。傭人一。豺狼一。綿羊一。羊棧一。吾主善牧也。敷教爲利綿羊也。聖公教會羊棧也。吾主盡心以益其羊。魔鬼盡計以害教人。吾儕愛善牧。懼豺狼。乃盡竟善羊之職。

經。聖若翰第十篇。

維時耶穌謂司教衆。曰。予善牧。善牧者爲羊失命。傭人因弗爲牧。弗爲羊主。視狼棄羊而走。狼且殺羊且散。傭人爲爲傭人。爲

於羊罔與走也。予善牧。予知予羊。指我教人而言

或曰。王識在教內在外。今云識教人者何

曰。識彼識此。惟彼此之識懸絕。正若家主

識本家屬。識隣舍之人。但其識甚異。識此

而已。識彼以愛。以養。以顧。以謀其善。以避

其害。等王也。識在教外。以罰不信之罪。識

在教內。以祐以顧。斯若本家屬然。今云。予

知也。幸哉。予羊亦知予。如予父知予。如予

知父。予也。將失命爲予羊。尚有他羊。未入

此棧。指未入聖教者予當引。令聽予聲。乃成一棧

乃惟一牧者牧之猶言。有信我而居教內。有未信而在教外。將來

必從我。彼此皆成一會。獨我掌管。如一牧養其羊也。

箴。

予善牧。吾主善牧也。牧吾靈性。若牧養其羊。經內主未降生之前。謂人曰。吾將降以牧世人。達未聖王自慰曰。王牧我。所願之善。悉全無缺。因復廣善牧八端。羊飢而飼之一。渴而飲之二。離道而歸之三。狼近謀殺而捍之四。困乏而扶之五。善走而進之六。感疾而醫之七。暮至而安之八。八端備。則善牧之善全矣。缺一則不盡其善也。

全哉吾主善牧之善焉。蓋聖經聖典。猶肥田。可足吾輩靈性之飢。聖賢恒云。聖

經必爲膏地富筵。句句可克靈餒。斯第一善。又。聖教內。有七聖事之迹。聖賢稱揚其美。謂之湧泉。聖寵恒流。以息心渴。斯第二善。又。聖教十誡。昇天直道也。人之履錯者。吾主指歸。斯第三善。又。主未降生之前。魔如猛狼吞人。主降挫抑其猛。吾勤于善。易免其害。斯第四善。又。天上之路。峻路也。狹路也。吾力弱倦難進。主或降神佑以扶。或降若患以勉。斯第五善。又。善人盡力而進。主恒默佑。常賜神光。以加其進。斯第六善。又。靈性之疾罪也。痛解藥也。主若善牧。備療各等之病。斯第七善。又。暮時。死候也。歇所。天堂也。生時從主。若羊隨牧。死後必安歇。斯稱也。

傭人因弗爲牧。牧人之靈。牧民之官。而不顧屬人之益。止務本利。俱爲取責之傭人也。傭人見利速出。見危速退。偽取責之牧人之名。實剝人之賊也。天主深責吾民之牧。養其身。弗顧吾羊。曰。嗟夫。可醜吾民之牧。養其身。弗顧吾羊。擠其乳。剪其絨。食其膏。無慮牧吾國醜哉。儆鄉有王。深惡貪官。立喻曰。吾國巨人也。國人。其百肢也。忠臣負任。其背也。百工。其手足也。牧民爲利。其脾也。蓋人有脾疾。脾火愈旺。百體愈消。官箴愈重。民囊愈輕。吾深惡之故。

狠且殺。羊且散。魔鬼比狠何。聖盎博削答曰。狠甚嗜羊肉。伺隙進棧待牧寐。熬飽歇。乃突欄。啣羊吭。使不叫。牧不知而不救。乃任意殺食。惡鬼誘人。

常伺神父。及善友。或亡。或怠顧。得機必乘。次緊咽喉。使不解非。而殺其靈性。比之狼故。

予羊知予。

主借羊。以比教人何。曰。羊通有牧號。若無。牧不識而棄之。聽聲而順。視步而踐。同行同住。他牧欲引。止步不隨。皆善羊之效也。教人皆然。領洗人教。即受吾主之號。有。主則養。無。則棄之。吾輩可聽從吾主之訓。視德而踐。他教之謬。絕弗信。乃稱善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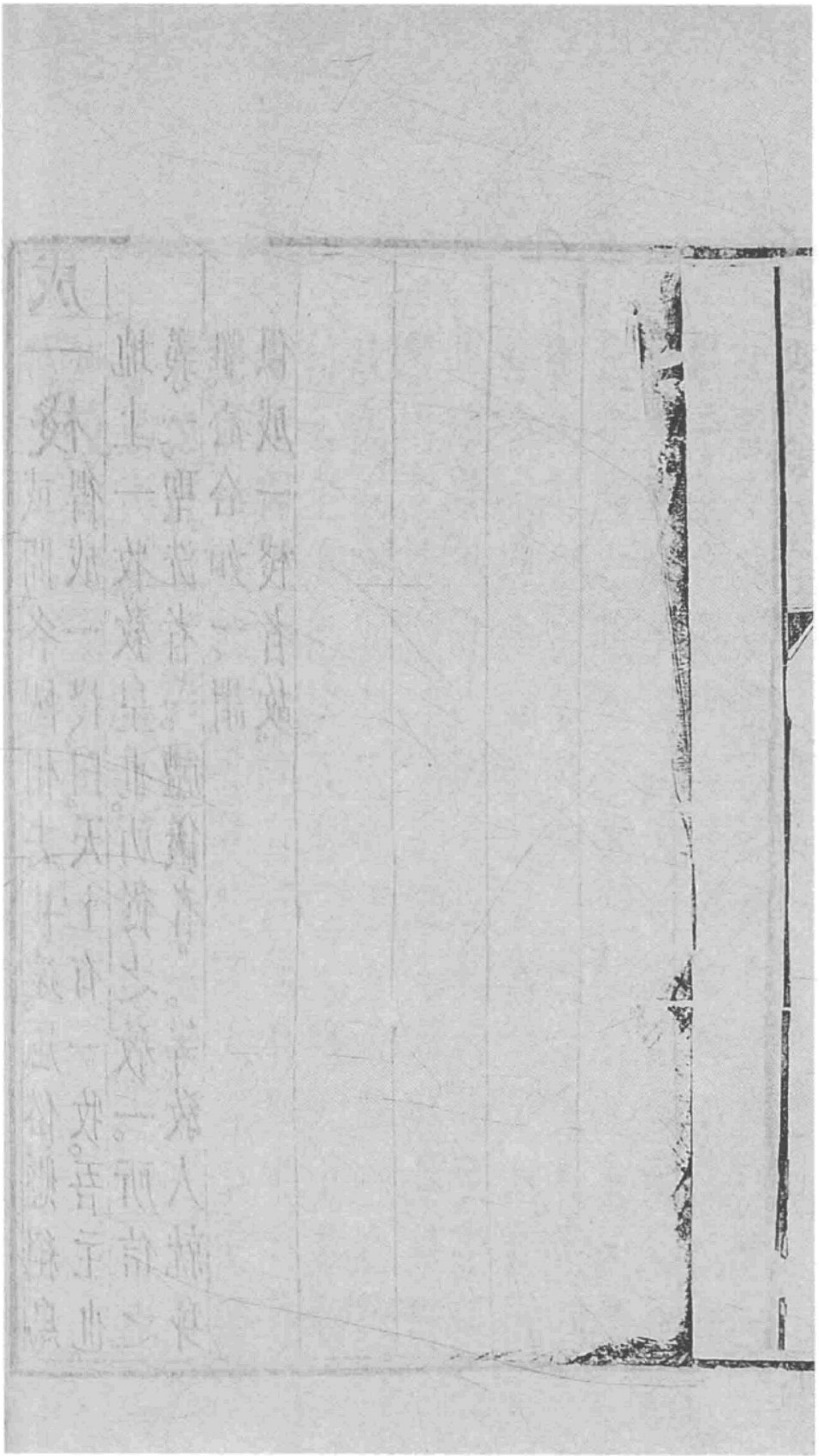
又。羊善獸也。其善有三。不觸。不咥同類一。狼傷而不懟二。剪絨擠乳。而不發聲三。聖基所曰。主牧羊。不牧豺狼。人善若羊。則牧。猛戾若狼。則棄。或問。若何得羊

三善。曰。不觸人以厲語。不咤人以誹言。人傷而怨。奪財而無怨。三善既備。吾主必牧。若牧牧本羊焉。

尚有他羊。未入此棧。聖會謂之棧何。曰。其故有五。一。棧。羊暫居之所也。夜時在棧。日起乃出。二。廣容羊衆。三。四方堅避獸害。四。多草以救羊需。五。淨無穢。不使染病。五者。聖會備全。蓋聖會非常居之所。吾生之夜既過。天堂明光始生。善友出此入彼。又。廣哉聖會。無人不容。斯妙巳見三王來朝後第五王日。又。吾主親庇聖會。天神衛護。聖人伸救。其外。聖會之德。善人之勸。默想誦經。等工。俱若神器。以避魔害。可識其堅。達未聖王即位時。外寇謀國。王造敵樓。

兵器全備。寇畏不近。國人安寧。註解曰。敵臺。聖會像也。兵器各等神工。是也。吾能善用。魔不得肆害。主謂伽鑼羅宗徒云。衆魔之能。不能勝吾聖會。是也。又。聖會內有聖寵。聖體聖洗。痛悔告解。等。皆若珍味。得養吾靈。又。聖會至淨。大罪小非。深責不許。其誡。其規。其禮。等。至聖至潔。因主美之日。美哉爾美。爾美全矣。無缺矣。或疑。教人內。多惡多汚。聖會之聖何云全美無缺。答有二。一。普天下。多教多會。獨天主聖會。有真德。有聖寵。其外全無。擬較彼此。可見妍媸。天主至愛聖會德寵。視之若甚美。二。惡友之罪。於聖會無與。惡友自行自汚。聖會之聖。恒淨如灼。比之太陽。空中雖霧雲。其光恒一。

成一棧或問。各國相去甚遠。風俗懸絕。烏得成一棧。曰。天上有一牧。吾主也。地上一牧。教皇也。所從之教一。所信之義一。聖洗者。一。禮儀者。一。等。教人就身雖。心合如一。謂俱成一棧者故。



耶穌復活後第三主日

吾主受難前一晚。慰聖徒如左。

經。聖若翰第十六篇。

維時耶穌謂聖徒。曰。未時弗得見予。未時復得見予。予將詣予父故。

未時二字。有二解。一。指聖徒在世之時。聖與斯定解曰。主意若云。今我去世昇天。爾輩不得見我。雖然勿憂。爾壽短促。實如未時之時。未時既過。爾命既亡。即昇天。乃復得見我也。一。主受難前一晚。講斯語。如言。我翌日受死。爾等未時。即三日之後。必

復活爾等再復得見我見我時亦未時即四十日之頃斯頃既訖必昇天而詣吾聖父徒中或互謂曰師與我等說未時弗得見予未時復得見予因將詣予父斯未時之說何說不明其說耶鮮識徒欲問曰汝輩相究予曷云未時弗得見予未時復得見予予確言汝將淚泣憂愁世人將喜樂然汝憂且愁轉成眞樂若懷胎婦分娩時不堪痛苦產後忘苦因增一人于世爾曹

今痛乃予復來見爾。是時爾心忻喜。爾心之樂。無人能奪於爾。

箴。

未時弗得見予。未時復得見予。見字之意何。曰。內安心樂。是也。弗見何曰。內苦心困。是也。天主不許善人常樂。亦不忍其常苦。常樂必近傲矜。而廢善功。常苦必近乏厭。而棄善工。因樂苦代迭也。樂時。黽勵而進。苦時。謹慎而謙。聖基所曰。布有經緯之線。直線不能成布。橫線亦然。經緯相兼。乃成也。善人之生若布。使恒直順。難成。逆順交錯。乃成其生。遠使恒橫逆。難成。

利聖王。視善人之生多變。深嘆曰。噫。善人之樂。不滿一日。其苦不滿一日。夙樂夕苦。又。聖若伯曰。天王晨近視人。未幾離而試之焉。或問。視試何。曰。視之以樂。試之以苦。是也。經所云。今世哭輪迭。喜過而憂疾至。是也。

噫

汝將淚泣憂愁。世將喜樂。

皆慰受苦善人詞也。蓋言。善人受苦可喜。其苦其善之驗也。惡人享樂可憂。其樂其惡之效也。

警享樂惡人者曾修士聞右經。問師曰。世樂何不分均。善人一分。乃彼此得平。惡人包攬世樂。若貪客衡包貨物。何理乎。師晒曰。惡人。爲今世之人。視世若本鄉。富鄉在上。斯世莫知之。困苦何異。善人在世。惟僑寓。若旅而已。本

樂何異。善人在世。惟僑寓。若旅而已。本

經言哉經記。主規其徒。勉受世苦。曰。爾輩吾弟我拔汝于世。爲之吾徒。爾不爲今世之人。因世怨惡之故。設爾亦爲世人。世必戴愛。若本家屬人也。子何疑于經乎。

汝憂且愁。轉成眞樂。善人惡人在時。其態人之苦。未時大變。而爲眞樂。惡人之樂。未時大變。而爲眞苦。蓋聖徒。慰善人曰。汝若暫薄。汝報永厚也。逮未聖王。在世矻矻。謂天主曰。謝主也。吾喫大變爲喜。主卸僕之麻衣。衣之朝服。吾榮弗得再變。伏地謝主。於茲今。以至於無終之終也。幸哉善人之暫苦。眞若荊棘生花荊枯而花恒存。因經云。聖人之旒。星之

旅也。葢星常存不壞。聖人眞樂亦然。衰哉惡人之暫樂。正若玫花。自生棘籬。玫花未時凋零。而茨常留。經記。惡人彼此互勸。曰。黨夥疾來。速入花林。速織冕旒。其美幾乎謝矣縮矣。其瓣未幾零矣落矣。惜夫。惡人自知其樂不久。猶述戀愛以致莫盡之憂。痴哉

耶穌復活後第四主日。

經。聖若翰第十六篇。

維時耶穌謂聖徒曰。予今詣於遣予。蓋言吾父遣我來世。今謝世而歸我父。爾無一問予焉往。予斯言必召憂。至塡爾心。予誠云與爾。爲爾宜往。倘予弗往。聖神弗降。往則遣彼來。遣。非因上下之分。高卑之別。指天主第三位之來。皆繫於吾主功績之至。又。指吾主於天主第二位。同體同愛。彼所欲行。此不能不欲行。或問。何必主先昇天。而後聖神降臨。曰。故有二。

一。主欲引人。深信其實昇天。而從彼命聖神降臨。二。聖神降臨之恩。盡由於吾主受死無罄之績。因該先死。先昇天。乃聖神降臨。以酬主績。主言若云。倘我不去世。不先受死而昇天。聖神不可降臨也。三。聖與斯定日。聖神降臨。以慰宗徒。誨之如師。固其劣。補其所不及。主在時。慰。誨。固。補。因免聖神之降。去後。宗徒煢獨。聖神必降。代主照視之也。

彼來時。責世之罪。之義。之判。

上文難親解曰。

罪者。由不信予。

斯乃世人大罪也。主親降世導人。聖迹不可以計。世人固意不信。聖神既降。槩開人心。使悟往罪。謂來時。使世識有罪。

義者。由予適聖父。汝不見予。

斯乃天主大義也。義者何。曰。使

人各得其宜。是也。罰惡賞善。義德之用也。主在世。其德純粹。其行微妙。復活後不可居地。人不識其精。聞已昇天。疑而不信。聖神既降。明顯主德。丕彰其勳。使人識聖父令之昇天。確爲當然之義。謂來時使世識有義判者由世主已被判。世惡人也。主邪魔也。主未降來前。惡人如僕。聽從魔命。敬之如主。吾主來時判其肆逆。人猶弗知。聖神既降。使人能知。吾主已判。已削其權。謂來時使世知魔已有判者也。予尚多有攸言與汝。惟汝今弗能載。

誠實聖神既來。即天主第三位。教爾各等誠實。彼言不出已。先聞後言。誨爾未來事。彼顯揚

寻。蓋言。彼降時。使人識吾名。吾能。吾德。等妙。彼攸言先受于寻。

後授于爾。彼言。云云。彼攸言。云云。彼攸言。云云。皆指天主第三位。無始終。無際限。與第一第二位同體。其能知。愛。等。全無異。然其實由於第一第二位而發。云云。彼言不出于已。彼攸言先受于我。故也。天主三位一體主日有本論。

箴

責世之罪。聖神深惡人惡。深責之故。惟其責不同。有時而責如父責子。經謂之仁責。有時而責如司責人。經謂之怒責。蓋天主責人。而圖其改。仁責也。責人而顯其罰。怒責也。因善人在世。恒求天主賜之以困。得改往非。得免終後真

若聖與斯定諸王曰王也。聽爾割燒吾軀。聽爾燃燬吾體。惟求免得後世無竟之患。怒責善人不欲。恒求天王弗加。遠斯責天王大罰也。因不由于天王仁意。經曰聖神至仁至善。欲人更改。因責其罪。惜哉天王以仁責惡人之惡。欲其醒改。惡人迷心。自招怒責。天王謂之曰爾罪之數。屈指難竟。爾惡已堅如鋼。不容消融。爾疾已劇。無藥可治。到今加刑如父。今後加罰如佛。聖額我畧解曰。天王怒責惡人。而罰其罪。槩起于今。而繼于後。經謂之佛罰。謂之重罰。故也。

責世之義

嚴哉天王之義。不啻責惡人之惡。猶責善人之善焉。噫。吾惡槩

純。微善不雜。吾善善無純。槩雜多惡。經內善人深嘆曰。吾義皆若穢布也。或問。穢義者何。曰。行義不純。是也。敎友。或。與祭心散。或誦經念起。或賙濟獵譽。等。謂之穢義。聖神必責之也。

耶穌復活後第五主日。

經。聖若翰第十六篇。

維時耶穌謂聖徒曰。爾尚倚予名求予父天主聖父予確說。予父即諾。予名者。主之義德勳勞。是也。蓋言。爾輩求時。必凴吾德勳。吾父看我面易允。至今爾輩未將予名以求。求。則受。爾樂則滿。予今以喻誨汝。定期將來。停喻而明解與汝予父之情。定期。吾主復活後之時。是也。蓋復活後。四旬之期。恒現聖徒。明解來世之事。路加聖史所云。主

復活後密視其徒。誕解天國事情。是也。是日。即復活後之時爾等倚予名求。不必予求予父爲汝父愛爾因爾愛予。因信予自天主出。予也。昔出父入世。今再出世詣父。徒曰。爾言至明至顯。一喻不立。今識爾知全備。不必人叩。因吾實信爾眞出于天主。

箴。

求則受。或疑曰。我求而不遂何。曰。主言眞實。無不效。雖然。人常求而不得。不

知善求。故也。雅各伯宗徒曰。爾輩求。而不獲。必不知善求。善求不係敬口。動唇而已。包多善以成。一。人求時。當屬天主寵愛。不屬。則爲天主所惡。求而不得曷異。二。人求時。當認眞主。信從聖教。否。皆不得善求。三。求時。該有聖望。口求心貳。不謂善求。雅各伯宗徒曰。求時不可蓄疑。疑心若濤。隨風而動。斯人不得所求也。四。該求善物。如超性諸德。天堂眞福。其外世物。雖可求。不宜定確。蓋吾不知或利或害。求而順天主聖意。可也。聖奧斯定曰。吾求恒差。物似爲善。而實爲惡。視之如利。而實招害。天主知識其善其惡。其利其害。賜之。可受而謝。不賜可安而謝也。五。賢常曰。求當有恒。蓋主欲試吾心。數數不應。不可罷求。可加求工也。

聖巴西畧曰。人求而不得。或爲不可得。或爲無恒。主示聖徒曰。擊門必啟。猶言。人欲入室門闔。當擊求開。家主不應。再擊再呼。家主必開。天堂之門。以求可即。天主不疾諾應。再擊再求。天主則開。必得所求。又設喻曰。盍視水干石哉。水性甚弱。石性甚堅。漸積穿客落。猶能鑿石。而使之深。況天主本慈至柔。以吾求之固。對天主之柔。不亦更易易乎。奈何。求之不恒。空負天主之本慈也。六。所求。不論多寡重輕。必倚吾主聖名寶績。蓋吾本身之善。輕矣劣矣。吾善不靠主無鑿之力。不能昇上。而得所求。右六善全備。乃爲善求。天主或速或遲。必諾時安。求也。何云速遲。曰。天主雖諾。常待時賜。不然。暫待時安乃賜。

求則受爾樂則滿。聖與斯定解曰。上文示吾。天堂眞樂。吾輩必當首求。葢惟眞福得滿人心。世物小微。皆有匱缺。烏得滿人心之量。王誨衆曰。勿急求世物。首求天堂眞國。世物自隨。可師達利聖王。其詩曰。吾勤于一而已兮。吾急於覓一而已兮。吾求天王賜一而已兮。得享其國於無終之終。是兮。另有別論。

耶穌昇天後主日。

經。

聖若翰第十五。及第十六篇。

維時耶穌謂徒曰。巴辣基多。譯言慰者。轉達者。即天主第三位別名。予攸自父遣於爾。爲誠實聖神。而發於父。解見耶穌復活後第四主日。來時證予。蓋言。証實。有聖善。有親見所証。不可辭其証。三者。聖神皆備。有誠實。不能欺已。有聖善。不能欺人。發於聖父無始之始而目視吾尊高等妙。因吾遣臨命作吾証。世人不可辭其証也。爾曾亦並作證。因自初從予。自初二字。指吾主初

典誨人之工。三年之期。其難至極。設主不預明告。或怪吾主而疑知來難否。能伸救否。先告之。便識主知主能其不救者必爲加功。而莫可怪也。主雖先舉多難之類。告聖徒以備其心。今惟舉其二。被殺一。被辱一。人絕爾。而不許入殿。聖徒在世。自古至今。凡大罪人。掌教以深辱重罰。不許其入解經講道之所。主佗因知聖徒信從吾主。以爲大罪。苟欲入殿。疾逐不許。意欲深辱重罰之。又人殺爾。以爲立功於天主前。斯時幾近。人爲不知予父。爲不知予。逆待汝曹如是。予今言於爾。

冀定時既至勿忘予預告。

箴。

爾曹亦並作證。或問。聖教信端。悉倚聖神之証。其証足也。餘也。聖徒人耳。借聖神爲之証者何。曰。聖神之証。宗徒之証。皆一而已。蓋聖神默照其內。而引其言。使無纖忒。緣聖徒之証。無歸於已。而歸天主。比之繪工。持筆設色。板上畫像。其像非筆。非色非板之工。畫工之工也。因像或精巧。或粗拙。皆歸繪人。聖神。聖徒亦然。彼者工。此者器也。遠耶

聖王。聖神默照其心。動引其舌。多言未至之情。其詩曰。吾舌。寫士之筆也。解曰。聖王若云。吾今所言。逆知之所云。將來

宗徒所敷。皆大王之書吾輩乃其筆也。又。葆祿聖徒。勸教友固守教規曰。爾必聽從吾言若出天王之口。吾言。不出干吾私臆。實皆天王之言。若有天神降來。其反吾言。必當叱棄如邪神之言也。

又。吾王選聖徒爲証。其証有三。言一。行一。死一。蓋其言。若皆天王之言。足証聖教之真。又。其行。其德。其聖迹。皆足証聖教之真。令外人揚美其實。伯鐸羅宗徒勸門弟曰。爾儕若維不信之間。可勤行善。彼視必美吾王。瑪是目聖人又曰。吾德。吾教之証也。因我隨行隨作善証。哀哉。善人自爲天王善証。使人美教。惡人自爲邪魔惡証。使人侮教也。又。宗徒俱致命。以証教真。致命爲教本名謂瑪爾

朔。羅十二。作証者。蓋言証大。行証又大。致命之証至矣。

又。人殺爾以爲立功于天主前。主深責其仇之迷。至義撒殺聖徒。其罪尤甚。猶自以爲大善。義亞先知聖人。預嘆其迷。曰。哀哉汝迷。以惡爲善。以冥爲光。以辛爲飴。迷哉斯迷之危甚也。人有之。自窒其改之門也。蓋惡本醜物也。人識其醜。不難惡棄。而愈難。近于改。行惡而愛。斯人愈危。其改愈難。前有愛牽人心。若轡牽馬。難任難退。惟然雖有牽。人雖力牽。馬驚而不進。惡人亦然。惟行愛其惡。幸覺其危。可望驚懼而止。惡而視之如善。惡仇之乎。惡醜驚懼之行平。更改之乎。主深責之故。

聖神降臨本主日。

聖神。天主第三位也。原文曰。斯彼利多三之義。三多譯言。有全德。即聖之義。故欲表天主第三位。爲聖中之至聖。神中之至神。而爲諸聖諸神所從出之大原。因謂之聖神。後每云聖神。倣左經。僅提今日之禮。緣祭時另有他經。細述。余揭其畧。吾主既昇天。聖母。宗徒聖男。聖女。約一百二十位。共居大堂。合如一心。求如一口。十日如一。是日計當辰時正。天忽响如雷。風忽大作。充滿其堂。時現熖火多塊。其形如舌。直懸各位頂上。乃聖神盈滿衆心。使皆熟知萬國之音。使能明知聖教奥理。使能解聖教

諸疑。使逆知未來多情。使能行多聖迹使心定於善。再不能大犯也。當日適遇行禮。宗京中大慶瞻禮。故百方人衆聚人。各聽徒齊出。隨道勸衆。奇哉。百方異駭日。怪本國之語。各明宗徒之言。因皆哉。斯人詎非生長於加理勒亞地。而弟習本國語乎。吾等異國之人。各有土語今斯人之言。於吾諸國無異。怪哉。宗徒曰。勿怪。俱主至能。主在時多行聖迹。其行純粹。汝輩大誤釘殺之。惟倚其父天主全能。死後復活。吾等親視。復活後昇天。從彼遣臨聖神也。聽者曰。吾兄今奈之何。曰。當悔當領聖洗。乃始得聖神之恩。即日三千人領洗。而入聖教。

吾主受難前一晚。聖徒痛哭哀切。主慰曰。吾既昇天。聖神降臨撫護。經言如左

經。聖若翰第十四篇。

維時耶穌謂徒曰。愛予必守予令。予父亦愛之。又予等即第一第二第三位偕來居其內。聖與斯定自爲問荅曰。天主之廣無際。無動移。無往來。從何始來。以居善人之內。曰。必無動移之來。無形之來。其來仁愛之來。是也。蓋人既痛解。改非守令。天主始愛。始視之若子。始賜聖寵。始勉其弱。始照其內。等恩。斯謂來居其內。人無愛予。無守予令。爾輩所聽者之令。不爲予令。俱命予降來聖父之令。此者予已言於爾。偕爾居

時。予父看予名。解見耶穌復活將命安慰者聖神。來時且誨。且聶爾諸予攸已言於爾。予平留於爾。予平與於爾。解見耶穌復活後第一主日。世亦與平於人。惟厥平予平予平異甚。爾心勿岌惶。予已言於爾。且去且來見爾。斯言爾輩已聽。去。來二字。指其天主吾人二性。蓋言。吾人性雖昇天。而離於爾。吾天主性。無所不在。不離於爾。汝若愛予。必可心樂。以予將詣大踰予聖父。指其人性。蓋吾主天主之性於聖父同一。無前

後。大小之別。其人性受造于天主。天斯俱王大喻之。若造主大喻受造之物。

未來前予預告爾。事來後爾必信予。猶言。來事。天主之識也。我今明言來事。事來時爾見於吾言一一相符。必信吾知之全。實爲大王焉。今後予罕言於爾。蓋將受難逝世。今世主來。今世。惡人也。世主。魔鬼也。解見耶穌復活後第四主日。覓非于予。不得些微。惟爲世獲知。予愛予父。父隨命予。予隨行。蓋言。我受難至死。不關魔計。不係佞力。惟由於我愛聖父之至。父命我。願若命。

聖神降臨本主日

箴。

愛予必守予令。聖神聖父及聖子之愛。是也。王遣聖神降臨。以顯其愛人之至。右經示吾。當愛王如何。以酬其愛。云。從守吾誡。愛吾之真效也。聖賢常云。權衡稱物輕重。丈尺度物長短。鏐石試金真偽。守誡。真愛權衡也。丈尺也。鏐石也。稱其輕重。度其長短。試其真偽聖額我畧曰。爾勿欺已。勿輕言愛王。有証可問。守誡真証也。其証不可辭也。蓋真愛自不能閑。在心常行。無行。則無愛比火于薪。近薪火燎。去薪火滅。守誡愛薪也。守之愛存。犯之愛滅。

多瑪聖人。廣述守誡之要。以顯真愛。曰。該守于耳。廣聞其解。該守于心。常玩其

吠該守于口。常論其妙。該守于手。常勤于行。人有斯愛。天主之人也。主曰。僕知主命而不行。其罰必重。又曰。識我。信我呼我。不得昇天也。聽從聖父之聖命。得致聖父之聖愛。雅哥伯宗徒曰。信我行。比人對鏡照容。照過速忘其容。前照何益哉。正若吝人。封金惜用。終至飢殍。寧無金哉。

予等偕來居其內。傳解曰。上文示吾人之靈性天主殿也。禄聖禄門弟曰。何不思爾輩天主聖堂也。若堂何不思天主謂吾曰。爾皆吾殿也。若殿。可識其淨其飾。聖額我畧曰。使貴客將來吾室。吾必急急掃拭。預備器具使無物得犯客目。怪哉。天主欲入吾心不勤勤哉。守誡。則淨。有愛。則飾。昔撒落

滿國王。造大聖殿。華麗至極。經美之云。滿眼所視皆金。聖殿吾靈魂像也。赤金愛德是也。靈魂有愛。則爲天王殿。天王則近。居其內焉。

傳解又曰。居常留不離之意也。蓋天主進入吾內。意在恒居。再不出吾心。達未聖王曰。天主遐西宛而云。斯必吾安居之所。再不出于無窮之終。西宛。京邑名山本名。義人之像也。主入其內。不欲再出。其出由于吾。惜哉。吾性易變。吾善無恒。吾志弱劣。難定于一。今日改非。天主則入。須臾行惡。使之出矣。苟伯聖人。深嘆人性之變。曰。吾生易動移之風。解曰。風無定向。速發速止。今發于東。驟然移方。而發于西。吾輩盡然。易敗宿善。使主易離吾心。惜哉。

或問聖神居吾內何益曰噫難悉其來無虛其居無空撒落滿國王曰天王降入吾心幸哉善之聚同降同入也吾主在世入若翰聖父之室洗子之原罪以聖寵滿其靈入囿穀寓大福其家賜罪改往非益天王聖火也在心加愛固立信望等德聖光也在內射靈使能行善也聖伯爾納曰聖神入居靈性富之多恩使心得淨言得誠行得正患得善得恒敵魔得勝也蓋在吾內恒得誨悟恒提記含恒動愛欲三者聖神之職也聖良又曰聖神乃聖會之師信德本之射光克滿吾心爾爲貧乏之恩主孤獨之父靈性之光憂者之慰苦者之樂吾心之飢客也安勞者之息淨者之伏求

聖神降臨。以潔心汚。以灌心枯。以醫心疾。以揉心硬。以暖心寒。以廸心履。伏求聖神降臨也。

且誨且聶爾。或問曰。億兆之內。鈍者甚衆。儒者甚罕。何。賢答曰。人教人。其故也。聖神教人不然。一時之促。能教萬理之長。今日爲宗徒之師。使一時能達聖教之理。能典聖會之基。能言萬國之音。能誨萬方之人。能的萬民之疑。能闢他教之非。能通古經之意。能作新經之典。斯衆等類。宗徒無學之勞。無讀之苦。而一時(倏)備于其內。蓋其師聖神也聖良曰。疾哉宗徒之學。聖神爲師。而疾教。彼者爲弟。而疾學。不費片時而知。不用形耳而聽。不務久習而熟。疾哉奇哉

或問聖神降臨親誨宗徒是也。宗徒久。今聖會何師耶。曰。聖神其師也。恒其內。賜之多恩。一。以時時誨聶。令恒少差。二。以保存其德。令恒有隆德。三。以保存其七聖事之迹。令其內寵。若湧泉恒流。到世末不絕。四。以保存聖神之恩。特賜之恩何。曰。得行聖迹。不學而言他方之語。得驅惡鬼。得逆天等。是未存也。斯俱不係于行善。不為德報。惟天主特賜為益他人。使易信聖教而從之。特賜恩者故。斯者。聖會內。雖隨時多或少。恒有奇士能行。五。以保存天主真禮。默示聖會。勿用所忌之禮。奉時敬或謂以保存其神力。使能當惡人之害。能勝六。惡鬼之猛。能破其狡計。七。以保存聖會

到今世之末。世存必存。世沒乃同沒于地。而始生于天。在彼其常生。延于無終者之終矣。

世平寧平異甚。天主之平。今世之平。其異有二。一。世平僞平。經曰。惡人不能踐履平靜之人無平靜。又曰。惡人不能踐履平靜之道。其心若沸海。無時寧停。達聖王謂天主曰。人愛主誡。其心恒平。主誡之道平夷。善人飛走。而不跌倒。

二。世平暫也。係于貨賄。于貴爵。于名聞。三者不久。平焉久哉。比之墻址。址壞墻必圮。比之藤。延木以上。無木自不能生長。主曾視京人平靜安樂。心痛哭淚。深嘆曰。惜哉爾平。今樂。過時敵來夷城。汝平速頹。再不能復起。又示衆曰。昔富人

多田。幸遇豐歲。庫倉不容麥稻。樂其自曰。平哉。多年之資既備。勿慮匱乏。吾心已平。言未絕。天主責之曰。狂人。今夜必死。爾平何在。過畧泯滅。無留微迹矣。世平皆然

天主之平。自常自久。蓋係于內德。德勢永常。終不能滅也。經曰。善人享平。若子享遺業。又。天主曰。吾民安坐。穩居于平內。二經之言。解義人平靜之久。蓋子享遺業。平生之享也。安坐穩居。俱含長永之意

或曰。吾主示衆曰。我來時不帶平靜。惟帶利劍。蓋欲親族相離。朋友相別。家屬相逆。今謂帶平。不相反乎。曰。平靜和睦。有善有惡。主帶善去惡也。惡戚姦黨。引

惡禁善。我與之和睦。俱惡平靜。可離可別。二王二五。帶利劍。割行德之滯者。故也

今世主來

指魔鬼言。經內魔鬼常謂之世主。主曰。我來以驅今世之主。強之出世。又曰。今世之主。以被審判。葆祿聖徒。勸吾輩細心以避魔害曰。吾輩也世主也。時時互敵。可寐哉

謂之世主何。曰。經內普地。及惡人。俱謂之世。斯兩世魔必爲主。吾主降世之前魔虐權廣大。世人槩述拜魔祀祭如主。謂之世主者故

論惡人。葆祿聖徒曰。魔縛惡人。若主縛奴。聖若伯曰。魔。主倨傲之子。惜哉。主來贖我。使脫魔權。惡人乃自屬。再售其靈于魔。天主重之爲子。而自輕爲之魔奴。

或曰。人之靈性貴重。吾主欲贖。必出寶死。無盡之值。惡人售之于魔。其價幾何。曰。經指罪人。稱之狂人。其狂至甚。魔出微價而市之。蓋或出偽名。或出微利。或出暫時之樂等。罪人痴然不知。速速應諾。可笑其痴。可泣其痴。經記。額撒烏。得父豐業。一日腹枵。無可充餒。謂弟曰。殍矣。吾業何益哉。與我少味。讓業于弟。弟授簞豆。而受其業。痴哉。額撒烏之痴。至今人笑其痴。噫。罪人之痴。大喻其痴。天神望人。果笑其痴。于無窮之時。

聖神降臨後第一副瞻禮

經

聖若翰第三篇

維時耶穌語尼閣德磨本國巨家人名號曰。天主即三位之第一位聖父惟生一子。付之人。其愛人若是甚。欲人信彼信吾主得免恒苦。得亨恒福。天主命子于世。莫因判世。惟因救世。或問吾主實有審判萬民之權。何云。降世莫因審判。吾主下世約有二。一已過。一將至。第一則爲救世。第二則爲判世。右經舉第一人信彼。不被審判蓋言。

人有活信。必昇天。而享真福。已被審判。惟不信人不信。不從聖教。必下地獄。而受真苦。其人在世審。雖莫顯。天主已判。其不信之罪。預定其罰。其不信天主惟一子之名故。世人不論信否。皆屬吾主審判。經云。信者不審何。又。信者間。多不守教規。而下地獄。經云。信不被審判。不下地獄何。曰信德有死活之別。活信包十誡之守。天主聖寵。羣德美飾。死信俱無也。又。審判有賞報。刑罰之殊。經云。信者不被審判。不下地獄。指有活信之人。斯雖聽賞報之審。則不被刑罰之判。不被永苦之殃。大光已降入世。即天主第二位聖子。世人行醜。緣悉愛冥。避光。斯即忌光之罪。愛

寘之非。實爲審判料。行者不善。惡光明。忌目。免責。行者善。喜光明。欲彰攸恃天主行善。箴。

天主惟生一子。付之人。其愛人若是甚。註解

曰。上文共包二端。第一。誰愛。而愛誰。第二。其愛何愛。第一。誰愛。天主也。愛誰。愛人也。天主至善。世人俱惡。彼高吾卑。彼富吾貧。彼強吾弱。彼智吾愚。彼主吾僕。彼造物者主。吾被造者物也。彼猶不厭愛人。爲何如之恩哉。

第二。聖額我略曰。行愛之試也。行大且薄。大矣。衆試愛之厚。行小且少。試愛之

衆矣天主之行。以顯其愛。其恩恒流無息。七政四行。皆依天主嚴命。以利吾人。又預備萬品。以養人身。預備眞福。以福人神。爲何如之愛哉。

噫。吾主降世前。天主聖父。加世多恩如是。猶未稱其愛。斯恩有際。其愛無窮。噫。付聖子于世。恩愛乃相等。蓋聖子之貴無貴可增。聖父之愛。無愛可加。葆祿聖徒曰。天主遣聖子降世受死。大顯其仁之富。愛之極。因聖而公會。熟思斯恩。長嘆曰。大哉聖父之慈。至哉聖父之愛。爲贖鄙僕。付託所至愛之子。

聖賢廣述天主愛人之妙。今舉其畧。一。天主先愛吾人。不待吾先愛彼。吾必感戴其愛而愛之。若翰宗徒曰。天主先愛吾。吾當報其愛。聖奧斯定曰。人不欲先

愛他人。常事耳。不欲酬愛。無情之極也。

二。吾人皆罪人。罪必天主之仇。天主可仇可罰。而反加愛。可知其愛。聖賢曰。愛德有上中下三級。愛愛我者。其下。愛愛我者。其中。愛仇我者。其上也。禄禄聖徒曰。天主受死爲吾仇人。大顯其愛。蓋受死爲友。世上且少。受死爲仇。世上必無。斯愛惟天主之愛也。因聖基所嘆曰。可銘于心天主之愛。其尊無對。其高無等。吾身則微塵之微。可知其鄙。吾靈則多罪之肆。可知其醜。天主安知其至善之至。

惡而愛。可知其至善之至。

三。天主愛人之愛。至公。試有善人。天主必愛。迪其善。加其力。重其德。報其功。有惡人。亦必愛。動以改。赫以退。勵以進。懇求則聽。心痛則赦。可鑑其公。主視衆曰。

可法在天爾父之公愛。命太陽出。而照善惡者。命雨降。而潤澤善惡之田。葆祿聖徒云。天主無私于人。是也。

或疑曰。聖經聖賢常云。人改爲善。天主則愛。不改則惡。曰。善人。天主必愛其善。必愛其性。惡人。天主雖惡其惡。必愛其性。聖奧斯定曰。使主不愛罪人。奚降受死。以救其罪。

四。天主之愛。有恒。因謂人曰。吾從無始之始愛汝。噫。天主愛吾從無始之始。以至無終之終。而吾愛時時變移。今日痛改。向主而愛。未時再犯。向魔而失其愛。惜哉。

聖神降臨後第二副瞻禮。

經。聖若翰第十篇。

維時耶穌語司教者曰。予確云爾。人入綿羊欄柵。無入正門。惟倚私處越斯必盜賊。人倚正門入。斯必牧。司門啓扃納。羊聽其聲。彼依各羊本名而名之。使皆出欄以引。出時先行。羊因習其聲從。若聞他人音不從。反皆竄散。不習他人聲故。耶穌設上喻

于彼彼莫知喻意耶。穌再語曰。確確語爾。予實羊門。羊者。指教內諸人。葢羊馴善。不相搏噬。認牧之聲而從。損巳益人。教友亦然。乃爲主羊。受其牧之益。又。主稱巳爲聖教之門。葢人不信從其教。不受其訓。無門可進聖會。又。主實爲天堂之門。葢人善工。不靠其無窮之績。不稱天堂厚值也。

他人勿論從何來。皆賊。指立他教之輩。自爲一宗。引衆敬巳。竊主之位。謂之賊。故葢云。人進吾教。固信于始。固存于終。其心不變。斯則吾羊也。

惟羊不聽其聲。予實門。人倚予入。必昇天。倚主何。曰。信。望。愛。主。視其行而師之。是也。又。憑其意入。憑其意

出。憑其意得迨肥壯牧地。入出二字。聖篤瑪解曰。入。以勸教友。使守教規。出以勸在外。使入聖教。聖興斯定日。入于其內。潛心默道。出勸世人。使從善道。聖額我畧曰。在世而入聖教。出世而昇天。益人昇天。入萬福之境。因經凡之羊迨于膏地。以養其生于無窮之時

盜獨來以竊以殺以敗。予來以活予羊。以牧厚甚。益言。吾來使人在世能存聖寵。能行萬善。以活靈心。逝世能昇天堂。享萬福之全。

箴。

人入綿羊欄柵。無入正門。斯必盜賊。欄柵。聖會

也。入門。領洗也。人入聖會。而不于正門。惟倚邪戶而入。斯皆盜賊之類也。或問正門邪戶何。曰。正門。正一意也。邪戶。歪意也。人聞聖教。心慕其聖。求入以救靈性。以守主誡。以得昇天等。斯則入其正門。蓋或遭世患。或得魔感。必不退也。人聞聖教。謬思有法以延生命。以得秘術。以得世福等。因求進入。斯則入邪戶。其心不穩。易退而背也。先正其意。後來請入可也。

牧先行羊因習其聲從。吾主善牧。先行而爲吾表。欲其羊共從。主勸衆曰。我先衆德。先當多苦。當苦。吾輩該隨。不嫌同苦。伯鐸羅宗徒勸友曰。主先受死。爲吾之表。先行德道。爲吾之引。其迹深印。吾友可依而從也。

奇哉斯思之益。正若固甲。能護爾心意若言。武士敵寇。不備堅鎧。不執利戈。心懼不敢對。兵器全備。毅然敢前。夫熟思吾主之行。吾輩之兵器也。不思則懼。思之則敢。聖與斯定曰。爾在患難之中。可思主先受難。乃難不爲難也。

吾實羊門。註解曰。吾主聖會及天堂之自悔。必不能入。自謙得進。主曾勸衆曰。爾輩當師吾謙。又曰。莫法孩提之謙。不得進天門。又其門至隘。人肆樂。不務克己。不能進入。主勸衆曰。務入窄門。蓋廣門。地獄門也。又。其門獨一。其外無門可進。經曰。主之聖名。提人昇天。其外無他名能提也。又。其門至公。大容衆人。主呼普地人曰。苦患者。皆來近我。我必安慰。

又其門恒啟人真心籲求救主必應諾。
蓋曰罪人痛心籲我我必聽諾盡赦其
罪

天主三位一體主日。

此日兼包二禮。一天主三位一體。一聖神降臨後第一主日。因祭間兼誦二經。今獨解天主三位一體之經。聖神降臨後第一主日之經。便見第七卷。

天主三位一體之理

是日聖會立大主日。慶天主三位一體。三位之情。其微妙精粹。俱無窮際。無界限。蔑以尚之。緣聖賢欲解斯端。皆先嘆而云。淵乎其淵。經記。天主曾携先知聖人。置之海濱。倏見天神。持丈入海。呼聖人隨入。聖人如命。神量千丈。水至股拐。至腰。終量千丈。水至膝。又進量千丈。水深無底。聖人不能前。

乃退而出。聖人解曰。斯水天王三位一體之像也。其廣深如無際無底之海。人欲明測。思愈勞。則理愈深。猶目視太陽。益視益昏。姑舉數端畧解之。

其一。人想某物。明司即生某物之像。謂之明司之產。明司之子。而愛司自然發愛而愛之。天王第一位聖父。自無始之始。想識本體。本知本善等無窮之情。即生于已內諸本妙之像。謂之產子。但人像。依賴者像。天王自立者生活者像也。其諸精妙于天王聖父無異。斯謂天王聖父之聖子。即天王第二位也。又聖父視所生之子無窮之妙。而子視所生者相親愛。而發無窮生活父。其妙亦然。互相親愛。而發無窮生活自立者愛。斯謂天王聖神。即天王第三位也。

斯之精微。教友必當實信無疑。在教外者。聞天主有子。亦不必怪異。須知凡物能生本類之物。具精妙之能。不然不爲活物。況天主常生恒活。何獨無斯能哉。

因天主曰。吾賦他物能生。獨吾不能生耶。獨吾自孤子耶。

其二。姑借水以解。譬大海無涯。生大江。海江出流。成大湖。海本無原。而爲江原。湖受成于海。于江。分別有三。但海水。江水。湖水。俱一水也。天主三位一體畧然。

其三。人之靈性。含記。明。愛。三司之別。但靈性之體獨一而已。

其四。譬太陽。有體。有光。有熱。體不係于光。光于熱。光係于體。熱係于體于光。三者總一太陽而已。

右解僅揄其萬一。實無神無人能測其微。無心無舌能白其詳。緣不可輕據淺論卑諭。輒爲信否。惟當服天主親傳。易釋羣疑。而得眞信也。

噫。天主性奧。吾輩知淺。聖人恒云。可美其大。可駭其玄。可仰其奇。不可妄測。人得盡測。則天主之性。不惟不妙。世物反得過其妙也。葢人雖頴睿。不能明達被造之性。乃妄欲明測造物者乎。聖巴西畧謂不信斯端者。曰。爾爲不明不信也。

吾竊問爾信天主超然大過世物否。爾不狂顛必曰。大過吾今不舉天神之性。吾人之性。大貴物之性。但舉微蟻之性。問汝其性何性。必云不知。則吾曰。蟻諸亟之中甚小。其性甚微。汝猶不能測其微之微。天主二位一體之妙。極大極高

安欲測其高之高。愚哉。

聖與斯定未進聖教之前。多端難自勉曰。世物吾多不見而信。如未見王。等。而或爲友瑪府。未見某國。某王。傳。吾藉其証而爲書傳。或爲衆口傳。

又。如吾二親。吾知實爲某某。背倚說。而信之。況聖教斯端。聖經所記。人所書。多致命者所証。多聖迹所記。不信哉。聖徒云。人尚信人。

矧試多彼信傳。見信。天王。聖之之。或濫私乎。

或曰。聖父生子。先子後。聖父聖發聖神。則父子在先。聖神在後。有先後之勢。必有有始無始之別。則三位有先後俱無始也。曰。先後有二等。時之先後不先子。

一。序之先後一。如父于子。父多年前
子。謂之時之先後。如火于熱。一有火之即其
發之熱。惟因火發熱。而熱出于火。謂序
先後。天王三位畧然。一有聖父。有聖子。即有聖神。蓋聖父亦有序
聖子。一有聖父聖子。即有聖神。蓋聖父亦有序
自于無始之始。生聖子。聖子亦無始之始。並發聖神。聖子亦有序
父聖子。于無始之始。並發聖神。聖子亦有序
無始。可知論時。無先後。但父授父子並發聖神。論時亦有序
子。子受生于父。父子並發聖神。論時亦有序
先後之別。若太陽。有體。有光。有熱。三光一時有光。一時有光。三光一時有光。三光一時有光。三光

天主三位一體主日經。

聖瑪竇第二十八篇。

維時耶穌謂徒曰。予已全受天地權。汝輩往誨萬民。付聖水。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者。名者。包權。能。威。信。眞。籲。六義。教守諸端。若予命于爾。予恒居與爾偕。至今世沒。此慰當時。及今時。及來時。進教者間。聖體。以護世人。今曰。吾恒居與爾偕。指聖體之聖禮也。

吾今雖往昇天。實亦並在世間。蓋主欲顯其愛人之至。不忍盡去。故留

箴。

予已全受天地權。汝輩往誨萬民。吾主示人。何當待仇。世人特虐待主。欺辱凌殺。雖其萬死。不能償罪。主復活。而燼滅之。誰能遏止。奇哉。一得大權。即差宗徒。命之分散。廣走普地。敷教于世。引人昇天。以報其恩。世人有仇。或負剛而伏仇之弱。或恃勢而慢仇之卑。教友可體主愛仇之心也。主勸衆曰。古人有言。曰。以愛應愛。以仇應仇。古言差矣。吾言甚異。吾云。以愛應仇。以恩應害。以祝應詛。乃可稱天主之子。詎不視天主哉。命太陽照義不義人。命雲降雨。潤善惡之地。葆祿祿聖徒曰。爾仇飢。食之。渴。飲之。爾食飲。正若旺炭

落仇人之首。意志言。人以恩報害。以仁酌仇。仇人心冷必熱。而體善友之心。

達未望王。爲臣時。其德勇過衆。臣庶愛戴。惟王姊勇謀殺。達未竄入林中。王聞集兵親出擒殺。達未入洞避害。王不知單身出軍入洞。達未諸友勸殺之。曰否。吾國王也。友欲殺。達未急止之。王得免。後王逝世。達未深憂大哭。裂衣減膳。噫以保仇命。報謀殺之仇。泣仇之亡。若哭善友之死。天主美之曰。達未之心。極合吾心。

經又記。若瑟有兄十人。皆惡若瑟。至甚幾殺。偶過遠客。售之爲僕。踰年大得王寵。全理國事。衆兄恐其必報仇。若瑟呼之大哭。安慰其驚。賜之地田。屋室大富。

又。斯德望首先致命之聖人。主佋執石擊殺。聖人跪明。求天主寬宥佋罪。後之聖人皆然。以法法吾主。蓋主將亡。心憐佋迷。懇祈天主聖父。且請赦佋罪。實不識所行。教友待佋如是。乃師吾主。乃體其心。

往誨萬民。付聖水

上文兼三端。聖洗之序一。聖洗之禮二。聖洗之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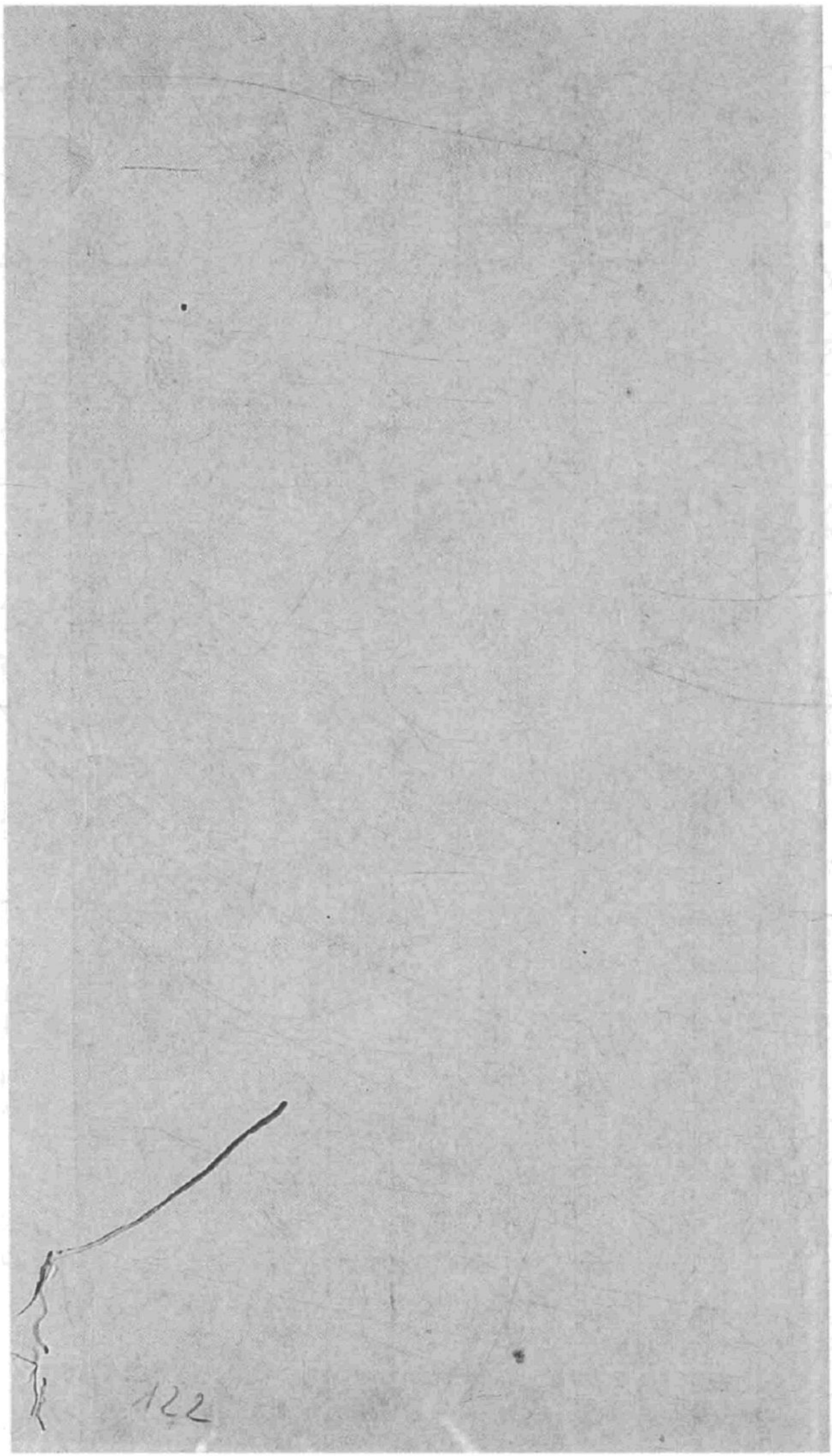
其序。主曰。先誨後付聖洗。聖額我畧解曰。善序哉。蓋人不能愛不知之物。先知其重。後愛自隨。欲進教。儻先不知其聖。則不知何寶。易進易退。因人求進。敷教諸士。開解多日。既明教理。既定心疑。乃許聖洗。

其禮。聖洗禮儀。衆而不煩。俱有意有味。水爲質。付水時所誦之經爲模。其餘禮儀。已有本論。

其要。吾主曾曰。人不以聖洗再生。不能升上國。蓋言。人初出于母胎。謂之生。于世。領聖洗時。聖水盡滌靈汚。謂之再生于天。聖若翰保弟斯大立。聖洗之像。居河濱洗人。吾主以謙亦近受洗。時天人闢。天主聖父高聲。曰。爾實我所親之子。聖鴿見聖洗之要。人領聖洗之前。天門緊閉。人爲魔子。領後天開。而升天主義子之高位。聖基所自問答曰。主受洗而天開。何曰。欲人知。聖洗之後。始得昇天。始爲天國之人。

教守諸端。若予命于爾。主命宗徒付人聖洗。教之守聖教規誡。示教友。既領聖洗。可勤于行。不然虛受聖洗也。葆祿聖徒曰。聞教不行。不招聖寵行教招致之也。雅各伯宗徒又曰。教友勿欺已。聞教好也。未足也。比之欲往某城。起程而止。何能至哉。人領聖洗。欲昇天。領時與程。行善進程。過時必到。止善則止。得到之乎。另有本論

聖經直解第六卷終


122

聖經直解

卷之七 之八

14. Volum:
Tom: 5. & 6. Euangel:
Dominic

III. 215
inv. 15

耶穌會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譯　　陽瑪諾

訂　　孟儒望

同會　費奇規

　　賈宜睦

值會　艾儒畧

准

聖經直解第七卷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聖神降臨後第一主日

聖路加第六篇。

經。

維時耶穌謂門徒曰。爾僉可體爾父哀心。大父。謂主聖父。勿擬。乃無受擬。擬。謂輕議人行。勿斷。乃無受斷。擬。斷。有異。擬重。斷更重。怨。受怨。主經所云。爾免我債如我亦免負我債者。是也。與受與。俟受與之量。平準充餘。爾

以某尺量度。以某尺量受度。言。爾待人如何。天主待爾亦然。復喻云。瞽者導瞽。莫偕蹶陷乎。借瞽以醒人迷。惡人如瞽。不蹈正路。更引他人。迷迷履錯。偕下地獄。弟弗克勝師。克並師已足。師弟。指吾主與聖徒。猶云。吾爲爾師。在世受辱受苦。爾弗勝我。微世榮樂。惟受辱以效法可也。

爾兄細木附睫。爾明覩鉅梁橫爾目。曷否。兄。普地人也。人我皆同性。出乎一祖。並爲天主之子。必互相親愛。若同胞兄弟然。細木。謂微過小罪。鉅梁。謂重過大罪。爾敢謂爾兄言。請兄允拔細木於乃目。爾目鉅

梁堅塞罔顧。僞善者。先拔鉅梁爾目。乃得明覩用拔細木於爾兄目。

箴。

爾僉可體爾父哀心。大哉哀矜之德。他德各有本師。惟哀矜。天主其師也。天主勸智德。立蛇爲師。曰。可法蛇智。勸善德。舉鴛爲師。曰。可法鴛善。勸吾勤。借蟻爲師。曰。可法蟻勤。勸望德。設鳥爲師。曰。可法羽禽之望。惟至於哀矜之德。曰。天主其師。可見其貴。或問。天主哀矜何見。得便取法。曰。有善必愛。有惡必憐。善惡皆沐其澤。命天地

四季迭生百穀何時不覆載。日月恒照萬其超騰其義可怒可因哀矜乃爲本心罰人其欲也因自主佋自遭主左主右自落主手。

顯哀矜之心。經曰。天主哀德。超騰其義可怒可因哀矜乃爲本心罰人其欲也因自主佋自遭主左主右自落主手。

行之上。如罪人行惡天主依義用哀矜乃爲本心罰人其欲也因自主佋自遭主左主右自落主手。

罰。乃常遏聖怒。姑置其義。而用哀矜乃爲本心罰人其欲也因自主佋自遭主左主右自落主手。

經。及聖賢。比之油比之鳳。夫油至輕。參油至輕。而超百羽。

和百液。恒浮。鳳。疾飛薄青冥。而超百羽。

之上。異哉。天主哀矜。乃爲本心罰人其欲也因自主佋自遭主左主右自落主手。

強也。經記天主曰。罪人神死。不出吾欲也因自主佋自遭主左主右自落主手。

彼自招死。向我享神生。吾心之欲也因自主佋自遭主左主右自落主手。

諸聖諸賢恒曰。主佋自遭主左主右自落主手。

遭主佋。解曰。主左。主罰。主右。主憐也。若自落主手。

云。天主本性。不樂罰人。惡人自落主手。

而招其罰。惟主憐人。佋者未至即先出手。

而遭之。以赦其罪。禄禄聖徒曰。天主爲

諸憐之

父。是也。

聖神降臨後第一主日　卷之七　三

聖與斯定曰。主之哀矜。大勉吾望。凡罪人一悔宿非。主親之如父。懷之如母。愛之如友。負之如善牧負失群之羊。既而長嘆曰。大哉吾主哀矜之心。主行皆奇。惟哀矜之行更奇。而遠踰萬行之上。主無棄人。悔則赦。歸則受。延則待。差則引。逆則招。奇哉吾主哀矜也。教友見人之乏。得濟。濟之。不得。憐之。見人患。得救。救之。不得。哀之。乃爲法聖父。而體其哀矜之心。又見聖神降臨後第六主日。

勿擬乃無受擬。人行難擬。似是而非。似是而是。其是非錄心。吾何能竟測。惟天主自操明鑒。葆祿聖徒。勸惡之門徒曰。定世之律。斷人之情。賞罰善惡權。惟係天地大主。人則安能。因吾弟勿輕擬人。勿篡天主權。寬待世末。審判之

日。主臨明斷人行。隱謀蘊計皆露。

或問。輕擬何。曰。人行有異。或明顯其惡。莫能掩飾。擬之爲惡。不謂之輕。善惡不顯。擬之如善。謂之愛人。謂之善擬。擬之如惡。謂之惡人。謂之輕擬。天主所懲。其懲有二。死後一。生前一。死後天主嚴審嚴罰。生前恒許人亦輕擬吾行。經曰。勿擬乃無受擬。故也。

爾以某尺量度。以某尺量受度。可驚斯言。吾輩在世何等待人。天主於來日。待吾同等。昔賢解曰。嗟夫。審判大日。世人皆向主聽判。如人對鏡。鏡無定像。隨物自現。物之美醜不係乎鏡。係乎對鏡者耳。

世人對主。被判其生平。恕人主亦恕之。不恕主亦不恕之。主嚴主寬。悉係于對判者之人。經云。哀矜者乃眞福。爲其將蒙哀矜已。又云。在世無憐他人。身後必被無憐之審判。皆是也。

爾兄細木附睫。爾目曷否。

世人之通病。身有大過而不覺。他人小非即見之。卑鄉有奇鏡。物巨而近。不現物細而遠。視之却大。世情槩然。巨失在躬。自視如無。他人細失。視之如大。議之如重。責之。如無可宥。

古賢繪人肩負二囊。一在胸前。以囊人愆。一在背後。以囊本慝。奈何。常視常責

人過。常忘常恕。已罪。恒情然也。善人不然。人非後而忘。已失前而記。達未聖主。偶落於過。畢世痛悔不已。謂主曰。吾罪之汚。恒在目前。求主一洗。再洗三洗。賜復前潔。聖基所解曰。達未若巧繪師。心爲板。淚爲墨。繪其罪之醜。醜像恒擊心目。何暇視他人非。聖額我畧曰。善人勤急自善。無空以窺人罪。偶視。必回視。而思本身之罪。人非用憐。本罪益其責。人非益其憐。本罪益其謙。

僞善者。先援鉅梁爾目。乃得明覩用援細木於爾兄目。人欲善人。先可自善。不然奚得善之乎。比之界方。自直線直。自曲線曲。聖額我畧曰。汙手不洗汙臉。汙水不洗汙衣。手水潔清。乃可。

自惡而勸人善。如果腹而勸人齋。誰受其勸。有嗤其勸耳。經記。主在聖殿。仇黨突入。攜淫婦。置主前曰。依國律當石擊。師何斷。主曰。然。惟爾衆間。或有一無罪。當首行擊。仇黨聞言。相顧而散。主意云人欲責人罪。先當嚴審本心。無罪乃可。

聖神降臨後第二主日。

聖路加第十四篇。

維時耶穌爲侑立喻曰。主人盛庖晚餐邀衆。遣僕往速。悉辭。或曰。適市庄須視。或曰。市牛五偶。亟欲駕。或曰。我新昏。情不能赴。使者反。述于主。主恨。遣使速出。迨城市巷。遇貧弱瞽瘸。悉携引入。使者復主。命已行。猶空。主曰。徧適曠道。指各方旅人。籬笆所。指各方鄉

人。蓋鄉人常用荆棘籬圍住所。以防獸賊。家主欲請鄉人。舉其所住之處。强偕來滿我堂。我確言於爾。厥初召客。終弗嘗吾餐

解曰。主人。謂天主。晚膳。謂天堂眞樂。首使者。謂古教聖人。彼時徧走本國。勸人行善昇天。庭。謂世上財賄。牛五偶。謂五司之娛。新昏。謂淫欲之類。本國人。原認眞主。俱受聖經聖訓。但爲世財。五司。淫欲迷心。大塞天路。不顧首使宣命。次使者。乃吾主聖徒。保主命廣遊普地敷教。其未入教者。無德若窮。無力若弱。不識眞主若瞽。無登天路若瘸。幸聞聖教。多從而得昇天。

箴。

主人盛庖晚餐。天堂眞福。取譬大膳。其故。世人愈貴。愈有六。一。爲天主所備之大。十七省總王。欲顯其富。先餙御園。寶玉鋪地。羽鱗咸集。後排大宴。召都人。臣庶貴賤畢至。几席器具皆金銀。殽品多珍絕。通國大臣進膳稱觴。古來傳美其膳。況天主乃萬王之王。其備天上萬福。如備大宴。莫可測矣。

二。爲宴之所。匠人成器。先擬其用後成。天主如巧工。成天以宴衆聖。天之寬。無人能料。地雖大。比之天。如細點耳。經賛其大。曰。寬矣高矣天主宮殿。其寬無際。其高無極。宴所寬。則顯其宴之大。

三。爲客之貴。擺筵邀客。必依客分。分卑數味亦爲多。分尊。味多且嫌少。設享國主。罄力。殫神。空囊。以爲不及。大哉天上聖人之貴。其小者。大過世王。經謂之天上之王。天主之臣。天主之友。天主之重愛之子。知其貴。則知其宴之豐。四爲客衆。人設宴。依客多寡備殽。客多殽盛。客寡殽稀。天神之數。幾乎無數。聖人之數。屈指難數。經記天神之數。曰。承事者萬萬。侍立者森森。若翰宗徒。曾見聖人之衆。曰。無人能數。蓋普天下衆聖。聚立天主御前。客衆。膳必不少。五。爲殽之多。聖人明司。明見天主聖容。天主諸情。天主所含造物之妙。詳知萬物之理。斯皆明司所享本味。愛司甚熱。恒愛天主。恒依不離。甚愛衆聖。比同胞

昆弟更切。斯皆愛司所享本味。又復活之後。形司各有本味。目視吾主之光。聖母之美。聖人之麗。耳恒聞美音。鼻恒馥郁。口恒適甘。異馨。蓋聖人一身。百花馥郁。口恒適甘。館。體恒溫潤。又身備四奇。一。發大光明。七倍于日。二。輕快之極。能瞬息周旋六合。三。能穿堅透實。畧無阻礙。四。物莫能傷。永固常生。斯俱聖人之味。另有多味。非口可詳。

或曰。聖人均見天主。大小何分。眞福何別。曰。天主尊妙。性體諸情。無極。人莫能盡達。隨人所達深淺。以受眞福。悉係世所行之善。聖人之善。有等。其大小自在分。眞福自別。

六。爲其宴之久。經記。亞鮓之宴。連十八旬不輟席。不斷味。噫。此數月之期。彼無窮之永。安可較比。

或云。天上之味雖飽。久而必厭。別延于無窮。曰。勿擬天于地。世味雖奇。易塞人腹。腹塞厭棄。天味至神。飽也。莫厭也。聖人常嗜。而常慕嗜。伯鐸羅宗徒曰。天神願視天主美體。聖額我畧解曰。天神恒視。而恒願再視。奇哉。恒視而恒饑視。饑而無乏。蓋恒飽。飽而復厭。蓋恒恒饑。奇哉。聖奧斯定曰。天主之美。舊也。其舊雖于無始之始。恒新也。焉有時而厭哉。

晚餐。或問。天國眞福不謂之晝膳。謂之晚餐何。曰。晝膳未爲勞苦之終。膳罷。又

繼以工。晚餐之後。傭人安歇穩寐。人到天堂。既享眞福。永不再受今世之苦。天神謂若翰宗徒曰。人享天主之晚餐。眞福人也。一入膳堂。神苦。形勞。死患。痛憂俱止堂外。竟不能入。異哉。天主親拭客淚。永無復泣。謂之晚餐。

邀衆。天主生民以來。常遣聖人誨世。世世不斷。以及吾主親降。後將昇天。又命宗徒。廣走普地。引勸世人。聖額我畧曰。天主百般召人。葢人人賦以本性之光。如大呼不輟。使人棄惡脩善。外又投超性之光。又或遣天神引導。或命善人啓蒙。或顯聖跡解疑。或勉以恩。或策以苦。或嚇以罰。斯皆天主之召也。亦見三王來朝瞻禮。

客悉辭。輕忽主請。深惜其迷。因世暫樂。失天堂永福。世財。形務。穢樂。三者大開衆惡之門。大塞天堂之路也。或曰。若是。人皆不可務世事乎。聖奧斯定曰。用世之物。天主不禁。世物猶梯。可上可下。善用爲梯以上。惡用爲梯以下。天主生物。以人善用爲善。金銀等物。無定善惡因人用而定。善用則善。惡用則惡。比之刀劍。孩用受害。人用避害。

强偕來滿我堂。天主不强世人。經云。天主置火置水爾前。憑爾伸手。執彼執此。右經謂之强何。曰。强有四。一。力挽人意。使行所不肯行。斯强天主不用。經每云。天主不强世人。謂是强也。二。人逃世樂。天主或苦以貧。或投以恙。或

增其力。使向新行。不安宿穢。亦謂之强。此天主所常用。經云。若啓明悟。棄狂致智。三。人或無心從教。惟見教友善行心動慕效。亦謂之强。葛祿聖徒。責友曰。爾不善。必强人不善。益以善以惡引人善惡若强者然。四。人不欲行善。我力勸。再勸。再三懇告。使之歸善。亦謂之强。茲第四。右經所云之强也。猶言。爾隨遇人。盡力勸使皆忻然入堂。

聖神降臨後第三主日。

聖路加第十五篇

維時布彼加倪。乃征稅者。國人因奉眞主自稱天主之民。若有强國欲統征其稅。自爲不義。而深惡督征者。此等人皆名布彼加倪。曁罪人親就耶穌聽訓。法利色義曁斯基巴當特敷教誨民者之通稱。咸誹曰。斯人指五日主。交罪人同席。主立喻曰。爾衆間。若有人牧羊百頭。亡其一。詎不置九十九於野。往覓彼亡。獲之甚喜。負

歸集鄰友曰。攸亡羊已獲可胥慶予。天主天神。見一罪人悔。樂尤切于見九十九義人無必悔。若婦有銀錢十。亡一。詎不燃燭。掃室亟覓。既獲出告攸識曰。已得往日攸亡銀錢。共予喜。我云。天主天神。見一罪人心悔宿咎。其樂如是。右喻雖二。其意則一。九十九羊。及九錢。指天神。亡羊亡錢。指世人。天神未嘗染過。比不亡之羊。不亡之錢。吾人各皆有失。比之亡羊亡錢。吾主之慈至極。不忍不救。姑留天神於天。自降振援吾人。負羊。掃室。主愛

人之至受難死之苦是也

箴

咸誹吾主降世如師如醫罪人近主主開其心蒙醫其靈疾仇衆不以爲美而反誹之其罪甚矣

誹惡皆重然有三等如人私惡我亦私知不隱而揚致損其名謂下等誹謗之罪人有可善可惡之疑行吾遽視之如惡傳之如惡而敗其名謂中等誹謗之罪嗟夫謗定之惡且俱屬重罪況謗眞善爲惡則重而又重矣

衆罪之最重有六謂之悖反天主聖神之罪其間有一日忌人神寵蓋聖神因

有至善至愛。賜人神寵。佑之行善。人忌其寵。誹謗其善。是爲並忌聖神之善愛。

嗟夫。誹人若病人。病人內敗口苦。食味雖珍。入口皆苦。入胃皆敗。以致于死。誹人者。以善爲惡。可知其病。聖俾爾納深責之云。誹人之舌。魔舌也。視人甘貧。輕若卑賤。視人享財。曰。心貪手吝。視人多言引人。曰。猶聞求名。視人寡言躭靜。曰。癡人也。魔鬼之舌哉。主佑皆然。主容惡人。引之悔改。佑誹若同惡也。近人同席。廸之爲善。佑謗若饕人也。行奇聖迹。以顯本能。佑訾若借魔能也。其內太敗。

往覓攸亡。或問。牧人其羊百頭。勤覓一亡者何。曰。愛故也。天主富盛。萬物之多。天神之衆。不加其富。矧人之微乎。蓋自無始之始。造物之前。萬福俱備。造

物之後。萬福一然。有物不加。無物不減。比之無際大海。江河偕入不溢。偕出不損。其量恒滿。達未聖王謂主曰。主若不需吾富。明顯實爲天主。益言。世王多有所需。需財。需臣。需民等。有則爲王。無則爲民。天主大異。自有王位。非物所能畀奪。聖若伯謂義人曰。爾義何益天主。爾善何加其福。聖額我畧解曰。人善。天主無利。人惡。天主無害。命善戒惡。皆爲利我。可識尋亡者之故。獨愛故也。

或問。失羊盍自歸。何必待牧往尋。曰。羊本至蠢之獸也。失路離羣。即不識歸。罪人正像。能自出背主。不能自入向主。聖賢狀罪人無能之態。曰。若瞑也。若瘖也。若病也。若人負重任也。若人手桎足梏也。可知天主不憐而尋。自不能歸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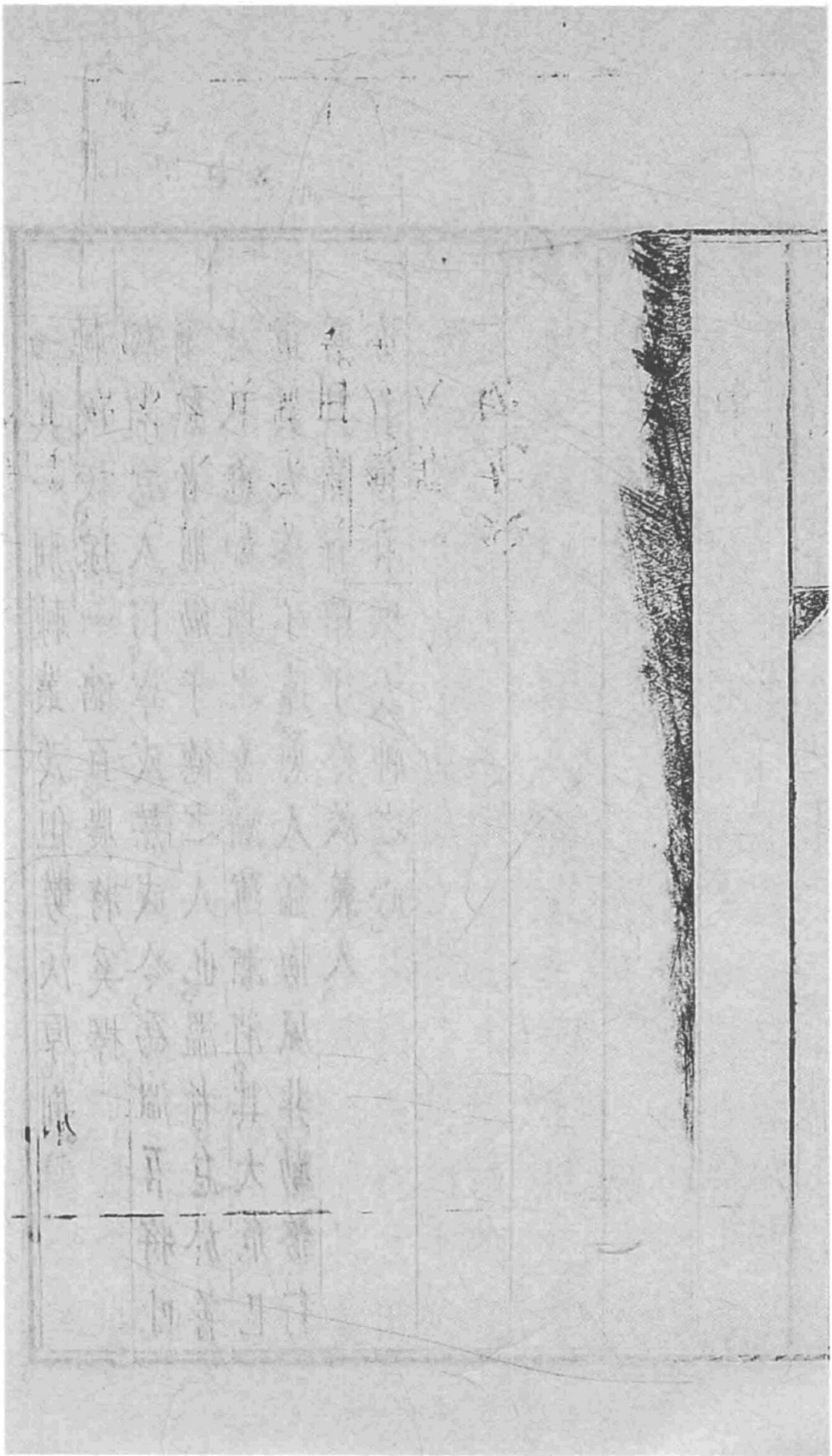
達未聖王。偶落于非。謂主曰。奈何。僕也若羊差路。求主如牧尋我。賜再履正道。聖王明知。自不能歸善。求主歸之。

天主天神見一罪人悔樂尤切于見九十九義人。無必悔。

或問。一罪人之悔。何加天神之樂。乃更切于九十九義人之義。聖額我略曰。義人之中。多怠于善。妄恃其義。不急精進。故其義樂天神甚微。若罪人猛視其咎。無怠悛改。黽勉于善。且大過義人之義。此樂天神更切也。比之二卒。其一不怯不走。但無志敵寇。弗務立功。其一始戰怯走。倏而奮勇。力戰大勝。主帥賞此罰彼。又比二地。其一不生荊棘。但勢磽薄。播一牧

一。其一荆棘叢茂。但勢沃厚。荆棘既拔。稼一穡百。農將奚擇。

經謂怠人曰。寧或熱或冷。爲溫吾將吐爾。熱者。黽勉于德之人也。溫者。怠於善之人也。如斯之善。漸薄漸消。其大危已近。其大落不遠。惡人猛悔夙非。勤務行善。其熱百倍于冷淡義人。亦百倍喜樂天神之心。



聖神降臨後第四主日。

經。聖路加第五篇。

維時衆擁逼耶穌。望聆聖訓。厥止日逆匝肋湖濱。湖邊有地。名日逆匝肋。因以名湖。湖廣二十五里。長六十里。離京五百里。伯鐸羅本地在湖濱。以漁爲業。泊涯有艇二。漁者騰畔洗網。主下西滿伯鐸羅原名。艇。命少離岸。坐喻衆。講罷謂西滿曰。舉網湖心布漁。西滿曰。師竟夜徒勞。無魚入網。藉命更布。鱗鱗爭

入網。網幾裂。急呼比舟伴。即雅各伯。及若翰兄弟。並力。兩舟充牣幾沉。西滿伯鐸羅覩異。伏叩祈耶穌曰。請主離我罪人。盍伊及等在舟內。曁雅各伯偕若翰則白德義子。咸大愕異。耶穌謂西滿曰。無惶。今後以漁人爲務。盍言。爾前以漁爲業。今後以化人爲職。即拋舟。共舍業。從之。

箴。

衆擁逼耶穌。望聆聖訓。主訓若豐宴。能充心饑。若湧泉。能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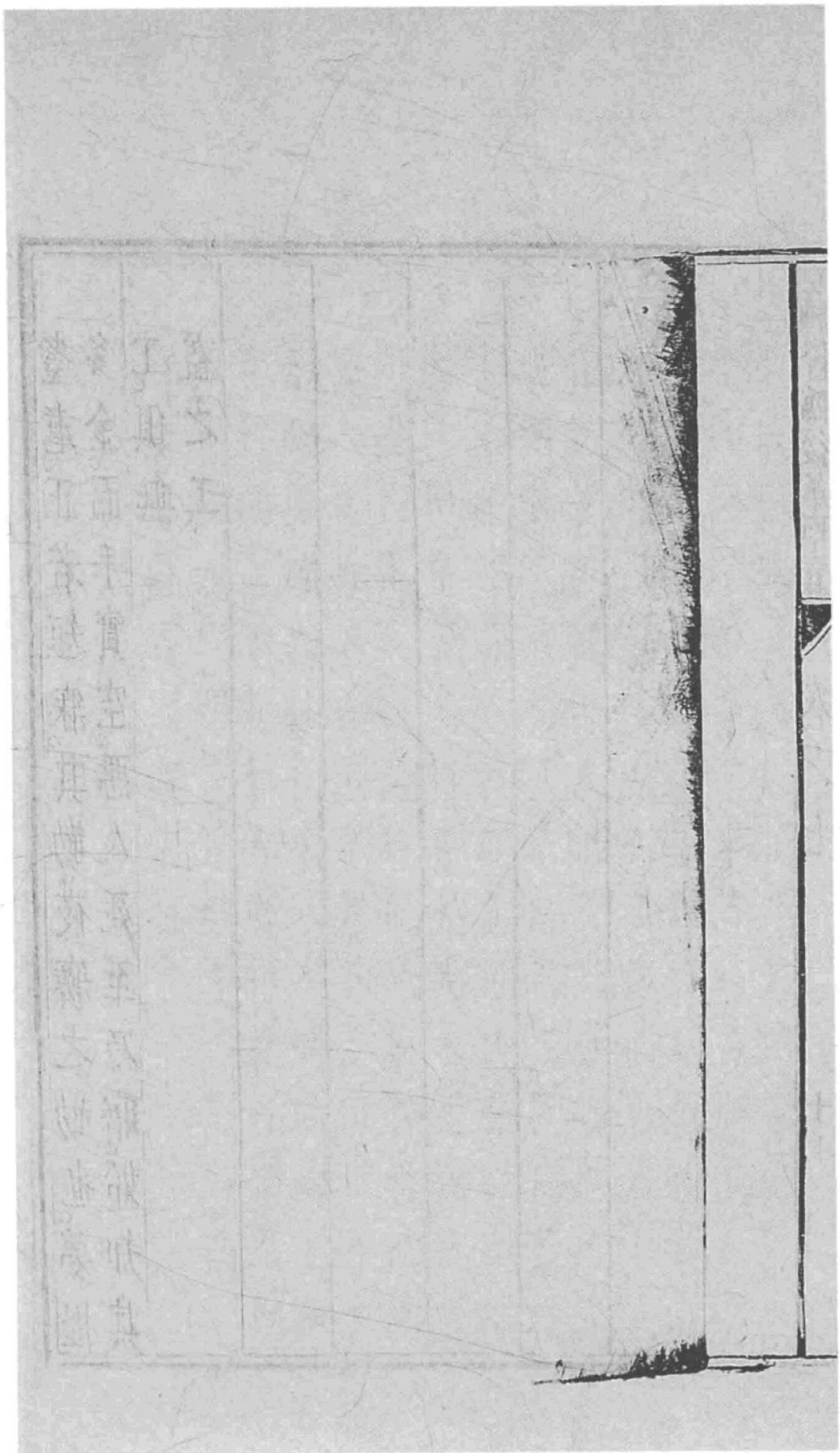
心渴。人衆爭先近主。欲聽聖訓。可見其心飢渴。吾輩可法。益其飢渴。善心之效也。聖額我畧曰。人體健安。甘吃各味。若病。珍味亦厭棄。靈有神寵則健。所納聖言。無則病。聖言無味。危哉。病人或厭味而不咽。或强食而吐。其病劇也。人不樂聽納聖言。神病劇矣。主責伲黨曰。天主之人。聽納天主之言。不聽不納。非天上之人。若非。必魔鬼之人也。戒哉

主下西滿艇坐喻衆。湖邊他舟。主揀西滿之舟。以教衆何。曰。聖伯鐸羅一舟。聖而公教會之像也。主欲示人。以衆教中。惟聖而公教會爲聖眞。其外無聖眞也。他教。以人爲宗。多缺多謬。聖教。天主親立之教。故全故正。主

戒佛曰。獨吾乃眞牧。乃正門。吾外。不論何宗。不論何來。皆爲盜賊。

竟夜徒勞。無魚入網。伯鐸羅竟夜徒苦。罪人之像也。善人惡人。在世皆苦。惟善人之苦。晝苦之也。心光靈明。其苦有利。可幸。惡人之苦。夜苦之也。心暗靈昏。其苦無益。可憐。葆祿聖徒警吾曰。棄矣夜行。穿矣光衣。異夜已去。明晝已至。夜行。惡行也。光衣。善行也。猶云。人夜行。衣綾敝。不覺其羞。白日必衣華服。圖耀人目。吾弟未入教時。心迷無光。行醜而不羞。如人夜行。畧可寬恕。既入聖教。如已明晝。宜務善行。以飾靈心。以娛主目。惜哉。罪人恒苦而無益。因經戒富曰。財入寐醒。其手空虛。蓋言。富人生世。雖至

耋耄。正若短寐。其勤。夜寢之勤也。夢握多金。而手實空。惡人死至乃寤。始知其工。俱無益之工。



聖神降臨後第五主日。

經。

聖瑪竇第五篇。

維時耶穌謂門徒曰。汝義弗勝本國司教者之義。我確云。弗克入天。當時司教者。教人行善。而自行惡。爾受其教。勿效其行。右經若云。吾弟宜與司教者大異。彼者醜行美言。言而不能昇天。爾法之何能昇乎。

爾曾聞。昔天主降勿殺之誡。曰。殺人被察。蓋言。有殺人之人。士師必詳究。其殺人之故。以定可罰也否也。我於汝云。有人憤怒厭

昆。昆。謂普世人。被察。蓋言。斯人之惡。雖藏於心。新教之精。大異古昔。藏心之罪。士師必察。以定可罰可恕。而其嚴如在古教殺人者然。若有人。稱厥昆臘加。發恨洩怒且無定辱之聲。若云咤叱等。士師明擬奚罰。蓋言。怒惡既露於外。此心怒之惡尤大。則士師不用疑恕。惟議其當加之罰。若有人。乃稱狂誕。必負地獄刑罰。蓋言。有人出定辱之言。傷其兄弟之心。則惡尤深。不必商議。其罰已定於地獄。爾倘詣天主臺前獻禮儀。汔至憶爾兄憾爾。宜姑置爾供。前向彼求和。從歸獻禮。

箴。

有人憤怒厭昆被察。基所憤怒。心病也。聖曰。怒人。病人。或罪

侮可怒。蓋皆病人也。欲治怒病。當知怒害。怒醜。怒罰。怒藥。

怒害。聖額我畧曰。怒者。靈性衆病之門。闔則安。開則危。怒在。智德。良善。仁愛。謙遜。等善俱敗。使人盡卸人性。而穿猛獸之質。柰何。怒惡斲削天主所賜人靈本美。而刻魔像。褻神聖徒警徒曰。怒火勿宿於心。一發速撲。蓋怒入心。魔鬼偕入。解曰。魔窺人心。伺隙可進。先引憤怒開路。怒入魔隨。衆惡之流。亦隨魔也。聖額我畧廣述怒害曰。甚矣其害也。大敗忍德。盡滅神光。窒衆善之路。夷衆德之殿。

惜夫。聖神速出。魔鬼速進。曷詳其害。

主美像。而印魔鬼醜容。可怒醜。怒敗天也。怒於狂見其醜。聖賢常曰。怒人。狂人也。

同一。惟有暫久之殊。人怒時不克達理。失威儀。面厲目瞋。尸沫唇動。齒切髮豎。視者驚避。若猛獸出柵。於狂者無異。聖額我曰。怒者若狂。獻市醜形而不耻。蓋怒刺心。奈何急悖。身顫舌囁。面紅目眥。視親視友。亦弗知何人也。色搠加目。怒人。狂人之像。醜哉其醜。昔有智者。怒時照鏡。甚惡其醜。掩鏡息怒。噫。人鏡人理也。理在自知怒醜。安用求他鏡。

怒罰。王曰。審判末日。詳察人怒。解曰。怒人被察。畢竟被罰。蓋王曰。良善者乃眞

福。爲其將得安土。可識憤怒者。乃眞福。爲其將墮地獄。昔先知聖人。天主賜其神目。見鼎沸甚。傍監樹枝。解曰。皆怒及罰怒之狀。怒發如火。心沸如鼎。口詈目背溢於外。若沸鼎之餘也。樹枝近鼎。罰怒之像也。主怒人。而其罰甚近。

怒藥。聖經聖賢。多備怒病之藥。姑擷其六。

右經提其第一。曰。憤怒厥昆。蓋我思所怒者。皆吾兄弟。則怒之不易。恕之不難。

經記。昔亞把郎。及祿德同居。彼此僕衆偶爭。主幾失和。亞把郎謂祿德曰。汝余昆仲也。宜爭乎。宜怒乎。奇言哉。世人皆天主同父之兄弟。豈宜互爭相怒。

其二。深思天主何以重人相睦。蓋忍延祭。弗忍延合。聖基所嘆曰。筆舌難詳天

主愛人之甚。人無愛他人而祭。弗享其祭。愛而弗祭。享其愛焉。

其三。人弗合於人。弗合於主也。葆祿聖徒警弟曰。相愛也。相合也。人或以言觸人。或以行傷其心。必得罪於主。必傷其心矣。與斯定聖人。且解且箴其友曰。勿欺自己。勿二。得罪於人。甚事哉。蓋吾主也。吾人也。皆成一體。主乃其首。吾乃其肢。得罪於肢。弗得於首。豈其然乎。吾友視葆祿聖徒未化之前。謀害教人。吾主發現。巨聲嚇責之曰。謀賊我何故耶。思哉主言。葆祿欲害教人。而主云。烏謀害我。吾友可識。輕他人。並輕吾主也。

其四。未怒之前。可預以忍備心。禁發怒機。緊窒其門。聖頌我畧曰。人預視箭飛

空近身。或避得免。或受傷亦輕。易怒者亦然。前思怒醜。其害其罰。解之乃易。既發欲禁。遲矣。怒在心。如馬在棧。未出伏御則易。及出縱馳。止之則難。

昔賢規弟曰。吾弟怒毒氣也。愛惡懼忿四情。皆靈之病。其害同一。其療甚異。三者。若發熱之病。發後服劑。病漸可瘳。惟怒毒心。觸前可備。既染欲治。晚矣。吾弟怒如火也。人居焚舍。烏烟害目。弗覆便路可出。火爆耳。人呼謀救弗聽。哀哉彼也。屋也。偕燼也。寧前撥火。以免火災火怒發時。迷悟昏心。理在弗覺。人勸弗從。無路得免。怒害宜先備哉。吾弟怒如猛敵。敵將來攻城。城人預全准備。智人也。既至欲備。愚哉。先備來怒與否。分別智愚也。

其五。深思天主待吾如何。以取待人之法。吾惡無斷。恒激聖怒。天主弭怒。寬優待改。他人一時觸吾。吾急發怒謀復。大不肖矣。

其六。怒際須銜責停刑。待怒息平。乃責刑皆得其准也。色惱加目。怒心猶昂沸沸時興事。一一皆敗。待冷皆全。昔古賢久仕於朝。既老慕靜。辭王曰。臣久多佞。今留一言以報。陛下怒時。勿言勿行。勿刑人罪。先誦經書一篇。令心漸平。乃言必得其當。行得其正。刑得其中。民獲其願。王得民心。諸祥疊至。諸祆自退也。王執其手。嘆美良規曰。甘從直諫。但烏忍今失大賢。願待一期。過期乃去。

史又記。西方有名城。民偶興亂殺仕者。王震怒。命兵入城。不分善惡槩殺之。是

日七千受刑。無辜者多連累。當時盍博
制聖人主教。甚痛民思。甚異王之不義
旦夕哭聲不絕。踰日王逆聖殿聽祭。幾而
入門。聖人急出禁止曰。王妄恃衮
忘爲人。天主傭王爲牧其羊。而存
王乃如虎吞噬。今來見主理乎。昨
耳。弗聆無辜之號哭。今來求主。而欲王其
諸。理乎。以發虐命之口。來誦主經而命
主免我債。如我亦免負我債者。理乎。而求罪
敢主前舉現汚義血之手。而求罪赦
覺無辜而殺之義血。大聲求主以罰
者之罪也。王歸苦泣以洗。勿入聖殿
加主怒。勿招嚴懲可也。王聆聖人詎曰
若聆巨霆。驚鵲伏地請罪。如命歸聽
入宮內。八月苦痛宿非。後求聖人言
聖殿瞻禮。聖人曰。然。但怒在心。如深
獸準廷。之言。勿王弗詎
左道

柵。猛時可繫。禁出害人。既馴開柵。無慮其害也。王向不然。怒將啓門賊民。今必以寬窒路。宜定法律。命傳諸國曰。理事之仕者。不論大小。以至國王。既案囚訟。勿速行刑。必待一期。熟思可否。待怒平息。踰期乃行。國王領命。後得入聖殿焉。

前向彼求和。前字。有先月速二意。其先。王請赦。可師天王聖父。爾多悖加辱。王先遣使請和。矧爾先辱他人。必當首出求赦。蘭祿聖徒曰。吾天王遣使也。蓋王遣我畧解曰我代彼。周行求人和睦。聖領王受凌能可羞哉。可伏吾輩之傲哉。天罰爾耐。在先求和。吾先凌人。何乃安待受辱者首至跪伏。而求吾乎。天主自勸和吾。吾自緩和人。理乎。

史記。二友偶爭絕交。或詢其一日。公借親某。親久住心。唯今吾不知安在。答曰。猶在。宿日暫寐。茲將醒寤。言畢急趍室。叩伏請赦。友乃心動面赧曰。勝矣。前日爾我互爭。各務得勝。勝負未分。今爾先至求平。爾勝吾負。其交更切於

故。大哉先和之力。

其速。聖與斯定勸其徒曰。憤怒若醯。久在心敗心。蓋忽貯器內。漸透敗器。怒久在心敗心。蓋忽發之怒。怒也。久蓄之怒。怒也。初生如芥。漸長成梁。發時傷靈。留之殺靈。發時亂德。留之敗德。吾弟速拔怒根。遲必成樹。異矣。人怒而難請。宜憐其危。寧易怒易求。不寧難怒而難請。易怒易求。如入疾速發速治。其害未深。難怒難請。如

膏肓之疾。其危不淺。

後歸獻禮

上文猶云。獻天王禮物。關于人意。獻有功。靡獻無罪。惟和睦于人人。弗繇于人私意。繇于天王聖命。須行也。須早也。設彼此莫得並行。竟必罷彼特此。因奉王命。因免罪之罰。斯箴示吾。行善工時。必思工勢。勿勤于私。而緩于天王之命。試人負債。得還因濟乏人。不還宿債。王叱其濟。而討其不還之罪。還債首善也。濟窮次善也。人依斯序則善。犯序則敗。經記。天王欲罰異端惡國。呼一先知聖人曰。告爾王云。天王假王手討其國人。王速興兵。誅其君。勦其民。毀其城。惡人之賄。之寶珍。之畜產等物。盡爲煨燼。微

迹弗遺。天主命在。王毋違越。國王如命。但憐其王。擒之而免其死。貪其寶珍牛羊。存之而免其燼。既捷凱歌回朝。先知聖人出迓。王謂之曰。請神師勿異朕携多牛弗燼。意欲爲犧以祭。以酹勝恩。先知者責之曰。深哉王迷。因循私臆。犯王大戒。王弗識。奉命爲首。奉祭次之。王棄天王之命。天王棄王。將舉聽命之王。王之臣。陟之王位。皆如先知言。未久王帥師旅出征。軍敗王死。國移別氏。俾爾納聖人解曰。依經上文。便知吾工之間。天王孰重而賞。孰輸而懲。

昔弟問師曰。若翰聖人極愛吾王。極慕侍立聆訓。引其徒從王爲弟。詎不同從。同爲王弟。請師指故。曰。卸其本意。以體王之命。其故也。若翰極慕爲王之弟。

惟聖神先命入林隱居後命出林廣遊國地。爲主之証。甘遺其所慕私意。以奉天主之命。吾弟盡思經言。天主規古教人日。每日早晚二時。司祭可遵聖殿奉祭。另或有人欲供禮物。勿亂時宜。吾祭可先其供。其供可隨吾祭。吾弟自推斯規。則知善工之序。可法異教賢人。史記世士負債。僧欲立寺請助。伊指債主謂僧曰。久負斯人之債。到今無償。還乃吾之責分。助汝任意。可行可止。可早可遲。且待還准。後來請助。吾弟宜法。或誦經時。或默道時。偶遇天主之命。姑置誦默之善工。益奉命更善。更切之工也。

聖神降臨後第六主日

經。聖瑪爾各第八篇。

維時隨從耶穌甚衆。從城外至曠野。乏飲食。主謂徒曰。吾憐若衆。自從我迄今經三日。皆無食。或命枵腹而歸。必乏之道中。矧有遠來幾許。答曰。茲地空寂。誰能餉。主問曰。爾有麵餅幾何。曰。七。耶穌命衆席地。取七餅。其上祝福。剖付宗徒。命傳衆。另有小魚數尾。上

亦祝福。命置席間。憑衆欲充給。徒收餘滿貯七筐。席衆幾四千。主乃謝衆命返。

箴。

矜憐若泉。噫。天主矜憐之心。若湧泉。天神世人莫能量其深廣。自天主生民。以至沒世。恒流不竭。經記。天主造萬有時。並造佳美菓園。謂之地堂。中有泉湧發四江。出流潤澤普地。此天主愛矜之像也。湧泉其心也。四江其澤世四恩也。造萬民一。主宰之一。降世贖人一。預備眞福一。四江大流。厚益大衆。另常恩渥各人。賜其生命。引其爲善。扶其不及。賦以超性之光。等恩皆四大公江之私

泐。保祿聖徒深嘆曰。天主富哉于矜憐也。蓋言。世王財庫寶珍則富。哀憐世人。天主之寶也。愈屯乎心。愈謂之富。愈發憐。愈發其富。惜夫。天主仁慈之大。人不知善用。嗟。聖經客提天主哀矜之心。以勉吾望。望宜眞實。不宜虛妄。悛改往失。後望主憐。是爲實望。行醜不反。望主憐赦。是爲妄望。宜望其憐。宜懼其義。經戒罪人日。向主勿遲。勿延一日。聖怒倏至。必負罪人妄望。又云。天主節主。天主義主。聖與斯定解日。爾愛主節。可驚主義思節忘義迷哉。妄望主憐。而終當其義者。多矣。用主憐以加醜行。安可受憐。異哉。因主爲善。吾甘爲惡。有是理乎。別論已見聖神降臨後第一主日。

自從我迄今。經三日。右箴示天主廣憐世人。此示人從主。不倦行德之程。主必更憐。蓋不酬無恒之德獨報有終之善。主謂門徒曰。爾輩從我三年之久。常受人侮而不退。將報爾恒。同我享天堂豐宴也。

聖額我畧曰。衆德之冕也。恒德在。德全。無恒。無益。聖伯爾納曰。美哉恒德。善人之福。德行之冠。衆德之全。眞報之質。天主之女。勳績之母。忍耐之妹。攻魔之樓。是也。

主曾勸衆曰。人造高樓。至中罷工。視者則譏。曰。奈何此人。興工不全其工。吾輩圖構衆德高樓。其基坐地。其頂至天。已興工。必當繼工。畏勞停工。世人。天神。魔

鬼。皆嗤吾工。色擱加日。眞福居高。道澁難上。惟恒德通進。他德無恒德爲伴。乏矣弱矣。不能上前也。

葆祿聖徒。欲固徒心。自立恒德之表。曰。主入吾心。吾將鍵封心戶。世患。饑乏。虐主。利刃。已過現在。將來困苦。擁至攻我。必不開戶。不許主出。恒哉可師也。

又。主勤計從者之日。可識必將勤于酌之。益人之善。不論多寡巨細。無一而無報。主曰。施貧冷水一甌。以解其渴。必得厚報。若伯聖人曰。天主恒視吾路。詳計吾步。無一忘遺。昔有士。棄世隱修。欲加苦。特棟爍地。日行幾里汲水。有日負埕。身乏之日。苦甚。宜徒近居。忽回顧。見天神。手執金尺量步。乃知天主細算其步以

寧徙居水幾倍。

報。自笑自叱曰。寧徙居遠。遂移舊茇。離水幾倍。

噫。天王勤計吾善。可愛其勤。勤計吾惡。不念可懼其勤。王警惡人曰。汝今行惡。吾庫。各改非。罰期已至。爾惡爾罰。皆封有定號。以固吾記。天王之庫。其記也。猶言。爾惡恒在吾前。牢穩存記。刑罰將至。盍懼哉。審判之日。微妄者言。不免受罰。可知其計之詳。其判之嚴。右經餘箴。已見封齋後第四主日。

聖神降臨後第七主日。

經。聖瑪竇第七篇。

維時耶穌謂門徒曰。戒之僞冒先知者人。渠外披負羊皮。內備狠心。汝視厥實行也。便識厥蘊。誰摘葡萄於荊棘。無花果於蒺藜。嘉樹弗結惡實。惡樹弗結嘉實。弗結嘉實樹。必伐必焚。然矣。爾視人實。卽識厥人。有人向吾。頻呼吾名云。我主我主。若人弗

輙克望昇天。惟遵從在天吾父旨。斯克昇天。

箴。

有人向吾。頻呼吾名云。我主云云。右經之警教友勿妄恃其信。而忘力行。經云云。意全在寡行之信。爲死信。爲尸骸。另有全論。

聖神降臨後第八主日。

經。

聖路加第十六篇。

維時耶穌謂門徒設喻曰。富人有庄僕。惡聲聞主耳且頻。緣耗厥財。主呼之曰。攸聞汝事何事。出詳爾產若何。茲後且休。毋掌吾業。庄僕私自度主命罷業。當如何耕鋤力乏之。乞食臉羞。獲善策。我脫庄後。彼負主債者。定延我偕處。意若云。今離主庄。缺供資鋤食。皆不便。今有多人重

負主債將畧減其數。彼者異日必送度生之需。以酬減債之恩。斯則贍給上計也。

爰召負主債衆。問其一曰。汝負我主若干。曰。百斛油。曰。授券。疾坐書五十。問次。汝負若干。曰。百斛麥。曰。授券。書八十。吾主罷喻解曰。家主嘆美惡僕善策。蓋今世子。務今世目前之利者。擬明光子。恒務身後未見之福者。其智慧甚越此。吾語爾。以惡瑪滿。瑪滿譯言貨財。因引人爲惡。並謂之惡。積之朋。謂貧人。謝世時。彼引爾使入於永福。主勸人哀濟貧

人云。爾有財可救貧人。彼猶善友水天主賜爾眞福。以酬爾濟之恩。

箴。

富人有庄僕。解曰。富人。天主也。理庄。世理。天主託財于富者。管理如僕。勿耗其若也。富人託僕以產。命其善若主。富者念斯。有三益。一。不至偏愛而費財。視之若他主之物。二。主奪其財而貧其則安主命。視之若暫寄之物。而歸本麗主。色擱加警富曰。財近身以用。則可暫心以愛。則否。夫財也。寄物也。吾獨有奪用。莫有永權。惟天主握柄。能與能奪。面愁可安聽。奈何。富人不思。因奪之時。而心怒。若賊打刦其物。痛哉。聖基所以見一人。將亡而寫遺書。曰。吾逝後。其人曾

得某物之用。某人得某物之權。吾視其書。而嗤其痴。蓋人雖得其財之用。何人得其權哉。經戒富者曰。勿貴不能止之財。未時揷翼。如鳥騰空。爾企不及追不獲。富者焉能爲之王。可法若伯聖人。其富屯積。業廣畜衆。寇至盡刦。一月頓成極貧。其心坦然。若還人債曰。王賜王奪若富者盍視。其財爲天王之財乎。三用王財若未久天王臺前當陳明說。或善或反用也。

惡聲聞主耳且頻。人罪各有厲聲。大呼天罪人不俊。不闖罪戶。在聲。天王必聽。而罰依其招。雅各伯宗徒。深警富人曰。汝虧負傭價。汝罪高聲。已通主耳。主耳招罰義怒。惜夫。定期速至。聖怒必發。而且暫禁而罰汝

罪弘黨長子。嫉弟盛德。賺其親而殺之。王謂之曰。爾弟義血。從地大呼求罰。吾有五城。城人稔惡。天王謂一聖人曰。某城甚聞其聲。必諾其求。聖經又記。上古有惡。其聲大徹吾耳。罰已將至。嗟乎。罪人日犯。又日再犯。不思各罪恒呼。擊天戶招罰。天王焉不聽。焉不許其招。

出詩爾產若何。經曰。罪人安心飲惡如水如其知全矣。其視捷矣。必有時嚴審其出無一而遺。王警吾曰。判日各人所不思惡妄言。一一發露。一一受罰。噫。天王嚴察于妄言之微。逆義殺弑。通室奸夫。拂性邪色。打刦旅人。凌壓焚獨。等類巨惡。何嚴何察。

昔賢規徒曰。管理人業。不待主呼。先稽真數。智人也。若帳目不清。待至主呼。痴人也。吾輩皆管理天主厚產。可在先清算。剖判統有四案。入心一。告解二。私判三。公判四。先二恤案也。後二嚴案也。先二釋罪。後二罰罪。吾在世押吾于彼。無復所懼乎斯。徒疑曰。獄卒押罪人。强之至司常事也。吾自押吾。何意也。曰。人暫停世務。洞查自己。嚴察悖理之思想。言行。自呈自證。自認。自痛。自責。自悛。乃謂押己心案之前。畏哉。吾內備有大案。以斷吾非。聖額我畧曰。人入心內。精鞫其生。若對主座。謂之押己。聽判。蓋吾心內各類官隸。首告被告等俱全。天理首告也。靈性被告也。性光斷司也。恐懼縲絏也。痛苦獄卒也。人以己爲首告送己。以

已爲被告呈已。惡已如仇。攻已如敵。以睦于已。以合于主。

告解之案。解罪恤案也。蓋人暴白已罪。心痛定悛。無不解釋。耶穌聖誕前第一主日。嚴案。第十四卷有本論。

茲後且休。毋掌吾業。

人在世。可勤于掌。達未聖王曰。人至死時。主謂之曰。因人在世。可勤于掌吾業。今後不得再掌。旦時行工。暮時罷工。旦時。人初生之時。工時。平生之時。暮時。死古之時。生時行工。善理主業。死時必受工值。天神謂利亞宗徒曰。福哉善人之善終。其善工隨之同往。其勞止。其安始。福矣。經曰。時能行。可速可勤。後無行之世也。聖約翰宗徒曰。今世猶市。晝時開肆可勤。夜至塵闔。

益解

交易
俱停

今世子。擬明光子。其智慧甚越此。可異世人之慧。以求形利。可惜善人之愚。以求神益。異哉今世之人。百巧百計求利。徇祿聖徒曰。肉身之智。乃靈性之死。天主之仇。聖教之敵。天主甚惡之智也。世智不謂眞智。謂愚智。智乎微。何痴耶。聖基所嘆曰。痴哉世智。得地失天。念今忘後。重彼輕此。世智耶。世痴耶。其智其痴。若人瞶目。天光少微。目當得見。光耀射目。目不勝。不得明視。世子者然。接理身事。極穎甚悟。斯其智也。强思靈事。矇矇若盲。斯其痴也。

惜哉明光之子。雖務于善。其務猶不及
荷祿聖徒。規徒曰。爾輩昔未入教之前
皆勤世務。既入其勤于善。必當同等。陋
哉吾求同等之勤。因依爾劣。則不敢求
餘勤。聖基所解曰。爾輩槩羈家務。不恒
務神務。姑且可恕。今亦不求罷止形務。
惟求不棄神務。爾輩若急于財。亦可急
于德同等。醜哉吾求。但幸得之。吾願也。

惡瑪滿。財本無善善惡。善用
為善。惡用為惡。但財勢槩險。主欲
戒人。稱之惡財。曰財衆惡之肆。
富而不傲。不濟。不饕。不怒。不博。不枉費
養大馬。供優人。十中僅一。主深責聖教
古人曰。奈何。吾富其室。貯塞其庫。金銀
疊疊。可用奉我。彼鑄土神而供。解曰。富
人之土神。其傲也。其慾也。其財其料也。

謂之惡財故。封齋前第二三日已有別論。

積之朋

哀矜貧人。依力賙濟。其故有二。其益難罄。天主貸吾以財。彼爲債主。吾爲負債當還。貧者所受。天主親受。益謂吾曰。爾恩施吾小子之一。如恩施我斯弟一故。

又。世財公財也。天主生財以養世人。託之富人。以捨其餘。枉費不捨。謂之盜貧人之財。聖與斯定曰。天主謂富者云。汝財過貧人不及。裁過補不及。蓋汝財汝之彼之財也。汝獨一私費。吾所與于一盜賊也。先與汝。今命與彼。不命與彼汝財。惟命還吾宿債。若還。一免賊惡。一吾將報。可愛吾善。可楊吾寬。先爲債主。今

爲負債。聖巴西畧又謂富者曰。爾所藏餘米。饑者之米也。所藏餘履。跣者之履也。所藏餘衣。裸者之衣也。盍思其饑跣裸。雖在其身。藏罪必在汝心。斯第二故其益。一。贖往日之非。弭將來之罪。古聖多彼亞所云。鵰德扶人勿落于非。勿落于死。勿落于地獄瞑冥。是也。經記。昔有王。惡德盈積。天主欲罰。預示逆知聖人。聖人告王曰。罰將至。請王納受臣諫。急鵰濟。厚賑乏人。以贖宿罪。捨德或動王心。使釋王罪。抑王未識捨德之能。水滅火。捨滅罪。聖基所曰。大矣鵰德之能。衆罪屬其權也。大矣其益。正若神而公藥能療衆心之疾也。如領聖洗者然。蓋聖洗之水。滅地獄之火。鵰滅衆罪之熾。異矣奇矣。敢言鵰濟之奇。尤勝聖洗之奇。

聖洗。一時之洗。一次之洗也。過時過次人雖再洗。不受洗益。賙濟莫拘時次。時時可用。次次可用。而恒顯其效也。聖良曰。天主哀吾劣。視聖洗之後。多犯多落。立次聖洗之禮。以扶吾劣。斯賙濟之禮也。

但人勿全恃其濟。竟忘痛改其罪。蓋人不肯改。就領第一聖洗。莫顯其能。別次洗之哉。葆祿聖徒曰。縱散吾財。以至于罄囊。厚養饑人。如無聖寵。吾散空虛。或曰。先痛悛。天主速赦。濟時無罪。濟者何益。曰。益多。一。痛悛有濟爲伴。更易得赦。一。大補赦罪之罰。三。大動天主之心。扶佑哀人。使之勿落。經曰。天主戀視仁人。强記其仁。幾眉伸手。不許陷落。四。消善人小失。五。善人偶陷。主視前濟。扶之

遂起。益至多。何言無益。

其二。審判之時。賙德爲保。聖基所曰。判時賙德近主。侍立求赦。若主欲罰。賙德覆人。經云。哀矜者。乃眞福。爲其將蒙哀矜。惜乎無賙者人。判時獨孤。無見主保。無德可救。嚴哉其判。經云。無哀矜之人。必被無哀矜之審

其三。賙濟如祭。能解天主義怒。聖奧斯定曰。教人之祭。賙濟是也。主訓衆曰。賙濟矣濟矣。爾行乃皆潔。德祿聖徒曰。勿忘濟貧。濟德如祭。易致天主之矜

其四。賙德置財于天。不慮盜刦。不畏時變。不懼蛀齧。主謂衆曰。勿藏于壞。賊能奪。藏于天。無蛀賊之境。蛀能

或問藏于天何。曰濟貧是也。蓋貧人之于受財于地。運之於天。史記有聖將致命爲教。先散多財於貧。虐君問其財何在。曰託于貧者之手。彼運入天庫。聖額我畧又記。昔有人。極愛賙德。六日作工。淡薄養身。主日追殿。分乎貧者以其養身之餘。時有聖人。夢見多人在天造宮。六日安歇。主日急工。聖額我畧解夢曰。視夢則知。濟人之上之日也。無濟之日。罷工之日也。虛度之日也。

惜夫。富人枉費其財。急勤造舍于地。其舍無實。舍基浮沙。死風必至。其工必傾。

癡哉。憐人造宮于天。其宮有實。宮基堅固。永無傾側也。智哉。

經記。富人設宴請主。主席問規客曰。爾輩設宴。勿請富客。富者能酬。其酬即爲

爾報宜請無能酬之貧天主代酬聖基所曰汝宴貧人大智也授之則微受之則厚授之朽財受之眞福利哉汝之交易

其五人濟貧謂之財主財勢易飛脫手齊者止之所捨天主親收必不能失聖基所曰流財有法能留置于貧寡孤病之手信哉多手之內自不能脫飛也盍視農夫貯米必爛播種必穡散財則得守之則失昔友問色搦加曰吾財授于子爲吾財昨日受之于父翌日將授于子今日徒有守勞奈何請乞善法答曰捨之上法也聖奧斯定曰惟捨不失餘皆失不捨之財生時或敗或盜刼死時自棄惟捨之同帶同存于無窮

其六。濟貧之人。爲天主之肖子。主示徒曰。可體天主聖父哀矜之心。乃始謂聖父之子。聖良解曰。天主親愛哀矜之人。若父愛子。喜視其人。若人喜視本容。蓋憐人天主像也。主也莫云。齋素。默想。尸誦。淨潔。乃像吾父。但云。哀矜則像耳。貴哉憐人之貴。代天主在世。主欲救貧。借憐人之財以救。他德令人肖天主。哀德令人肖更切也。

其七。哀矜者。求天主。易得所求。聖良曰。哀矜助求。大動主心。强之。易諾。蓋人傾耳俯聽窮人哀聲。天主亦然。易聽諾其求也。多彼亞聖人訓子曰。依力明濟。竟迓子求。勿耻視貧人。天主憐視吾子。而塞耳諸乏之呼。天主亦子可思經曰。人

不聽其籲。哀矜助求。萬不負一。聖與期定解曰。吾輩皆天主貧人。恒叩其門。恒求神形之資。貧人大呼。吾塞耳闔戶。不許聲入。吾呼叩時。天主不開。不許入聲。吾不聽貧聲。何面欲天主聽吾。

聖基所曰。求德若鳥也。哀德其羽也。哀在則飛通天。不在則麗于地。吾友入聖堂求主。不宜空手。携梶貧者之需。乃入求主。益求主。而不得所求也。難得所求也。無舉手以救。而舉手以求。空虛舉也。敝鄉有美風。城內貧人。槩聚聖堂之前。人入求主。先濟後進。濟德先行開路。今求易進。經曰。散財若先容。大開公門。謂人有所求國主。無由通進。先贈求二德並然。

其八。富人施捨。天主增加其富。雖恒施其富不竭。主謂徒曰。散財爲吾。吾加百倍。聖額我畧解曰。依主之言。人施貧人。不謂之施。可謂之貸。可謂之息。主還。更加百倍。達未聖王曰。未見天主輕棄哀矜之人。未見父仁而子乞食。聖祭彼盎勉人曰。汝無捨而云。恐竭家資。吾云無恐。天主之泉。永發恒流。滿憐人之泒。勿慮資竭。勿疑主言。蓋經曰。濟貧者。無及知之無濟者。無及知富。主言何必疑哉天主廣益矜人之財。是也。但人施時。不必私心圖利。圖益財心。貪心也。無矜憐者之心也。天主不許報貪。獨許酬矜。又天主或知。仁人得富。必敗其靈。暫延其報。待後世之報。斯天主之大矜憐也。

聖神降臨後第九主日。

經。聖路加第十九篇。

維時耶穌幾迫國都。望城涕泣。曰。今安度爾日哉。今安享爾平哉。今烏知攸隱於爾目哉。主知城患已迫。心痛流淚。如言。爾迷甚。可泣而嗟。可痛而逸。爾患幾至目前。而不之顧。定期且至。乃敵四面立壘。攻圍逼迫。爾悉崩。爾子悉滅。城頹屋傾。其石悉散。無相帖合。患害疊至。緣弗識天主降顧之

恩。城人稔惡。以至殺主。必當速罰。尚不忍遽絕。延待四旬之久。見左第十九主日。主入聖殿。驅逐貿易。當時國人。携牛羊等。道聖殿而祭。惟顧其便。莫顧其理。殿內售物。主不忍其褻。故驅逐之。曰。經曰。吾殿。祈禱殿。汝乃爲賊窟。厥後主日日誨衆於殿。

箴。

望城涕泣。時主雖已近。城患猶遠。主不哭已。而哀城人。可識其心。比之慈父。將亡不自恤。惟痛小子之孤。主肩聖架。女多後隨大哭。主謂之云。女勿哭吾。可泣爾輩。可涕斯城之患。噫。主忘已苦而念他人。示吾殺于蒙難。而憐他人之

患

區為逐貿易。曰。吾殿。祈禱殿。立聖殿之故。祈祭。痛告等功。是也。外莫他故。賢者求。誦念。聽講。與易。天主所不禁。售獻天主諸物。敬天主之功也。主猶不許行于聖殿。矧閒誕。嗤笑。犯理者哉。達未聖王曰。天主造殿於地。以致人聖。因吾人時。心驚身戰。蓋天主聖殿。天主聖座也。解曰。聖殿。乃天主之國。天主之天。天神俯伏戰慄。不敢仰視。爾敢失敬。無理哉。聖基所深責斯輩曰。欲閒誕。及交接等務。爾輩無舍輕天主聖堂。何高聲狂笑。內無市乎。何乎。城何阻善友神工。吾友可思。各有神病。聖堂為神藥聖鋪。可進療病。勿進加病。吾

39

友欲進朝。一身端莊。不敢失容。聖殿。天主之朝堂。其尊卽天堂。入時而敢戲笑妄誕。烏畏天主哉。烏敬天神哉。入時而行地上之務。迷甚慢甚。聖人玉言。教友必宜

儆記。

聖盎博削曰。緘默大德。各處當守。在殿更當也。以妄言俗務。汚衊天主之所。陋也。邪教人。將祭土神。默然致敬。爾乃以嘗致侮。恥也。又繼曰。史記。異教者迨寺祭神。副祭向衆高聲曰。斂容同祭。衆如命。皆嚴肅伏地。目容手足。俱不失度。吾友盍似之。惜乎。多有入聖殿。寧可無入。身入心遊。人目視身。主目視心。爾進人目所見。不進天主所視。半進焉。半不進焉。盍全進哉。

聖神降臨後第十主日。

經。聖路加第十八篇。

維時耶穌見人矜貧厥義。輕異人。因諭曰。向有二人。偕登聖殿祈禱。其一法利叟。其一布彼加諾。解見吾主聖誕前二主日。又聖神降臨後第三主日。法利叟昂立默念曰。謝主俾我異若衆。衆或竊盜。或犯義。或奸婬。謝主俾我異斯布彼加諾。輕慢他人之詞。猶云。舉世混濁。我獨淨清。我每一主日一

月包七日。齋二。言每七齋兩日。凡攸穫產獻什一。布彼加諾離臺遙。弗敢仰視。惟栉膺曰。主憐我罪人。主罷喻警徒曰。吾語爾。斯歸時。厥德比渠大勝。自上必被黜。自下必受陟。言彼以德取傲。傲喪前德。使下于罪人。斯以惡取謙。謙消前惡。使上於善人。

箴。

右經警人。力避傲情。以免其惡。傲惡雖多。其統有三。凡爲善。妄億皆出於己。歸功于己一。重己輕人。視之如異二。伐揚其善。欲人仰之三。

我異若衆。妄億善出於巳。歸功於巳。乃傲人首惡。聖與斯定曰。吾思若人之祈。不見所祈。人殿列其善。自矜自滿若出於巳。可徵其傲。謙人之祈。不恃巳善。惟恃天主哀矜。以得所祈。有善以立神功。無善以養心傲。聖而公教會。求天主曰。不我許陷於惡。益求不倚吾功。惟倚吾主聖子無盡之功。噫。善人之善。天主之恩也。謙人皆歸天主。比之良僕。受財於主。勤勤治理。加倍而還本主。傲人視善。若出於巳。因歸於巳。比之逆僕。主與器械以禦盜賊。反用以傷家人。狂哉。葆祿聖徒。責傲者云。爾何有非受之善。若受。何傲。若無受。人者之善。非出於人之情。非出於天主之矜。聖熱落解曰。人欲得善。其欲之工也。若追

若趕。其靈性之工也。但欲及追及趕。俱天主之賜。因俱必歸天主也。惜夫。傲人不思本力之劣。蒙然自傲。迷乎。經云。人倚已力。若倚於空。若倚於氣。若倚於朽蕃。良是。吾主規徒。令識本劣。舉喻曰。予如葡萄根幹。汝皆如枝。接我則活則長。則能結實。離我則枯。而茂微善可立。聖與斯定解曰。切哉主喻。明指門徒之弱。我衆之劣。他樹之枝。離幹猶堪用。葡萄之枝。既離被焚。竟無他用也。可知吾善倘出於主。可歸於主。傲人行善。可傲耶。可謙耶。

我異斯輩彼加諾。重已輕人。乃傲人次惡也。其惡置之人人。癡人。聖與斯定曰。傲人上。謂已曰。何若千人下。而其傲置之人人上。謂哉。我善人惡。我強人劣。

我貴人賤。嘻敢擬我。謙人謂已。皆反然。封齋後第一主日已有論。

我每一主日齋二。楊已偽善。輕人實德。乃美爾。美美也。爾尸美爾。醜美也。自證其善無憑之證也。昔賢曰。傲情在心敗心。心敗。所發善德皆敗。可醜其心。可醜其德。傲人猶愛其心。猶美其德。可惜其迷。

自上必被黜。傲。虛氣也。幻影也。傲人以虛幻。爲基以上。其散滅而墮必矣。解經設寓言曰。傲謙曾爭高位。迨王座前。對理請斷。傲曰。吾貴斯賤。人愈尊貴。愈尊貴吾。吾居朝堂高宮。嫌宿貧室。謙乃小人之德。何敢較擬於吾。矧謀登上。謙曰。吾賤傲貴。是也。世家尊彼賤吾。是也。惟幸得天王聖子甚愛吾賤。卒世

懷抱。聖母亦然。聖人亦然。又聖子在時。親許陟吾高位。許不能負也。天主斷云。世貴。傲報也。先上後下。理也。謙德吾子之德。吾子在世。先下後升。謙德同下同升。理也。見封齊後第一主日。

自下必受陟。

葆祿聖徒曰。吾主自謙。以至受難。天主聖父置之右坐。聖與斯定解曰。謙人甚奇。下已而上。畢已而高。諸德。昇天之梯也。謙爲第一級。履之則登。高宮必興於基。無基不立也。又示友曰。昔有弟問師。何能得文章之精。答曰。勤也。再問另有他路。曰。勤也。第一道路。勤也。第二。第三。第百。勤也。吾友問我有何善登之道。我曰。謙也。再問。再云謙也。百問。百云謙也。其外無有登道。雅

各伯宗徒。慰勉人曰。可慶謙人。其下其騰之符。經所云。人自謙天主手下。天主伸手而上之。是也。

聖神降臨後第十一主日。

經　聖瑪爾謂第七篇。

維時耶穌出第利境過西多至加理肋亞海德加薄境間。俱地名。衆獻聾瘖一人求撫。主携出衆以指點耳以唾抹舌仰嘅謂病者曰。厄拂大。諱言開。應命耳聰舌朗語。主止衆勿揚。愈止愈傳。愈愕愈嘆曰。其行全。令聾者聽。即聽。瘖者言。即言。

篋。聾瘖者。罪人之像。其疾重。其藥多。右經列六方。以療罪病。

衆獻聾瘖一人。斯第一藥。罪人之靈甚劣。寸步不進。必人引扶。善友勉勗。示其病害。其靈危。如獻者然。

求撫。斯第二藥。善友懋勉。如藥扶外。若非天主默動厥心。其工皆虛。已有本論。

攜出衆。斯第三藥。棄罪緣。是也。機緣如網。入易出難。幸出。可望其療。伯鐸羅宗徒。偶入惡羣背主。再三人緣。再三至背。出而即痛改。可戒可法。戒入法出焉。

以指點耳。斯第四藥。經曰。主指。聖神之全能也。其故已見封齋後第三五

日。罪人自不能救。非天主神力。何能拔之。天主云。罪人自招靈死。獨吾能救使活。是也。

以唾抹舌。斯第五藥。解曰。舌濕覺味。舌乾不覺。罪人之靈。無德潤心。神工若餳。主抹其靈。使嗜德味。神力漸益。至痊。

仰嘅。斯第六藥。主仰嘅。以顯哀憐惡人。天主謂罪人曰。甚憐汝害。因招因引因佑因援。使得向我。

六藥既備。主命之開。其耳即通。其舌即伸。其病即痊。罪人謂聾謂瘖。已見封齋後第三主日。

聖神降臨後第十二主日。

經。聖路加第十篇。

維時耶穌謂門徒曰。目視爾輩攸視。乃眞福目。蓋言。覩我之人必眞福。吾語爾。逆知者多。君國者衆。願視爾攸視。不能視。願聞爾攸聞。不能聞。蓋言。古聖人。古逆知者。慕吾容吾言。不得見聞。爾輩常見常聞。何幸哉或曰。當時惡人亦見聞吾主。彼之目耳。福乎禍乎。曰。斯輩以藥爲毒。視而嫉。聞而逆。目耳兼禍。視而愛。乃福目。聞而順。乃福耳。時明經一士突立試

46

主曰師我何修得亨常生乎。曰經載若何。曰以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慕天主又愛邇爾者猶已。邇爾者他人是也。物有邇有遐。我或邇或遐。繫於同我與不同我同我者。惟有生有覺有靈之人。物繫不然。如天地日月無生無覺無靈。因遐我甚遠遠。草木有生無覺無靈。因遐我遠。鳥獸有生有覺無靈。因遐我遠。人備有生覺靈。於我同類。謂之邇我。主曰善夫爾答。爾能如是。始入常生域。常生。天堂也。人在彼恒亨無盡之生。士佯復曰。人邇予疇人。耶穌立喻解疑曰有人自日路撒

冷國都本名。下日利各近都名府。離都七十五里。都坐高山。人往日利各必下。道遇寇。罄劫砍傷幾斃。適有撒責解已見聖誕前第二主日。偶下是路。視而去。肋未大解已見聖誕前第二主日。繼過。視亦然。撒瑪利大諾解封齋後第五主日。後過。視之心惻。用酒洗。油傅。布裹傷。脫乘馬以載。抵館厚款。次日捐資二錢。畀館主曰。醫餌。且有他費。悉歸補。三者孰爲被傷邇人。曰。哀矜者是。耶穌曰。汝往行若

茲。聖賢解喻曰。旅人自上而下。人性也。天主初造人類。賜之多恩。靈有聖寵。諸德之聚。超性之妙。本性之福皆備。世物不害。時變不攻。無苦。勞。憂。懼。病。死。既享世福多期。神形偕升。而享天上眞福。奈何方命失寵。物害時攻。勞苦病死等患悉至。如自上而下焉。魔鬼若盜。務刦所留微善。而重加本罪之傷。人性其患如是。古教之士。皆過而不救。蓋古教之禮。不足救人。吾主大悲人患。自降入世。取人性。近人也。美液。主寶血。能療罪傷也。店舍。聖而公會也。店宿各等之人。聖會無人而棄。店爲旅人暫宿之所。後往本鄉。聖會亦然。吾輩從教若旅投宿。皆望得到天堂本鄉也。吾主升天。託人於司教諸士。厚許報。可識主愛人者甚。勸

箴。

以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慕天主。又愛邇爾者猶已。

愛德總論。

人問主曰。經內多誡。最大最先何誡。答曰。第一愛天主是也。厥次愛人猶已是也。主答雖略。義意無窮。聖賢廣舉多故以解愛德之尊之勇之益之容之易之永。

其尊。經曰。天主尊體。完全之愛。又曰。愛出於天主。聖與斯定解曰。愛德。天主之

子女。人倘有信無愛。謂之主僕。弟入聖教之單。不入天主義子之錄。愛。乃天主義子之號。愛。衆德之尺天平也。量稱聖之長短重輕。愛厚。聖厚。愛薄。聖薄。愛。衆德之皇也。諸德前後左右擁護。如臣翼衛帝王。愛德若皇定法。以制諸德之用。德守皆眞。德違皆僞。其無皇乎。尊哉。

五金之中。黃金爲主。四行之中。火行爲主。七政之中。太陽爲主。夫愛猶黃金。有者則富。無者則貧。其價正對眞福。愛多福厚。愛薄福薄。天主曾責罪人曰。汝靈無愛德之金。何云富足。無所求人。盍知其貧。盍視其裸。欲捄其患。市我百煉之金。以富汝靈。解曰。煉金。愛德也。蓋人雖饒裕。無愛爲乏。雖無立錐。有愛爲富也。

夫愛猶火。火煉五金。愛煉諸德。火雖藏灰內。其熱恒發。他行有時而閑。火行獨不然。試天靜。氣安而閑。無風。水靜而閑。火不能閑也。有料農夫未稼。地空而閑。必行。無料必滅。德勢槩然。無遇人之。施德則閑。順德則閑。無人觸侮。忍德則閑。等。愛無時而閑。閑則滅。則不能爲愛。聖額我畧日。無行者愛。無愛則不夫愛猶太陽。太陽旭時。地面美飾。肝晏地面暗黑。愛德在心。靈性美飾。不然暗黑。又。月星無光。皆借太陽之光。愛德爲諸德之光。愛在。諸德俱美。不在。俱醜也尊哉。

其勇。他德無愛同力。皆劣弱。不能立功獨一愛德。能敵諸仇。能攻諸難。能勝諸

患。徇祐聖徒曰。勇哉吾愛之勇。世患逼迫。幾裸危急。利刃。能攻。不能勝我愛也。生死。現在。將來諸物。皆不能奪吾愛也。經曰。愛之勇若死。世物皆屬死權。世難皆屬愛德。無一能脫其權。聖與斯定解曰。世難如鉄。愛德如火。火銷堅鉄。愛勝諸難。

其益。愛人人心。諸德偕人。葆祐聖徒。勉徒曰。設我無愛。雖能言天神。及萬國之言。吾聲若釁鐘之聲。雖知未來。而達經奧。雖罄吾財。因濟之人。雖受萬苦致命皆無益。吾弟以愛調和諸德。取譬於味。益言。肴雖佳。無和必淡。和。則滋味充適。愛諸德之和也。愛存。諸德有益。不存。則無益哉。

聖祖聖賢曰。愛德。天堂大路是也。他德失愛。如人失路。不能至天。蘭禄聖徒曰。今欲指汝直路。愛是也。獨愛致汝天堂。稱各性教聖人。天主賜之神夢。見梯從地至天。天主在上。稱各在下。天神在中。解曰。梯。天堂之路也。愛德之像也。天主在上。因愛世人從上而下。人在其下。因愛從下而上。天神在中。衆德之像。衆德有愛。皆履天堂正路。無愛皆失直道。

其容。公含諸誡。蘭禄聖徒曰。勿奸淫。勿偷盜。勿妄證。等誡。俱歸一愛。人全守愛誡。全守聖教也。經云。十誡總歸于愛。是也。史記若翰宗徒。規徒恒云。吾子互相愛親。每日如是。無立他規。徒謂曰。厭矣愛規。師百萬叮嚀。情更他規。曰。愛規公

包諸規。而爲吾主本誡。爾輩能行。不必他規。善師貴約。煩。則厭。吾斯規約也。不煩也。何厭。

其易。不似諸誡之難。忻然樂守。聖奧斯定曰。他誡難苦。愛誡易節。他誡若鐵鍊束人。愛誡若金練飾人。

其永。他德。如信。望。憐。恰忍等。有時而止。愛德恒在。聖徒曰。吾今有信。有望。有愛三德。獨愛存永而不滅。

觀右論。愛德之大可見矣。

何謂先。曰。故有三。其一。論時最先。愛誡偕人同出。一有人類。即有愛主愛人之誡。其二。他德皆係於愛。獨愛自善自立。因經及聖賢恒云。愛德衆德之根也。心

也。幹枝花實。皆係於根以生。百肢皆係於心以動。樹根自生。人心自動。諸德生於百愛生德。愛盡然。聖額我畧曰。根生百枝。愛結胎母乳母愛母乳母也。愛德。諸德之德。枝無結根。以吸土脂。則枯。德無結胎母也。乳母也。胎母生子。使之得生。乳母養。使之得長。二母之死。赤子之死。德生長諸德。愛去心。他德皆死。德也。其三。作者。質者。模者。三所以然。皆在後。皆歸於爲。葆祿聖徒曰。愛誡。諸誡爲也。蓋言。天主列多誡。命人守。一以誡開之爲路。而致人愛。一以主愛德之碍。一以堅人心之愛。可知愛誡。諸誡之爲也。諸誡第一也。

愛天主萬物之上。

愛天主之誠。不待學習。出於自然。愚智皆知。但有眞主。必當心愛。今姑揭數端。第一。爲天主爲惟一最上極尊之主。試借觀國主。其尊貴較擬國臣懸絕。因通國愛敬宜矣。矧天主哉。世王尊位。雖大雖高。難較量焉。夜望月星光。卽以爲大。太陽一現。彼光細矣。隱矣。經舉天主之尊。銘刻于本體。蓋言。世王雖尊。皆係于外。比之披衣。易衣易卸。有臣庶。有寶庫。乃王也。無之則無。又。未久死至。而奪其位。天主尊貴。銘刻體內。無物能奪。無時能滅。經又曰。獨天主至尊至高。天容。地廣。物森。比擬皆若露之滴平準之針。若可愛之乎。

第二爲天主自具諸善衆好人愛所趨向在善與好物愈善好人愈可愛萬靈之善好比主之善好皆如小滴于大海之深廣

第三爲天主乃人極大至公之父人親其親天下同情禽獸亦備豈人不當愛夫生吾之天主

第四爲天主第一大恩主世人凡受他人恩惠皆求有以報謝吾生長育存等類恩賜皆天主之恩卽而觀天日月星辰俯而視地山海等何有而非天主爲吾生存者耶噫斯恩皆本性之恩雖大且多較擬超性之恩又皆微且少天主自降親卜教人受死代贖我罪斯恩比本性之恩如天與淵是以世人雖晝夜

將刻。盡力竭心愛之。不及萬一。

第五。爲天主預備眞福。以酬人愛。迷哉人人甘受艱辛萬狀。其所安甘役于世。甘報。只是世物。又不過分釐。若愛天主。其報我。天主也。眞福也。萬善萬榮也。盍愛之乎。

第六。爲天主先愛吾人。若輸宗徒曰。吾弟各皆愛主。蓋主先愛吾輩。葆祿聖徒深嘆曰。吾皆主仇。主當讐罰。而反愛救。致其受死。高深廣哉天主之愛。倘有教中人。不愛先愛之主。凡教友可叱。可削其名于教冊。聖與斯定解曰。烏獨于教冊。當削其名于人數。蓋人不愛愛者人。非人也。僅得人禽獸之類。

聖賢總曰。天主之愛。公包三端。歸愛一。遵愛一。價愛一。歸愛者何。曰。凡諸福善。竟歸于主。蓋皆出于彼。心願皆歸于彼。而彼仍有全能智。全善奇。全備萬福萬妙。全爲天地無始無終之眞主。是也。

遵愛者何。曰。務謹恒守天主命令。是也。吾主示徒曰。愛我者。遵守我令。其遵守必徵其愛。經內天主勸善人遵愛曰。可印我于心。可印我于手。解曰。印于心。歸愛也。印于手。遵愛也。蓋心願主得諸妙而不遵行。一足之躓愛也。心行同合。乃證眞愛。

價愛者何。曰。尊貴天主萬物之上。而他物之愛。不至奪吾愛天主之愛。是也。世

物皆若售物。吾愛若價以市。我所重愛之厚所輕愛之薄。天主尊貴。在萬有之上。吾可重之萬有之上。而愛之價。可對其重。謂之價愛者故。聖賢戒人曰。人愛世物。可也。天主不禁。但禁無差等。天主上。萬物下。愛主爲已。理也。愛物爲主。可也。聖良曰。人愛天主雖甚。可懼不及。愛物雖薄。可驚其過。因愛主之人。愛物如主愛之助。不愛如主愛之阻。可知但有物愛。微妨主愛。必務割除。主規衆曰。人愛父母勝于我。不得享我。愛妻子女勝于我。不得享我。

愛人猶已。

人愛人。天主鈞命也。愛人連于天主之愛。彼此不能相離。聖額我畧曰。主愛。胎

母也。葢生人愛。人愛。乳母也。葢養主愛。聖與斯定又曰。靈之左右。二愛之誠也。以右抱主。以左抱人。靈之二足。二愛也。靈以善走。缺一則跛。葢人愛人。並愛愛人之子。世人皆天主之子。愛主不愛人得乎。

愛人之誠。論人。論時。極公之誠。論人。兼包普地之人。或親或疎。同鄉異域。皆天主之子也。聖伯爾納曰。廣哉愛德之容。能包現生。及將生之人。隨生隨包。無一不入其容。正若天廣。體包全地。太陽煖四域。雲澤潤田山。愛德亦然。公包衆人。潤之以恩。愛吾者。如美田也。譬吾者。如春山也。愛德如天。不分美瘠。不別恩讐。

達未聖王。謂主曰。廣哉主誠。聖與斯定解曰。主誠。愛誠也。夫愛無限界。包地上

世人。包天上聖人。包地下
煉靈。信夫廣哉愛誠焉。
論時。包吾平生之時。聖與斯定日。愛債
無窮之債。人不能盡脫。無時不負。今日
愛人。還愛債。翌日再愛再還。後日
一然。平生盡然。蓋時時之債也。
愛人之爲雖多。約以三。
同族一。同身一。同性一。
同族何。曰。世人皆天主之子。皆爲宗親。
經恒稱世人兄弟者。又深責相害者
曰。衆人之父父一也。天
主也。爾猶敢欺兄弟哉。
同身何。葆祿聖徒曰。爾輩共成一軀。每
各爲肢。可忍恕他肢之煩數。蓋言。身之
肢。雖貴賤有等。高低。大小。長短。相依相
護。百體之間。偶有相傷。受傷不怒。受害

不復。不失舊情。吾人皆當如是。

同性何。曰。凡人盡屬人類。同受天主所畀之靈。同性之物。不相搏噬。虎不殺虎。狼不殺狼。水合水。火合火。世物皆然。豈獨人可而不然。賢勸弟守愛人之誡曰。汝不愛同性之人。何愛哉。上不愛天主也。蓋經曰。人不愛所視者人。不能愛無視者主。又不愛無靈之物。蓋自不屬人之愛德。故汝不愛人。何愛哉。汝愛之司空虛也。自受之也。汝可思人仁二字同各之字也。其名之合。無偶也。蓋仁。人本德也。出于人性。如熱于火。如光于日。火無熱。無火也。日無光。無日也。人無仁。無人也。汝思我論。則知愛人者誡。人本性之誡也。自然之理之誡也。

或問。愛人猶已何。曰。我所願無。不可容人有。所願有。不可容人無。是也。聖額我畧曰。人懼人患。如驚本害。慕人福。如望本吉。乃謂愛人猶已。蓋眞愛以已度人。無彼我之分。若輸宗徒曰。吾愛。僞愛也。行愛。眞愛也。已富。視人乏無捄。何愛乎。雅各伯宗徒曰。吾兄弟姊妹。袒裸無裳衣。饑渴無食。我視而不濟。徒口曰。衣獨行愛有利。人之飽之。吾言何利。

愛仇。

或嘆曰。難行之誡哉。愛愛我者。易。愛無愛我者。且難矣。況愛仇我者乎。斯命果難奉焉。聖額我畧答曰。難行。是也。不能行。否也。達未聖王已行。德望聖人已

行。已往聖人皆行。吾主自立愛仇之表
親行。汝獨不能行哉。主示門徒曰。汝愛
愛汝者。不必望報。惡人亦能。愛仇。
吾聖父本德也。吾子可體而肖之。
古賢曾論愛仇之妙。聞者笑曰。此何理
乎。答曰。愛所親者。猛獸悉能。汝能僅如是
何為大德。我論勸人。不勸獸。汝欲愛仇。
可思仇人各備二件。仇一人一。汝惡其
仇。而愛其人。可也。其仇。惡也。天主。聖人
偕惡人惡。而愛惡人。達未聖王云。吾以
善惡惡世惡人。善惡者何。惡惡人之惡
而不惡惡人之性。是也。與斯定聖人曰。
讐吾之讐。惡人之工也。讐吾之性。天主
之工也。而可惡人工。而愛天主之工。爾
惡無異。爾愛有功。可法醫者焉。攻人之
病。而愛病人。我論可笑侮乎。可棄若無

理乎。

貧又曰。愛友之益。小且微。愛仇之益。大且厚。愛友如腴美地。農夫稼麥穡麥。小益哉。愛仇如确薄山。而產金玉。大益哉。愛仇如确薄山。而產金玉。大益哉。又繼曰。胃熱若少。止化薄味。吃粗胃敗而哇。熱盛。收化粗細。而養百體。靈之熱其愛也。愛少。止愛親友。愛盛。不拘遐疎。其包世人。收化仇讐。只不吐咒詞。而養靈性。聖奧斯定深嘆曰。弱哉吾愛之力。較擬已往聖人。無愛也。彼也。受辱受刃受死。愛火恒烱。吾也。偶遇一火烈心。時圖報讐。何望其報于天。而不法其愛於地。

愛教友。

右篇之愛。皆本性之結。肉軀之締。在教友。互結神親。相締神身。其愛必當更切。

吾神身之首。吾主也。其靈心。聖神也。其帕領。聖母也。其手足。聖人也。其護守。天神也。其爲肢。何宜勝親愛之乎。聖基所曰。世人親。朋友之結。二身之親結也。教友皆自備一神身之親結。視教友親結。遠不能比。親戚之世上何得比之。

聖教始興。教人相愛甚篤。身心如一。異教嘆美曰。美哉教人之愛。兄弟之名。不離於口。斯欲致命爲彼。彼爲斯亦然。異哉其愛。時有嗤忌教中昆仲之名。賢責之曰。何嗤何忌。吾兄弟之名。世人因有同性。皆兄弟也。吾教友。皆同性也。吾主

吾同父也。聖而公教會吾同母也。聖神吾同心也。獨一性同。遂爲兄弟。多同何不可爲乎。爾皆兄弟也。吾皆兄弟也。爾者有時而爭。吾者無時而不和。爾者有時棄親若疎。吾者無時不懷疎若親。爾之結易解。劣肉之結也。吾之結難解。固愛之結也。葆祿聖徒曰。教友之首工。愛是也。斯愛完全。蓋結身。結心。結靈。三結之結。完全結也。死結也。卒世之結也。經所云。堅哉糾之堅。力扯而不斷。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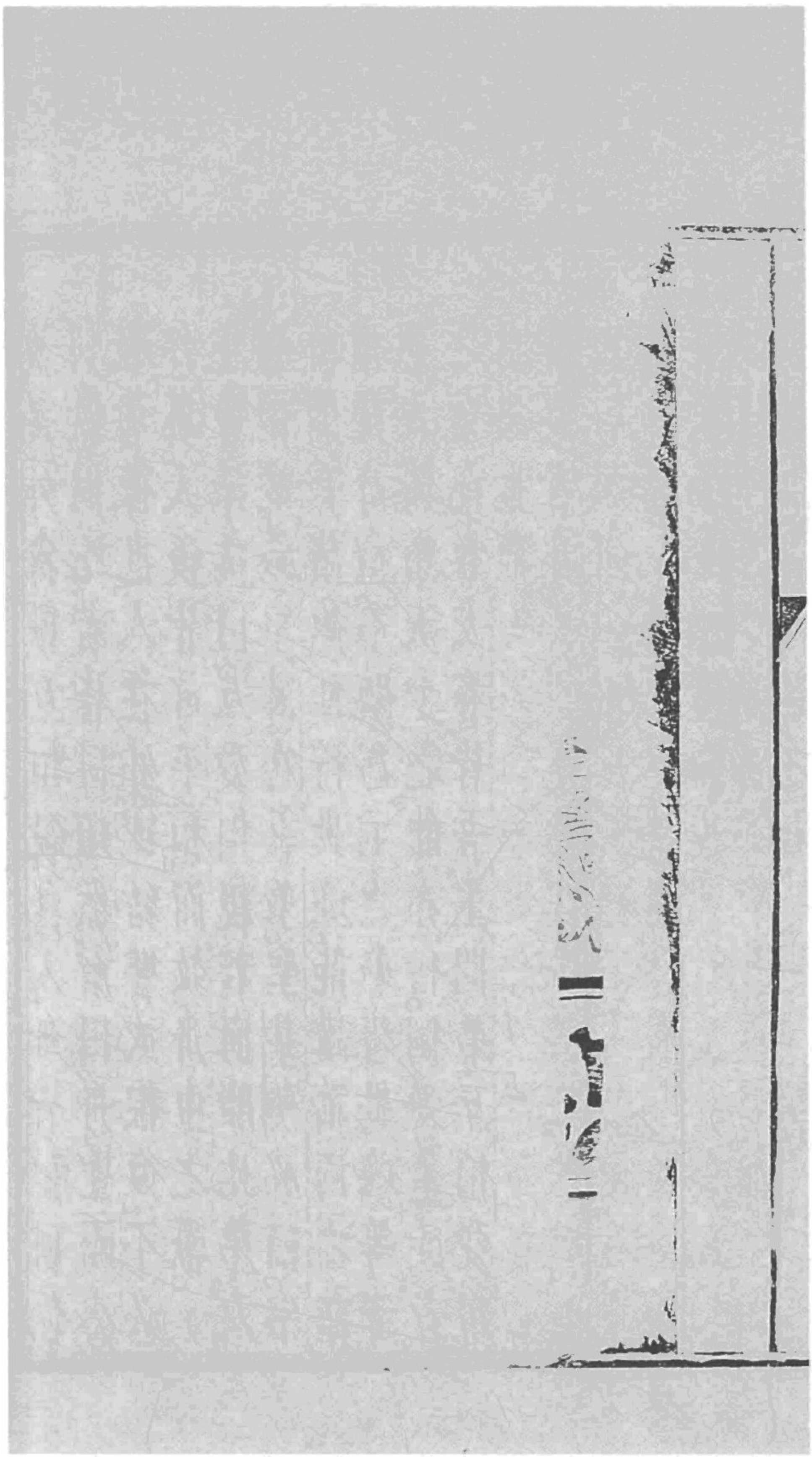
王粉聖教之殿。選昆仲二雙。詔之爲徒。聖賢指故曰。四兄弟。聖教之基也。基結于兄弟之愛。基上之石皆當一然。

上古洪水前。天主命諾厄構舟。以避水患。並命携各獸之品同入。以存獸類。奇

哉舟外禽獸互相殺食入舟皆和同住同歌同吃若皆同類然解曰舟聖而公教會像也人在外或結讐或報復不必怪異入後皆可平和而效舟中之獸人

主曾示徒曰互愛相親若同胎兄弟人視爾愛必知爾爲吾弟聖基所解曰宗徒備有諸德能行異迹能講萬國之語種種奇行不顯爲主之弟葢異迹等奇惡人倚賴天主之能亦行獨愛主徒者之號也教友各皆吾主門弟互相愛親眞弟也無愛假者耳

聖經直解第七卷終



聖經直解第八卷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聖神降臨後第十三主日。

聖路加第十七篇。

維時耶穌往日路撒冷。歷匝瑪利亞及加理勒亞間。適入小衛。癩者十人偕逛。自遠竝。大聲哀呼曰。救世者師。憐視我輩。主視謂曰。咸詣撒責。斯古教禮。已見三主日。行際身

潔。其一覺體潔。亟返揚聲丕顯天王。伏叩頌恩。斯乃匝瑪利大諾人。即異國人。其餘皆本國人也。耶穌曰。潔者蓋十人。九安在。第斯一異方人歸恩。乃謂曰。起往。爾信治療爾病。

箴。

癩者十人。癩人。罪人像也。故已見三王來朝後第三主日。聖經曰癩患有五等。肉癩。存癩。衣癩。室癩。飛癩。癩在外醜膚。謂之肉癩。深入透內難醫。謂之存癩。穢氣襲衣。謂之衣癩。臭氣滿室。謂之室癩。毒氣衝流甚廣。而染他人。謂之飛

癩。解曰。罪癩槩然。

肉癩。淫罪是也。肉癩醜身。臭氣難當。婦惡汚身醜神。天主難視難聞。昔修士郊遊。天神倏現同行。道遇獸屍。修士掩鼻速過。神問故。曰。難矣其臭也。未幾遇人。鮮衣芬香。神乃塞鼻速過。士異問故。曰。淫也。不勝穢臭。

古賢戒淫。設寓言曰。海內有嶼名西臘。其勢甚危。水流猛涌難過。嶼中多女。美聲絕唱。舟人欲避身害。引舟離嶼。無奈近涯。各皆塞耳。力務速過。若近而傾耳。聞女美聲。如醉忘危。舟壞而人蕩漾。相繼皆沉矣。聖熱落解曰。海。今世也。嶼。吾身也。女。心慾也。欲避其害。勿近而順心慾。勿聳耳而聞其聲。近而聞。難不溺也。

存癖。久習于惡是也。人偶落。可望易改。既習。其改難矣。比樹。根稚而淺。易拔易移。既堅而深。搖動之難。拔移奚易。比疾。初發易療。既入膏肓。危已。惡習。深根也。痼病也。拔醫之難哉。經曰。人不入。不行。不坐。於惡輩之道。眞福之人也。聖巴西畧解曰。不入者。善人也。不行者。人偶落而速改也。不坐者。落時畧怠。不久亦改也。久而不改。靈性危哉。至難治之病哉。

衣癖。過爲美飾是也。聖賢恒責過分之衣。斯癖之害。統有三。害靈一。害產一。害貧一。靈害似淺實深。德途艱澁難行。柔衣柔靈。使或進不前。或前不終。可知其害。產害易明。不必解。家資受害。貧害自隨。聖盎博制貞富者曰。鈇也富

人之腸。以錦飾屋。而貧裸身。無布煖體。爾馬濯濯。爾犬肥澤。貧人道側幾殍。重獸賤人。不仁哉。

室癲。家人敗風是也。醫室癲有二藥。一苦令吐。一飴令補。苦藥責罰也。家視主寬則肆。主嚴則止。經謂家主曰。勿畧於管子。嚴父仁父也。有僕違令。可責可笞。止遏抗逆。聖與斯定曰。哀哉無罰之室。時刻落下。諸善必離。諸惡必住其中。國有罰。盜賊自戢。不然。盈野盈城皆惡也。爾家有惡無罰。何異哉。家人既吐其惡。家主必進補劑。勉厲行善修德。是矣。益德善大補靈性之力。有則健。無則劣。

苦飴二藥。雖善雖急。設無良醫制合。皆無益。良醫。家主也。主善而加責罰。加勉厲。家人乃順。主惡則逆。家主若表若尺。表尺直。影線皆直。曲。則皆曲。葆祿聖徒責惡主曰。責人盍先自責。勸人弗偷。而汝爲盜。勸人勿淫。而汝姿色。家屬必私嗤。互誚曰。善哉醫。醫人而自病也。飛癲。誹謗訾詘。等口舌之罪。是也。古賢曰。讚言出口。若鳥出籠。自斯樹飛於彼樹。自彼又飛於他。不知住。訾言初出某口。而傳某口。奈不久棲。又再飛而傳他口。未幾廣流滿處。比飛癲者故。

咸詣撒責。 撒責大能。痛告大益。可療心病。皆見吾主聖誕前第一主日。又

二十來朝後第三主日。

其人一覺體潔。亟返揚聲。可法斯癲者之歸恩而入。

主因再加多恩。受先恩而謝。必開路再入。受後恩。經曰。江河由海而出。既出既入必能再出。聖伯爾納解曰。天恩無量之海也。大小恩澤。皆出於彼。人諸歸而謝。他恩再出。古賢曰。感恩。禽獸亦知。矧靈彙哉。依感多寡。天主復恩多寡感厚。授厚。感薄。授薄。不視海乎。大海。大江再出。小河入。小河出。謝恩受恩。江入互相應。聖奧斯定謂主曰。僕也。無時不沐主澤。主恩晝夜恒流。無刻停住。心感賜卩謝。無刻停住。僕之願也。僕先無。主得有。恒爲存養。背主。主憐。向主。主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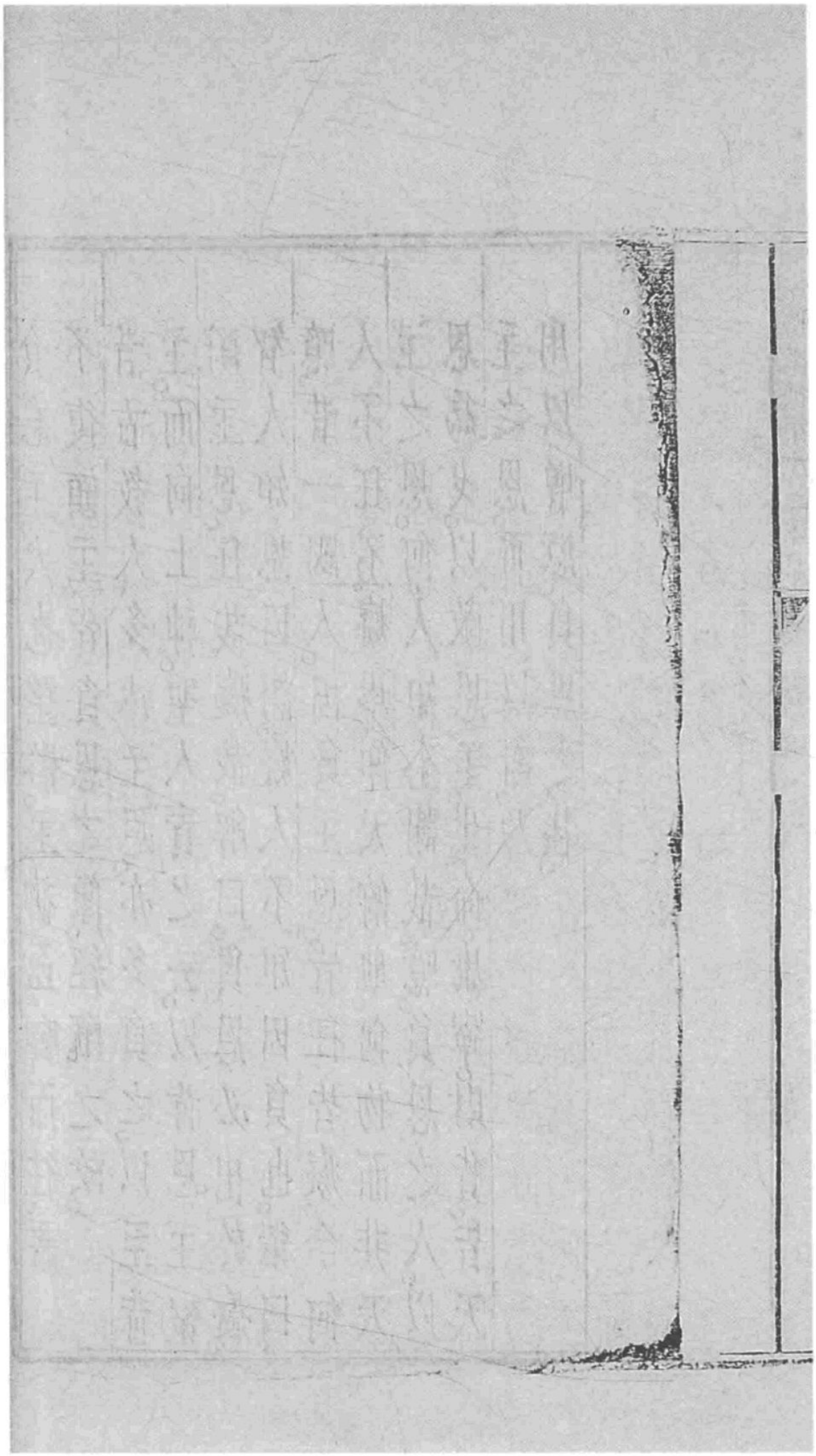
善。主許真福。無時刻無呼吸。不受主恩。恒感恒謝理也。

潔者益十人九安在。此深責負恩者之詞負人之恩。人猶且惡之。矧天主乎。古言曰。惡人行惡。如地產荊。荊極醜地產負稊。受恩而負。如地產荊。荊極醜地產負恩。極醜心產也。聖伯爾納述負恩之害曰。負恩。靈性之仇。功勞之敵。諸德之敗是也。負恩。爍風。涸竭天主哀矜之湧。是也。負恩之惡。自窒天堂之門。主恩無繇所出。

賢問弟曰。經美鴛。醜彘醜犬何。答曰。鴛美而淨。彘醜而濁。犬姣而嬈。其故也。曰。否。謝恩負恩之故。鴛也啄時逐口仰天若謝主恩。經美之故。彘也。飼時向地。念

食忘主。犬也。望主骸。主擲亟啣而往。再不復顧主。皆負恩之像。經醜之故。

昔古教人。多沐主恩。亦多負之。以至背主。而向土神。聖人責之云。以背恩主報讎主恩。狂哉癡哉。解曰。負恩必出於癡。智人知恩因謝。癡人不知因負也。繼曰。噫。昔一國人。因負主恩。皆狂皆癡。今何人不狂不癡焉。仰天俯地。何物而非天主之恩。何人知全謝哉。噫。負恩之人。以恩爲戈。以敵恩主。生命康寧。財貨。皆天主之恩。可用以謝。乃用以增愆。負恩之甚。



聖神降臨後第十四主日。

經。聖瑪竇第六篇。

維時耶穌謂門徒曰。一人弗克兼役兩主。蓋必惡一愛一。就一離一。二主相合。兼事無妨。彼此互逆。不能並事。爾等弗克事天主兼事瑪滿。瑪滿。財貨也。予語汝勿特急食飲養命。勿特急衣蓋體。天主雖命人勤於衣食。又禁特勤也。命勿貴於食乎。軀弗重於衣乎。主以六端。勉吾之望。斯第一端。猶云。人身及命。皆重。食衣。皆輕。天主

賜人身命之重。必不吝于食衣之輕。視空中羽無勞稼穡。無藏廩餼。在天汝父養之。爾詎弗貴於羽。斯第二端。猶云。羽禽天主尚爲生存。而況于人乎。爾輩雖殫慮。烏能增軀以尺。斯第三端。猶云。人雖殫心以長其身。不能增尺寸。何能自備飲食以長之。天主長大人身。必備諸用存養。倘天主不備。爾勤無益。爾何於衣特勤。盍思野花無勞紡績成章。確語爾。撒落滿如德亞國大王名號。袾袷雖麗。擬花鮮。不肖距甚。野草今日暫留。翌朝付于窖。天主猶

勤厥衣。乃弗愈勤于爾劣信者。斯第四端。猶云。百花微物也。今日生存。翌日被火。帝王衣飾猶不及其美。人之尊。大過於花。天主勤備爾衣。必急果爾。毋急營營云。何食何衣。斯皆甚也。弗識天主人者之急營。斯第五端。猶云。人不知天主之慈。勤覓世物。不足怪也。爾輩既知。不宜如彼。爾父即天主聖父。早辨斯品。不免之物。悉遺於爾。斯第六端。猶云。世俗養。天主爾之父不忘其子。百計大父。焉能忘爾。爾等先求天主國。天主義。信。望。愛。等德之聚。皆謂之義。則斯諸物類。咸益於爾。益言。

天王如父。爾可如子。滿孝道。愛敬。順從。在爾。盡慈道。全備爾需。在彼。

箴。

爾等弗克事天主。兼事瑪滿。王舉天主財貨二主。憑人選從。人欲事人。先問其勢。其性。等情。然後獻身。今欲揀天主財貨二主之一。先究其情可也。

天王也。貴極富甚。凡投之者。親之如子。待之如朋。事之可不急乎。達未聖王謂王曰。臣寧居主朝內。爲王後。不寧居罪人麗宮。爲至先。蘭祿聖徒。以事天主爲號。恒云。吾乃天主使者。吾乃吾主僕役史記。亞加大聖女。幾致命爲主。虐司吒

曰。汝巨家女。盍差敬從賤人之教。曰。毋天主之卑。大勝世王之榮。異哉。天主之使。經謂之王。蓋王已也。王世也。其天堂也。其權無盡也。可無事天主乎。

財貨虐主也。人事而不德。苦而不慈。勞而不憐。可事哉。主解事財之苦。曰。財貨荊棘也。愈聚愈苦。無必苦得。得必苦失。必苦無。未得之苦。既得之苦。已失之苦。何時而無苦。可知其虐。聖宏博制曰。哀哉事財者之人。其主不知飽飫。其役不能止息。其主。其欲也。其貪也。其心晨夕無寧。正若沸海。哀哉。

人讀右經。心疑問曰。若是富人不能事天主乎。曰。否。可明辨焉。用以節。費以理。不至溺愛。以犯主命。同富同事天主何妨。以財爲主。以已爲役。自屈自伏。受其

虐令者。曷能同事天主哉。經警富人曰。勿愛爾財。弗云勿有。第云勿愛。有而輕。無礙于德。有而重。大礙也。難哉。財賄猶心。如猶猶鳥。愛之甚易。輕之甚難。主曾規衆曰。人財人心互相同住。置財于天。心上愛天。置財於地。心垂麗地。有財而心不麗。難得萬一。經解其難。深嘆曰。噫矣難矣。人富而不愛其富。不從其命。不望其佑。異人也。畸人也。果眞福者人也。兆中細覓。而得之一。可揚其勇。可美其德。在世必成太奇。觀經斯言。可視其難。

勿特急食飲

解曰。食飲。不免之需也。主不禁人勤。反禁不勤。謂亞黨世祖曰。可汗可勤。可胼胝反土。以獲身需。經記。家主偶遇傭人空閑市上。責之云。

何終日閑。何不務作工。蓋人不覓生計而望天主降食。妄試天主之人也。食不降。罰則降矣。右經所禁。特勤於食。特急於衣。是也。務過其中。而無節。必爲惡務。主責之故。

特急於身。必特緩於靈。因主誨衆曰。特勤於世務。特迷於財。壓天主善種。不致生長。聖奧斯定解曰。奈何。世人常情。形務大勝。神務皆止。形神二務。更迭出入。竟不能同住。心滿乎彼。必空乎此。日也。不能並仰視天。而俯視地。靈目亦然。世務若埃翳目。使不能明視天上神光。包攬加日。天主生人。置之地上。以王萬彙人特務世上微物。忘其貴。卑辱其尊。癡哉。事哉。其僕。蓋哉。

經記。義撒性教聖人。生稱各及撒二子。彼善斯惡。父幾逝世。祝福准各曰。天主賜汝。天上地下諸福。祝福阨撒曰。天主賜汝。地下天上諸福。解曰。善人惡人之殊也。雅各善子。善人之像。急先天務。而後地務。阨撒惡子。惡人之像。其首福在地。特勤世物。天物其後務也。

或問。特勤何。曰。念已忘主。緊持形務。怠畧神工。不顧理在否而聚。是也。

視空中羽。

寬哉天主之寬。以養無靈之彙。人父慈養赤子。不及遠矣。經嘆美天主之寬曰。噫。寬哉。匏豢。猛馴。走飛。水族等蟲。其所需。各皆全備。天主伸手。與之飽。與之餘。

天主至寬于無靈。刻于靈者乎。色相加曰。地廣且美。正若豐宴。凡人心所願。以養以樂。皆全備也。蓋或地。或空中百獸百鳥之類。一以娛目。一以悅耳。一以養體。無所不備。又空中成雲雨。成霜雪。以豐其地。上天以覆。日月星辰以照。永旋不輟。以分晝夜。以別四時。以便稼穡。寬哉天主之寬。今年稼穡僅畢。來年之種已祿之所餘。噫。天主厚顧世人。賜之所需。賜之聖徒曰。天主恩世厚盛。若慈父顧照之所餘。噫。天主慈愛子。吾人豈可特勤於已。至忘天主乎。

爾父早辨斯品不免之物。悉遺於已。皆因

立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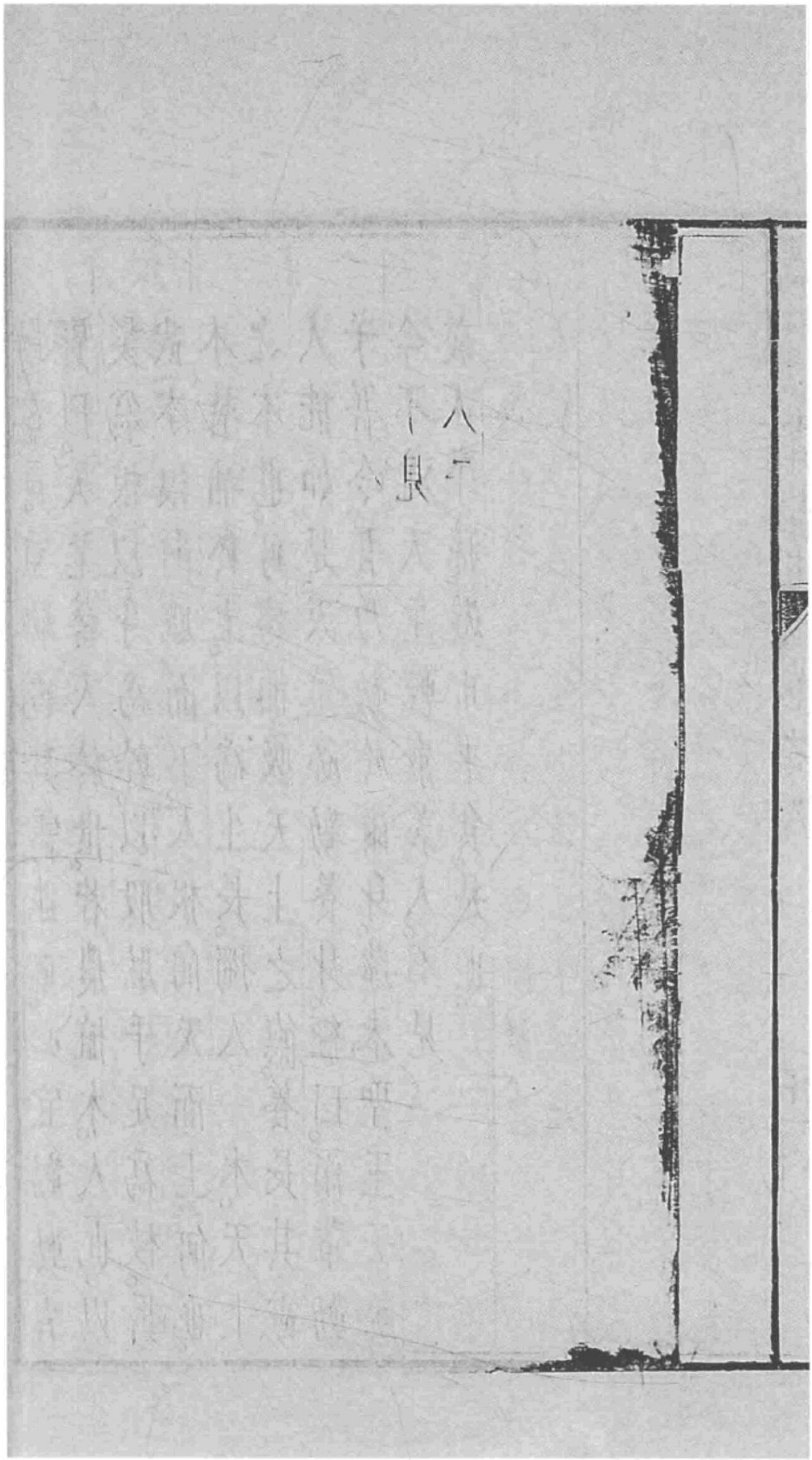
望之詞。天主若父。必不能忘其子。世父育子。舊衣未破。新者已製。前食未竟。後餐已備。不忍坐視愛子之乏。矧天主慈父哉。經內天主謂人曰。誰母忘其胎之子。誰母莫親其子。若忘若無親。吾必不忘爾輩。無不親爾輩也。

主曾勸衆求天主聖父。曰。設子饑餒。迨父求飯。與之石哉。求魚。與之蛇哉。爾等槩惡。猶善于子。聖父至善。獨不善于爾。豈其然乎。伯鐸羅宗徒。勸徒曰。勿特勤于天主。彼則勤于爾。

先求天主國。天主義。則斯諸物類。咸益於爾。

谷籙主禁特勤于身。今勸特勤于靈益云。身軀輕物也。其需並輕。不必特

勤。靈魂重物也。其需並重。必宜勤勤古賢曰。天主藝人於世。若農植木。人也。以髮爲根。以身爲幹。以股肱手足爲枝。異哉。木根向地而下。人根向天而上。何也。木皆抽於土。以爲生長。獨人一木。天上之木也。可務抽吸天上之德。養長其靈。人能如是。天主必勤養身。經曰。爾輩勤于吾令。吾乃勤於爾身。達未聖王云。至今不見天主輕棄義人。不見義人子孫。遊市求食。是也。



聖神降臨後第十五主日。

經。聖路加第七篇。

維時耶穌之納應城。門徒暨衆偕行。政臨城闔。適出哭殯。死者乃一孀婦子。郡人大會送塟。主視婦慟。心悲謂之曰。母啼。乃近撫柩。舁者止。主曰。穉子命汝活起。死者應命活。乃坐乃言。西國之禮。人死越日即葬。先至聖堂。備行多禮。禮儀未竟。柩不闔。禮畢乃闔而瘞。因斯。死者既活。而且坐且言。主携付厥母。

僉駭愕。稱羨天主曰。先知大聖降世哉。天主顧眷其民哉。

箴。

適出哭殯。解曰。惡人。若死人也。初習惡。若尸。習久。若尸殯。危哉習惡。經曰。惡人既溺惡海。必輕其惡。飲之若水。蓋自幼習惡。耄至不改。八塚不改。俗云。新器所受液。或美或惡。久存初氣。冉三洗而不去。是也。已見別論。

死者乃一孀婦子。孀婦僅有一子。因哀其亡。人靈獨一。得罪而死。

可哀孰甚。達未聖王。求主曰。主吾靈惟一。求主護衛。得免伐害。主示衆寶其靈

曰世上無物得易于靈性。猶云。客以所有。得易所無。售室等物。還金得贖。靈魂一失。既下地獄。無物得易得贖也。戒哉。

郡人大會送葬

此示吾人。可哀聖教死友。仁也。益也。益送殯必敬死人。顯其心仁。形哀矜第七云。葬死者。是也。古經嘆美。匆比聖人之仁。市上有尸。不暇吃飡。速速出尸。負尸親瘞。天神慰之曰。汝勤瘞屍。以至離席棄膳。主將大福報酬汝仁。經記。有人聞尸暴露。齊出行葬。達末聖王。甚感其仁。遣使謂之曰。爾皆眞福之人也。天主必福。我必厚賜。吾主復活本主日已有別論。

其益有二。一。人送殯時。目擊死人。則念其死。而不敢放縱。經曰。宜赴弔喪也。人赴弔。必思念死候之患。視尸如警。曰。記記。吾昨日聽判。爾翌日必亦聽。二。送殯敬死者。必信肉身復活之端。蓋尸不不覺。未幾腐朽。不知吾敬。倘非信有期復活。何以敬之。

聖神降臨後第十六主日。

古教嚴禁百工於瞻禮日。掌教者。特緊示民。于此日不宜治病。主知經意弗禁愈人。等哀矜之行。不拘時日。常療病人。掌教者。怪詆吾主。視如不守誡之惡人。聖路加第十四篇。

經。

維時瞻禮日耶穌赴司教宴。渠等即司教等吾主之仇。**窺伺**窺伺吾主所行。欲誣以罪。**時主前有病蠱者。耶穌**主知仇之惡意。姑問試之。**謂諸司教者曰。瞻禮日可療病否。僉嘿。王扶愈病者。令去。向客曰。爾**

有驢牛。于瞻禮日墮坑塹。疇弗挈出。客無以對。次見客競先趣高座。諭曰。赴席勿遽首座。主或請越爾尊客。乃入堂必謂爾曰。讓座於某。爾面羞赧如何。速退坐末席。無亦先下坐。主入堂必且延請上。乃爾榮大顯於諸客前。益自高必被抑。自謙必受揚。

箴。

耶穌赴司教宴。聖人常責人宴。吾主常赴。而不辭何。曰。宴有惡有善。

人宴娛惡。聖人責之故。其惡有四。廢時一。敗產二。壞俗三。傷生四。其善有六。勸客一。啓蒙二。酬恩三。固情四。求和五。解虞六。

一惡廢時。時寶也。可重寶用。天王賜人生時。得行諸德。得市天國。人虛費於宴惜哉。經曰。人之生時。雖長久。一短晝耳。死後。無盡之夜也。晝時可勤於善。夜時工罷。無善可行。可枉費此生之短晝乎。譬曰。設王者許人得入寶庫。限一日聽意擇取寶珍。若人急勤。堆土細草。背之而出。癡哉。夫人生時。得聚多善。以富其靈。今日請客。翌日赴席。應酬無絕。斯務於彼一同。其癡何異。

色搦加深嘆曰。誰知片時之重。誰知重時之宜。誰知微時之值。人度日于飲食。

謂之售時于微值。人生甚短。而人爲之更短。惜夫。蔀祿聖徒。示戒曰。吾友贖時聖熱落解曰。廢之時。虜時也。可贖也。善工其贖金也。聖伯爾納視友閑誕贖時。長嘆曰。失寶而不覺。癡人之失也。時寶既過。百馬不追。在時可用以痛往失。以市聖寵。以騰天神高位。蒙然廢之。癡哉譬如有家主。家僕三人。惡一。癡一。善一。主分家資。各受定分。因益主財。惡僕出戶。大肆諸惡。耗靡其分。癡僕識短。不知重財。不伺時宜。隨時隨用。貫其分。善僕時時勤勵。早晚不息。未幾加分幾倍。家主。吾主也。家資。光陰也。主託吾友寶用增德。爾反虛費。惡僕否也。癡僕是也。盍肖善僕。友聆聖人之規。頓首面報而散。又見封齋前第三主日。

二惡敗產。古賢問曰。人好設宴請客。何人也。答曰。無底之大海也。家資之盜賊也。海水沉舟。好宴沉產。盜賊刦財。好宴耗財。被刦而窮。奈何受害。人皆憐之。迷窮。彼此之害。均也。但食飲而窮。自樂其害。孰憐之乎。

三惡壞俗。經謂饕人曰。爾荒于宴。連飲多日。良可憐爾。爾酒必熾爾靈。聖巴西畧解曰。嬈欲。嫉妬。忿怒。等情如火。食飲如風。猛吹情火。必發熾靈。使肆于惡。蓋飲食無節。諸惡之友。諸善之敵也。

聖基所曰。飲食。諸惡之首。能樂魔心。是也。諸惡之母也。泉也。濁也。濁不流。汙濁死水。而生毒蟲。是也。人多宴多飲。其腹肉囊。其胃酒濁。何惡不生。

經嚴戒曰。勿赴好飲之宴。好飲。勸飲。其惡難詳。可憐斯人。無故之爭。無理之傷。無義之殺。皆出于宴。地獄張口。大廣其容。以翕斯人。哀哉。解曰。其罰正對其惡。彼張口廣腹。食飲無節。以至吐出。地獄張口以翕。廣容以收。但不復吐出也。

四惡傷生。醫家曰。食飲過度。多病之繇。速致入塚。早亡之徑道也。聖基所曰。多宴生病。招疾。苦腹。癯體。漸致人死。俗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是也。

其善。第一第二皆爲益客。斯吾主赴宴之故。如右經。赴掌教之宴。多列善誨。以規其客。赴匝穀宴。大動其心。以罪爲聖。赴瑪竇宴。引之棄世。而爲之徒。可美其赴。其餘四善。雖無可責。有可戒。品勿過數。食勿過度。飲勿過節。言勿過當。容勿

失儀。斯爲善矣。聖額我畧曰。客無訾人善。無觸人惡。無亂誕唾。食飲得中。賢宴也。葢餒渴乃身之病。食飲乃藥。客坐席若醫。斟量病勢。依疾進劑。藥過害身。食飲過害身及靈。

有病蠱者。蠱病。貪。傲。二情之像也。蠱身滿水而渴。愈飲愈渴。貪人之病。蠱病也。聖與斯定曰。多飲而渴。可憐其病。多有而貪。可憐其貪。聖額我畧曰。異哉貪病。以藥爲毒。安得瘥。貪人貪財。以療病。得之再貪。又得又貪。寸愈飲愈渴。何異。古人作詩曰。財。貪。並行。財薄貪微。財增貪加。正似月於潮。並長。並消。並應。已得之財。月也。未得之貪。潮也。

古賢設喻曰。有人貪甚。名但大落。逝世下地獄。獄王定罪曰。貪哉。在世財盛而饑。庫充而渴。當以永饑渴罰之。急呼獄卒。命置河濱。茂樹之間。樹枝多實。皆孕近卩。但大落卩渴腹餒。欲飲低頭。河退。卩仍乾枯。欲食伸手。枝實皆上。腹仍空桀。嗟夫。近河而渴。近食而饑。貪人正像也。貪人之正罰也。敝鄉欺貪人。皆曰。某人但大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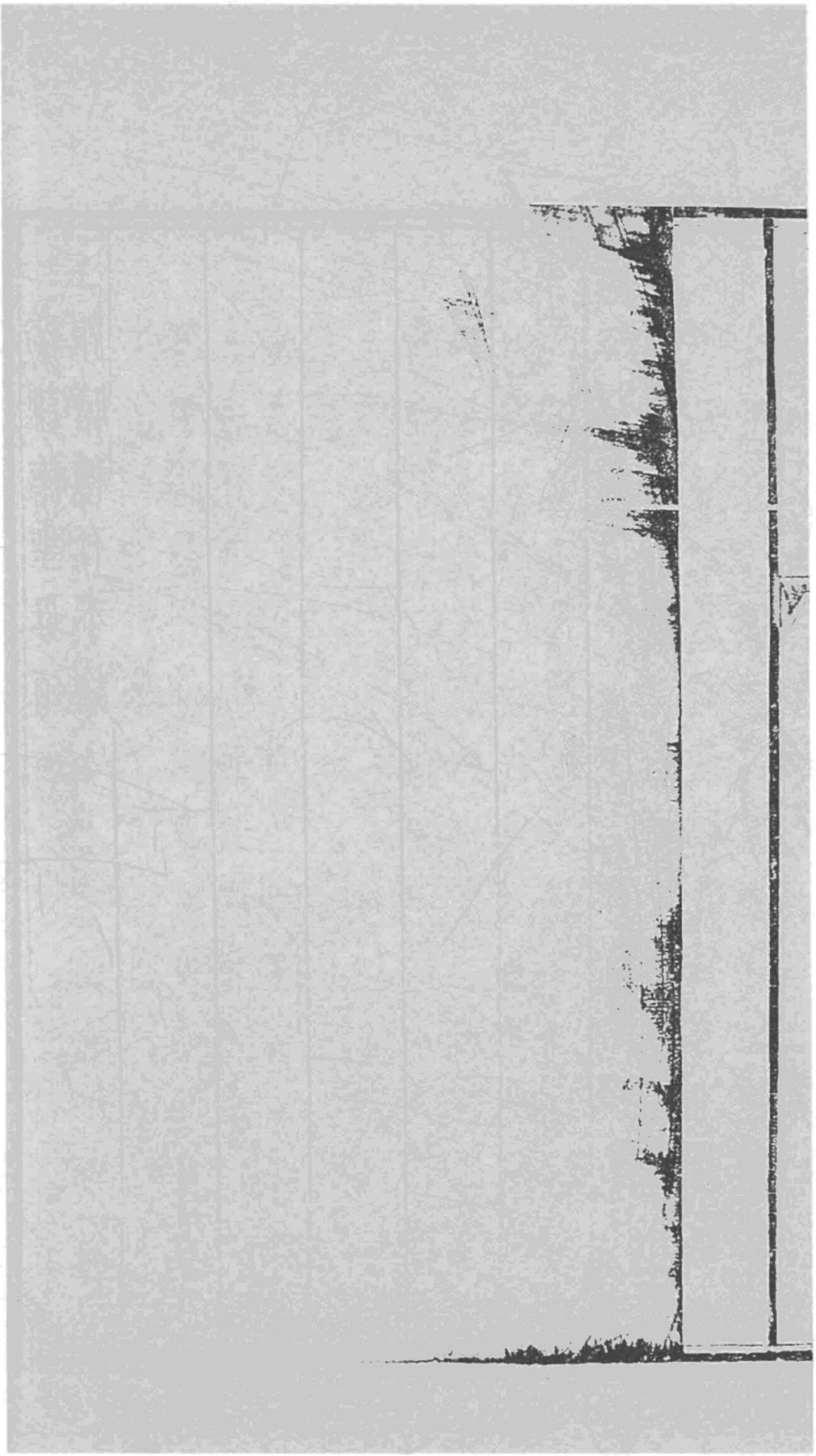
傲人。病蠱者人也。聖與斯定曰。蠱身似大。而實不大。腫也非大也。傲人自滿。皆虛氣而已。自視如大。人視如腫。貪。傲。二情。對齋後第一主日已有本論。

自高必被抑。自謙必受揚。傲罪。封齋後第一主日已有本

聖神降臨後第十六主日　卷之八　十八

論謙德聖母領報瞻禮有本論。

46



聖神降臨後第十七主日

經。

聖瑪竇第二十二篇。

維時法利色義迫耶穌。明經一士試之曰。師。經內誡孰最大。答曰。最大最先。以含記。以明達。以願欲三司者。愛爾主天主是。厥次並列。愛邇已者猶己者。是聖經攸著。先知者攸錄。僉繫斯二者。人愛天主萬有之「。必固信其言。實望其報。無褻其名。無虛發誓。恭拜瞻禮等愛人如己。必孝親。敬長。無殺。無傷。無偷。無

貪等。經二云。二愛包含古新諸誡者故。十誡經文所云。十誡總歸於二。是也。法利色義既集。耶穌問曰。爾輩擬救世者如何。疇父之裔。曰。達未子。耶穌曰。聖神默示達未引稱之主云。主指第一位天主聖父。語吾主指第二位救世者聖子。曰。且坐吾右。俟吾伏爾讐于爾足下。皆聖父之詞。吾主昇天本日。聖父坐之其右。日。坐茲待末世之期。我降爾仇。皆伏地。皆識爾尊。皆認爾于吾同一天主之性。達未稱之主。曾是爲厥子。蓋言。父指其子。稱之厥主。理乎。達利指救世者。稱之其主。胡爲其子。

解吾主之問。其佞之答。可知救世者主。兼天主吾人二性。論彼則爲達耒之主。論斯則爲達耒之子。但國人槩弗識其天主之性。獨識來時必乃達耒之裔。主問抹世天主之性。佞答其人性之性。答不應問。主闢其答之故。

讐默無對。自是日無一敢復問。

右經解愛主愛人二誡之要。其詳已見第十二主日。

聖神降臨後第十八主日。

經。聖瑪竇第九篇。

維時耶穌乘舟渡之本府。本府。指加法納翁主本府納匝勒府也。惟於加法納翁恒行聖蹟。恒示其人。久住其地。經因稱之吾主本府。時一瘻者臥榻。人至以獻。獻之吾主求療。耶穌視獻人信。謂瘻者曰。子望汝罪今釋。掌教衆士。默云之言僭越哉。蓋言。宥人罪。係天主之能。是人何得踰分。篡天主權。耶穌洞彼蘊。曰。爾心昏匿惡念。或釋人

49

罪。或令病者起去。誰易。爾曹可知。人子指經內吾王常自稱人子。以感動人心。謝其已成人之慈也。其以天王性。本爲萬民之公父。爲願救世。不嫌爲人之子焉。聖與斯定日。吾友勿落于念。勿落於心。斯吾王人子之稱。斯稱大發其慈。大顯其仁。以示其爲人爲人子之恩。在世有赦罪之權。謂瘘者曰。起肩榻歸室。應命立起歸家。僉視駭愕。僉頌天主。錫人大權如是。

瘘者臥榻。罪人。瘘人也。病瘘者何。曰。濕滿筋髓。百肢不靈。不能行工。是也。

箴。

因痿人如尸。安卧榻上。無人携之。自不能動。愛畏天主二德。人靈之筋也。有之。靈緊。無之。靈鬆。若屍臥榻。經曰。可憐鬆心。可哀鬆靈。大主將棄鬆人。

人至以獻。仁哉。勤哉斯人也。自痿人。自求吾主。自獻其信。以動主心。病人既愈乃止。吾可法焉。達未聖王。勸人曰。天主之子。從教善人也。抵殺者。魔鬼也。惡人其子也。善友可引之。務爲天主之子。聖基所曰。商人飄海。雖得順風。倘見波中。人危幾溺。落蓬亟拯。惡人危比溺海尤甚。善人可安視其死耶。急垂繩以拯靈命。繩者何。曰。三殷之斜也。自爲表率一。善言勸改一。求天主照靈一。三者備。始授拯彼。彼始受救焉。

吾三五誨衆曰。汝廸爾兄。必市其靈。益言。兄以罪售靈。爲魔之奴。汝廸之歸善。使脫魔軛。若市其靈。以獻天主也。聖基所解曰。大哉化人之恩。人散無窮之財。以捄貧乏。大工也。擬化一人。微工焉。

聖賢規化人者。侗時宜。可別人勢。可籍情引。藥雖神。或失時。或太過。無益反害。得時得中。無害得益。禦禦聖徒。示人引法。曰。遇人行惡。規之以仁。度之如已。勿曰。勿亂勿煩。可責老人。視之如父。而柔聲以求。幼者爲非。視之如昆仲姊妹。而以仁勸。老婦或邪。視之如母。以敬務正。

聖額我畧解曰。規人之工。可調以智。以成其工。規人。百技之首技也。人情不同。規之亦異。傲人喜譽。先美其善。後抑其

驕。苦藥難服。令之以飴。易下能利。獨飴無益。獨苦難進。敝人先受所愛之美。而後安受所惡之責。

耶穌視獻人信。謂瘘者曰。子望汝罪今釋。

瘘人以罪致病。主希獻人之信。形神皆醫。聖人解曰。善人在世。太利於世。天主欲罰人惡。幾乎舉手善人拊衛。主止免罰。逮未聖王。天主親愛其聖。後嗣不肖。天主謂之曰。爲吾僕逮未盛德。且停汝罰。且顧斯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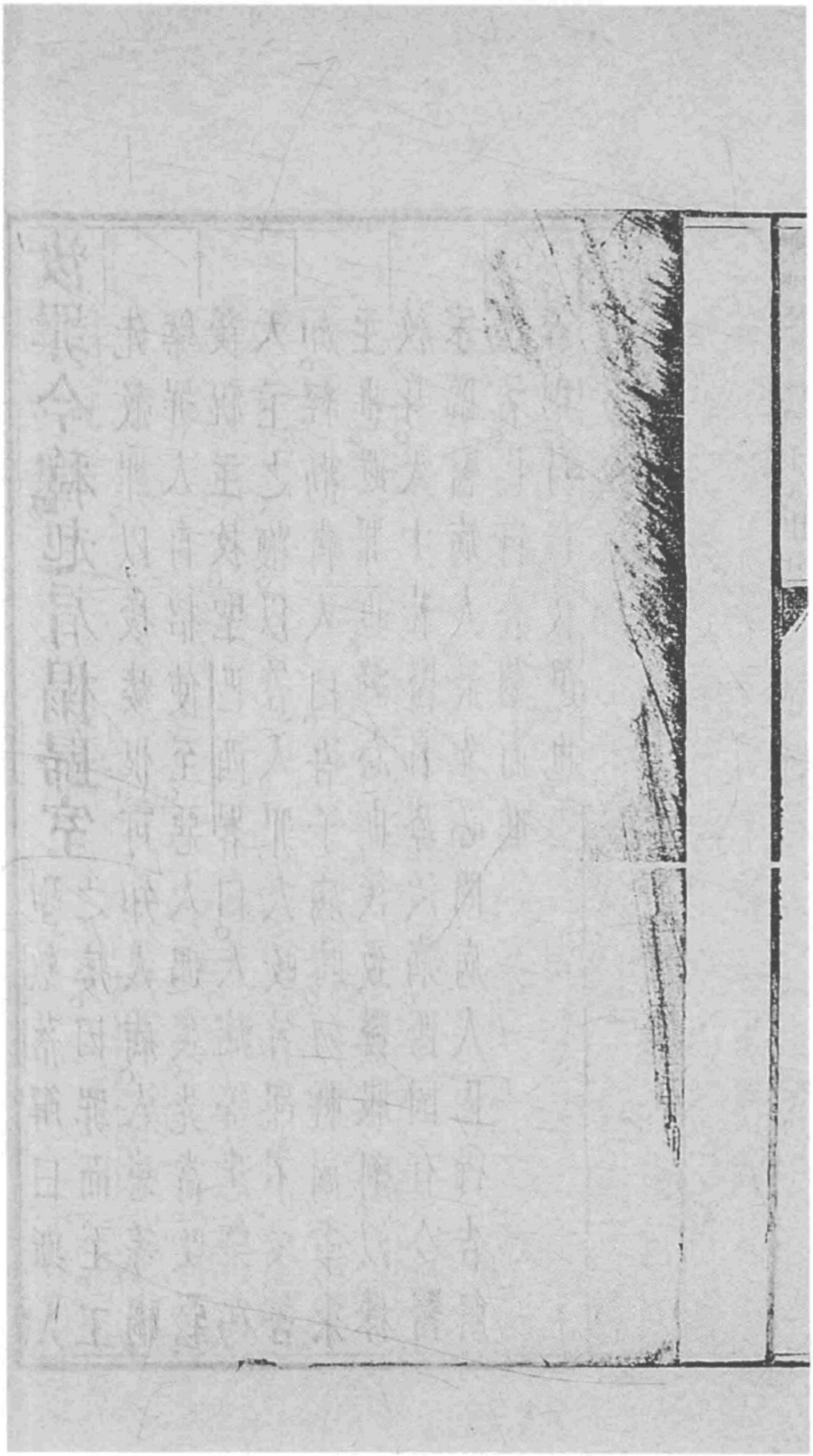
經記上古有名府名俗篤瑪。府人至嬈天主甚惡。將降火燒燼。謂亞巴郎聖人。曰。某府之惡。大呼高聲時聽吾耳。罰矣。滅矣。剿矣。聖人心憐曰。連累無辜者。埋

乎。若城內幸有五十義人。主罰濫及于彼乎。因少寬衆。是吾主之心也。主曰。城內倘有義人五十。我免罰衆。再請曰。或義人四十五。城罰何如。曰。亦免罰。又再請曰。或四十。或三十。或二十。或一十。主曰。罰衆否。曰。爲四十赦衆。爲三十亦赦。爲二十亦赦。奈何。城內爲一十赦。爲無十義人可息主怒。火降城燼。

在昔古人。時時有惡。天主時時加刑。知聖人。憐視本國主曰。可哀之狀。謂天主恒罰。而鳴呼。國人皆惡。而不知歸善。因主而不脫手。惜夫。吾衆之中。無一衛衆。而枉主手。聖哉博制。嘆曰。爲寡義。天主必赦衆惡。苟哉義人之義。居城捍衛惡人。

可謂一城之城。

汝罪今釋。起肩榻歸室。聖熟落解曰。斯人先赦罪。以拔痿之根。可知人病。人患等禍。槩罪人自招使至。惡人遇災。先當改惡。後祝主赦。聖巴西畧曰。人病等患。槩爲天主之鞭。以笞人罪人改笞罷。不改笞加。經勸病人曰。吾子病時。勿輕爾靈。求主也。避罪也。滌心也。後致醫服劑。以拂汝身。天主若醫。自療汝病。西國有令。醫家臨醫病人。最先必問。病人已行告解禮否。已行合藥而進否。則待行後進也。



聖神降臨後第十九主日

聖瑪竇第二十二篇

維時耶穌謂司教者暨法利色義曰。天國指聖而公教會。象王。爲國嗣婚娶備筵。遣使延賓。賓辭。次遣他使。曰。遠賓云吾宴已備。禽牢已宰。殺品已全。請赴容慢王寵。一視庄。一理事。餘羈厥使。旣辱且殺。王聞之震怒。起兵誅討逆臣。燼厥城。乃謂使者曰。宴已具。

僅向召輩無幸以享今趨道岐隨遇隨請
使者出順道攸逢弗別良惡盡引入充席
座王入視賓厥有不著禮服詰之曰若茂
朝衣焉敢入廷彼默無對王呼左右繫厥
手足置之外冥解已見三王來朝後第三王月有哭有切
齒所益請者多簡者寡解曰國王天主聖父也國嗣天主聖
子也娶親其降生而取人性也婚席天堂
眞福也國王遣使邀國臣益天主代代
多遣聖人勸如盈國人信認吾主聽從
其教乃得昇天逃哉既逆命猶覊聖人或

因或殺。弗顧主命。以至橫殺吾主。聖父怒甚。許落瑪天子起兵往征。環攻京城。殺死之。饑死之數。一百二十萬。京城衝倒燼滅。

天主後遣宗徒。出離本國。普散大地。廣敷聖教。信從者衆。比後來享宴者也。筵上有衣鮮潔。有衣破敝。彼安享。斯被逐。罰之以因幽。聖而公教會亦然。善惡參居。善人昇天。享無窮之福。惡人下地獄。受永殃焉。

箴。右經於聖神降臨後第二主日之經畧同。箴亦如彼。

聖神降臨後第二十主日。

經。

聖若翰第四篇。

維時有小王。註解不一。小王。或爲宗室。或立朝內。經稱名家大臣。或督理民事。或侍之小王故。厥嗣病垂死於加法爾納翁加理勒亞國名府。聞耶穌從如德亞造加理勒亞。出迓請下。如德亞地。勢高於加理勒亞。從彼徂斯必下。燎乃嗣病。耶穌謂之曰。弗目擊異行。弗信。曰。祈主速下。緩則子休。耶穌曰。返。汝嗣已瘥。王信

以別下際僕迎告曰世子恙已痊詢疾始退何時曰昨日未初瘧全退厥父記昨耶鮮允適未初時益信舉宮僉信

箴

小王厥嗣病小王平時不念求主不務入教因病子之患急求急入惜夫順時槩引人肆主欲其歸內外授苦乃醒天主謂惡人曰吾將繩拖解曰罪人背主如犢觸主而走主執繩牽拖父住世苦天主之繩牽人復歸復向天主也天主之繩不一有柔細有堅粗以恩細繩也以苦粗繩也噫先賜恩以動人

心順則再加多恩逆則加多苦強之伏歸主示古教人曰勤顧爾葡理爾地如農勤理其葡萄林爾逆不顧我廢不理使荊棘叢生以消汝狠荊棘苦難也

昔人問士曰天主何苦世人曰以利不視農哉樹木特茂不至結實乃斫餘枝似乎敗木而實益木也惡人餘枝財也精壯也祿爵也天主常損使之歸心不其利哉經記納布國王稔惡背主曰吾能大矣可對天主主欲伏傲遣神厲呼曰斫樹也斫枝也未幾失國無室無衣如禽冒雨若是者七春始退扁哭哀嘆俯伏信予奪之權全在天主天主乃賜之復位焉可識天主以苦加人欲其悛曰大哉主仁或恩或苦聖與其定嘆利恩之使進苦之使退世人恒謀厥

聞耶穌從如德亞造加理勒亞出迓。小王知主近過。急出請主。得機疾乘。機過再不復至也。示吾得便行善。宜速。遲。或不復得也。經曰。幸遇善機行善。必宜速速。既亡無善可行。智人得機急增其智。解曰。善機分別智癡。智者乘。而益其智。癡者輕。而益其癡。

請下療乃嗣病。可畏王勤。怠于子病近死。

神形皆危。爲父者。勤斯緩彼。畏哉。聖賢曰。人軀若馬。靈性若騎。重彼輕斯。癡甚。伯爾納聖人曰。驢滑而倒。人急扶起。靈落而溺。無人伸救。盍法主哉。先降世以拯人靈。末世將來。以福人身。示人可先可後。迷哉。世人緊遺主旨。以先爲後。以

後爲先大亂善倫。大負主意。

蓋信舉宮僉信。諺曰。國人修敗。皆望國主如宗動天。力帶下重。强之同動。在上之在上若鼓。在下若舞。在上行。力挽衆心。强之同行。經曰。主徒之一。欲便于化人。稍縱教規。葡萄聖徒責之曰。何强衆廢輕教禮。蓋言。爾爲衆首及師。衆視爾寬。必借寬。與强之何異。聖創爾然曰。主人。不獨善獨惡。屬人同隨。主善屬善。主惡屬惡。

聖[illegible]曰。二親。子女之師也。教引以善行。子女必從。比之灌漑草花。開槽引水。水自隨流。槽直流直。槽曲流曲經曰。三王來朝吾王。人都。皇心惚擾。都

人同惚同擾。聖作[illegible]嘆曰。可憐惡王之國。國人不覺。漸染其惡。國王之惡。如疫氣流行。不觸者萬一耳。納布王向神背主。欲民同背。令國大臣。先背引民。臣既拜神。庶人貫魚競競。聖熱落解曰。惡王之計。魔鬼狡計也。大臣首出拜神。以廸民衆。衆必踐履其踪。噫。在上之惡。因害本身。大惡也。因害衆人。至惡也。國王首善。如太陽然。體光。而普地同光。昔賢曰。吾追思往世。每國遇良主。臣庶皆良君。法帖也。照鏡也。以帖美醜。以鏡明昏。摹字。照臉。皆一然。加墨良蟲類也。身無定色。隨近物隨變色。民庶之像也。幸得良主。則良。王否。則否。

聖神降臨後第二十一主日。

左經解天主經一端。即祈天主免我債。如我亦免負我債者。吾主舉左喻。勉門徒。及世人。寬恕人失。望天主恕我。

經。聖瑪竇第十八篇。

維時耶穌謂門徒。喻曰。天國如王責臣負。典責至一負金六兆。力莫償。王命鬻其身。其妻孥。其家資以償。臣跽哀懇賜寬延日乃償。王憐悉貰。臣出適逢同侶。負厥十金。拘

追扼項令償。同侶跽乞請容纔償弗許。置之獄。曰。償既乃出。同列見之憮然。入朝詳愬於王。王召之曰。惡僕。因汝乞我。我免盍憐汝友。猶我憐汝。震怒付獄吏。待償全乃釋。吾王言畢。又警門徒曰。倘爾弗眞心恕爾兄。在天吾父弗恕爾輩。

箴。

王責臣負。吾負。吾罪也。國王仁寬。猶查僕債。天王定期嚴察吾非。各宜預

備。經戒惡人曰。聽意縱慾。任履曲途。惜乎。迷而不思。定期已至。天主施行嚴判。大小無一遺。盍心懼。盍預備。西國一隱修者病危。幾逝汗戰大懼。徒異世眞心罄計奉主。今懼何哉。曰。吾懼非卒日。師曰。吾懼新也。舊也。卒世之懼也。吾債恒在目前。主將詳審。能弗懼。色搦加曰。吾暗時詳鞫吾行。吾思。吾言。若對主案。斯乃吾每日之工。第八主日已有別論。

負金六兆。

罪人之債無窮。六兆不及遠也。罪人負債。若人肩背重任。乃穩寐不慮善工。以漸準折。迷哉。迷哉。小聖王深省宿非日。吾非若重任。力不能當其重。首俯背弓。脛曲。百體極其屈。聖主孔解曰。罪債。重負也。人力難荷。在時漸行

善工。漸輕其任。以至盡脫。智人也。增過益載。致靈不能勝其重。自落地獄。癲人也。

倘爾弗眞心恕爾兄。在天吾父弗恕爾輩。

聖與之解曰。王斯言若（車輊）雷貫罪人之耳。倘如聾不聽不恕。謂之寐人耶。謂之死人耶。主言若云。汝侮天主。他人侮汝。汝彼互相負債。彼輕汝重。欲主免汝。汝不免人。理乎。聖則又解曰。右經。主與吾互約。吾恕人侮。主釋吾罪。吾不恕。則負約。天主必不踐。可知。天主或負或踐。俱係于吾。經示戒曰。天主宥記人讐。不恕人之聲。雖屬求恕。天主不恕。恕人輕求。天主速茹。噫。人怒于人。求主勿怒于

已。不得也。古賢規徒曰。我皆得罪。皆負王債。皆望其釋。吾王已揭善法。恕人是也。爾兄侮汝。勿記勿銘于心。書其侮于流水。水流同流。不必泝回以記。乃王勾銷汝債之契。美哉。人受侮不報。大德也。受侮而恕。大勇也。受侮而愛。大榮也。

聖神降臨後第二十二主日。

吾主降時。猶猶本國有眞教。獨奉眞主。其餘俱逃土地。緣國人自稱天主之民。或。有他國君王。强徵其稅。人雖輸納。以爲不義。深惡督徵者。吾主降生前。邏瑪天子籍其民。而賦其稅。主佗蓄意圖害。因詣主。而以納稅之當否爲問。若云。稅爲不貢。即多煽衆。以爲不恤天主之民。嫚蔑。

經。聖瑪竇第二十二篇。

經時法利色義會議陷耶穌於言失。遣徒

聖神降臨後第二十二主日

卷之八

三十三

陀落德本國君王。屬人。天子付國于陀落德國王。及朝人。盡心稅

斂。主佞引朝人。同在作證。以便誣主于國王之前。曰。吾識師確誠實。誨引眞道。無攸顧忌。無視勢位。蓋言。勢位威權。不動師心。善即遵瑪讚美。惡即斥止。請示納稅於責匝勒天子其號。可否。耶穌洞厥奸心。曰。詐善者。奚試我爲。出視稅錢。即出視之。錢上有字。環遶天子之像。耶穌問曰。斯像斯字爲誰。曰。責匝勒。乃曰。責匝勒之物。獻責匝勒。天主之物。獻天主。佞聞主答。無繇行害。而退。

箴。

吾識師確誠實。經曰。弋人舉網羽禽目前。痴弋也。鳥視。鼓翅飛上青霄。虛負其望。痴哉主仇之癡。欲網吾主。引入失言之套。莫識主之明睫精目。竟測反心匿意。其網阿諛也。蓋欲主順其意。先爲阿諛。謀餌主心。不知諂媚者。惟愚人之餌。智人嗤而棄之。則諛之害。經比之網。曰。人諂其友。如弋舉羅禽。蓋云。鳥落罟。有翅難飛。人受諛之害。近之人。如鴉。其害尤勝。鴉剜戶眼。佞人。衆德之敵。吾人自迷。不覺其非。佞人。心迷難改。凹溺加示友曰。吾友遠佞人。其言。爾罟也。屏乃無害。近之則絆。佞人令人自迷。不覺其非。佞人。衆德之敵。吾人。扶心目。

友欲避大害。速速棄佞。遲。則悔而不及。

遂未聖王曰。惡人之油。勿傅吾首。聖與斯定解曰。油。佞人甘而酖者言也。其涵漸透如油。漸肆其毒。以殺人靈。愚者不思經言。曰。佞言似油潤心。實似利箭刺心。天主戒人曰。吾民弗聽佞諛。勿信其言。外似美汝。而內周汝。

佞計槩有二等。辱吾一。諛吾一。辱使改惡。諛使增惡。彼如苦藥治病。此如飴毒加病。噫。人性恒上難下。有善如一。視之如十。實惡而云實善。使佞人加美。如人幾陷。而人推之。不陷哉。色榴加警人曰。人雖至謙。可棄佞人。可忌其諛。諂諛初至。謙人則棄。次至則吾。再至則容。耳聞面報。而心必忻。

有人問賢。佞人何曰。富貴之犬也。犬吃骨。骨觝人。得之速往。不復顧人。佞人望利、美諛不止。既浚人脂則離。不犬乎。人財于佞。如薪于火。薪漸加火。火漸減薪。財漸致佞。佞漸吞財。蓋佞無謀利。安空獻諛哉。弟阿。古名賢也。甚惡諂諛。至忌佞名。國王。世家。等貴。觸之不仕。因終身閒居甚乏。有日腹枵。摘菜充饑。偶過一大得王寵之佞人。謂弟阿曰。艮可惜士貧。士欲諛媚國王。必不吃菜也。答曰。艮可惜汝鄙。汝欲吃菜。必不諛國王。

師確誠實。無攸顧忌。無視勢位。師職師務必當誠實。無攸顧忌。無視勢位。誠實。誠實向曰。統包知善二妙。三者備。乃職務詳。

知。則莫能欺已。善。則莫能欺人。王知全也。葆祿聖徒曰。王靈寶庫也。藏蓄天王聖父無極之知。能自欺乎。王善全也。無惡可指。無德不備。經揚之曰。靈無微惡。卩無謬詞。能欺人乎。

無攸顧忌。無攸顧忌何。曰。無懼尊貴。是也。王。殺然正人。不知諂諛。試受難時。國王欲王行異。王默然不阿王意。又。王佞之衆。皆務行邪。王隨時規正。明指其非。警衆聽從其教。勿徇于惡。顧忌之何。

無視勢位。無視勢位何。曰。教引無私。是也。吾王教人甚公。不別等列。經內聖父謂王曰。遣爾降世誨人。若太陽照地。月光至公無私。出時畢照。下地必照。深谷亦然。王也。高卑。貴賤。富貧。慕承聖教。罄心導廸。不別彼此。視勢位乎。

責匝勒之物。獻責匝勒。聖教嚴命國人奉獻國課。勿得虧缺。聖經廣述國人本職。曰。臣庶可畏國王。可愛。可敬。可爲彼祈。可奉其命。可納其賦。制斧鉞。以罰惡人。其畏之故。護民如父。懷之如母。其愛之故。尊以高位。度越國衆。其敬之故。其康寧。舉國之康寧也。祝祈天王。賜延生命之故。其令。天王之令也。伏聽其命之故。王食以全貴體。多貲以備國患。納稅之故。國人具此六善。必悅天王之心。

天王之物。獻天王。聖喜蘭曰。靈軀之生存。內外之諸妙。俱天王之恩。人皆當奉獻于天王。聖奧斯定曰。世王。身王也。抽糧。身賦也。國人獻。乃盡其

職。天主。神主也。抽靈心之愛。神斂也。人奉。乃滿其分。噫。人所能獻之物。擬所受之恩若星于日。若滴比海。猶遠遠不及。焉能全獻所欠之債乎。

聖神降臨後第二十三主日

經。聖瑪竇第九篇。

維時耶穌誨衆。貴人司教諸首者之一。倏至跽伏曰。吾女適亡。乞賜撲尸令甦。耶穌允行。以從門徒偕行。行際有婦十二年患血漏竊詣背捫王裳裔。默忖默云。惟捫厥裔病愈。耶穌回首視之曰。女望爾信捄爾。應言即愈。耶穌蒞貴室。見人衆譁曰。開女尚不死

眠爾僉訥且嗤衆既退造闍提死女手乃即活起異迹傳州域

箴

貴人倏至跽伏尊家平時忘已忘主遇患乃歸心可識天主苦人太恩哉經書古王瑪納色行醜多狀主憐之多方勸改惡王仍然主許敵寇侵伐攻圍都邑掠民虜王王豁然開悟深痛而改

達末聖王心悲惡人之逃求主曰惡人背主信步縱弛請主耻之辱之令愧而向請主銜轡使住蓋言惡人放蕩若馬蹄嚙倒騎主加苦困則止蓋羈韁止住

逆馬。而苦困更改惡人。聖伯爾納曰。輕捫毒癰。毒張而延。以致殞命。力沸毒發而疽瘡也。惡藏人心如毒。平時其輕捫也。平時惡張。惡人愈惡。逆時其沸也。逆時惡消。惡人愈改也。又見二十三日。

吾女適亡。路加聖史。又書右聖迹曰。尊家僅斯一女。當承遺業。繼續後嗣

父甚愛。而求其甦之故。解曰。斯女。各人靈性之像也。吾靈僅一。可愛之甚。偶落而死。可法尊家。適亡速救。遲。或不及。已有別論。

女尚不死。眠爾。或疑曰。斯女實死。主云實寐。何曰。其故有二。一。顯其全能。人雖逝世。主欲其歸。正若先寐後醒。葆祿聖徒曰。末日主命萬民復活。異

能哉。俄頃之際。瞬肋之間。隨命隨起。

二。示善人之死。安恬如寐。經曰。傭人之寐。飽矣。解曰。傭人晝時勞身。夜至安歇穩寐。善人卒世困苦。死至而息。其死若寐。其苦已往。其樂將至。苛矣福矣善人之

終

經曰。義人之死。比之忠僕。守夜不寐。立俟主至。主至叩戶。急啓忻迎。解曰。夜時生時也。守夜不寐。行善也。主至叩戶。死時也。義人平生行善。死至心喜。其善功之報已近。其靈性之釋已至。經記。古聖西默完心欲逝世。謂主曰。僕壽高邁。到今足也。餘也。請主賜解吾靈。蓋云。吾靈居身。若人囚繫。死時脫解肉身。若人解

釋縲絏。王賜速解。乃僕之幸。葆祿聖徒。自謂曰。吾實不幸人也。吾身。吾固固也。誰能釋吾。史記。聖女名德肋撒每聽鍾響。心喜曰。幸哉。特也。吾生也。偕過一晷。吾釋近矣。吾解近矣。吾寐近矣。聖人聖女皆然。

或曰。甚哉斯言。世人皆忌談死。矧當之而喜乎。曰。在義士。姑置俗人。義士。姑舉義士。姑置俗人。義士之靈。若人肩負重任。死至脫身。直騰而上。智哉義人。恒備。恒念。恒待死時。迨時安受。聖額我器曰。智士未死之前。畢世念死驚死。死至歡迓。如熟客朋焉。聖祭彼盎曰。義人度生。如客渡海。渡時風濤四擊。舟危命險。財貨不穩。得速離舟登岸。幸哉。義士在世。身常多苦。靈財不穩。王侯其亡。以迓以報。因見死至甚喜。視

死若至嚴乎。
若安寐乎。
惡人之死何。經答曰。至極惡死也。聖俏
爾納解曰。可驚罪人之死。惡也。至惡也。
至極惡死也。死時失財。因惡。靈離本軀。
因至惡。靈軀皆墮地獄。因至極惡死也。
可驚哉罪
人之死。

聖神降臨後第二十四主日。

經。聖瑪竇第二十四篇。

維時耶穌謂門徒曰。爾見大敗世事惡人。坐聖座。惡人。指一末時之人。名瑞弟基利斯督。譯言。基利斯督之仇敵。兇惡無比。四方萬國。俱被其害。稱之大敗世事者故。始肆害於日露撒冷聖府。僭天主之聖位。自以為真主。謂之坐聖座者故。其虐邪。筆舌難詳。其生長在如德亞國。幼習妖術。生雖微賤。倚魔惑人。厚買庶民。使立為王。初借偽德。冒捄世之名。王位既定。發露毒心。輕善忽德。弗敬天主。獨奉邪魔。到處殺戮聖賢。肆毒三載半。詭託昇天。倚魔扶

98

異。登際天主遣彌格爾天神降罰。魔翼放釁。彼即墮落。地面大開吞翕。靈軀並下地獄。如達尼額先知者攸云。讀者必當洞識蓋言。斯先知者之言。人留心讀之。必達其蘊。是時凡居如德亞本國名。宜遯諸山。乘屋勿下收獲資。在郊勿歸攜裳。俱解急患之甚。可速避之詞。是時可憫懷胎產乳者。二等婦人。不能急行避患。爾祈走時勿逢三冬月。冬季冷冷盛。風雪緊猛。並祈勿逢瞻禮。國人凡遇不能遠走避害瞻禮日。依古教令。不可遠行。以便瞻禮。主忌若云。末時國患多極。國人各必離國。若

逢禮日。不能遠行。不免殃及。普世之急。自生民至今。至將來。擬當時之急。弗克擬洎。天主倘弗減彼日。無人獲脫。惟爲簡選者。減縮厥期。簡選者。定昇天之人也。天主簡多人於衆。以享眞福。謂之簡選者故。主言猶云。末世之急。及彼兇惡人之毒。設久寬延。世人盡離其害。

時或有報。拯世者在茲在彼。爾悉勿聽。厥多人冒予。及先知者。號行妖異。噫。獨簡選者。僅避厥誑。汝戒予茲已預言。若有人云。拯世者居於曠。勿

出居於室勿信如霹靂東來厥閃達西人子之臨一然指已降判世人猶言我降生時體弱勢貧正若微影人少知吾少信吾能吾貴審判之時吾來若雷光輝閃目無人不見因或有人說予在曠野予隱室內勿出勿信皆偽言詭詞也

屍骸攸處羽皇疾飛集彼此喻言屍骸吾主也羽皇善人也吾主爲人受難而死比屍骸故善人比鳥皇以喻其貴其愛主之甚主言若云吾降判時爾輩疾飛登空四方遶圍以享吾福如鳥皇疾飛圍尸以充腹餒

當時患旣太陽埋厥光太陰冥厥體天星落隕其解有二一天星彗星也火鎗也火劍也

此時見像。自空窗頂赫懼惡人。一。天星鹿天衆星也。是時皆失光不顯。因謂落隕。

天德並動。解已見吾主降生前第四主日。是時人子厥號顯空。號者。十字聖架是也。或問。是日所顯於空聖架。實爲吾主受難木架。或爲其像。曰。其像也。主未降之前。大光如十字架聖號。懸于空。其後主始降臨。以行判事。又問。聖號顯空之故曰。一。以責惡人。負吾主受難之隆恩。二。以示其仇釘之如惡。而正爲天主。三。示人今世之德。後世之福。皆係于聖架。四。示人吾主爲被釘十字架。得判世之權。世人咸泣涕。乃覩人子乘雲始臨厥儀至赫。厥威至嚴。遣天神力吹號器旋巨

聲高呼。自四風（即自四方。）自茲極。迄彼極。（蓋言自東至西。自南。至北。）聚厥簡者。將無花樹作喻。厥枝方秒。厥葉方葺。斯知夏期迫近。爾輩方視右兆。斯知世終已已。予確語爾。人類未滅前。右兆預顯。天地可毀。予言弗可弗驗。

箴

大敗世事惡人。（斯兇惡者之惡。先敗其內。後肆于外。以至敗世。可知大敗世事之罪也。大敗靈善。罪也。昔賢解右經。嘆曰。意神。人之舌。難詳罪敗。厥始

傲神煽惑多神。引之同傲。大敗天廷。人祖逆主聖命。其罪大敗良性。吾皆連累並敗。淫罪入世。自招洪水。噫。人罪。世敗。彼此相應。無敗弗繇于罪。噫。世敗雖多且重。比之心敗。皆輕且尠。罪也。敗靈性之美。聖寵之飾。諸德之妙。超性之光等。噫。罪惡入心。正若敵寇入城。無分良賤。橫殺剿滅。哀哉罪之大敗。

普世之急。自生民至今。至將來。擬當時之急。弗克擬洎。

甚哉末世之窘急。將舉譬以示。乾坤若巨身。上天爲首。日月爲目。空虛爲腹。地毬爲足。大海爲液。江河其大小脉絡也。病人垂終。頭目昏眩。腹攪脛跛。脉絡亂動。渾身戰慄。而百體預痛。人終也。末世同然。世物皆

痛世末。皆亂動不寧。

世患。預三年年而起。斯時。天災物變。日益招至。賊羣橫行。萬國相攻。時刻不休。殺戮不已。父子不親。昆仲不愛。君臣相忌。夫婦相聯。朋友相欺。上凌下。下叛上。強壓弱。弱嫉強。天下法度廢弛。眞教日衰。善德益薄。惡德日甚。而世滔滔流於汚下。醜惡如是。招引天主聖怒。命天地萬物。各依其力罰世。

地行亂震。城屋頹塌。埋沒居人。倖存者奔野。山崩陵裂。又多壓覆。啼泣之聲。震動天地。山谷响應。盡皆驚怖。海發猛响。沸溢其域。人無所棲。槩漂于海。暴風大作。海翻吐尸。穢氣遠布。瘟疫癰疽一時競起。無藥可醫。氣火不調。陰陽不合。災

異自隨。時時雷震電掣。彗星。火鎗。火劍。等諸凶像。相參撒落嚇人。諸天大變。日月薄蝕。宗動等天。悉失常運。太陽無光。太陰如血。人不能相見。皆願早亡。末世慘患。斯言僅百分之一。皆在審判之前。噫。審判之際。審判之後。其患尤甚。另有本論。

或異曰。吾主甚愛聖而公教會。何許末時。惡人及魔。罄力肆毒。苦之乎。曰。其故有二。試善者一。罰惡者一。聖與斯定曰。木時之苦。若陶試金。眞者。則純。僞者。則燼。奇哉。眞金入窰。體存光益。末時之患。不減簡者之數。但顯其信其勇。古賢曾落仇計。爲德受害。感主曰。謝主。投苦。以試吾信。夫信。重寶也。主賜諸忠。將試吾

若重若輕其人自招。經曰。世之醜行。
值。可謝主哉。
又。末時之患。惡盈天。而盡其極。因兇人
漸漸漲溢。末時盈人。又曰。主許兇人登位。虐
人世。殘賊世人。惡德也。聖額我畧解曰。
政厲民。爲屬民。不歸天主不義。皆歸惡
可知末世之患。主親降討世。若帝王就
人之罪。末時吾月星辰。四行。世界萬物。
征逆臣。天地。日月。其變其猛。皆若利器。因罰罪
皆爲主卒。其變其猛。皆若利器。因罰罪
人也。死人之苦。審判之嚴。地獄
之刑。天堂之福。後卷有本論。

聖經直解卷之八終